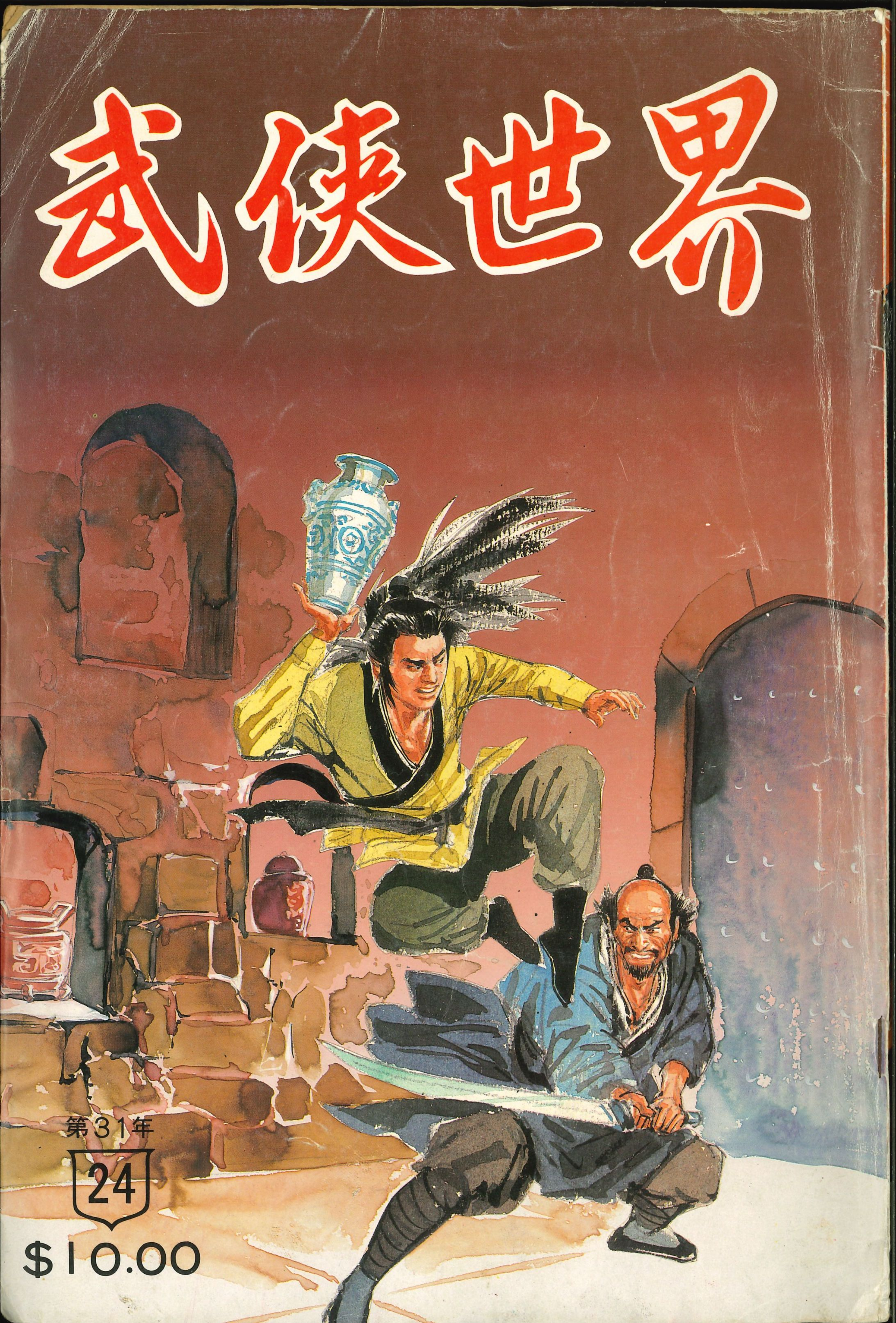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1年
24
$10.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魔宮・正教・星宗」在今期刊出。故事描述魔羯宮三魔羯之一的兵行險中伏受創，青年宇奕豐因仰慕魔羯宮，遂護送他回宮，正巧宮主商善閉關，天一正教更新居士率衆來犯，聲稱要取回心愛之物，與魔羯宮中人劇鬥，不久飛星宗宗主翟飛星亦至，提出同樣要求，結果三派混戰，商善出現，兩番欲殺更新居士和翟飛星，均被宇奕豐所阻……他們所爭奪的心愛之物是甚麼呢？宇奕豐的出現，混入魔羯宮的目的何在呢？本故事情節迂迴曲折，打鬥場面緊張刺激，更有一段旖旎纏綿、感人肺腑的愛情故事，佳作當前，請勿錯過！

*　　*　　*

辛棄疾先生所撰寫之「天才小刀」今期結局，下期起將刊登新篇「邪道小子」，辛棄疾先生之作向以文筆流暢、情節生動活潑見稱，今次又可一飽眼福了！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所著「乾天圖大奧秘」，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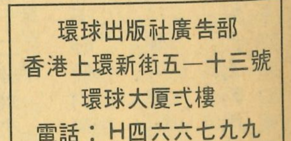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24期
（總號157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魔宮·正教·星宗

江湖奇異錄／南宮宇·文 可飛·圖



搏取信任 別有用心

「你們究竟是誰?」

「你們究竟是誰?」

一連兩句的震天叱喝，並沒有嚇怕那十二個頭戴面具、身披重革的漢子。

喝問的人也並非善類。

只見他手執足有一百二十斤重的斬馬刀，胸前披着一塊金光閃閃的金甲。

他的斬馬刀一揮，那十二個漢子連忙躍開。

可是，當他招式一老，十二個漢子又同時標竄前來，他們手中的鋼叉，同時刺出。

那金光閃閃、天神一般的漢子，一個反手回刀，斬馬刀的狂勁，發出刺耳的鳴叫。

十二把鋼叉，足有一半被斬馬刀劈個正着，持叉的人不由自主的退後，只覺虎口破裂，鋼叉甩手。

另外的六把，雖然沒有與斬馬刀碰個正着，但那狂飈般的暗勁，迫使他們暴退，以叉護體。

這漢子實在厲害。

這一招普普通通的「橫刀躍馬」，在他的手下，竟然可以發揮至如此地步。

那六個沒有了鋼叉的漢子，迅速撿回鋼叉。

另外六個暴退的漢子，亦已重整架式。

「你們究竟要甚麼?」

「你們究竟要甚麼?」

又是一連兩聲的叱喝。

一時之間，山鳴谷應，滿是那天神般漢子的聲音。

那十二個漢子當然沒有回答，也沒有表情，因爲他們都是帶有相同的面具。

十二柄鋼叉又再揚起。

那漢子怒極。

只見他滿是賁起的肌肉，更是青筋暴現，金刀揮動，有如波濤洶湧。

好一招「驚崖裂岸」。

這次，十二枝鋼叉同時感到那股迫人的力量。

他們都同時站不穩，一連向外翻了七八個觔斗。

那漢子狂笑。

笑聲震動山谷，半晌，十二個漢子又重新展出架式，鋼叉齊動。

那漢子止住了笑聲，隨意把斬馬刀一揮。

那十二個漢子却是連番暴退。

「你們配襲擊我嗎?」

那天神般漢子又再一連使出三刀——

「披荆斬棘」、「力拔天河」、「刀動鬼神哭」。

每一招都是雷霆萬鈞之勢，而且一刀比一刀厲害。

第一刀只傷了三人。

第二刀傷了四人。

第三刀——果然是「刀動鬼神哭」，一連傷了五人。

一時之間，只見血從那些漢子喉間、胸部、腹部噴出，有如血泉。

那金光閃閃的漢子，把斬馬刀輕輕一轉，洒了一個刀花，滿染鮮血的金刀，又立時金光閃閃，不沾一絲血漬。

那漢子仰天狂嘯。

好一個桀傲不凡的漢子。

不過，他有桀傲不凡的本錢。

可是，一個人最得意的時候，往往是他最脆弱的一刻。

突然，十二個漢子手中一揚。

十二個銀光閃閃的東西飛向那天神般的漢子——正在仰天狂嘯的漢子。

十二個銀光閃閃的東西，分作四路。

三個向着頸項。

三個向着雙臂。

三個向着雙腿。

最後發出的三個，却是最先到達，竟是飛向雙目與眉心。

那十二個飛來的東西，既刺目又神速。

那天神般的漢子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揮刀。

他只覺得雙腿、雙臂及頸項有些痛楚。

幸好他當時昂首，那最後發出，而又最先到達的東西並沒有刺入他的雙目與眉心。

只是深深地刺入了他的面頰。

那痛楚突然加劇。

原來那十二個銀光閃閃的東西，是十二個「銀閃錯」——佈滿倒刺的暗器。

「銀閃錯」的後面，都拖有一條絲線。

絲線當然是在那十二個漢子的手中。

十二個「銀閃錯」已入了那漢子的肌肉之內，他們略一扯緊，那漢子便狂嚎。

痛徹心脾的狂嚎。

十二個漢子再把絲線扯緊。

那漢子如雷暴喝。

血開始淌下。

但那漢子並沒有屈服，他企圖要甩開。

可是，那些「銀閃錯」却已入了肉中，並且倒刺刺着，越是用力，刺得越深。

那十二個漢子，雖然臉帶面具，但仍然可以看出他們實在很高興。

他們爲了這苦肉計成功而高興。

十二個漢子冒着生命危險，讓這天神般的漢子先砍多刀，然後在他最鬆弛的時刻中，放出暗器。

假若他沒有狂傲的一刻，他們也沒有成功的可能。

但天神般的漢子，畢竟也是人。凡人自有凡人的弱點。

他們經過幾番觀察，才抓着這弱點。

結果他們成功了。

十二條緊繃着的絲線，扯着那漢子在當中。

那天神般的漢子，手中仍有他的斬馬金刀，他忍着痛楚，把金刀砍向絲線。

那些縛着「銀閃錯」的絲線，並不是普通的絲線，而是經過特別製煉的天山雪蠶絲。

天山雪蠶絲既韌，而又富有彈性。

當金刀砍下，十二個漢子立時脚步不穩，可是天山雪蠶絲並沒有被砍斷，反而發出一陣刺耳的弦聲。

這弦聲很刺耳。

那天神般的漢子見一刀無功，便再砍三刀，三刀也是無功！

十二個漢子仍然死扯着那天山雪蠶絲。

他們只盼多等一刻。

這時，天神般的漢子臉孔開始抽搐，尤其是「銀閃錯」所刺入的地方，開始有一陣痲木的感覺。

他知道，不只是「銀閃錯」已深入骨肉之內，並且帶有劇毒。

他的臉容開始扭曲。

他的步履開始浮動。

「轟」的一聲，他金色的斬馬刀已墜在地上。

十二個漢子發出一陣歡呼。

而在此時刻，那天神般的漢子却以最後的力量，發出了一擊。

這一擊，實在是有山搖地動的力量。

十二個漢子被震開，倒下。

而他自己也倒下。

他狂號，猛叫：「你們究竟是誰？你們要的是甚麼？」

當然沒有人回答。

因爲那十二個漢子已被他的內力所震傷而暈厥，而他自己也氣若游絲的卧在地上。

這時，日影已西沉。

血紅的斜陽染滿了山谷。

而山谷唯一的進口，此時出現了一條長長的人影，那人並沒有騎馬，可是，他身體的移動，竟比馬匹還要快，而且快一倍以上。

他走到十三個漢子所躺的地方，他似乎並沒有驚訝的神態。

他首先走近那天神般的漢子，看看他身上的「銀閃錯」，然後輕輕按一下他的心房。

心房仍傳出微弱的跳動。

他迅速的在他胸前點了四個要穴。

然後，他拿出了火摺子。

迎風一晃，火摺子亮了。他以火摺子燒那縛着「銀閃錯」的天山雪蠶絲。

這些蠶絲本是極堅韌，但一遇火，却立即熔化。

十二條絲線，轉眼已斷。

他並沒有動那些「銀閃錯」，因爲那些「銀閃錯」都已陷入了肉中。

他再按按那天神般漢子的心房，脈搏仍然微弱，不過，跳動是十分有規律的。

那表示他在一時之間，並沒有死亡的威脅。

他走近那十二個漢子，扯下他們的面具。

十二個都是面目猙獰的人。

忽然，其中一人移動，似有甦醒的跡象。

那人手中已多了一柄柳葉刀，一刀擊出，那漢子再無移動的能力。

他搖了搖頭，似有一點無奈的表情。

他取回柳葉刀，然後公平地，向其他的漢子每人都給了一刀——正中心窩的一刀。

他把柳葉刀收回。

然後，他又再一一小心檢查那些已斃命的漢子，他似乎害怕殺漏一人。

直到他檢查最後一人，肯定他們都死了，他才滿意地笑笑，他的笑容是狡黠的。

他的笑意，比他那手中的柳葉刀還要叫人心寒。

這人究竟是誰？

他與這十二個漢子又是甚麼關係？

他收好了柳葉刀，再走近其中一個漢子。

從漢子的懷中，他抓出了一把銀票。

銀票一共是十二張，每張一千兩，總共是一萬二千兩，他小心的數着，沒有缺少一張。

他極滿意地笑了，並把銀票小心的藏入懷中。

這時，那天神般的漢子身子移動了一下，他只覺眼前朦朧，前面只有一個人影。

他叫道：「水……」

「前輩，你不能喝水！」

「水……」

「你等我一下。」

那人說完，便飛身竄向樹林。

他在林中的矮樹叢中，找到了一個蜂巢，然後趕走了蜜蜂，割下那個蜂巢回來。

那天神般的漢子仍躺在地下，他似乎又陷入半昏迷的狀態。

那人把蜂巢移近他的嘴唇。

蜂蜜自蜂巢中滴出，滴在他乾裂的唇上，那天神般的漢子像孩子般用舌頭舐着。

清甜的蜂蜜，他精神爲之一振。

「你是誰？」

那年輕人笑道：「這話應該是我問你的。」

「對，你救了我的性命，你是我的恩人。」

「不，我還沒有決定。」

「決定甚麼？」

「決定救你，還是殺你。」

那天神般的漢子並沒有震驚，只道：「那麼，你聽過我的名字後，那你一定有所決定。」

「你是大有來頭的人？」

「在下姓兵。」

「兵？兵卒的兵？」

「是的，我姓兵，並且是一個兵卒！」他想移動手臂，可是，雙臂無力。

「你打開我的金甲！」

那年輕人有點猶疑。

「我怕我說了我的名字，你不相信？」

那年輕人上前，打開了那人的金甲，金甲是兩層的，外面是金屬打成，蓋在一塊皮革之上。

緊貼身體的，便是一塊皮革。

皮革上刻有一個羊頭。

羊本是善良的動物，可是這一個羊頭，却滿是妖氣。

那年輕人似乎有點震驚。

「你認識這標誌？」

「魔羯宮！」

「對，是魔羯宮。」

「那麼，前輩姓兵，是魔羯宮的金靈羯？」

「正是在下。」

「金靈羯兵行險？」

「是的，正是在下。」

那年輕人呆着，臉上仍露出半信半疑的樣子。

「你決定做我的恩人，還是仇人？」

那年輕人道：「當然做你的恩人。天下有那一個學武的人，不想進魔羯宮？」

當時的江湖上，除了耳熟能詳的少林、武當、峨嵋之外，有誰不知「一宮一宗」？

一宮便是兵行險所說的魔羯宮。

而一宗便是魔羯宮的死對頭「飛星宗」。

這兩大宗派，雖然不能與少林、武當、峨嵋等名門正派比較，但以武學來說，這「一宮一宗」顯然是後起之秀。

因爲當時的三大名門正派，武功已日漸式微，他們的掌門或住持，都傾向佛道。

而「一宮一宗」亦正乘時而興。

「金靈羯」兵行險接口道：「那麼恩公姓甚名誰？」

那年輕人道：「在下姓宇，名奕豐。」

「宇奕豐恩公……」兵行險想移動。

宇奕豐急道：「前輩萬勿移動，你先吮着蜂蜜，讓我多採幾個，然後再替你想辦法。」

兵行險道：「那些攻擊我的人呢？」

「死了。」

「你殺死了他們？」

宇奕豐道：「不，他們互相爭功，互毆而死的！」

兵行險看着地上的屍首，嘆了口氣。

「他們是甚麼人？」

「我不知道……前輩，你還是好好的躺着，讓我先採多幾個蜂巢，止住你體內的毒性。」

提起毒性，兵行險才感到那插着「銀閃錯」的地方，既有痲木的感覺，也有痕癢的感覺。

宇奕豐已再走入叢林。

兵行險躺在地上，暗運氣勁，只感到胸口翳悶，他已知道宇奕豐已點了他胸口要穴，暫時止住毒氣攻心。

不及一盞茶工夫，宇奕豐手中已拿着幾個蜂巢回來，吮了一些蜂蜜，兵行險的精神又較前好了一些。

「你懂點穴？」

「懂的，不瞞前輩，在下其實來自少林。」

「少林？名門正派的武功。」

「並不，我只學會了皮毛功夫，而且是偸偸的學。」

「偸學？怎麼能用勁封我穴道？」

宇奕豐有點靦覥道：「一切都瞞不過前輩。」

兵行險却不追問。

宇奕豐道：「其實，我在少林寺時，只是一個小斷，每日負責砍柴擔水。」

「我只想知道你武功的來源。」

「我的武功並不是來自少林。」

「來自神仙？」

「差不多。」

「爲甚麼？」

「因爲我上山砍柴時，遇到一個神仙。」

「長鬚白髮的神仙？」

「前輩果是料事如神。」

本來，兵行險只是信口開河，可是想不到竟然說中。

「那長鬚白髮的神仙，教我以指擊人穴道，他說這並非是殺人方法，而是救人方法。」

「那長髮白鬚的老人，是否常常口嚼山草？」

「前輩你又如何得知？」宇奕豐訝問。

「假如是的話，我便有救了。」

「是的，我的無名師傅正是口不停嚼草。」

「他並不是神仙，而是名重江湖的『百草神農』趙不了。」

「趙不了？我自己也不知他叫趙不了。」

兵行險的眼中充滿了希望，道：「宇奕豐，你決定了救我嗎？」

「決定了，但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我救了你之後，你一定要帶我入魔羯宮，並且教我上乘的武學。」

「爲甚麼？你在少林已學了不少武功，而且有『百草神農』指點過，你的武功已是不弱！」

「我懂甚麼！在少林寺時，我受了不少那些師兄弟的氣，我要學會武功，回去教訓教訓他們。」

「好了，你不用再說……咦，你知我中了甚麼毒？」

「當然知道，我的無名師傅曾經對我說，肌肉中毒而不發黑的，定是中了『瘴毒』，瘴毒性寒，假若多喝水，毒氣會加快攻心，只有蜂蜜，才可暫時止住。」

「果是名師出高徒。」

「甚麼？你指是我的師傅？無名師傅？神仙師傅？」

「是的，你還懂得醫這瘴毒？」

宇奕豐道：「不懂了！」

兵行險道：「那麼，你要把我送到你師傅那裏。」

「送到我師傅那裏？我根本不知道師傅在那裏。」

「爲甚麼？不是在少室山嗎？」

「假如他仍在少林寺的後山，我也不會來這裏了。」

兵行險道：「我不明白。」

「我在少林寺學不到甚麼，只是受師兄弟的氣，幸好我在砍柴之時，遇到了神仙師傅，可是半年之前，他却無端失踪了！」

「失踪？」

「其實，我偷下少林寺，也是想找神仙師傅，離開差不多半年，也找不着師傅！我又不敢回少林寺，因此才漫無目的的闖蕩！」

兵行險聽了，似是十分失望。

宇奕豐道：「我可以送你回魔羯宮！」

「不！」兵行險似乎十分不願回魔羯宮。

「那麼，我怎樣才能救你？」

「你先把我體內的『銀閃錯』挑出來。」

宇奕豐看着那些深入肉內的銀閃錯，外面還留有一條絲線。

「挑出來？」

「是的，用刀挑出來！」

「你受不了的！」

「一般人是受不了，但我不同！」

兵行險從他的金甲旁的鏢囊中，取出一把只有一隻手指那麼大的飛劍出來，遞給宇奕豐。

宇奕豐有點猶豫的接過。

不過，他把那鋒利的小飛劍把玩了一兩下後，又再交回兵行險。

「怎麼了？」

「你忍受得了那痛楚，我却忍受不了！」

「你可以忍受得了我在你眼前死去？」

宇奕豐無奈，又接過那小劍。

兵行險道：「如今每個『銀閃錯』都只是陷入肌肉之內，皮肉之苦，我受得了，我怕的是『銀閃錯』挑出來後，我傷口被邪風入侵！」

「這個我倒不怕！」

「爲什麼？」

「因爲我在少林寺時，看過一個和尚替人治療刀傷，我見他在那傷者的傷口上撒上這些刀傷藥……」他從懷裏拿出一個瓶子來。

瓶上有兩個小字：金瘡。

少林寺是武學聖地，當然也是醫治刀傷跌打的聖地。

兵行險看見那瓶藥，有點喜出望外，道：「既然你看過和尚醫人，你也依樣畫葫蘆吧！」

「不，我們先要找一個乾爽的地方！」宇奕豐道。

兵行險沒有異議。

宇奕豐扶着兵行險，向山中走去。

兵行險身材健碩，幸好他還能自己走動，否則要宇奕豐一個人，也未必能把他抬動。

他們上了半山，找到一個乾燥的山洞。

兵行險雖然外表極其剛强，但那些有毒的「銀閃錯」在他體內折磨着他，雖然毒性未發，但也足以使他疲憊不堪。

宇奕豐放下了兵行險，便到洞外找了一些乾草回來，鋪在地上，讓兵行險較爲舒服的躺下。

兵行險不知是太倦還是太痛，似已陷入昏睡。

宇奕豐生了一個火。

他先把那小飛劍在火中燒了一會，預備了那瓶「金瘡」，便開始爲兵行險動手術。

宇奕豐一直以來，在兵行險面前，都表現得無知戇直，可是，如今兵行險昏睡了，他的一舉手，一投足，根本就是一個極有本領的人。

一切都準備就緒。

他並不是直接用小劍挑開肌肉，而是先在兵行險的腹部點了「下脘」、「中注」兩大要穴，這兩個穴道可以暫時止住痛楚。

然後，他找到右臂上一顆深入肌肉較淺的「銀閃錯」，把炙熱的小劍刺入肌肉。

「嘶……」

一陣肌肉的焦味。

兵行險身體略爲移動，而宇奕豐却未被那燒焦味道所擾，只見他靈活地用小劍在「銀閃錯」處一圈……

一些紫血噴出。

他並沒有慌忙，左手運力……

「卜」的一聲，那銀閃錯已被迫了出來。

可是，那些倒刺十分厲害，仍緊緊的扣着肌肉，無法脫離。

而紫血又溢出。

宇奕豐一咬鋼牙，再用小劍沿銀閃錯深入的肌肉一圈，左手再運力，那顆銀閃錯才連着肌肉挑了出來。

宇奕豐連忙在傷口上倒下「金瘡」，過了半响，血液才凝住。

十二顆銀閃錯！

宇奕豐要在兵行險身上挖十二個洞，他不敢肯定兵行險是否受得了！

他決定再多挑三個，看他是否受得了。

幸好兵行險實在是强壯，加上宇奕豐爲他點穴，刀法俐落，再加上「金瘡」有效，挑多三顆銀閃錯出來之後，兵行險的心脈仍然正常。

宇奕豐讓他在昏迷中休息，然後，他自己也調息運功了一會，再出山洞，爲兵行險找些蜂蜜，也爲自己獵了一隻野兔。

飽餐之後，宇奕豐便在洞口打坐。

兵行險沉睡至半夜，勉强起來，宇奕豐把一些蜂蜜灌入了他口中，兵行險又再沉睡。

到了下半夜，兵行險一直在夢囈，他口中沉吟着，宇奕豐却無法得知他在說什麼。

翌日，兵行險甦醒，看見臂上已去了四顆銀閃錯，知道宇奕豐已爲他挑了出來。

兵行險聲音略帶沙啞道：「想不到你笨手笨脚，倒也能替我挑出了四顆……來，再挑四顆！」

「前輩，你還是先休息……」

「不，我不能再等下去！」

「爲什麼？」

「因爲……」他欲言又止。

宇奕豐雖然想追問下去，可是，他是個非常機靈的人，沒有再問下去。

「來，我看着你替我挑出那些銀閃錯！」

「不，你先吃一些蜂蜜再說！」

兵行險沒有推辭。

過了半個時辰，兵行險精神更好，蜜糖本是天下最滋補的東西，既可作醫療，也可以補充精力。

兵行險伸長了頸項，上面左右各有兩顆銀閃錯。

「來！」

宇奕豐無奈，生了一堆小火，把小飛劍燒了一會。

昨夜，在兵行險昏迷之時，宇奕豐的一切舉止，都是十分有條理，而且靈動異常，可是，在兵行險的注目下，如今的他却顯得有點笨拙。

他也沒有爲兵行險點上止痛的穴道。

炙熱的小飛劍刺入兵行險的肌肉內，然後是笨手笨脚的一圈，那顆銀閃錯只露出了一半。

好個兵行險，雖是滿頭大汗，但仍沒有哼過半句。

宇奕豐放下小飛劍，再運力迫出那銀閃錯，但他運的力並不是內勁，只是普普通通的用力。

這使兵行險更多受皮肉之苦。

宇奕豐似乎並不想在兵行險面前，表現出他並不是一個普通人。

挑至第四顆，兵行險實在忍受不住，大叫了一聲便昏倒了。

身體上的痛楚，並不容易忍受，何況是眼看着自己的傷口？

不過，他的昏倒，反使宇奕豐更爲靈活的爲他療傷。

那夜，兵行險又再夢囈。

這次，他的聲音似乎是清晰了少許，他好像是呼喚着一個人的名字。

宇奕豐仍然沒法聽得清楚那是什麼名字。

翌日醒來，宇奕豐看見兵行險，實在嚇了一跳。

只見他臉孔腫脹，頭大如斗。

「你……你怎麼了？」

兵行險醒過來，也感到頭臉腫脹。

他撫着自己的臉道：「我中了這些鬼東西多少天了？」

宇奕豐仔細一算，足有三天。

「三天？快替我把臉上的銀閃錯挑出來！」

「你臉孔腫脹……」

「就是因爲臉孔腫脹，才要快……我恐怕再等下去，我將來醫好了也沒有用！」

「怎會？」

「我皮肉醫好，却成一個白痴，那又有什麼用？」

宇奕豐心想，他說得不錯，那遺下的三顆銀閃錯，因爲接近頭顱，定會影响腦部。

忽然，兵行險嘆了口氣。

「什麼？你怕？」

「我怕？我已忍受了你九劍！」

他指的九劍是動刀九次，挑出了九顆銀閃錯。

「那你爲什麼嘆氣？」

「因爲……」他欲言又止。

「你怕死？」

「你知我並不怕死，我只怕……」

「怕什麼？」

「我怕……我怕你手脚笨拙，把我這副本已不漂亮的尊容，更弄得一塌糊塗！」

宇奕豐聽了，幾乎笑出來。

想不到這一個天神般的漢子，竟爲自己的容顏是否漂亮而擔心。

可是，那也怪不得他擔心，因爲他的手臂與腹部，仍有一個個數有「金瘡」的傷口，假如他臉孔也是如此，也實在怕人。

「那麼，我暫時不爲你弄……」

「不，已過了三天，我看那些毒已開始蔓延，再拖下去，我看……」

宇奕豐一時之間，竟忘了那銀閃錯是帶有劇毒的，兵行險可以抵抗毒性擴散，總算是他體內功力不差，但功力再好，也不能永遠把毒壓抑住。

「我只望你手脚靈活一點。」

「好，我盡力而爲！」

宇奕豐又生了一堆火。

兵行險也喝了一些蜂蜜。

宇奕豐心想：「不能再讓他看着我

動手，否則眞會弄到他臉上三個大窟窿！」

他立下了主意。

宇奕豐道：「我先挑你眉心上的一顆！」

「好！」

宇奕豐把小劍刺向兵行險的眉心之上。

兵行險立時閉上了眼睛。

宇奕豐右手已向他的太陽穴按去，按下的手，足有八成眞力。

兵行險在全無防備之下，猝然暈倒。

宇奕豐立時以鎭定的姿態、靈活的手，把兵行險臉頰上、眉心上的銀閃錯挑了出來，他盡量把傷口弄至最小，然而，那佈滿倒刺的銀閃錯，仍然使他的臉孔有點稀爛的感覺，不過，這比永遠吊着三條絲線爲佳。

臉頰與眉心的血較少，宇奕豐拿起了那瓶「金瘡」，才發現藥末已快用完。

這時，洞外却傳來一些聲音。

是一陣低沉的咆哮聲。

難道是那十二個戴着面具的殺手的同伴找到來這裏？

宇奕豐把最後的藥末也倒在那傷口上，但眉心上的傷口，却無藥末可用。

眉心上的地方是最危險之處，一時之間，他眞不知如何是好。

假若讓傷口袒露着，定會引起感染。

外面的咆哮聲越來越近。

如果這人果眞是兵行險的仇家，那麼，讓他進來，豈不是任他魚肉？

宇奕豐心中一急，隨手拿了一些蜂蜜，便往那個傷口倒去。

蜜糖有滋潤與止血之功，一時之間，倒也能把傷口堵住，使血不外流。

宇奕豐立時把兵行險往草堆裏一推。

外面的人似乎嗅到了藥味與煙火味，正緩緩的走入洞中。

宇奕豐打坐着。

那人終於在宇奕豐面前出現。

好一個身體魁梧的漢子。

金靈羯兵行險已是一個天神般的人，可是眼前的人，却比兵行險更要高出一個頭來。

那人出現時，宇奕豐還以爲自己看到一隻巨熊。

是的，眼前這個人，簡直就像一隻巨熊。

他頭上是短而高豎的黑髮，臉上的鬍鬚左右縱橫的突了出來，只露出兩隻精光閃閃的眼珠。

他的身體也像一隻巨熊，因爲在他身上，的確是披了一塊黑熊的皮革，熊毛光滑。

那人看見了打坐的宇奕豐。

他未說話之前，先來一聲低沉的咆哮。

宇奕豐看見他的模樣，實在有點吃驚。

那人叫道：「小子，你在這裏做什麼？」

宇奕豐看着他，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只道：「你這熊人！」

那人哈哈地笑：「你怎知我是熊人？」

想不到這外形酷似一隻熊的人，當眞是叫熊人。

那熊人忽然自言自語道：「老子很久沒有吃過這濃香的蜜糖了！」

他走近，立時又退後，因爲他看見了草堆中的兵行險，他見兵行險並沒有移動，心下略寬。

忽然，那熊人便要伸出那巨掌。

宇奕豐叫道：「前輩要吃好的蜜糖，何須自己動手？來！」

話未說完，宇奕豐一手把身邊的一團蜂巢推出。

那人巨靈般的手掌輕易的接過，便把那團蜂巢送往口中，大力吮吸！

「好香甜！」

那人吮着蜜糖的姿勢，更像一隻巨熊。

他一邊欣賞着蜜糖的滋味，一邊也掃視着在草堆中的兵行險。

看來他並不知道兵行險是誰。

宇奕豐不知道這來者是有善意還是有惡意，便用話逗着他，道：「高人貴姓？」

那人似乎實在太喜歡吃蜜糖，捨不得放棄吮吸，只一邊吮着，一邊含糊地道：「你……不知……」

宇奕豐實在不知他說什麼，又問道：「你眞是熊人？」

那熊人放下手中蜂巢，道：「看到我，有誰不知我是天一正教的天靈長老熊無極？」

「天一正教？」

「連天一正教也不知，你這小子！」

其實，宇奕豐是聽過這個天一正教，那是一個北方遊牧民族所推崇的一個宗教，這宗教並不在中原活躍，因此在江湖中，來頭並不算太响亮。

不過，天一正教在北方，尤其是接近蒙古的星宿海一帶，幾乎是獨霸一方的宗教。

沒有人知道天一正教的教主是誰，不過，教內的四大天皇長老，却在草原中人人皆知！

「熊前輩！」

熊無極把手中蜂巢一擲，便要擲向草堆中的兵行險，兵行險仍在昏迷之中，而且多日以來，宇奕豐爲他挑出銀閃錯，使他流血極多，元氣已傷。

熊無極擲出蜂巢的手法極不尋常。

宇奕豐知道，這一擲，足以使兵行險傷上加傷，他不再猶豫，一個竄身，竟以身體擋住那飛來的蜂巢。

熊無極想不到宇奕豐會如此，十分詫異道：「小子，你想找死？」

宇奕豐道：「我不想死！」

「爲什麼你以身體擋我擲出的蜂巢？」

「因爲我不想他受傷！」

「他是誰？」

宇奕豐不敢說出來，只道：「他是我的恩人！」

「恩人？什麼恩人？」

「他有恩於我，我只叫他恩人！」

忽然，熊無極看到草堆遠處那件金甲的一角。

熊無極自言自語道：「金靈羯？」

這時，宇奕豐只感到背後的兵行險略有所動，可能是兵行險已甦醒。

「小子走開！」

「他是我的恩人，你要殺他，便先殺我！」

熊無極咆哮了一聲，便伸出巨靈之掌抓向宇奕豐。

宇奕豐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抵擋，索性站了起來。

熊無極這一掌，肯定可以把宇奕豐打開八丈，不過，他在宇奕豐的胸前一尺止住。

「你眞的要代他死？」

宇奕豐並沒有回答，只是一臉倔强之色。

「我只想知道，他是否眞的金靈羯兵行險！」

宇奕豐並不回答，只以身體護着兵行險。

「小子，你也來自魔羯宮？」

宇奕豐道：「我不知什麼宮什麼教，你不能傷害我的恩人……你要吃什麼蜜糖，我也可以給你！」

「他對你有什麼恩？」

其實，兵行險對他並沒有什麼恩典，只不過他是以這一藉口，暫時止住熊無極的來勢。

忽然，熊無極把那凝住的掌，改爲一個拂手。

拂手的力掌，像一個突起的旋風。

宇奕豐不由自主的被那旋風捲起。

熊無極的掌風，也掀起了那些乾草。

半裸的兵行險就在熊無極的面前！

「果然是你！」

熊無極並沒有下殺手，因爲他忌憚着兵行險。

他小心打量附近，發現了一個挑了出來的「銀閃錯」，咆哮道：「果然是你！」

宇奕豐已穩了身子，見他咆哮，知他動怒，只要他一掌擊下，兵行險可能便被打個稀爛。

他又再竄身，剛好抵在兵行險前面。

熊無極道：「你眞要找死？」

他一掌劈下。

宇奕豐忽然聽到兵行險輕聲道：「腋下！」

一時之間，他並不明白兵行險的所指，只以頭撞向熊無極的腹部。

這一撞，已用了八成眞力。

可是，熊無極的腹部却像一個無底深淵似的，一時又像一塊軟綿綿的物體。

熊無極本來想把這個小子一掌拍死，可是，不知爲了甚麼，他總是覺得下不了手。

他只覺得，自己雖然從沒有見過這小子，但見他忠心耿耿的護着兵行險，並以性命相搏，心中總有一種微妙的感覺，使他不忍下手。

也許，這是遊牧民族一種天生的仁慈，雖然熊無極外表像巨熊，但他仍有這種特質。

其實，宇奕豐這樣護住兵行險，是有他的目的。

這時，兵行險又再低聲道：「腋下！」

這一次，宇奕豐已會意。

他一退後，便使出一招「童子拜觀音」。

一招極爲普通的招式。

他雙手一個合什，却並不放在胸前，而是向上插去——向着熊無極的腋下插去。

這一插，竟使熊無極暴退。

原來熊無極皮厚身壯，而且功力過人，一般平常人根本無法下手攻他，就算手有利刃，也並不一定能使他受傷，何況是赤手空拳的宇奕豐？

想不到他的腋下，却是他全身最脆弱的地方。

熊無極怪叫一聲，這次他眞的動怒了，而且是遷怒於宇奕豐！

「先收拾你這小子！」

語音未歇，熊無極已雙手撲抱向宇奕豐。

這一招「熊抱」，不知有多少江湖豪傑死在他的手下，幸好宇奕豐身體輕靈，矮身閃開。

熊無極雙手落空，更爲震怒，又再咆哮一聲。

這咆哮聲，使山洞之內，泥屑紛飛。

宇奕豐却並不害怕，反而趁他盛怒之際，突然又一個竄身，身升五丈。

當他雙脚接近熊無極腋下，他使勁踢去。

這招「鴛鴦腿」，本來是極平凡的一招。

不過，踢向熊無極的腋下時，却成了一招極爲厲害的招式！

熊無極「呀」的一聲，向後躍開。

而兵行險也看準了這個唯一的機會，他手中暗藏的兩顆「銀閃錯」，已疾射而出。

兩顆疾如流星的「銀閃錯」，在兵行險手中射出，自是不同凡响。

然而，熊無極並無所懼。

只見他雙掌拂出，兩顆「銀閃錯」

落下。

他的一雙熊掌，已練至刀槍不入，水火不侵。

就是滿有倒刺的銀閃錯，亦無法傷他絲毫。

可惜，他的估計錯誤。

因爲當他雙掌拂起，腋下空門露出，另外兩顆「銀閃錯」又再射出。

這兩顆，才是眞正主力所在。

最先的兩顆，只是引他把腋下露出，然後，再射兩顆，使他避無可避。

咆哮變成狂號。

熊無極一連暴退十丈，幾乎退至洞口。

兵行險叫道：「小子，上前殺他！」

宇奕豐上前，只見熊無極眼露驚懼之色。

本是一個人見人怕的巨熊，竟會露出如此眼色，實在使人反而懼上加懼。

事實上，熊無極在江湖之上，身經百戰，何來驚懼的一刻？可是，目前却不同，自己身中「銀閃錯」，這「銀閃錯」本是天一正教之物，他如何不知厲害？

本來，中了「銀閃錯」也不要緊，只要受些皮肉之苦，總可以取之出來，不過，而今中的地方，却是自己最脆弱的地方，你叫他如何不懼？

宇奕豐上前，劍眉倒豎。

熊無極雙手發軟，已無還擊之力。

只見宇奕豐雙掌遞出。

熊無極自問英雄一世，想不到竟要死在這小子手下，他實在是心有不憤！

然而，宇奕豐的雙掌，並不是劈向他，而是把他推向洞口，他只聽到宇奕豐低聲道：「走吧！」

熊無極乘勢滚向洞口，回首一望。

只見宇奕豐示意他離去。

熊無極茫然，這小子弄的是甚麼玄虛？

雖然，自己曾忍手沒有下殺着，但在盛怒之時，他也會猛下殺手，爲甚麼在這緊張的當兒，這小子又放走自己？他實在難以明白。

不過，不明玄虛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撿回自己的性命！

兵行險從洞內叫道：「殺了他沒有？」

宇奕豐轉回洞內。

他露出一點沮喪，道：「他逃了！」

「逃了？也不打緊！」

宇奕豐道：「你怎麼了？」

「沒有甚麼，幸好你懂得攻擊那巨熊的腋下，否則，這次我們都沒有命走出這山洞！」

「那巨熊究竟是甚麼人？」

「說來話長。」

「前輩，你還是先躺着，再細說從頭！」

兵行險半生江湖，受傷時刻無數，從來沒有接受過別人的服侍。

這次中了「銀閃錯」，自問必死無疑，却遇到宇奕豐爲他療傷，再遇這熊無極，亦是死神降臨的一刻，却有宇奕豐的拚死相救，他實在是感激。

他心中的秘密已再無掩藏的必要，反而希望早些向這個小子透露。

「你知我是誰嗎？」兵行險問。

「你不是早已告訴我，你是魔羯宮的兵行險！」

「魔羯宮又是甚麼？」

「是江湖上人稱一宮一宗！」

「應該是一教一宮一宗！」

「一教，是剛才那巨熊的天一正教？」

「對，一教是天一正教，一宮是魔羯宮，而一宗便是飛星宗！」

「他們與你有何關係？」

「說來話長，簡單來說，一教一宗一宮，全是死對頭！」

「我還沒有見過飛星宗的人，不過，天一正教那巨熊，一知道你是魔羯宮的人，立刻便要取你的命！」

兵行險嘆了口氣。

宇奕豐道：「前輩，我不理會那一教一宗是甚麼，最重要的，還是魔羯宮是甚麼？」

兵行險道：「咱們魔羯宮，說不上是名門正派，但一向做事光明磊落，不過，魔羯宮宮主已閉關多年，沒有在江湖上走動。

「如今主持宮中一切事宜的，便是由我們三位兄弟——我便是其中一個『金靈羯』，我的二弟是『銀幻羯』洛閃光，三弟『含穗羯』尹秀夫！」

「啊，那是江湖上著名的魔宮三羯！」

「你也聽過？」

宇奕豐道：「你打算回魔羯宮去？」

「不！」

「爲甚麼？」

「我與兩位兄弟在語言上有些衝突，所以才從宮中走了出來！」

「你們一向不和？」宇奕豐爲人率直，似乎並不懂得說話較爲婉轉一點。

兵行險道：「不，咱們一向是好兄弟！」

宇奕豐亦明白，他們之間實在有問題。

「你不打算回去？」

「本來是，如今却不同了！」

「爲甚麼？」

「我從宮中出來，本想四處闖闖、散散心的，可是却一連幾次遇襲！」

「在碰上那十二個戴面具的兇徒之前，你已經打過一連串的架？」

兵行險點了點頭。

「甚麼人偷襲你？」

「我本來是不知道的，但如今可以

肯定，是天一正教的人，我看天靈長老也來了！」

「甚麼天靈長老？」

「那隻巨熊，便是天靈長老之一！」

「熊無極？」

「是的，天一正教之內，除了教主之外，便是四位天靈長老當權，熊無極是四位天靈長老中最末的一位，外號『抱憾終』！」

「古怪的外號！」

「你沒有看過他那絕招『熊抱』嗎？」

「我幾乎也被他抱死了！」

「是的，喪身在他熊抱中，已有不少英雄豪傑，因此才給他這個名字——一抱便是終身遺憾！」

宇奕豐聽了這個名字的來源，忍不住笑了起來。

「其他的天靈長老呢？」

「以後你跟着我的話，可能會見到！」

「你打算回魔羯宮？」

兵行險道：「是的，因爲天一正教偷襲我，只是小試牛刀！」

「目的是整個魔羯宮？」

兵行險點點頭。

「爲甚麼？」

「那是天一正教教主與咱們魔羯宮宮主之間的恩怨，唉，他們老一輩的事，咱們還是不提爲妙！」

說到這裏，兵行險臉露倦容，看來，他把十二個銀閃錯挑了出來後，肉體上所受的傷害，其實是不小的。

兵行險閉上眼睛，那知不閉還好，一閉便覺天旋地轉，身體晃動！

宇奕豐急忙上前攙扶，只見他的身上，每一個傷口都滲出了深紫色的血水。

他想再找一些「金瘡」，但那小瓶已是空空如也，心急之下，只隨手拿了些蜜糖，往傷口擠去。

想不到那些蜜糖竟也有些效用。

兵行險全身乏力，挨着宇奕豐，有氣無力地道：「小子，我欠你太多，你還肯……」

「前輩，你想我做些甚麼？」

「如今天下間，只有兩個人可以醫好我！」

「那兩個？」

「第一個是天一正教的人，可能是天一正教教主！」

「他肯定不會救你！」

「這個當然！」

「另一個呢？」

「是『百草神農』趙不了！」

「我那神仙師傅？」

「是的，我看只有他才能研出解葯！」

「我……我……」

「你不願帶我前去？」

「不……不過……」

「不過甚麼？」

宇奕豐沉吟着。

兵行險本身是個响噹噹的漢子，在江湖上，幾乎沒有求過任何人，如今爲了個人，也爲了自己所屬的魔羯宮，才會開口求這小子。

他聽宇奕豐的口氣，知他其中必有原因，可是他並不追問。

宇奕豐又嘆了口氣。

兵行險閉上了眼睛。

宇奕豐道：「其實我與你有點相同！」

「甚麼相同？」

「你與魔羯宮中人不和，我也是。」

「你與你神仙師傅不和？」

宇奕豐點了點頭，道：「所以，我才會不知天高地厚的四處闖蕩！」

兵行險臉露微笑。

宇奕豐看着兵行險的臉孔，只見他本來是赤紫色的臉龐，竟透出絲絲白晰。

看來他體內的毒，已把他折磨個夠。

宇奕豐看着這個萍水相逢的天神般的漢子，似乎另有一番感情，他毅然的站了起來。

「你走了？」

「不！」

宇奕豐並沒有解釋，因爲最好的解釋便是行動，他走出洞外，用樹枝紮了一個木排，木排上放了一些乾草，另外還縛了兩條藤蔓。

兵行險一直閉着眼睛，當他再睜開眼睛時，那張木排已放在他的面前。

宇奕豐把他移上了木排之上。

兵行險一直沒有說話，因爲他實在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話來感激他。

宇奕豐終於上路，上路往找他的神仙師傅趙不了。

趙不了果是神仙中人？

* * *

幾經辛苦，宇奕豐才把兵行險從山上搬了下來，到了平地，他拉着藤蔓，總算走得不慢。

宇奕豐不敢往大道走，因爲拖着這一個天神般的人，一定會惹起人們的注意。

假若再惹起天一正教的人，那便更麻煩。

他一直向南面而去。

幸好在路上，吃的並不成問題，在荒野，他可以獵到一些野兔山雞；在農村，也可向農人討得一些粥飯。

兵行險的傷勢，表面沒有甚麼變化，因爲宇奕豐一直爲他找尋蜂蜜，蜂蜜敷在傷口之上，也有些效用。

但他在精神上，却是時好時壞。

有一天，兵行險精神較佳，便問：「小子，你究竟拖我到那裏？」

「拖你往找我神仙師傅！」

「往那裏？」

「當然是少林寺的後山！」

「甚麼，少林寺？離這裏至少也有八百里！」

「是的！」

「唉，我睡昏了頭，我怎會讓你拖我走八百里，到少林寺去？」

「我的神仙師傅住在少林寺的山後的！」

兵行險一直爲了身上的毒而煩惱，根本沒有周詳的想過，他只想過可以治他的人，並沒有想過那人所在的地方，因此才會要求宇奕豐去求他的神仙師傅。

八百里的路程，以這樣的拖行，要多少天才能拖到，就算可以拖到，兵行險的毒也發作了。

其實，宇奕豐也想過這問題。

他並不是想回去少林寺，他只是沿着往少林寺之路而去，他相信自己從少林寺出走以後，他的師傅是會沿路來找他的。

因此，他希望可以在路上找到神仙師傅。

走了四天，並沒有碰到甚麼。

宇奕豐懷着一個希望，並沒有告訴兵行險。

兵行險笑道：「小子，算了，你找個安靜的地方，看看我能否自行排毒！」

「你懂得排毒出體外？」

兵行險點了點頭。

「爲甚麼你一直沒有對我說？」

「因爲我需要一個有强大內力的人幫我，否則，我獨自運功排毒，只會把毒越弄越深！」

「你想找我？」

「你可以，但你却沒有足夠的功力！」

「那你如今又怎樣排毒？」

「我只是試試看，這比你漫無目的的拖下去好！」

「不是漫無目的，而是還有幾百里的路程！」

「這與漫無目的又有甚麼分別？」

宇奕豐也不多言，拖着兵行險向深山而去。

行了不久，那些山路十分崎嶇，兵行險雖是躺在木排之上，有乾草爲墊，也並不好受。

兵行險見宇奕豐拖得滿頭大汗，便道：「小子，你休息一下吧！」

宇奕豐停了下來。

當他坐下，兵行險便輕輕按着宇奕豐的肩膊，道：「小子，你看！」

宇奕豐放眼看去。

只見遠處草叢之內，有一條馬尾搖晃着。

「有人？」

那些草叢十分高大，一時之間，却看不見那匹馬上是否坐了個人。

一陣風吹過。

草被吹低，却出現一匹驢子。

原來那並不是馬尾，而是驢子的尾巴。

傳說八仙之中，張果老是倒騎驢子的，而草叢中的那人，也是倒騎驢子的。

宇奕豐覺得十分奇怪。

而兵行險却臉上色變。

「甚麼人？」

「是飛星宗的人！」

「飛星宗？」

那驢子忽然掉轉了頭，奔向二人。

驢子上面那人，仍然是倒騎着，因此，他們並沒看到那人的面貌。

從後面看來，他的身形像個乾枯的老頭子。

那驢子已奔到他們面前，並且站定。

然後，那驢子慢慢的轉過身來，以尾巴向着他們。

他們可以看清楚驢背上所坐的人。

從後面看來，這騎驢者是個乾瘦的老人，但從正面看來，却是一個童顏白髮的老人。

這老人並不乾枯，反而是紅光滿面。

那老者嗤笑道：「呀，是老魔羯！久違了！」

兵行險看着這老者，道：「果老星宗，久違呀！」

「你還記得我這個老頑童？」

「遇過你的人，豈會記不起你？」

果老星宗嘻嘻而笑，果眞像個頑童。

忽然，他轉向宇奕豐。

「咦？你這小子，拖着這條半死的魔羯，有什麼作爲？倒不如跟我去玩玩！」

宇奕豐雖不知道這果老星宗的來歷，但從他的古怪言行，和他與兵行險的對話，已知他是個不容易對付的人。

「前輩，」宇奕豐恭敬地道：「你要我跟你玩些什麼？」

「有很多東西可玩。」他搔着頭。

忽然，他在那驢背之上翻了幾個觔斗，他身手之靈活、動作的敏捷，實在使人吃驚。

宇奕豐看了，忍不住連聲叫好。

這個老頑童見他讚美，更使勁的在驢背上耍出更多的花式。

那背着他們的驢子，正在低頭吃草，似乎並未感到背上有人在躍動。

接着，這老頑童道：「小子，你也來吧！」

宇奕豐並沒有回答。

但見眼前一晃，那老頑童已躍至他的跟前。

宇奕豐稍退。

老頑童已一把拉着他。

他的手並沒有用什麼力，可是，宇奕豐一連猛力的擺動，却也不能脫出他的糾纏。

「咱們就玩一次草上飛！」老頑童叫道。

這時，宇奕豐只感到自己雙腿不聽自己的使喚，却似乎受制於老頑童。

老頑童牽着他，奔向那邊的長草。

然後是一躍，宇奕豐毫無抗拒的上了草上。

長草本是柔弱無力的，如何能承載二人？不過說也奇怪，宇奕豐在老頑童的掌握之下，竟然也能身輕如燕，走在長草之上，如履平地一般！

老頑童的功力實在厲害。

厲害的地方，並不是他自己身輕如燕，而是令到宇奕豐也身輕如燕。

他們便在草叢之上，奔了半盞茶的功夫。

宇奕豐是全無反抗的跟着。

逐漸，那老頑童覺得並不好玩了，忽然，一手暗勁，便把宇奕豐擲上了一棵大樹之上。

宇奕豐突然被他一擲，只感到滿臉是風，覺得天在旋、地在轉。

他死命的一抓。

終於抓着了一棵古老巨樹的樹枝。

「好玩啊！好玩啊！」

老頑童急步奔來，可是來到樹下，却只仰頭叫道：「你下來！你下來！」

宇奕豐被他擲得頭昏眼花，當然不想再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便學着他的模樣叫道：「你上來！你上來！」

假若以這老頑童的功夫，要躍上這樹上，應該是易如反掌，可是，他却仰頭望去，見宇奕豐不肯下來，便氣得搔頭抓耳！

宇奕豐正覺得奇怪。

這老頑童果老星宗的奇怪主意實在很多，他見宇奕豐不肯下來，突然轉過身去。

他一晃身，人已奔至「金靈羯」兵行險的身旁。

兵行險經過日來的旅途，精神已呈萎頓，尤其是他身上的十二個傷口已開始腐爛，使他極爲痛苦。

老頑童一手拿着藤蔓，便把兵行險所睡的木排拖動了，並向山坡而去。

山坡上沒有路，只是滿佈石頭荊棘。

木排在山坡上顛簸不已。

兵行險當然是十分痛苦，但他並沒有發出一聲呻吟，因爲他知道，假如發出聲音，那老頑童便會更加得意，弄得他更加悽慘！

可是，他假裝沒事，也令老頑童不滿意。

他拖着木排走了一個大圓圈。

忽然，他又停了下來，仰天叫道：「小子，你還不下來？你不理這死老羊牯了？」

宇奕豐知道兵行險受苦不堪，便想一躍而下。

可是，兵行險身上雖然痛楚不堪，但思路仍然清明，叫道：「小子，你不要下來！」

宇奕豐只好留在那高大古樹之上。

老頑童氣極，本來已打動了他下來之心，却又被兵行險一句話，令他依然不動。

於是，他望着兵行險微笑。

他的笑容充滿和顏悅色，平常人看見，定然感到親切異常，可是，兵行險熟知他的脾性，這老頑童越是和藹可親，他要作弄人的法子越是尖酸陰毒。

然而，自己却無還架之力。

他恐懼的望着老頑童。

老頑童突然停了下來，往自己懷中猛探，不一會，已探出了一個小瓶。

那是一個極爲精緻的小瓶。

兵行險不知他會弄些什麼玄虛，但可以肯定是古怪的折磨方法。

老頑童道：「老羊牯，你知這是什麼？」

兵行險並不回答。

他却自問自答道：「這叫做癢粉！」

「癢粉？」

他這時却不理兵行險的反應，自言自語道：「沒有傷口的人，只要被癢粉沾着，便會痲癢不堪，一定要用手搔癢，而今你有傷口，那麼……」

他沒有再說下去，只是嘻嘻的笑。

接着，他把那小瓶在兵行險面前晃動。

兵行險雖然未被癢粉沾着，已覺得全身在癢，而自己身上十二個傷口已是腐爛，假若眞的被癢粉沾着，一定會拚命的抓，那時，自己將是一個體無完膚的人。

這種折磨，連在想像中也難以忍受。

宇奕豐聽了，也覺全身癢起來，他不再考慮，一躍而下，奔向老頑童。

當他一下來，老頑童立時轉身，一手便抓着宇奕豐，宇奕豐也不擺脫他，因爲他要趁這個機會，搶去他手上那個裝癢粉的小瓶。

他一搶便搶着，然後把小瓶拚命向遠處擲去。

可是，老頑童似乎並不介意。

宇奕豐與兵行險也覺得奇怪，爲什麼他竟然這樣輕易便被自己搶去那瓶癢粉？

只見老頑童笑嘻嘻的，一手抓着宇奕豐，却放棄了兵行險，拖着他又走到草叢之上，並道：「我那瓶癢粉剛剛用完，多謝你替我把那瓶子摔掉！」

原來他是利用這瓶子，既可使兵行險在精神上受苦，也騙了宇奕豐下來。

他似乎十分欣賞自己的詭計。

他漫無目的的拖着宇奕豐在草叢上走着，一時之間，他好像還沒有想到更有趣的玩意。

宇奕豐心想：「自己武功又不及他

，一切都在他控制之下，定要反客爲主……」

觀察敏銳　扭轉劣勢

宇奕豐眉頭一皺，他已有頑皮之計，便提議道：「老前輩，你玩過鞦韆嗎？」

「玩過！玩過！好玩呀！」

「那麼你想再玩嗎？」

「好！不過，附近又沒有鞦韆！」

「我們自己做一個好了！」

「你懂？」

「我當然懂！你先放我下來。」

老頑童輕輕的把宇奕豐放了下來。

宇奕豐道：「你跟我來！」

他走向那邊的參天古木，可是，老頑童對於那些高聳的樹木似有些害怕。

「你過來，你過來。」

老頑童仍然有些躊躇不前。

宇奕豐心中已有一計。

他立時在那些巨樹上，砍下了一些古藤，這些古藤攀纏着樹木，向上而生，十分堅韌。

宇奕豐利用伸出的樹枝，很快便造了一個圈——那便是最簡陋的鞦韆。

宇奕豐自己先站上去，前後搖擺。

那實在是個有趣的玩意。

只見宇奕豐越盪越高，十分高興。

老頑童也躍躍欲試，可是他仍然有點顧忌，宇奕豐看在眼裏。

他跳了下來，道：「老前輩，我看你盪鞦韆的功力未及我一半，我弄一個較矮的給你！」

「矮些的？我老頑童有什麼玩不過人的！」

「你懂？」

老頑童略略點頭。

「那麼，我弄一個更高的給你！」

老頑童本想阻止，但自己誇口在先，如何肯在這小輩之前失威！

於是，宇奕豐又扯下另一條古藤，弄了一個可以盪得更高的鞦韆。

不一會便弄好了，宇奕豐恐怕他不肯上來，便道：「老前輩，你還是玩我那個比較安全一點！」

這個激將法果然使得。

老頑童道：「不，我就用這一個！」

於是，他上了鞦韆。

宇奕豐拚命的向上盪。

老頑童當然不甘心落後，也拚命向上盪去。

宇奕豐越盪越高，老頑童更要超越了他，宇奕豐却看準了他向上的一盪，突然一個發難。

他並不是攻擊老頑童，而是增加他向上的力度。

本來，老頑童已盡力向上，加上突如其來之力，他整個人便騰空，射向大樹之上。

這些參天古木，最高之處，離地足有三十丈。

三十丈，對於一個練功有素的人，並不是一個什麼高度，但對於老頑童來說，却是一個難以想像的高度。

他被猛力盪高，而且那藤蔓甩身，人在半空，便拚命的亂抓，他身手向來敏捷，雖然是閉着眼睛，仍然抓到了樹頂的一些枝葉。

「喲，老前輩，你果眞盪得比天高！」

宇奕豐已站在地上。

他仰頭望上去，只見老頑童十分狼狽地抓着樹頂枝葉，不斷搖晃。

「快救我，快救我！」老頑童大叫。

「你自己躍下來吧！」

「不……」

「爲什麼？」

「因爲……因爲我最害怕高！」

宇奕豐早已料到他有這種畏高症！原來宇奕豐觀人於微，看見他雖然輕功超卓，但總不敢躍向高處，看見自己稍處於高一些的地方，也不敢上來，便斷定他一定十分害怕高處。

於是，他便想出這個盪鞦韆的辦法，弄得他上了半天，却無膽下來。

兵行險看在眼裏，也不禁稱讚宇奕豐的妙計。

宇奕豐慢條斯理道：「救你也可以！」

「快，快……」

「我知你身上有很多瓶兒，裏面一定有些可以醫治我朋友的傷口！」

「沒有，我沒有……」

兵行險道：「沒有也沒辦法，我們走吧！」

宇奕豐道：「走？不，我還有一個有趣的辦法！」

「什麼辦法？」

「是作弄人的辦法！」

宇奕豐不再多言，在附近抓了一些乾草。

本來，老頑童在上面連眼睛也不敢張開的，但聽到他有作弄自己的辦法，便張開了一眼。

原來，宇奕豐正在下面生火。

「不要，不要……」

「那麼，你把身上的小瓶兒全部拋下來！」

「小子，我眞的沒有藥！」他的語氣誠懇。

「那麼你有什麼？」

「只有些作弄人的東西，迷暈藥、肚瀉散……」

「那麼，你眞的沒有藥了？」

「眞的沒有！」

宇奕豐轉向兵行險道：「前輩，放他下來？」

「當然不可以！」

「我有一個辦法！」老頑童叫道。

「什麼辦法？」

「我在道上遇到一個人，那個人定然可以救那老羊牯的！」

「你遇到了誰？」

「也是一隻羊牯！」

兵行險聽了，反覺緊張，問道：「是誰？」

「那隻羊不斷地吃草！」

「快說，是誰？」

這次輪到老頑童慢條斯理。

宇奕豐也道：「老前輩，究竟是誰？」

「你先放我下來再說！」

「你下來之後怎會再說！」

「我發誓！」

「誰相信你說的話！」宇奕豐笑道。

想不到這句話却令老頑童咆哮，叫道：「你這小子太小覷我們飛星宗了！」

宇奕豐並不明白。

兵行險道：「你發誓好了！」

「我發誓，假若我下來後，若對兩位有所侵襲，我不得好死！」

「怎麼不得好死？」

「全身發癢而死！」好個古怪的誓言。

「好，小子，你放他下來！」

宇奕豐低聲問：「不怕嗎？」

兵行險道：「不怕……不過，你放他下來之前，對他說你對他有救命之恩！强調救命之恩！」

「爲什麼？」

「你先照我的話去做！」

宇奕豐於是先上了自己的鞦韆，盪上半空，然後是借力使力，上了老頑童所緊抓着的樹幹。

因爲那樹頂上的枝葉較爲柔軟，突然加多了一個人的重量，更是搖晃不定。

老頑童閉着眼睛大叫大嚷，看來他實在害怕，想不到這位在「飛星宗」中，坐第二把交椅的果老星宗老頑童，竟然這麼害怕身處高地！

假若不是找到他這個弱點，這一老一少，定然會被他玩弄得半死不活。

宇奕豐先穩定了樹枝，便道：「老前輩，我現在救你下去！」

「好，謝謝你！」

「不過，你要記着，我對你有救命之恩！」

「是的，你是對我有救命之恩！」

「救命之恩比什麼恩也大！」宇奕豐雖想强調這救命之恩，但一時之間，却想不到有什麼好言語。

老頑童道：「是的，救命之恩，好比再生父母！」

「是的，我是你的再生父母！」

「再生父母！」

宇奕豐見他認眞，便道：「你眞的害怕？」

老頑童仍閉着眼睛，拚命點頭。

宇奕豐見這樣折磨他，也於心不忍，便道：「你用手抱着我的肩膊，讓我揹你下去！」

老頑童小心地摸索着，搭着他肩頭，宇奕豐道：「抓緊！」

老頑童拚命抓緊。

於是，宇奕豐慢慢的沿着樹幹滑下去。

其實，那並不是什麼艱難的事，可惜老頑童太害怕高度，連睜開眼睛也不敢，更遑論滑下去了。

天下間有很多事，對一個人來說是容易的事，對另一個人來說，可能是千古艱難事。

宇奕豐慢慢的滑下。

一直到了地面，老頑童仍然緊緊抓着他的肩頭不放，好像全不知道。

宇奕豐道：「到了！」

他慢慢睜開了眼睛，果然，已到了地面。

宇奕豐只覺自己的背部一片濡濕，他看看老頑童，也是全身濕透。

事實上，他實在太害怕了，汗如雨下，已濕透了袍子。

「再見了！」老頑童道。

「什麼？你這樣便走？」

「我還要做什麼？」

宇奕豐道：「你忘記了我是你救命恩人？」

「不，我並沒有忘記。」

兵行險道：「那麼你還不告訴你的救命恩人，你在道上遇到一個什麼人？」

老頑童白了他一眼，意思是何用你來多口。

宇奕豐立時明白，道：「你究竟遇到了什麼人？」

「我遇到了一個……」他似乎對宇奕豐十分恭敬，道：「遇到一個猛嚼草的人！」

「嚼草的人？」宇奕豐心頭一凜，道：「是個白髮白鬚的人？」

「小子你果然料事如神！」

「他在那裏？」

「應該在前面的小鎭！」

「離這裏不遠？」

「不遠，轉過這山頭便是，不過，我不敢保證他仍在那裏！」

宇奕豐心中似乎十分高興。

「好了，我走了。」

可是，他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對兵行險道：「你並不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當然不是！」

「那麼，我要把你……」

「把我怎樣？」

「把你弄至半生不死！」

兵行險道：「你敢？」

「爲甚麼不敢？」

「你發過甚麼誓？」

「我發過誓……是的，好了，好了！」他似乎頹然若失地離去。

當他離開了五十丈。

兵行險道：「上前殺死他。」

宇奕豐十分詫異，想不到這位魔羯宮的金靈羯兵行險，竟然是這麼心

狠手辣。

宇奕豐奔上前去。

老頑童回過頭來，問：「恩人？怎麼了？」

「那老羊牯叫我殺你。」

「你不下手？」

「不，我不喜歡殺人。」

「那麼，你又再救我一次命了，你是我的再生父母，你叫我怎麼感激你？」

「我只希望你快走，然後詐作被我一掌擊斃！」

「那也好玩！」

「來了！」

老頑童開始奔走，宇奕豐追着。

他一掌擊出。

老頑童大叫一聲，聲震草原，然後倒下。

宇奕豐回到兵行險那裡。

兵行險在遠處，祇看見他的身影，眞的以爲宇奕豐一掌把果老星宗擊斃了。

不過，他仍有些懷疑，問道：「小子，你爲甚麼要這麼維護我？聽我的話？」

「因爲我想跟你回魔羯宮。」

「爲甚麼？」

「因爲……因爲我想終有一天，回到少林寺之時，可以使我的師兄弟和欺負過我的人，都刮目相看。」

「我並不一定能帶你回魔羯宮。」

「爲甚麼？」

「除了我身上的傷勢之外，還有一些原因。」

「甚麼原因？」

兵行險却不回答。

「不過，你不用擔心你身上的傷勢與毒。」

「爲甚麼？」

「我相信我的師傅就在前面。」

「你說的是你的神仙師傅『百草神農』趙不了？」

「是的。」

「噢，原來老頑童剛才說的那個嚼草的羊牯，就是你的師傅，而不是……」

「而不是甚麼？」

「我還以爲是我那兩位……」

「兩位甚麼？」

兵行險却不肯說下去。

宇奕豐爲人聰明伶俐，也不追問，改口道：「我們快到那小鎮，找到師傅，你便有救了。」

宇奕豐爲兵行險再打點那個木排，然後拖着他上路去。

兵行險與宇奕豐在這山頭所遇的事，增進了他們之間的情誼，一直以來，兵行險也懷疑宇奕豐救他，是有所而爲的，眼看這次，他爲救自己而幾乎喪命，又十分聽自己的話，殺了老頑童，心中的疑慮已全消失。

他們一邊走，一邊談着。

「老前輩，爲甚麼你要迫那老頑童發誓？」

「如果不迫他發誓，你有能力壓制他嗎？」

「他食言又如何？」

「不會的，我知道飛星宗有一條教規，就是不能破誓，假若破誓，他便不能容於飛星宗。」

「好古怪的規例。」

「還有一點，便是他們十分尊重救命恩人。」

「因此，你才要我在他面前强調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是的，你看他是不是十分尊重你？」

宇奕豐想起來，也覺得好笑。

「其實，他並不是一個壞人。」

「他並不壞，只是好玩。」

「那你爲甚麼要殺他？」

「因爲，他們是我們魔羯宮的世仇。」

「世仇？」

「不只是他。」

「還有誰？」

「天一正教也是。」

「我們遇過的熊無極？」

「是的。」

「我也聽過江湖人傳說，一教一宮一宗，永遠是敵對的，原來是事實。」

兵行險似乎不願再說下去。

宇奕豐雖然極想知道其中的恩怨，但他還是壓抑着心底渴望，拖着兵行險進入小鎮。

* * *

那是個熙來攘往的小鎮。

宇奕豐一入鎮內，便先安置了兵行險入住一間客棧，以避人耳目。

不過，兵行險身上千瘡百孔、腐爛發臭的樣子，却引起客棧中人的私竊語。

幸好財可通神，經過打賞之後，一切閒言自動停息，小二慇懃招待。

兵行險經過日來的顚簸勞碌，如今有一個舒適的暫時居所，很快便安然入睡。

宇奕豐也經過一番梳洗之後，叫小二代買衣服，便換衣入鎮中。

他似乎對這個小鎮十分熟悉。

他來到鎮中最繁盛的大街，也許這天是墟期，不單是兩旁商店其門如市，連在路旁擺放的各式各樣小攤檔，也是不乏人光顧。

其中有一檔是買生草藥的。

檔主是個白髮白鬚的老人，這個老人雖是粗衣麻布，却掩不住他的風采。

當地的鎮民，對這個老人十分尊重，而且多數人喚他爲神仙。

他當然不是眞的神仙，人們賦以其名，是因爲他賣的草葯十分靈驗，更令人佩服的，是經他醫治診斷過的病，幾乎十有九次，總是葯到回春。

雖然他只是來到這個小鎮半月之久，神仙之名，已是不脛而走。

要找到神仙的檔口並不難，最難的是擠進人羣。

有很多人因宇奕豐的擠進而大叫大嚷。

宇奕豐本來不想太惹人注目的，不過，爲了早日與師傅聯絡，他不得不硬擠着。

他看見人羣中的師傅，並沒有甚麼改變。

師傅沒有山中時的白衣白袍，但那種飄逸神采仍在。

宇奕豐叫道：「師傅。」

這神仙中人，就是名動江湖的神醫「百草神農」趙不了。

趙不了一眼瞥去，便發現了宇奕豐，但他並沒有放下手中的病人，只漫應道：「你終於來了。」

「你等了許久？」

趙不了並沒有回答。

宇奕豐知道師傅的脾氣，治病是他的樂趣。

「徒兒幫得甚麼？」宇奕豐問。

「你看看那幾個脫臼扭傷的。」他指指圍着檔口前的幾人。

宇奕豐也捋起衣袖，替幾個脫臼的人，把骨節推回原位，又爲幾個鄉民推拿按摩，敷葯擦油。

看病的人終於散去。

宇奕豐才敢問：「師傅餓了？」

趙不了收拾了東西，並不是帶宇奕豐上茶樓，而是到了附近一間神廟之內。

原來神廟之內，有素菜供應。

兩人吃了一些簡單的素菜之後，趙不了才問：「找到了辦法沒有？」

「找到了，不過……」

「說下去。」

「我遇到了魔羯宮的金靈羯。」

「此人天生神勇，却也生性多疑。」

「我已令他全然的信賴我。」

「那麼，你還找我作甚麼？」

「假若能治好他的傷勢的話，他對我更無懷疑。」

「他受的是甚麼傷？」

「銀閃錯！」

「銀閃錯？天一正教的銀閃錯？」

「正是。」

趙不了嘆了口氣。

「你替他把銀閃錯挑了出來？」

「已經挑了，不過，身上留下十二個孔。」

「爲甚麼不立刻帶他來醫治？」

「因爲我又遇到了另一個人。」

「甚麼人？」

「是個騎驢的老前輩。」

「是飛星宗的果老星宗？」

「是的，他也要兵行險的命。」

「結果呢？」

「他要不了兵行險的命，反而被我斃了。」

「你沒有？」

「我假裝有。」

兩人相對笑起來。

「孩子，你的運氣倒是不錯，這個多月來，你要見的人，都已有過接觸，魔羯宮、天一正教、飛星宗……」

「他們都是江湖上名頭極响、聲名却並不好的人。」

「那要看你如何看法。」

宇奕豐並沒有表示自己的想法。

趙不了道：「其實，我也並不是個好人。」

「師傅爲何這般說？你救人治病，天下間那一個說你不好？」

「也有人說的，譬如我救了一個不願活的人，他醒後也會咒駡我使他又重歸痛苦。」

宇奕豐明白。

人在世上，是無法討好每一個人。

好壞並不是黑白，並不分明。

正如少林寺是名門正派，天一正教、魔羯宮與飛星宗却是江湖上的小派、邪派，那要看你的觀點如何。

趙不了道：「徒兒，且慢說那三派如何，當你再深入接觸這三派之後，自有分解，如今最重要的是，那金靈羯的傷勢如何？」

「毒是止住，但傷口腐爛。」

趙不了道：「敷過了蜜糖？」

「師傅如何得知？」

「在這一帶荒山路上，你還可以敷些甚麼？」

宇奕豐實在佩服師傅的料事如神。

趙不了從懷中掏出兩個小瓶。

「這是外敷用的，這是內服，外敷能止血生肌，內服則迫出毒性！不過，服用這兩種葯，都會引起極大的痛楚，那魔羯能否抵受得了？」

「我相信他能。」

「那你好自爲之，」頓了一頓，又問：「他果眞會帶你回魔羯宮？」

「我不知道，其實他自己也一時想回去，一時又不想回去，不知他究竟有甚麼問題。」

「這個我幫不了你了，就算進入魔羯宮，一切也要靠你自己。」

宇奕豐嘆了口氣。

趙不了似乎聽而不聞。

宇奕豐道：「其實……其實我不想再查下去了，我祇想跟着師傅，雲遊天下，救人治病，賣葯爲生。」

趙不了笑道：「我希望你終有一天能跟我如此，不過，如今撇下一切，你將來會一生後悔。」

「我……」

「先治好那金靈羯，隨他入魔羯宮，把你想知道的查個徹底，那你今生才可無悔。」

宇奕豐點了點頭。

「我以後如何找你？」

「我自會在適當的時候出現。」

宇奕豐拜別了他的神仙師傅，回到客棧。

* * *

兵行險好好的睡了大半天，精神回復，不過身上的痛楚，並不好受。

當他見到宇奕豐回來，心中十分

高興，這個多月以來，假若不是這個萍水相逢的小輩，他可能早已棄屍荒野。

「找到你那神仙師傅沒有？」

宇奕豐點了點頭。

「能治我的傷？」

宇奕豐道：「我本是懇求他來看你的，可是他却不肯，只給我兩瓶葯。」

「我聽過他的脾氣，他不喜涉及江湖各派。」

「他只給我兩瓶葯，一是外敷，一是內服。」

「那麼，我不會命喪於此了。」

宇奕豐聽了，有點奇怪，問道：「前輩，你也害怕死掉？」

兵行險點了點頭。

「爲甚麼你總是不哼一句？」

兵行險苦笑，他沒有解釋，也不知該怎樣解釋。

宇奕豐並沒有追問，他爲兵行險洗淨身體，然後外敷以葯，那葯性極爲猛烈，敷在那大大的傷口上，使兵行險幾乎全身痙攣。

不過，他仍是沒有哼過半句。

那夜，兵行險吃過了葯之後，不停地嘔吐，嘔出來的東西帶有惡臭，但宇奕豐並不迴避，仍然把他服侍得十分妥當，這樣過了八天。

兵行險已逐漸回復健康。

內毒已清，而那些傷口亦已收口生肌。

這八天以來，宇奕豐是衣不解帶的服侍他，兵行險當然知道，但並沒有說過半句感謝的話。

也許，大恩不言謝。

第九天，他們終於可以上路。

不再是拖在木排之上，而是兩人各騎一匹馬。

宇奕豐問：「前輩，現在往那裏？」

「當然是回魔羯宮。」

宇奕豐心中十分高興，因爲他千方百計，就是希望到魔羯宮，如今夢想快成眞了。

不過，他學會了兵行險的一個優點——臉上不露半點神色，既不憂，亦無喜。

* * *

魔羯宮便在羊頭山之上。

羊頭山之所以得名，原因是山上有三塊大石，未經人工雕琢，却組成三個羊頭。

另外還有一塊更大的石，却形成另一隻巨羊羊頭。

魔羯宮其實也是因此而得名。

而這四隻羊，也象徵着魔羯宮的組織。

那巨羊，便是魔羯宮的宮主。

另外三隻，便是宮中的三魔羯。

金靈羯兵行險便是大魔羯。

另外一隻是「銀幻羯」洛閃光。

還有他們的三弟「含穗羯」尹秀夫。

他們並不是親兄弟，而是昔年協助商善建立此宮，商善便是魔羯宮的宮主了。

商善今年應該是七十開外。

因此，他人雖在魔羯宮，可是，他已不再掌事，一切大小事情，都交由三隻魔羯去辦。

其實，三隻魔羯協助商善建立此宮的時候，並無存有半點惡意，可惜，商善一生之中，無論是公事或個人私事，屢屢遭人誤解，本來是善心一片的，也被人誤爲傷天害理的，於是他把心一橫，索性不再多作解釋，把自己稱爲魔頭。

自己與三個亦師亦友的小羯，創立的魔宮，也改名爲魔羯宮。

如今，商善是否是一個魔頭，已再沒有人理會。

金靈羯兵行險帶着宇奕豐回到宮中。

宮中嘍囉一見這位大魔羯回來，似乎十分高興，爭着奔走相迎。

看來兵行險在宮中的地位並不差，而且也得到宮中人的擁戴。

可是，他爲何要離宮而去？

宇奕豐眞想親口一問，可是，他的話到喉邊，仍然忍了下去。

兵行險先回到自己的寢室。

自有人斟茶遞水，恭候服侍。

兵行險向宇奕豐道：「當你見到我兩位拜把兄弟時，切勿多言，一切依我眼色行事。」

其實，不用吩咐，宇奕豐也會如此。

不一會，果然有人來稟：「二哥、三哥求見。」

兵行險正想出去，已有兩人進來。

「大哥，想煞咱們了。」

兵行險並不回答，只道：「二弟、三弟，這是我在路上的恩人，宇奕豐！」

「宇公子。」兩人舉手一揖。

宇奕豐連忙舉手弓腰，道：「折煞在下。」

這兩個人，當然便是魔羯宮中的另外兩隻魔羯。

「銀幻羯」洛閃光爲人斯文俊秀，彬彬有禮，而「含穗羯」尹秀夫却穩重中帶點粗豪。

洛閃光道：「宇公子要在咱們宮中盤桓多久？」

兵行險道：「他不是在宮中盤桓，而是要在宮中久住，因爲……」

「因爲他是你的恩人，當然也是咱們的恩人，宇公子，假若不嫌咱們宮中簡陋，便在宮中好好居住！」

「多謝兩位叔叔。」

兵行險心中覺得十分奇怪，這兩個拜把兄弟，以前連自己也不想容納下去，如今却連這個小子也不嫌棄。

他心中早已有數。

「大哥，咱們有要事，要與你好好商量。」

「甚麼要事？你們倆智謀過人，何

必找我這個不中用的老羊頭！」

「大哥，你別怪咱們莽撞！」

「咱們往……」尹秀夫不想說下去，那是因爲宇奕豐在旁。

宇奕豐明白，兵行險也明白。

他向宇奕豐道：「這是魔羯符，你放在身上，往宮中四處便可通行無阻！」

宇奕豐接過。

而他們三隻魔羯亦往他們的議事廳走去。

* * *

宇奕豐靜靜的躺在卧房之內。

他對自己說：「終於到了！」

可是，那又如何？

面對着三隻魔羯，自己的力量已是微不足道，雖然，金靈羯兵行險已完全相信了自己，但是另外兩隻又如何？他們可以在這魔羯宮中，穩坐這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自然有他們的本領！

對付他們，足以言難。

何況還有飛星宗與天一正教！

雖然他與這兩個門派只是輕輕的接觸過，便已知道他們這些邪正不分的門派，能人實在極多。

宇奕豐這樣胡思亂想着。

他實在不想再想下去，可是腦筋却不能靜下來。

他決定在宮內走一遭。

他出了卧室。

沿着高大寬闊的長廊，宇奕豐感到，魔羯宮實在有過璀燦光輝的一刻。

如今是有點塵封網絡，但可以肯定，以前在全盛時期，這兒是雕樑畫棟，金碧輝煌。

他走着，過了長廊，有嘍囉把守，但當他展示「魔羯符」時，那些嘍囉却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禮。

他漫無目的地走着。

宮中地方極大，由一個園子通到另外一個園子，都是佈置迴異的園子，實在使人目不暇給。

這時，天色已暗下來。

不知是甚麼時候，竟有一陣簫聲傳來。

簫聲來自東北角，那柔揚的樂聲，既不是幽怨，也不是歡暢。

宇奕豐循着簫聲而去。

簫聲自一間小樓傳出。

當宇奕豐走近，那簫聲突然停止。

樓內本來是透出燭光，如今也同時熄滅。

這一切，當然都是因自己而來。

宇奕豐向小樓深深一揖，道：「打擾了！」

沒有回聲。

宇奕豐再道：「高人雅士，請賜見小子一面！」

仍然沒有回音。

宇奕豐實在有點不耐煩，他慢慢的走近小樓。

「站住！」聲音來自小樓之內。

是一陣清脆的聲音，比簫聲還要清脆。

宇奕豐有點意外，自忖：「怎麼在魔羯宮內，竟有一位女兒家？」

他又再深深一揖，道：「姑娘剛才的一曲是『廣陵散』，可惜，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的是沒有和拍，假若伴以弦琴……無論是拉弦或是敲弦，那便更爲錦上添花！」

「你懂音律？」

「宮商角羽，略知一二！」

「公子既然可以來到這裏，定然是本宮佳客，既然來到，何不上來一談？」

小樓又重透燭光。

宇奕豐走近小樓進口，輕輕推門。

門是上鎖的。

宇奕豐等了一會，却沒有人來開門。

他又再推門，但門扉緊扣。

宇奕豐心中有點氣憤，既然邀人上去，却是閉門不納，那表示甚麼？

他退開幾步。

只見小樓上，燭光透出處，窗戶微開。

他可記得清楚，窗戶剛才是緊扣的。

大門不開，却開了窗戶，難道樓上的姑娘，除了要與自己談「音律」之外，還要看看自己的功夫？

宇奕豐一時好勝心切，不再顧慮甚麼，便已運勁，一躍而上。

其實那小樓並不算高，可是，當他還未穩身於窗椽之上時，他已感到一股力量從窗中透出。

那力量勁中帶柔，並不足以傷人，却足以使宇奕豐站不穩腳。

宇奕豐千萬也料不到，竟會有力量阻着自己，他雖然一時之間不能站穩，却也不能就此被推下去。

假若自己被推下去，如何再有顏面？

他一御身，那股力量却如蟻附羶，仍要迫他下去。

宇奕豐只好側身，突然一掌遞出！

因爲他既要穩着身子，又要擊破窗內傳出的力量，他這一掌的內勁也不差。

窗內傳來「呀」的一聲。

那股力量消失。

宇奕豐可以從容的進去。

這時，燭光又再熄滅。

宇奕豐一時之間，看不見任何東西，只好站着。

這刻，他耳畔忽聞一陣聲響，聲響並帶有一陣勁風，宇奕豐連忙護着自己。

在黑暗之中，他只感到樓內的人正以極快的手法，向着自己身上大穴攻來。

這種點穴手法極爲細緻。

宇奕豐不暇細想，只是見招拆招。

逐漸，他已習慣了黑暗，可以略爲看到那攻來的人，正是舞動着一管長簫。

長簫並配長緦，在黑暗之中翻飛晃動。

在這狹窄的地方，備受攻擊，左右受制，無論如何總是吃虧。

於是，宇奕豐一個閃身，巧妙地從對方的招式與招式之間逸出，進入小樓的大廳。

大廳並不算大，但總好過在窗前。

廳內有一燈如豆。

那持簫的人並沒有讓他慢下來，嬌聲叱喝道：「你只是懂得閃避？」

宇奕豐見她手中長簫並不饒人，應道：「得罪了！」

宇奕豐駢指如戟，似乎是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猛攻對方大穴。

不過，對於手持長簫，始終可以遠離。

拆了三十招後，仍然無法攻下。

少年人總是好勝心切，宇奕豐一時之間，幾乎忘記了自己身負重任——他突然施出一招「指日可待」！

這一招是隔空點穴之法。

勁力從他指尖射出，直射向那姑娘的右腕「列缺」。

姑娘只感到手中一軟，長簫便要墜地。

宇奕豐閃身竄前，把長簫挑起，隨即輕握那位姑娘的小手。

他並不是想唐突佳人，而是他忽然想起自己的身份，他不應在任何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

這一點，其實他一直都做得很好。

在金靈羯兵行險面前，他一直裝着自己只是個武功平平的人。

可惜，這次他爲了好勝而露出這隔空點穴的一招。

不過，他的心思轉動極快。

他明知對方右腕「列缺」被點，長簫突然脫手，他撲身上前一挑，趁勢一握對方，目的並非輕薄，而是把那點穴手法立時解開。

這一連串的動作，極費筆墨去形容描繪，但實際的動作，卻是電光火石的一刻。

那姑娘只感到手中一麻，長簫快要脫手之際，卻又被宇奕豐挑起，回到手中，而手上再無麻木的感覺。

她拿着長簫，甩開宇奕豐的手，並急速退後。

宇奕豐亦稍退，並道：「請原諒在下莽撞！」

「公子武功過人，莽撞的是在下！」

這時，那位姑娘已把室中燈光撥亮，然後，她轉身把長簫掛在牆上。

宇奕豐打量四周，忍不住從心底讚嘆：「好精緻的客廳！」

只見牆上，除了懸掛着長簫之外，還有各種不同的樂器，有很多樂器，形狀古怪，宇奕豐根本從來也沒有見過。

那位姑娘轉過身來。

宇奕豐不再被奇形怪狀的樂器吸引，而被她那嬌俏的芳容所吸引。

他呆着。

多美麗的姑娘！

宇奕豐從夢中驚醒，一時之間，無以爲對。

「公子！」

姑娘道：「我聽宮中人說，你帶了金靈羯兵大叔回來，是嗎？」

「是的，兵前輩帶我來魔羯宮見識見識！」

「公子高姓？」

「在下宇奕豐，姑娘呢？」

「小姓商……商離別！」

傷離別，多情自古傷離別！

商離別看着宇奕豐呆呆的樣子，轉身離去，不一會，她又出來，手中持有香茗。

「公子請茶！」

此時，宇奕豐才可以清楚的看到商離別的面貌，她已換了一套粉紅色的長裙，燈光掩映之下，使她臉容更覺嬌美，比起剛才使簫的時候，全然不同。

宇奕豐接過了茶，輕輕的啜了一口。

「公子，你對音律極有研究？」

「不敢！」

「公子客氣，我剛才吹的那首『廣陵散』，認識的人並不太多！」

「廣陵散曲譜已失傳，如今遺留下來的，只是一小部份，姑娘用簫演奏這部份，竟能呈現曲中對人間悲愁那種無可奈何的幽怨！」

「人生便是無可奈何！」

宇奕豐聽了這句話，心中覺得十分奇怪，道：「姑娘爲何有此歎息？」

商離別並沒有回答。

宇奕豐道：「姑娘姓商，聽說魔羯宮宮主也是姓商，那麼，姑娘與魔羯宮宮主是何關係？」

「我……我……是宮主的姪女。」

「啊……宮主……」

本來，宇奕豐是想客套地問候宮主的，那知商離別已止住他的話，並道：「公子，時候已經不早……」

宇奕豐聽了，站了起來。

商離別亦擺出送客的樣子。

宇奕豐道：「不知何日，才可以再聽到姑娘的簫聲？」

商離別道：「有緣自可再見。」

她已送宇奕豐至大門，再沒有多說一句話。

宇奕豐從小樓中走出來，心中一片茫然。

這位魔羯宮宮主的姪女兒，爲甚麼一提起她的伯父，便像六神無主似

宇奕豐揮掌迎擊對方的突擊。

的？

本來，她是有一番興緻要與宇奕豐討論音律之事的，可是剛踏入題，卻又要送客！

最奇怪的是，當宇奕豐問及她與宮主的關係時，她似乎極爲猶豫，難道她認是宮主的姪女兒也是一種掩飾？

爲何要掩飾？宇奕豐實在不明白。

以一個二八年華的姑娘，爲何對人生看法，有如此悲哀？如此無奈？宇奕豐實在不明白。

其實，還有更多事情，宇奕豐也是不明白。

而這次，他盡力隨着金靈羯兵行險進入魔羯宮，也是要弄清楚一切不明白的事！

* * *

金靈羯兵行險隨着銀幻羯洛閃光與含穗羯尹秀夫一同來到議事廳。

三人坐下，卻無一人發言。

最後還是尹秀夫開腔：「大哥，過去的事別再提了！」

兵行險聽了，面有靦覥之色，道：「我這次不辭而別，實在……」

洛閃光也接口道：「過去的事過去了……大哥，咱們魔羯宮危難當前……」

兵行險詫異道：「甚麼？」

尹秀夫道：「天一正教要大舉來犯。」

「天一正教？」

兩人點了點頭。

兵行險想起他途中遇到的天一正教長老「抱憾終」熊無極的事，便約略告訴了二人。

尹秀夫道：「看來天一正教並非在恐嚇，而是眞正有所行動！」

「天一正教如何恐嚇？」

「他們並不是恐嚇，而是正式的拜帖！」

「借甚麼題目？」

「題目倒是十分漂亮，天一正教的教主天一靈老更新居士要與咱們宮主一叙舊情！」

「一叙舊情？他們早已絕交，何來舊情可叙？」兵行險問道。

尹秀夫道：「所以，我們才說，那是一個漂亮的題目，其實他們要正式來攻，那是昭然若揭！」

兵行險道：「你們告訴了宮主？」

他們同時搖搖頭。

「宮主沒有接見你們？」

「沒有，宮主仍然閉關。」

「仍然閉關？那你們有沒有在洞外陳詞？」

洛閃光道：「我們在洞外說了大半天，可是全無反應，眞是一點回聲也沒有！」

「有沒有寫下字條？」

「有，但我們這幾天再去，字條仍然原封不動。」

兵行險問：「有沒有知會離別姑

娘？」

「有，可是她也沒有甚麼表示。」

兵行險道：「宮主不肯面對現實，看來也不是辦法……天一正教果要大舉來犯？」

洛閃光道：「並不，據這半個月來的哨報，附近並沒有出現大批天一正教的人。」

尹秀夫道：「大哥，你在路上遇到的那個熊無極，是他們天一正教四位天靈長老之一……看來他是先頭部隊，不幸遇上了你。」

兵行險道：「那麼他們來的目的，眞是要解決教主與咱們宮主的私人恩怨！」

洛閃光道：「其實那已是幾十年前的事了。」

尹秀夫道：「老人家自有他們的一套想法。」

兵行險道：「人已是灰飛湮滅，還爭甚麼？」

原來他們三人口中所提的事，並沒有太多人知道。

話說三十年前，魔羯宮宮主商善，還沒有創立魔羯宮之前，也是少林俗家弟子。

在少林寺內，他一邊幹活，一邊跟着大伙兒學藝練功，當中，他與兩位同門師弟極爲要好。

其中一個名爲傳更新，另外一位名爲翟飛星。

三人意氣相投，學藝做工也是異常出色。

在少林寺學藝，俗家弟子與佛門弟子是有分別的，假若俗家弟子要在武功之上更上一層樓的話，一定要成爲佛門弟子。

最好還是剃度，成爲和尚。

他們三人實在想在武功方面，有更進一步的成就，因此，他們商量多次之後，決定剃度。

可是，在剃度前的一日，却發生了一件事。

這件事，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事情是這樣的。

那天，他們都睡得不好，因此，有點無精打彩。

他們睡得不好的原因，是因爲明天便要剃度，一個俗家人，如果是因佛法感動，而皈依我佛的剃度，定然會滿心歡喜，可是，他們的剃度並非爲我佛，而是爲使武功更上一層樓。

他們要考慮的事情太多。

那天的中午時份，他們如常的聚在後山一處。

那地方十分蔭涼，而且有幾個水潭，他們都喜歡到那裏談天說地，有時洗臉，有時洗脚。

那日天氣實在炎熱。

三個人洗臉的時候，因爲忍耐不住炎熱，便一同脫了衣服，往水潭裏跳進去。

清涼的水，使他們覺得無比的舒服。

「商善，你決定了沒有？」傳更生道。

「還決定甚麼？」商善道。

翟飛星道：「我想過退出，但如今我仍然決定剃度，」他頓了一頓，又道：「更生，其實你又如何想？」

「我也和你一樣……不過，我們也不應再胡思亂想了，爲了將來在武林上有一番事業，我要剃度。」

商善道：「更生，你千萬不要這樣說，習武是強身健體，增加個人修養，並不是在武林上耀武揚威。」

商善說話的時候，態度是十分嚴肅的。

可是，說到這裏，他們實在忍不住的笑起來。

多少人學武，是懷着健體強身的目的？況且他們學的並非是普通的武藝，而是少林寺的武功。

其實，這也是少年人當時的夢想。

剃度之後，少林的和尚也並不一定會授以上乘武功，學武要講求天資，但也要講求機緣。

他們浸在水裏，你一言我一語的說着。

忽然，另一邊的樹蔭深處却傳來一陣歌聲。

一陣女孩子的溫柔歌聲。

可能是因爲風向的關係，他們三人的話聲與嘻笑沒有傳到那邊，而那邊的歌聲却飄了過來。

那姑娘的歌聲是溫柔細緻的。

聲音敲動了三個少年的心。

他們十分好奇，從水潭中走了出來，披上衣服，狂奔至歌聲的來源。

這附近的山頭，他們都是十分熟悉的，他們都知道，那邊也有一些水潭。

他們輕輕地走着。

歌聲越來越近。

當他們走近那潭水，三人竟呆了。

那清澈的潭水當中，竟有一個赤裸的姑娘浮着，雪白的身軀，在陽光掩映之下，像是白玉雕成。

那頭長髮，浮在水上，更像一匹黑色的絲綢。

他們呆着，整個人熱血沸騰，好像中了魔似的。

歌聲突然止住。

但三人仍是沉醉着，他們不敢再正眼看着潭中，可是又忍不住的偷偷看去。

當他們再睜眼的時候，潭中的姑娘却不見了。

他們似從沉夢中驚醒，正想張口，每人口中却多了一塊泥沙。

「你們三個……」那姑娘的聲音十分嚴厲。

可是，這聲音聽在他們的耳裏，却是比一切都要溫柔，都要美妙。

三人都不懂得如何應對。

聲音來自潭邊的一棵蒼松上。

他們抬頭看去。

蒼松之上，坐着一個全身紅衣的姑娘。

她長髮披肩，耳畔插有一條長長的羽毛，那羽毛是白色的，配着她的一身紅衣，實在叫人心弦震動。

那姑娘的鼻子高挺，雙眼比一般女孩子深陷，因此，他們雖然隔了一個水潭，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個女子的面貌輪廓。

三個小子向來都是在少林寺做些粗工，那有機會見過女孩子，何況是這紅衣的姑娘！

三人仍然是呆着。

忽然，那紅衣女子一縱身，人便像一隻鳥兒般飛過了水潭，向着他們三人而來。

他們只感到臉頰發熱。

原來他們各吃了一記耳光也不知道。

他們撫着臉頰之時，那紅衣女郎又回到蒼松之上，看着三個呆小子，她實在有點哭笑不得。

「你們究竟想怎樣？」

三人仍是無言以對。

那姑娘忽然怒道：「你們三個都看過我的……」

三人同時點首。

「那麼，我要殺死你們！」

三人却並不害怕。

姑娘道：「你三人不配被我『素羽紅衣』所殺，自行了斷吧！」

三人似乎沒聽到其他的話，只聽到「素羽紅衣」四個字。

「姑娘叫『素羽紅衣』？」

「好美麗的名字。」

商善道：「素羽姑娘……」

「我並不是姓素羽，只是人稱我爲素羽紅衣。」她的左手一撥耳邊的白色羽毛，右手撥着衣裳。

「姑娘來自……」傳更新鼓起最大的勇氣問。

「我來自蒙古的大草原。」

「大草原……」傳更新自言自語，一會續道：「那裏有成千上萬的綿羊，還有跑得飛快的馬兒？」

「是的，你去過？」

「沒有，我却想去。」傳更新道。

忽然，那姑娘「嗤」的一聲笑了。

那笑聲，更使三人神魂顚倒。

「姑娘笑甚麼？」商善問。

「我笑你們三個，死到臨頭還在做夢。」

「我？」三人似在夢中驚醒。

「是的，在我家鄉，偷看女孩子，都是死罪！」她端詳了三人一會，才道：「你們誰……」

她不想說出「看過」二字，臉帶羞赧之色。

那知三人竟異口同聲道：「我。」

「那麼，你三個都要死！」

三人你眼望我眼。

「死？」

傳更新道：「爲你而死？」

姑娘點了點頭。

商善與翟飛星還沒有說話，傳更新已接口道：「我願意爲姑娘而死。」

商善也接口道：「我也願意。」

翟飛星高聲道：「我也願意。」

姑娘聽了，又嫵媚地笑了起來，道：「好，你們自行了斷吧。」

傳更新第一個便縱身一躍，躍進潭中。

那潭水是十分淺的，而且水裏有一些尖石。

傳更新盲目的躍下，頭竟撞在尖石之上，血從他的額頭湧出，染紅了潭水。

姑娘「呀」的一聲。

商善似乎不甘後人，也向潭水撲去，但他並沒有撞着額頭，却撞着了右腿。

兩個人已躍下，翟飛星想躍下，却再無空位，因爲那個水潭並不大。

他却立時有了決定——飛身撞向姑娘所坐的那棵蒼松的樹幹上。

那姑娘實在感動。

三個少年人爲了自己，竟然毫不猶豫的尋死。

她覺得可笑，也覺得可憐。

最令她印象深刻的，當然是傳更新，因爲他是第一個躍下，而且鮮血染滿了潭水。

血，是多麼令人振奮。

她立時躍下，把傳更新從水中拉了上來，傳更新緊閉雙眼，額上鮮血仍然滲出，她立刻爲他止了血。

她又再走近翟飛星，因爲他也在流血，她把翟飛星拉在傳更新身旁，也爲他止了血。

只有商善躺在潭中，他只是撞傷了腿，他看着姑娘爲二人止血，心中十分羨慕。

他實在忍受不住了，忽然他把頭撞向潭邊的石塊上，一時間，血從額角溢出，使他臉上血肉模糊。

那姑娘被他的舉動弄至不知所措。

她終於也爲商善止了血。

三人無聲無息的躺着。

其實，他們受的傷並不重，只是希望可以多留一刻，看着這位美麗的姑娘。

姑娘看着三人，本想離去，但見他們毫無反應，一時之間，却又不忍離去。

她「唉」的一聲，嘆了口氣。

三人立時坐了起來，齊聲問：「姑娘……」

「原來你們三人沒有死去！」

「沒有……不過，我隨時可以爲姑娘死去。」又是傳更新的聲音。

姑娘望着傳更新。

「我也是。」商善道。

「我……」翟飛星正想立時採取行動。

「不！」姑娘叫道。

三人立時停了下來，其實他們那想去死？

姑娘道：「在我的家鄉，一個姑娘被人看過了身體，除了要那人死之外，還有另一個選擇。」

傳更新道：「甚麼選擇？」

姑娘道：「我不能說出來。」

「爲甚麼？」

「因爲你們有三個人。」

「三個人又有甚麼關係？」傳更新問。

姑娘道：「因爲另一個選擇是嫁給那個人。」

傳更新搶着道：「那麼，姑娘便要下嫁在下了。」

「爲甚麼？」

「因爲是我最先看見……」

「不，我最先看見！」商善道。

「不，我才是最先看見！」翟飛星道。

姑娘道：「我怎能下嫁你們三人？」

三人默然。

姑娘想了半晌，才道：「你們三個本是好兄弟？」

三人點了點頭。

姑娘道：「那麼，三年之後，我們再在這裏相見，看看你們之間，誰最有成就。」

傳更新問：「甚麼成就？」

姑娘道：「這是少林寺的地方嗎？」

三人點頭。

「那麼我指的，當然是武功上的成就。」

三人互相看了一眼，也感到這是一個公平的決定。

「你會來看我們比試嗎？」

「會的。」

「好，那便一言爲定。」三人擊掌。

那姑娘又再嫣然一笑，紅衣飛動，便向叢林而去。

傳更新急道：「姑娘，你姓甚名誰？」

「我叫赤雪貞——素羽紅衣赤雪貞。」

商善問：「你家鄉在何處？」

「在蒙古的星宿海。」

翟飛星問：「在那裏可找到你？」

「你們來到星宿海，說出我的名字，自然可以找到我的了。」

「我們一定會來找你。」他們異口同聲地道。

他們側耳傾聽，却沒有回音。

可是，他們仍呆在山中，直到黃昏日落。

當他們回到少林寺的時候，有些師兄弟正爲他們着急，因爲明日便是他們剃度之日。

然而，這三位本是氣味相投的小兄弟，却沒有剃度，因爲他們連夜失踪了。

他們立下了宏願，要在武林上創一番事業。

結果，他們都能如願以償。

商善創立了魔羯宮，領導一宮三羯。

傳更新在蒙古也創立天一正教，他手下的四大天靈長老，在江湖之上，名頭也是响噹噹，他自稱爲天一靈老更新居士，在星宿海一帶，無人不識。

至於翟飛星，他的成就也是不錯，他創辦了「飛星宗」，手下的紫薇星宗、果老星宗與貪狼星宗也是名動江湖的人物。

究竟這三人爲何會創辦這「一教一宮一宗」，却沒有人知道其中原因。

只有他們三個才知道。

這「一教一宮一宗」，各立門戶以來，各自爲政，却也各不相讓。

爲的是「素羽紅衣」赤雪貞。

至於他們三人與這位美若天仙的蒙古麗人，後來有甚麼淵源糾葛，下文自有交代。

爭奪戀人　反目成仇

金靈羯兵行險聽了兩位拜把兄弟的叙述，知道天一正教正想大舉來犯，他們商量了半天，宮主既然閉關，對此事不聞不問，因此他們決定自行佈置一番。

他們分別擬定在宮中各要衝地帶派了適量的嘍囉把守，各派出更多的人往宮外，作爲前哨與探路。

之後的三天，他們密鑼緊鼓地工作。

前哨已有人回來報告：「天一正教的天一靈老更新居士，與三位天靈長老正向魔羯宮而來。」

宇奕豐也有參加這次魔羯宮的工作。

金靈羯兵行險在解釋了宮中的危機之後，對宇奕豐說道：「奕豐，十年之前，我已聽過宮主說，終有一天，天一正教的人必會來犯，如今果成事實，可惜宮主閉關，不再理會這事，而這件事，便自然的落在我們身上。」

宇奕豐道：「前輩的事，即是我的事。」

「我們魔羯宮三魔羯當然會全力以赴，不過……奕豐，我有一件事，希望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甚麼事，在下誓死不辭。」

兵行險神色凝重地道：「我與洛閃光及尹秀夫兩位兄弟，雖然表面是一條心，但在這事之前，我與二人已有決裂，這次我離宮出走，也是爲了我與他們二人不和，其實，他們也不願我回來的，可是，天一正教的人武功厲害，少了我一人，未必能與之抗衡，因此我回來時，他們才表現得那麼大方，不計前嫌，其實……」

「其實他們還是心懷怨憤。」

「是的，奕豐，你是局外人，希望在重要關頭，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宇奕豐神色凝重的答應了兵行險，看來他們三魔羯之間，也是矛盾重重。

那日，宇奕豐伴着兵行險，走遍了魔羯宮，佈置一切關卡，直至近初更，才回寢室。

宇奕豐已是十分疲倦，連衣服也不想脫下，便要倒頭而睡，可是當他睡下，却發現枕上有一陣香氣。

他睜眼一看，只見枕上有一字條。

「要事奉商，離別。」

離別姑娘何時來過？她留書枕上，當然是有十分重要的事情。

這時，宇奕豐已全無睡意。

他出了寢室，直奔商離別所住的小樓。

小樓正透出燭光。

宇奕豐輕聲道：「姑娘。」

離別姑娘已從小露台伸出頭來，道：「公子，請上來。」

宇奕豐上了小樓。

只是別了一天的商離別，再看不到她的笑容，代替的是愁容滿臉。

宇奕豐問：「姑娘，發生了甚麼事？」

離別道：「公子……其實我不應叫你來的。」

「姑娘心中有事，何妨直告。」

離別道：「這兩天，你與宮中三位魔羯叔叔都很忙碌，爲的是保護咱們魔羯宮？」

宇奕豐點點頭，道：「我雖不是魔羯宮的一份子，但兵前輩對我有恩，我自然要悉力以赴。」

離別道：「天一正教的人前來，目的是甚麼？」

「當然是要搗亂魔羯宮。」

「我看並不是搗亂這麼簡單，他是要來取我老父的命。」

「要殺害令尊？」

「是的，父親正在閉關……其實，他並不是我的伯父，他也不是在練甚麼武功，他只是守着一件他心愛的東西。」

「甚麼東西？」

「……公子，請原諒，我實在不能告訴你，總而言之，那是我父親一生人中認爲最寶貴的東西。」

宇奕豐聽了她的言詞，並沒有追問下去，轉口道：「那你要我幫忙甚麼？」

離別嘆了口氣，道：「其實，不只天一正教的天一靈老更新居士要來搶奪我父親心愛的東西，就是我那三位魔羯叔叔，也有心染指。」

宇奕豐似乎明白了其中一些端倪，道：「你害怕三位魔羯叔叔，在危險關頭之中，倒戈相向？」

離別點了點頭，道：「我只是提防着，假若他們聯同了更新居士，那麼，我父親再沒有保護他心愛東西的能力，而我們的魔羯宮……」

宇奕豐道：「啊，原來天一正教來犯，是爲了搶奪宮主的心愛物品。」

「你答應我保護我爹爹？」

宇奕豐點了點頭。

離別姑娘見他答應，臉上才回復了笑容。

宇奕豐道：「姑娘，請勿對在下存那麼大的寄望，我武功低微……」

「你不用那麼謙虛，我已領教過你的武功，表面上你武功平凡，但實際上，你是深得少林武功的精髓。」

「你怎會知道？」

「是家父告訴我的。」

「甚麼？令尊見過我？」

離別姑娘見自己漏了口風，索性坦白地道：「那夜你進入小樓，家父一直在這裏。」

「怪不得我一直感到有點異樣，原來他一直在看着我。」他打量着四週。

離別笑道：「他如今不在。」

宇奕豐道：「既是如此，我當盡力而爲。」

然後，他便告辭。

在回到自己寢室之時，他一直在盤算着，這位魔羯宮的宮主商善，正在保護着自己心愛的東西，那究竟是甚麼東西？

是金銀財寶？

是武功秘笈？

或是甚麼稀世的財富？

除了這些，天下間還有甚麼更爲寶貴？連一教一宗的人也要來搶奪？

＊　＊　＊

要來的終於來了。

那日黃昏，悶熱翳人。

天空突然一陣閃光，然後是霹靂大作。

而魔羯宮門前，則出現了四個人。

當中是一個臉容枯槁的老者，身旁三人作品字型排列，他們都是身體魁梧，與一般常人有異的大漢。

前面的一人，頭髮竟是赤紅鬈曲，披散在腦後，遠看像一隻惡獅，這人便是更新居士手下的四位天靈長老之一——「赤髮獅」施子吼。

左邊的一個，打扮更是古怪，只見他頭上插有一雙角，這角既似鹿角，又似羚角，他雙目炯炯有光，短鬚在頷下，非常有威勢。

這人外號「狂龍燄」酈莽，在天靈長老之中，排行第二。

最後一人，却是短小精悍，他身披一件豹皮，這人正是「轟天豹」仇虎子，這人兇殘成性，十足是夜行中的一隻餓豹。

當中的枯槁老人，當然是天一正教的教主天一靈老更新居士。

宮中的三魔羯，早已得悉他們來臨。

他們決定先禮後兵，開門迎接。

宮門大開之後，一陣狂風暴雨洒下，衆人進入宮中一個大堂。

這大堂很具威勢。

當中是一隻栩栩如生的巨羊。

眾人坐下。

更新居士開門見山的道：「貴宮宮主呢？」

「金靈羯」兵行險道：「敝宮宮主正在閉關！」

「啊，又是閉關，他避得了我們一時，却避不了我們一世！」

「銀幻羯」洛閃光接口道：「宮主並非在逃避，而是閉關，居士何必出言誣……」

「居士是你叫的麼？」赤髮獅施子吼大聲叫道，人已衝上前去。

兵行險也站了起來。

更新居士道：「老施，退下！」

這獅子一般的漢子，竟馴如羔羊般退下。

更新居士道：「魔羯宮先以禮相待，咱們當以禮還禮，這位當然是魔宮三羯了？」

「在下是金靈羯兵行險！」

更新居士道：「這兩位也不用親口介紹，自然是『銀幻羯』洛閃光與『含穗羯』尹秀夫了。」

三人拱手。

兵行險心中一凜，更新居士親口把自己三人名字說出，並不是因爲恭敬有加，而是表示他們對魔羯宮中的事，瞭如指掌。

這是一種口頭的威脅。

兵行險接口道：「居士，你手下的四大天靈長老，怎麼沒有到齊？這位『赤髮獅』施子吼，這位『狂龍欻』鄺莽與『轟天豹』仇虎子，還有『抱憾終』熊無極怎麼沒有光臨？」

更新居士冷笑，道：「難得你還有心情！」他轉身道：「先殺此人！」

「殺」字一出，那三位天靈長老已撲向兵行險。

兵行險早有防備，一閃身，已退至大堂一角。

而另外兩位魔羯，亦已分站兩旁。

大堂之內，是三對三的局面。

「赤髮獅」施子吼緊緊的盯住「金靈羯」兵行險；「狂龍欻」鄺莽直視着「銀幻羯」洛閃光；「轟天豹」仇虎子迫視着「含穗羯」尹秀夫。

「赤髮獅」施子吼人如其名，吼聲一响，赤紅色的頭髮直豎，他的雙掌忽爪忽指的攻向兵行險，兵行險知道施子吼的「獅爪」是種獨創武功，在未看清楚他的來勢之前，絕不能攻。

少林武功之中，有「龍爪」、「虎爪」、「般若爪」……却無「獅爪」，施子吼既然能獨創武功，更賴之成名於江湖，自然有其厲害與獨特之處。

只見他雙爪突然遞出。

好一招「瑞獅獻壽」，直擊兵行險胸前。

兵行險看着來勢，斜身閃開，退勢未盡，突然弓背上翹，一招「飛羚刺角」，以頭部攻向施子吼的下腹。

施子吼見一招無效，但見對方以頭部衝向自己，立時雙爪變掌，向下猛壓。

這一招也是他的拿手好戲，他以雙掌之力，加上他身體重量，下壓的一招名爲「戛玉敲金」！這一招的力量，不但可以碎碑裂石，還可以震毀金玉！

兵行險既以頭部攻擊，身已橫竄，當是避無可避，眼看是要以頭硬接他的雙掌，頭是身體最重要的部份，如何能接受這麼一股力量？

施子吼雷霆萬鈞的壓下，而兵行險却突然全身旋轉，轉勢之快，令人眼花撩亂。

而他的旋轉力量，竟可以把巨大的力量卸向了兩旁，任是他如何大力，力也只能向旁卸去，施子吼已把全身的力量壓下，却沒有着力之處，壓下立時變爲墜下。

這電光火石的一刻，兵行險的頭部已抵及施子吼的腹部，眼看施子吼就要受到巨挫。

施子吼却是臨危不亂，他又再狂吼一聲，整個腹部縮了起來，不但暫時止住兵行險的來勢，反而利用他旋轉的力量，猛力吸索。

施子吼不單是他獨創的「獅爪」招式厲害，他的內力，也是接近爐火純青的階段。

他的腹部一吸，便把兵行險的頭部吸着。

兵行險的橫竄力量越大，施子吼的吸力也越大，兩人力量不相伯仲，「蓬」的一聲，兩人以相互抗衡之勢，一連翻了七八個觔斗，撞向大堂一角。

一撞之下，兩人立時分開。

可是，他們却無法站立起來，各自坐在地上，氣喘如牛。

那邊廂的兩對，也是戰得難解難分。

先說「銀幻羯」洛閃光與「狂龍欻」鄺莽。

這兩人武功的路向完全不同，洛閃光以輕靈乖巧見稱，而鄺莽却是以大開大合的猛力進攻，名重武林。

鄺莽一見洛閃光略有移動，便立時以一招「翻土揚沙」表現出他的霸氣。

洛閃光在他的掌風之內，也立時使出他靈巧的身法，看似避重就輕，却是找得連發招式的好機會。

他人在閃動，却使出「天花亂墜」、「地湧金蓮」，這兩招小巧的功夫，却蘊含着巨大的力量，鄺莽力量雖大，但力透的範圍甚廣，相較之下，力量轉爲薄弱，而洛閃光的兩招，雖無驚天動地之勢，却有如一柄尖銳的小刀，直插鄺莽的要害。

鄺莽的招式表面是粗狂莽撞，但他能位列天一正教內的四大天靈長老之一，自有其過人之處，他的一招「翻土揚沙」，其實是一種以攻勢爲探路的招式，當他知道對方是以靈巧手法來攻，他已立下另一主意。

他一定要使對方受制，只要他在自己掌握之下，定有露出破綻的時機。

只要破綻一露，對方定然不能脫身。

他使出他獨創的「猛龍掛式」。

「猛龍掛式」內有八大招，每一招內含有八式，八八六十四式中，一式緊扣一式。

他使出第一招「龍從雲」。

這一招的八式是「眈視」、「搜雲」、「吮霧」、「取水」、「汲水」、「凌霄」、「雨下」、「迫射」。

八式是一式連一式。

洛閃光雖是靈巧，但這一式扣一式的攻法，根本沒有讓他有喘息的餘地。

他退後，再退，暴退。

一連八式，便是後退八步。

洛閃光從未見過如此怪異的招式，整個人如被牽着似的，根本無法施展自己所長。

換了別人，只要先退四步，便再無自己控制的本領，但洛閃光突然在這一連串的招式中翻滾。

洛閃光畢竟是穩坐魔羯宮內的第二把交椅，他在暴退中，思維也在急轉。

脫開他的控制！

這念頭一起，當鄺莽一招八式使出，洛閃光已有了一個新的念頭。

以暴易暴！

洛閃光立時成爲了一隻飛躍的羚羊，他一向喜穿閃亮的銀衣，外號也是因此得來，一時之間，他在空中翻飛躍動，銀光閃爍，使人爲之目眩。

原來，一隻羚羊在拚命的時候，也並非是馴服的。

他忽前忽後，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身法，使鄺莽一時之間，無從展開他的「猛龍掛式」。

而洛閃光雙手也同時依着自己的身形，忽而舒展，忽而屈曲。

他的雙手已化爲羚羊的雙角。

角是羚羊的武器，只要一頂出，力量既集中而尖銳，就像利刃破空。

一時之間，似有兵刃橫飛的感覺。

鄺莽開始心急，一急之下，便是洛閃光的大好機會，他立時使出「羚羊掛角」。

好一招「羚羊掛角」，他的雙手有如一雙利角，抓向鄺莽的左右太陽穴。

鄺莽只感到寒風刮面，他向後避。

那陣寒風却如影隨形。

他向下墜，雙刃亦同時下墜。

他忽地雙腿一蹴，就要跳出這股刮面寒風的包圍。

可是，他只感到雙頰一熱，一雙利刃已劃過了他的雙頰，他知道臉頰受損，但仍拚死的一使招「狂龍有悔」，雙掌向外撐去。

這一撐，足有他功力的九成以上。

洛閃光本來想把雙手插入他雙頰的，雖不能致命，但也使他威風大減。

可是，他感到雙脅被狂勁所迫，何必受此無謂的損傷？他猛然躍開。

鄺莽撫着雙頰，血從他指間溢出。

洛閃光也躍開，只感到胸口翳悶。

而「含穗羯」尹秀夫與「轟天豹」仇虎子一戰，亦是震人心弦的一戰。

仇虎子雖有「轟天豹」之外號，但他爲人是極其冷靜而狂悍，他是更新居士新收的天靈長老，雖名爲長老，但年紀並不老，並且得到更新居士的武功眞傳。

尹秀夫外形俊朗，有玉樹臨風之姿。

兩人相對一刻。

畢竟是仇虎子較爲年輕，沉不住氣，他雙手揚起，直迫尹秀夫胸前。

尹秀夫並不慌忙，以右手相格，左手出招。

這一招式，其實是極爲普通的連消帶打方式，可是，當他的右手與仇虎子相碰，他已知遇上勁敵。

因爲他感到一股極强的反彈力量，不過，他並不想示弱，以柔制剛的手法，使出「黏手」。

「黏手」是尹秀夫的成名功夫之一，只要被他一「黏」，一般人是無脫身之計。

出乎意料之外，仇虎子並不求脫身之計，反而一手搭着尹秀夫的手臂，並向下移。

他的目的，是要抓着尹秀夫的手腕。

尹秀夫的黏力越强，仇虎子的手則越加滑下。

他終於扣住了尹秀夫的手腕。

一時之間，尹秀夫只感到一股極大的力量，似乎要把他手腕的力量吸去。

他稍加用力，那吸力便相對增加。

他感到有點酸軟，忽然，他不敢再用力，因爲他發覺仇虎子正在吸取他的功力。

「吸功大法」？

這種失傳的武功，怎會在仇虎子的身上出現？

他再試加强力量。

而仇虎子的吸力也同時加大。

尹秀夫也是個久歷江湖的人，他知道無論如何也要脫開這吸力。

想不到自己以「黏」力名重武林，如今竟要想辦法脫開對方的黏力。

仇虎子在笑。

尹秀夫急忙之中一脚踢出，這一踢，是向他下陰而去，仇虎子連忙一鬆手，便去抓着他的腿。

幸好尹秀夫這狠毒的一脚，只是

一個虛招，否則被仇虎子抓着，全身的內力，便會從足踝的少陽經脈被仇虎子吸去。

尹秀夫終於脫開了仇虎子的糾纏，他知道再不能與他瞎鬥，一定要以快攻，不能讓他有機會抓到自己身體任何一部份，尤其是經脈重要的地方。

仇虎子却一直纏身。

尹秀夫索性以一些簡單的硬橋硬馬功夫相對，一時之間，他的一拳一脚，充滿了陽剛的勁力，攻向仇虎子，仇虎子無法抓他，只能一時以閃身爲避，一時又以直拳相攻，兩人「砰砰蓬蓬」的相鬥。

他們看來招式簡單，但其實是以內力相拚，而最令尹秀夫爲難的，是他一直不敢全力出擊，因爲一出全力，便隨時可能被對方抓到經脈所在。

忽然，仇虎子身形稍退。

他轉首看着「猛龍猋」鄺莽，因爲他已經被洛閃光劃破了臉頰，血水正從他的指間溢出。

尹秀夫心中一喜，這豈不是一個大好時機？他已把右手運足十分勁力，眼看便要一拳擊斃這一個仇虎子。

那知他一擊下……

仇虎子已轉身向他相撲而來，那是有備的撲出。

原來他是故意露出這一個大空門，引誘尹秀夫來攻，然後便雙手緊抱着尹秀夫。

仇虎子的手已緊纏尹秀夫。

他的雙手，正按着尹秀夫的背後大穴「命門」、「陶道」、「大椎」與「陽關」。

這四個大穴都是重要經脈。

尹秀夫只感到身體被巨大的力量所吸，自己已不能控制，假若再讓他吸下去，自己定然會被吸乾。

他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恐懼。

幸好他意識仍清醒。

他狂叫了一聲：「救命……」

那時，兵行險與洛閃光正在喘氣，一聽到尹秀夫的叫聲，爲救同門心切，已不顧一切躍起。

「拉開他……拉開他……」尹秀夫叫道。

兵行險一手拉開仇虎子，當他一觸及仇虎子，立即有一種震動的感覺，他再拉，自己的身體竟不由自主的被吸着似的。

「千萬不要被他吸着……」

兵行險開始時並不明白他在說甚麼，不過，當他再用力之時，便知道這人有力量吸取別人的內力。

洛閃光也發現了。

一時之間，兩人無從下手救尹秀夫。

宇奕豐一直在旁看着他們相鬥。

他心裏只盼望着，兩方實力相近，最好是兩敗俱傷，兵行險與施子吼的相鬥，可算是不分伯仲。

洛閃光與鄺莽，似乎是洛閃光劃破了鄺莽的臉頰而略勝一籌。

但看到仇虎子猛抱着尹秀夫，一時之間，不知是誰勝誰負。

直到他大聲求救，才知是尹秀夫大敗。

再看到兵行險與洛閃光看着被纏的尹秀夫而束手無策時，他却不明原委。

更新居士却在微笑。

他似乎十分欣賞仇虎子的猛纏功夫。

宇奕豐看在眼裏。

他其實並不希望任何一方勝利，他只是希望他們兩敗俱傷。

看來爲使他們兩敗俱傷，他一定要插手。

兵行險與洛閃光也沒有辦法去救尹秀夫，自己加手，未必有用。

不過只要威脅到更新居士，仇虎子一定會放手。

宇奕豐不再猶豫。

他一閃身，已走近更新居士。

論武功來說，宇奕豐根本不能與更新居士相比，因爲一個是大宗師，一個是初出道的江湖小子。

他怎能威脅更新居士？

只見他一躍上前，在更新居士耳畔說了幾句話，更新居士臉上，勃然變色。

「虎子，停手。」

仇虎子並沒有反應。

更新居士嘶聲大叫，聲音震憾屋瓦：「住——手。」

仇虎子的手已鬆開。

而兵行險與洛閃光立時拖開了尹秀夫。

只見尹秀夫全身癱軟。

「怎麼了？」

尹秀夫有氣無力地輕聲道：「吸功……大法。」

兩人立時回首望着更新居士。

只見宇奕豐正面對着更新居士。

更新居士道：「小子，你的話當眞？」

「當然是千眞萬確。」

「那你帶我去。」

「你不能傷害……」

更新居士咬牙道：「我只要見那老匹夫……」他似乎說不下去，且眼有淚光。

究竟宇奕豐在他耳邊說了甚麼話，會令這位天一正教的教主那麼激動，那麼緊張？

原來他只是說了一句：「宮主要毀去你心愛的東西。」

心愛的東西？

宇奕豐其實也不知那心愛的東西是甚麼，不過，他從商離別姑娘口中知道，更新居士來的目的，是要搶回他心愛的東西，因此，他才說出「心愛的東西」。

想不到這五個字竟有如此大的效用。

更新居士不單大叫仇虎子住手，

而且十分激動。

宇奕豐道：「前輩，你先冷靜下來。」

一提「冷靜」二字，更新居士才發覺自己實在激動，失了大宗師的風範。

不過，那心愛的東西對自己實在太重要了。

「走吧！」更新居士回復了冷靜。

「我根本不知宮主在那裏閉關，但你可以先見商姑娘。」

「商姑娘？」

「是宮主的女兒。」

「女兒？他們竟有女兒了！」更新居士似乎有忍不住的悲慟。

大堂之內的人，似乎都不明白更新居士的話。

其實，他們並非完全不明白，但這話包含了更深的一層意思，却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你先答應不傷害她！」

「好……走吧！」

三位天靈長老已廻身在更新居士之身後。

而三魔羯亦護着宇奕豐。

他們一行，到了商離別的小樓。

那時已近黃昏，微風吹來，又帶來一陣簫聲。

更新居士忽然放慢了脚步，甚至停了下來，衆人也因此而同時停下。

簫聲更响。

更新居士沉醉着，沉醉在幽怨的簫聲裏。

他想起那年，當他再見「素羽紅衣」赤雪貞的時候，也曾聽過同樣的簫聲。

赤雪貞除了武功厲害、樣貌過人之外，對演奏簫子也有獨特的成就。

更新居士記得十分清楚，當年他深入蒙古大漠，千辛萬苦的找到了赤雪貞，聽到了她的演奏之後，以後便是一段令他難以忘懷的日子。

他與赤雪貞，日間在草原馳騁；夜間在蒙古包外數星星……那段日子雖然短暫，却是刻骨銘心的。

他永遠也不會忘懷這段日子。

更不會忘懷這幽怨的簫聲。

難道……

難道赤雪貞仍在？

他的心怦然跳動，胸口湧起一陣心酸的感覺，逐漸，他淚眼模糊，竟忍不住叫道：「雪貞！」

他的聲音極其响亮。

簫聲也因此而停了下來。

小樓之內，燈光比剛才亮了一點。

不一會，小露台之上，出現了一個窈窕的身影。

更新居士忽然感到一陣暈眩，自忖：「難道是時空流轉，我又回到了大漠？」

他控制不住自己，叫道：「雪貞……雪貞……」

宇奕豐道：「前輩，這位是離別姑娘！」

更新居士彷似從沉夢中驚醒過來，他望着樓上的身影，也看看宇奕豐，再看看身旁的三位天靈長老。

忽然，他有點靦覥的神色。

宇奕豐道：「商姑娘，這位是天一正教的更新居士，他一定要找你爹爹！」

商離別道：「前輩，家父已閉關多年，你何必要打擾他的清修？」

更新居士道：「姑娘，你叫甚麼名字？」

「離別，商離別！」

「離別？商離別？多情自古傷離別……」更新居士又再不能自恃。

宇奕豐道：「姑娘，這位前輩與令尊非常相熟，而且他說要向令尊拿回一些東西……我不知他們說的是甚麼，不過，那是前輩與令尊的事，是他們上一輩的事，那你何不作個方便？」

商姑娘道：「宇公子，我實在也不知道……」

更新居士道：「你是他的女兒，你沒有理由不知道，你不帶我去，我便……」

他沒有說下去，但是在他身旁的三大天靈長老已是劍拔弩張。

而魔羯宮的三魔羯亦是蠢蠢欲動。

更新居士見商離別沒有答話，便厲聲道：「你也怪不得我，假若我不能見到這魔宮宮主，取回我心愛的東西，我誓要把這地方夷平！」

商離別有點震動，她似仍有猶豫。

然而，三位天靈長老與三位魔羯却已動手。

宇奕豐一躍上了商離別的小樓，道：「商姑娘，他們在聚義廳內已有過一番惡鬥，看來這位更新居士，對他所謂『心愛的東西』，似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他們說要夷平魔羯宮，並不是虛言，因爲已有前哨的嘍囉來報，附近已有天一正教的人出現了！」

「你的意思是……」

「這是他們上一代之事，何不讓他們自己面對面的解決，而且，這樣可以避免宮內或者他們天一正教其他人命的損失！」

「不過，爹爹吩咐過我，無論如何……」

「那是他害怕面對事實！而且，這是關係到魔羯宮存亡的時刻，令尊吩咐你的時候，是太平盛世，如今却是非常時期……」

商離別仍是猶豫着。

宇奕豐道：「你讓兵大哥帶他們去吧。」

「他們也不知道我父親閉關之所！」

「如果你不帶他們前往，令尊可能也會責怪你！」

下面的戰鬥又趨激烈。

三魔羯與三長老在樓前混戰，十

分兇險。

更新居士並沒有動手。

他有點痴痴地望着商離別的身影。

商離別忽然似下了重大決心，道：「你們住手！」

三魔羯與三長老仍是惡鬥不休。

更新居士叫道：「停！」

三長老便要停下來。

而三魔羯却趁此機會，一連傷了二人，幸好只是皮外之傷。

更新居士道：「你們這麼陰險……」

商離別一躍下了小樓，宇奕豐隨着。

她走近更新居士。

更新居士這時才對商離別看得更爲清楚，他被商離別吸引着，一雙痴痴的目光不能離開她的臉龐。

商離別心內暗暗責罵：「爲甚麼這位前輩，會這麼無禮的看着自己？」

然而，更新居士看着商離別，他的心中是既樂且苦，樂的是似是時光倒流，像在二十多年前，初遇赤雪貞的情景一般；苦的是這是商善與赤雪貞的女兒，而並非是自己的女兒，他覺得妒忌，也覺得悲慟。

他的心情，直非筆墨所能形容，更非外人所能了解其難言的滋味。

商離別道：「前輩，我帶你到家父閉關之處也可以，不過，我有條件！」

「你要甚麼也可以！」更新居士道。

商離別道：「你與家父的恩怨我不會管，只是，你們不能傷害魔羯宮內的一般嘍囉與家衆！」

「這個當然！」

「假若你們有天一正教的教衆來增援，你也要勒令他們停止，這是你們之間的恩怨，何必累及無辜！」

「可以！」更新居士向三大長老低聲說了一番話。

「赤髮獅」施子吼點頭，從懷中拿出了一個爆竹似的東西，用火摺子燃着，放了上天。

只見天上亮起一陣繽紛的色彩。

這陣眩目的色彩，却震撼了宇奕豐的心。

他記得那年，他還是很小很小的時候，那是年初二的晚上，他與家人正在院子裏放烟花。

宇奕豐仍不是十分懂事，他只記得，那烟花上了半空，便射出了璀燦奪目的火光。

他在祖母的懷裏拍手叫好。

可是，惡事便開始來臨了，開始的時候，是三個人衝進來，盲目的殺了院子內大半的人。

這些人中，全是宇奕豐的長輩，包括了父母親、十多位叔伯嬸母……

三人在嬉笑中殺人。

每個被殺的人，看來都是無辜的，而且他們都不明白，爲甚麼這三人會來？爲甚麼要無故殺死他們？

宇奕豐一直伏在祖母的懷裏。

那夜的事，是一輩子也不會忘懷的。

那一陣七彩繽紛的烟花，更使他心弦震動。

宇奕豐在他的回憶中驚醒過來。

更新居士道：「我已通知了我的教衆，他們暫時是不會來的！」

商離別似有疑惑的表情。

更新居士嘆了口氣，道：「我可以騙盡天下人，却不會騙你！」

商離別並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却領會到他的誠懇。

其實這句話，更新居士廿多年前也說過，對象當然不是商離別，而是她的母親赤雪貞。

商離別望了望宇奕豐。

宇奕豐點了點頭。

商離別道：「兵伯伯，你與兩位伯伯守着這裏，也不要叫宮中其他人等闖來。」

更新居士似要加强商離別的信心，對三位天靈長老道：「你們也不用跟隨我，就在這裏與三位魔羯閒聊着！」

當然不是閒聊。

他要他們互相監視。

「宇公子，你陪我去。」

宇奕豐點了點頭。

更新居士隨着二人的身影，心中有說不出的凄凉。

當年自己何嘗不是如此？

他妒忌他們幸福的身影！爲甚麼這小子這麼幸運，可以得到這位姑娘的垂青？

商離別道：「前輩，你不怕辛苦？」

「辛苦？」

「要走一段路程，才可以找到我父親閉關之處。」

「我千里迢迢而來，又怎會害怕一段路程？」

「好！」

商離別帶着二人，繞過了小樓，向着一間草棚而去，這草棚很大。

當他們走近，一個睡眼惺忪的老人走了出來，道：「小姐，這麼晚了？」

「我要三匹駱駝！」

那老人立即回去草棚。

「駱駝？」更新居士與宇奕豐異口同聲地問。

「我爹爹說過，說去那地方，一定要用駱駝！」

「甚麼地方？」更新居士忍不住問。

商離別沒有回答他。

而那老人已牽了三匹駱駝出來。

對於駱駝，更新居士當然不會陌生，因爲他是來自蒙古星宿海，那是大漠的地方。

商離別率先上了駱駝。

宇奕豐與更新居士隨着。

繞過草棚，再走過一段小徑，在星光之下，他們竟看到前面是一片沙漠。

沙漠？

實在是不可信的事實。

這江南地方，怎會有沙漠？

更新居士似乎回到了老家鄉。

風沙，駝鈴……

商離別雙腿一夾，口中喝了一聲：「嗨！」

駱駝開始奔走。

忽然，更新居士竟然大哭起來。

開始的時候，宇奕豐仍未知道他會哭起來的，後來才發覺他並不是在叫喊，而是在哭泣。

是悲苦的哭泣。

「前輩……你……」

「我……我明白了，我一切都明白了！」

這兩句話令人摸不着頭腦。

「你明白甚麼？」宇奕豐忍不住問道。

「我至今才明白，她怎會肯與他同諧白首。」

宇奕豐並不知他所說的是誰，隨即問道：「她怎會……你明白了？」

「他爲了她，做盡一切所有的事情，甚至把這個山頭，也改變成一個沙漠……把江南地方改爲沙漠，那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商離別道：「這沙漠並不是很大，只是……」

不遠之處，他們可以在星光之下，隱約可以見到一個小小的蒙古包。

更新居士突然受了刺激似地，雙腿猛夾駱駝，駱駝狂奔往那小小的蒙古包。

他在蒙古包之前站定。

他下了駱駝，叫道：「商善，你出來！」

宇奕豐與商離別已趕到。

「前輩，你不用這麼狂嚷，我爹爹是聽不到的！」

「那怎樣才可以通知他？」

商離別道：「我們只可在這裏等一下！」

「爲甚麼？」

「等我爹爹上來！」

「上來？他在那裏？」

「他在地下！」

「地下？他死了？」

商離別道：「爲甚麼你這麼說？」

「你說是地下……」

「地下是指他閉關之所！」

「你立刻去通知他！」

「不……你看！」商離別蹲在地上，用手撥開那些沙泥，下面露出一些花崗石。

商離別道：「就算你用『密語傳音』之法，也無法讓聲音透過這些花崗石！」

更新居士忽然一掌拍下。

他一直沒有露出他的武功，只有三魔羯知道他有「吸功大法」，可是，他的掌力實在厲害。

一擊之下，火星飛起。

石屑無疑是濺開，但只是損了花崗石上的表面。

更新居士嘆了口氣，道：「他實在想得週到！」

商離別坐在沙上，宇奕豐也坐下。

更新居士無奈的坐下。

他們一直在等待着。

宇奕豐實在覺得無聊，便向更新居士道：「前輩，究竟你要向商宮主要回甚麼？」

「不關你的事！咦？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你爲甚麼知道我來此的目的，是爲了……」

「爲了財寶？」

「我視錢財如糞土，富貴如浮雲！」

「武功？」

「以我如今能力，我可以要盡天下武功！何必再爲一招兩式而動心！」

「權力？」

「我有天一正教，是萬人之上，我還要甚麼權力？我剷平魔宮，也只是多了一二萬人叫我教主，我還沒有聽得厭？我要來作甚麼？」

「那你爲的是甚麼？」

「以你的聰明才智，你可以想得到！」

宇奕豐再問，更新居士却不作答，只是打坐運息，看來他想好好收拾心情。

宇奕豐十分沒趣，轉向商離別。

「你父親究竟擁有甚麼？」

「心愛的東西！」

「那究竟是甚麼東西？」

「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藏有一樣東西！」

「你有沒有猜過？」

「我猜過……但脫離不了你的猜想！」

「是的，世間還有甚麼比財寶、武功與權力更爲寶貴？」

更新居士輕輕的嘆息了一下，那是一個深沉的回响，看來天下間，果有比這些東西還要寶貴。

那究竟是甚麼？

答案只有商善知道，更新居士也會知道。

他們沒有再說話，一直在等着，從黑暗的黎明，直到曙光初露。

當太陽升起來，這沙漠更顯得一片寧靜。

忽然，他們又聽見了駝鈴的聲音。

他們騎來的三隻駱駝並沒有動——駝鈴的聲音，來自不遠之處。

商離別站了起來。

她看到了那駱駝，駱駝上有一個人。

宇奕豐也是翹首以望。

更新居士也張開了眼睛。

商離別奔上前去，喊道：「爹！」

這便是他們盼望見到的商善！

坐在駱駝背上的商善，終於來到他們的跟前。

更新居士本來與商善是同門師兄弟，而且曾日夕相處，可是，如今是二十多年後，他實在不相信，商善會變成這個樣子。

坐在駱駝上的商善極爲瘦削。

他的臉孔瘦陷而黝黑，身體像一枝竹竿子似的，身上的衣衫便像掛在竹竿子上。

不過，他精神十分好，太陽穴鼓脹脹的。

他的身上，縛有一個皮革的水袋。

「爹。」商離別道。

商善下了駱駝。

「他們硬要我帶他們來！」

商善點了點頭，道：「要來的始終要來！」他的聲音十分詳和，十分溫柔，並不配合他的外形。

「爹，我並不……」

「不關你的事！這位是……」

他望着宇奕豐。

宇奕豐道：「我是隨着兵行險前輩回來，因仰慕魔羯宮而前來投靠的！」

商善對這小子，似乎十分感到興趣。

「那你是……」

「我？」更新居士笑了起來。

「呀！我果然是老眼昏花了，你是傳更新！」

「我是天一正教教主更新居士！」

「自從十多年前一別之後，你終於成爲了天一正教的教主了！」

商善似乎回憶着他們最後聚首的情形。

更新居士道：「商宮主，你不用顧左右而言他。這次我來的目的，你一定知道。」

商善道：「我知道，不過我不能……」

「不能甚麼？」

「不能使你如願得償。」

更新居士聽了，站了起來，怒上眉梢，道：「商善，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並不是……」一時之間，他不知怎樣解釋才好。

更新居士嘿的笑了一聲。

商善道：「更新，我們曾經共同出生入死，而且十多年前也已互相拚過，到如今何必再……」

更新居士不待他說完，便插口道：「你不用再甜言蜜語，你再說甚麼，我也不信。」

他移近商善，衣袂無風自動。

商善退了一步。

更新居士已展出他的雙手，有如大鵬展翅，撲向商善，商善只是暴退。

商離別急道：「宇公子，快阻止他們。」

他們在前面，已互相施展出層層疊浪似的招式。

宇奕豐道：「姑娘，你叫我如何阻止。」

商離別十分焦急。

宇奕豐道：「究竟他們……我知道他們從前都是追求你母親的。」

「不要在我面前提起她。」商離別怒道。

宇奕豐怔着，雖然他與商離別相處的時間並不太多，但她一直是那麼溫柔婉若，從沒有一絲疾言厲色，爲甚麼她一提起母親，便判若兩人？

宇奕豐只好閉口不言，望着拚鬥的二人。

商善與更新居士本是同門出身，對大家的身手也極爲稔熟，不過，這十多年來，各自發展，各有成就，武功上也各有千秋。

商善身體十分瘦削，因此異常的靈動，只見他在沙上走着，却是踏沙無痕。

而更新居士雖並不瘦削，却也是飄逸不凡。

兩人互相糾纏着，誓死不休。

商善本來就不想與更新居士拚鬥，因此最初的十多招，處處都避讓着。

而更新居士却是以死纏拚命而來，他使出的每一招，都希望把商善置之死地。

商善被迫竄身向横退，然後雙袖鼓動。

更新居士道：「使出你平生的絕學吧。」

商善道：「是你迫我的。」

更新居士並無懼怕之色。

商善可以統領這魔羯宮，自然有他一套的本領，據江湖傳聞，魔羯宮宮主商善已練成了一套名爲「天羚飛渡」的武功。

魔羯宮附近一帶，都是一些石山，山上盛產一些羚羊，這些羚羊擅長在岩石上奔走跳躍。

商善便是觀察了牠們的動作而創出這「天羚飛渡」。羚羊本來不善攻擊，但商善却利用牠們的巨角，作爲攻擊的天然利器。

羚羊本是良善的動物，自從商善以他的才智，把羚羊的跳躍與雙角溶滙了武功，把羚羊也成了難以應付的動物，因此才有「魔羯」之名。

商善忽地一個縱身，好一招「飛渡」。

只見他雙腿踢向更新居士。

更新居士知道他要使出「天羚飛渡」，立時屏息以待，他早已有破解之法。

再是一招「陡渡」。

商善無聲落下，轉身，然後攻擊，他雙手似是劃了一個大圓——一招「捲角」。

更新居士渴望的是這一招。

他故意露出一個空門。

商善更毫不猶豫的把他的雙手捲動着，眼看便要把更新居士緊緊的攔

腰抱着。

普通人被他這一抱，通常都會攔腰而斷。

不過，更新居士並不是普通人。

當商善雙臂靠近更新居士的腰間，更新居士突然全身伸直，像一支竹竿的直插着。

商善緊抱更新居士腰間，却是滑不溜手。

更新居士像泥鰍一般，從他雙手滑出，反而趁勢把商善來了一個反扣。

商善根本看不清他用了甚麼手法。

他只感到雙肩被更新居士壓着，他自然的奮力反抗，要把這千斤之力卸去。

可是，力量一出，卻是石沉大海。

他心下更急，力量更是加大。

忽然，商善領悟過來，叫道：「吸功大法？」

只見更新居士微笑着。

商善也聽過傅更新入了蒙古的星宿海之後，得異人指點，學了吸功大法。

吸功大法是吸取別人的功力，是一般正派武林人士所不恥的武功，但傅更新爲了得償心頭素願，竟不顧一切，定要學這種邪門武功，打敗商善。

商善知道，再被他雙手壓着雙肩，自己終會因力竭而死，他不能再被他瞎纏下去。

他早已知道，更新居士必會來，但他不相信他會練成「吸功大法」，不過，如今他却眞是練成而來。

商善突然一聲吆喝，接着是一招「天羚掛角」，有道是羚羊掛角，了無痕跡。

他這一招，也是了無痕跡的從更新居士雙手之下脫了出來，商善一經脫開，已是惡從心生。

他雙手便向着傅更新的腋下插去。

兩腋是人身最脆弱的地方之一，更新居士千萬也料不到，商善居然能擺脫他的吸功大法，而且還有能力趁着脫手的一刻，來個陰毒的反攻。

他只感到腋下疼痛，而兩手似乎不再屬於他。

他倒下，商善撲上。

商善已決定斬草除根。

雖然，更新居士被殺之後，他手下的天靈長老並不會就此罷休，不過，他有天靈長老，自己手下也有三大魔羯，何懼之有？

而且，他越來越不能忍受有人要來奪取他心愛的東西！他實在不能忍受！

他便要使出他的絕招——「挫畸」。

這一招，足以擊斃兩隻並排的駱駝。

他舉手，掌下——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聲音來自遠處，但到了「急」字，已有一人站在商善的眼前。

眼前是一個小老頭。

商善一愕。

那小老頭已把躺在地上的更新居士一手拉起，只見他隨意一揮，更新居士已滾到遠處沙堆。

小老頭一笑，雙手一擊。

忽然，是一陣風沙撲面。

商善急退。

風沙過後，有六個極爲矮小的人，站在那本是十分矮小的小老頭後面。

這是一個十分怪異的場面。

一時之間，連宇奕豐也以爲自己進入了小人國。

商善叫道：「小老頭，果然是你！」

「同根生的，除了他之外，當然還有我。」

原來這小老頭，正是當年與商善、傅更新同在少林寺內學藝的翟飛星。

翟飛星本來也是一個高大威猛的人，可是，眼前的翟飛星，却是一個小老頭。

「商善，爲甚麼要下殺手？」

「因爲他先不仁，我才不義。」

「他先不仁？」

「他使的是吸功大法。」

翟飛星嘆了口氣：「更新竟然是那麼不死心。」

「難道你又死心？」

翟飛星道：「當然我也不甘心，因爲那……那根本並不屬於你一人。」

「你要來搶了？」

翟飛星道：「我們來搶？對嗎？」

他後面的六個矮小的人齊聲道：「是討回。」

商善聽了，臉色大變，叫道：「他們都知道了？」

翟飛星道：「不知道，他們只知道，我要來討回屬於我的東西。」

商善更加怒道：「屬於你的東西？」

翟飛星雖然身材矮小，臉容蒼老，但他站在高瘦如竹的商善的臉前，却毫無懼怯之意。

他再走前一步，挺一挺身，雖只是個小而老的小矮人，却像一口釘一般的釘在那裏。

商善雙手晃動，指間骨節發響。

翟飛星一揮手，六個矮老人已同時走近，包圍了商善，商善環視，臉上怒意更甚，而且有不屑的神色。

六個矮老人慢慢的環走着。

忽然，翟飛星一聲吆喝：「大哉乾坤，星宗密困。」他自己也走進了那些矮老人當中。

商善見他們急走，自己反而靜了下來。

十年前，他已聽聞飛星宗翟飛星

已快要練成他獨創的「飛星滿乾坤」，想不到這十年後的一會，他不單練成了，而且得到六個矮老人的幫助，成了這「星宗密困」的陣勢。

這個「星宗密困」的陣勢，本來由七個矮老人：包括紫薇星宗、果老星宗、貪狼星宗、太歲星宗、刑剋星宗、香壇星宗與驛馬星宗所組成。

而「飛星宗」翟飛星却是領導羣星，如今果老星宗在半途遇到了金靈羯兵行險，幾乎喪生，幸好宇奕豐一念之仁，放了他一馬，不過，他仍在養傷，而未能及時歸隊，因此，翟飛星便補了「果老星宗」的位置。

商善看着他們的走動，漸漸覺得有點頭暈的感覺，他知道這陣勢厲害，假若再不破陣，定會受辱。

他定了一下心神。

只見七個小矮人之中，步伐最不穩的，竟然是領導者翟飛星那個部份。

這是整個陣勢中最弱的一處，也是「星宗密困」的一個缺口。

只要把這個缺口打開，整個陣勢便失去了「困」的意義。

商善是武術的大宗師，他已立下心意，他不但要攻開缺口，而且要一舉把整個陣勢打散。

他忽然吆喝一聲。

整個身體也同時急速的旋轉着。

商善在急速的旋轉中，斜斜的傾向「乾位」，他身中「中」，傾向「乾」，猛地一竄——

以旋轉的身體向前標竄，力量比縱身標竄不知大了多少倍。

他標竄的方向，正是「飛星宗」翟飛星的位置。

這股巨大的力量，使翟飛星抵擋不住，可是他不能停下來，只好硬生生接這一擊。

商善是蓄勢發勁，力量比想像中還要驚人。

「砰」的一聲，翟飛星整個人竟被拋上了半空，而整個「乾坤密困」的陣勢，已露出一個大缺口。

商善立即走向缺口，並在缺口中連續使出他的「天羚飛渡」的三個絕招——「捲角」、「掛角」、「挫畸」。

商善不愧是一代宗師。

這輕描淡寫的三招，竟把六個小矮人一一的彈上了半空，一時之間，人像流星閃逝，眨眼間隕落了。

商善的三招過後，並不收手。

他已看到翟飛星所落的位置，雙腿一蹬，已走近翟飛星，一掌便要劈下。

但當他飛身往翟飛星那裡，却同時有一個黑影飛起，一同落在翟飛星身旁。

商善一掌擊下。

那人也以一掌伸出，護着翟飛星。

商善止住下擊之勢，喝道：「小子，你何必淌這渾水？」

原來那以掌護着翟飛星的，竟是小子宇奕豐。

宇奕豐叫道：「前輩，何必趕盡殺絕？」

商善似乎有些狂意，道：「你把手拿開！」

宇奕豐並無拿開之意。

商善又再提掌。

忽然，他感到身後有一陣寒意，那種寒意使人心翳，他橫身一退。

原來帶傷的天一正教教主更新居士已站在他身後，只要商善一擊下，他自會使出殺手。

這一殺着，可能殺不了商善，但是，可以肯定他會受到極大的創傷。

幸好商善臨崖勒馬。

「大師兄，你何必要殺他？」更新居士道。

商善怒道：「我不單要殺他，還要殺你！」

更新居士傷勢不輕，不過，他懂得調氣運息，一時之間還可以應付。

商善竟然又再蓄勢。

宇奕豐立時又一閃身，來到更新居士身前，以身相擋，似乎又要以性命來救更新居士。

商善心裏實在感到奇怪：「這小子究竟是甚麼來龍去脈，人人也要救？」

商善道：「小子，你有多少性命？」

「性命只得一條。」

「你救得多少人？」

「救得一個便一個。」

這句話倒是慷慨激昂。

商善看着宇奕豐，想起當年自己也有過少年時，自己少年時，也有過一番壯大胸懷。

商善忽地怒意全消，他看到不遠之處的女兒。

他想起那段日子，那段跟「素羽紅衣」赤雪貞的日子，他何嘗不是在她面前任俠縱橫，豪氣萬千？

他感到一陣喜悅，也感到一陣心酸。

忽然，一切都似是意興闌珊。

他轉過身來。

更新居士輕輕推開宇奕豐，似要有所行動。

宇奕豐阻止他。

翟飛星已清醒過來，看着商善轉身而去，也有在他背後一擊的意念。

宇奕豐也阻止他。

商善慢慢的在沙漠中消失了。

商離別叫道：「爹，爹……」

商善並沒有回過頭來，風沙驟起，轉眼之間，沙漠又再沉寂下來。

＊　＊　＊

那晚，他們便在這假沙漠中過了一夜。

幸好這是假沙漠，並沒有沙漠上惡劣的天氣。

宇奕豐與商離別二人，把各人安頓。

當更新居士與翟飛星各自運氣調

息之後，他們都不禁的追問宇奕豐。

更新居士問：「宇公子，你為何要救我？」

翟飛星也問：「宇公子，我們萍水相逢，你不用性命救我，我也不怪你……而且，這根本是咱們三人的事。」

宇奕豐道：「兩位前輩，我並不是心存大義，只是……只是……你們日後便知。」

二人不語，只好心存感激。

宇奕豐道：「我如今救了你們，也許你們日後會非常憎恨我也說不定。」

二人同聲道：「一定不會。」

宇奕豐道：「兩位前輩，我實在不明白，你們要向商善討回的是甚麼？」

二人臉色驟變。

更新居士道：「這是一個大秘密，我不能告訴你。」

翟飛星也道：「這件事與你無關，而事實上，我們討回的東西，對你來說，根本無用。」

宇奕豐心下十分奇怪，這三個老人，究竟在弄些甚麼玄虛？

既然探不到他們的口風，宇奕豐又轉了一個話題。

「看來，商宮主的武功，是在二人之上。」

兩人沒有說話，但面色却似默認。

「其實兩位也不用心煩。」

「為甚麼？」二人同聲追問。

「你們單獨是鬥不過商善，但二人合力呢？」

兩人相互望了一眼。

更新居士道：「我沒有想過。」

翟飛星道：「我也沒有。」

宇奕豐道：「何不考慮？」

更新居士道：「假若合二人之力，商善定然不能應付……還有，我手下有天靈長老。」

翟飛星道：「對，我也有六大星宗。」

更新居士道：「你的星宗練成了？」

翟飛星道：「你看我的樣子？」

更新居士道：「是的，你老了很多。」

「你有沒有記錯？」

「記錯甚麼？」

「我的年紀，我是我們三人之中最年輕的。」

「是的……」更新居士似恍然而悟。「為了你練的『星宗密困』？」

翟飛星點了點頭。

「你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我還累及我七個徒兒，他們年紀很輕，人却像個六七十歲的小老頭。」

「他們願意？」

「他們都是自願的。」

「唉！」更新居士嘆了口氣，道：「我們付出這麼多，值得嗎？」

翟飛星道：「我有時真的懷疑！」

宇奕豐在旁，並不明白他們所指，問道：「你們究竟在說甚麼？」

兩人看了宇奕豐一眼。

商離別走近，道：「宇公子，夜已深了，為了勸服我爹爹，明天還要……」

「好！我們養足精神，明天……」

更新居士與翟飛星看着二人，互相望了一眼，他們沒有說話，但在眼神中，似乎都表示着，這多年來的犧牲與代價是值得的。

借機煽動　自相殘殺

翌日，他們被一陣斷殺聲驚醒。

原來三個魔羯，為了阻止三位天靈長老進入這魔羯宮的沙漠禁地，一路打了過來。

看來他們已是苦戰了一段長時間。

宇奕豐躍向他們當中。

「各位前輩，聽我一言！」

他們都停了下來。

「各位天靈長老，更新居士前輩受了傷。」那三個天靈長老都望着他們的教主。

「而三位前輩，商宮主也——」

兵行險急道：「宮主怎麼了？」

「我不知道，他與兩位前輩拚過了之後，便消失在前面的風沙裏！」

兵行險看見商姑娘，問道：「小公主，你爹爹呢？」

她指指前面。

兵行險一手拉過她。

其餘兩個魔羯也不再打話，三人就像半拉半扯的，把商離別拉向前面。

宇奕豐本想上前。

但他回心一想，一咬鋼牙，止住了步伐。

三人似是脅持着商離別遠去。

「為甚麼你不追上去？」更新居士問。

翟飛星也插口：「有緣自然能相見！」

更新居士嘆道：「你倒是相信命運！」

翟飛星道：「我以前也是，就是這樣，才釀成咱們三人的悲劇！」

「悲劇？」

翟風星忽然覺得好像洩露了心中的秘密，臉上有點發紅。

宇奕豐道：「不要再說了，倒不如想想，假若商善再出現，聯同三隻魔羯，你們怎樣對付。」

說到對付商善，他們又嚴肅起來。

更新居士道：「飛星，我看你的『星宗密困』本來是由你領導的，為甚麼你竟會是最弱的地方？」

「其實我並不是站那位置的，那位置是我的第二徒弟果老星宗的！」

宇奕豐道：「果老星宗？」

翟飛星道：「是的，可惜他在半途失了踪影！」

「是倒騎驢的張果老？」

「是的，你見過他？」

「我見過，他幾乎被魔羯打死了。」

「打死了？」

「是的，幸好我在場！」

翟飛星嘆了口氣，道：「你救了他？」

宇奕豐道：「我只不過讓他離去，不知道他如今還有沒有命！」

翟飛星道：「我看他沒有這麼容易死的！假若他能及時趕來，我看……」

更新居士道：「多一個人，也許可以把你的『星宗密困』發揮得更好，但商善多了三隻魔羯助陣，配合了我的天靈長老……唉！」

翟飛星問：「甚麼事？」

「我也失去了一位長老！」

宇奕豐忽然想起了那巨人熊無極，問道：「你的長老是否是一個巨人？」

「是的，他是個巨人！」

「他也曾與魔羯相遇！」

「也是……」

「幾乎是！」宇奕豐道。

「是你？」

「是的，我也僥倖碰上，那魔羯要殺死他，但我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

翟飛星道：「宇公子，你成為了我們一教一宗的大恩人！」

「可惜他們還沒有回來！」

「假若果老星宗回來，補回他的位置，而我再任『星宗密困』的策劃人，那麼……」

更新居士道：「如果我的四大長老在一起，那麼也不再怕那惡魔商善了！」

「可是，加上那三魔羯又如何？」

更新居士道：「我們可好好配合一下！」

翟風星忽然搖了搖頭。

「甚麼事？」

翟飛星望了望宇奕豐，欲言又止。

宇奕豐立時醒悟道：「我先去那邊走走！」

因為他們是談論武功與陣勢的配合，因此宇奕豐立時走開。

可是，這兩位前輩卻非討論這一些。

更新居士道：「假若我們打敗了商善，那麼……」

「你擔心我會一人獨佔？」

「以前我們三人何嘗不是有過協議？」

「我們再度發誓。」

「不！」更新居士道：「我看我們還是好好的對付商善，然後再說！」

翟飛星道：「不，我們一定要好好的解決了這問題，否則，我們心中存有芥蒂，一定消滅不了這個惡魔！」

更新居士嘆了口氣。

翟飛星道：「其實，我們三人這麼爭奪，實在是有違天意。我想……」

更新居士道：「我也有這個意思！我在天一正教教壇聖地出發之時，也想過不要再違天意，要好好把……」

「既是如此，假若我們奪得了，那麼，我們兩人也不再要擁有，就讓那從來處，回到歸處！」

忽然，兩人都感到十分悲哀似的。

宇奕豐一直偷聽着二人說的話，可是，他們一說到重要之處，卻欲言又止。

他們究竟要奪回甚麼東西？

他實在心癢難熬！

那日，商善與三魔羯並沒有出現。

更新居士與翟飛星二人，也趁這個機會，談論一下兩派武功的配合。

本來，他們各自創派，各自創獨門武功，很難加以配合，幸好他們最基本的功夫，都是來自少林，因此，他們創新之時，其實是以最基本的為開始。

所謂殊途，其實是同歸。

更新居士的「獅龍豹熊」四大長老，早已組織了一個陣勢，名為「靈獸獻瑞」，有足夠的實力硬纏商善那魔頭，而翟飛星與他七個矮老頭「七星宗」，亦有力量與三個魔羯作殊死之戰。

但唯一不能擊敗商善的，是兩派都欠了一個人。

天一正教欠了「抱憾終」熊無極，而「飛星宗」也欠了「果老星宗」，因各欠一人，陣勢便有缺口，這缺口，足以讓商善有逃出生天的可能。

他們兩人都考慮過利用宇奕豐與商離別二人，最後他們還是放棄，因為宇奕豐尚可，而商離別沒有可能成為他們的一員，因為這是對付她的父親！

那夜，天一正教的三長老，與飛星宗的六矮老頭徹夜不眠，由更新居士與翟飛星真正的合作起來，把兩派的「靈獸獻瑞」與「七星宗」融合起來，並且想了辦法，把各欠一人的缺口，加以堵塞。

宇奕豐與商離別並沒有參與其中。

宇奕豐望着她，問道：「商姑娘，你看着他們正合力殲滅你爹爹，你有甚麼感想？」

商離別搖了搖頭。

「沒有感覺？」

「有，但並不難過！」

「為甚麼？」

「因為……因為我有時懷疑他根本不是我的爹爹！」

這話是大大出乎宇奕豐的意外。

「你母親……」

「不要再提我母親！」商離別厲聲道。

宇奕豐有點愕然，但回心一想，他好像在商離別面前曾經提過她母親，她的反應，亦是那麼强烈。

為甚麼她會這麼恨她的母親？

宇奕豐為了避免她不安，轉了話題，道：「令尊為甚麼會在這地方造一個沙漠？」

「是為了我的母親！」

「你母親是來自沙漠？」

商離別點了點頭，自言自語地道：「也許是因為她是來自沙漠，才會……」

宇奕豐問：「才會怎樣？」

商離別沒有回答。

「你父親如今究竟躲在甚麼地方？」

「我不知道！」

「其實你是不想讓他們發現！」

「不，假如我知道，我一定會帶他們前去，我也希望有一天，能搗毀他那基地，看看裏面藏有甚麼！」

原來商善所藏的東西，連他女兒也不知道。而且，商善與商離別之間，也似有重重的矛盾。

宇奕豐忽然道：「商姑娘，他們三人之間的一戰，是免不了的，看來，令尊就算不讓他們毀了，相信結果也是不大好的！」

「其實，公子你來魔羯宮，似另有目的。」

宇奕豐道：「我只是仰慕魔羯宮的武功！」

「不，我越來越覺得，你一定是有目的而來！」

宇奕豐沒有說話。

「甚麼目的，與我也不重要了！」

「為甚麼你會這樣說？」

「因為，我會看着這魔羯宮毀滅之後，然後離去！」

「你去那裏？」

「我不知道！」

宇奕豐忽然有一陣强烈的感覺，他一定要好好保護這個女孩子，他忍不住道：「我陪你。」

商離別舉頭望着宇奕豐，眼中有一陣光芒，不過，那光芒眨眼即逝。

「我怕……」

「你怕甚麼？」

商離別並沒有回答，而宇奕豐的內心，其實也有一種莫名的恐懼。

可是，他也不知自己在怕甚麼。

* * *

應來的終於要來。

他們在小沙漠的第三天。

天剛亮，商善竟然帶着三魔羯出現了。

看來他們已有了良好的對策，因為四人的臉上，都充滿了自信的神色。

而他們的打扮，也與過去不同。

商善一身披甲，而三個魔羯也有他們不同顏色的甲冑，最耀眼的，是金靈羯與銀幻羯。

他們金色與銀色的盔甲，在晨光中閃耀，有說不出的威勢。

天一正教的更新居士已配合了他的三位長老，站在右邊，而飛星宗的翟飛星與他六位矮老頭則站在左邊，都是善勢待發。

金靈羯兵行險跨前一步，道：「宇奕豐，你是站在咱們魔羯宮這一邊？」

宇奕豐搖了搖頭。

金靈羯兵行險對於宇奕豐的回答，感到十分詫異。

他回頭望望商善。

商善道：「不用理會他，咱們殲滅了他們之後，再好好審問他，為甚麼要混入魔羯宮！」

宇奕豐露出了一個笑容，這個笑容相當曖昧。

商善又轉向女兒道：「離別，你呢？」

「你明白我的性格！」商離別沒有正面的答覆，但很明顯，她似乎兩邊也不幫。

商善稍退。

金靈羯兵行險與銀幻羯洛閃光各自向左右站去，含穗羯尹秀夫退後，三人成了一個「品」字形，而商善卻站在尹秀夫的後面。

右邊的天一正教，似是急不及待。

「赤髮獅」施子吼首先發難，他配合了「狂龍」鄺莽、「轟天豹」仇虎子，攻向「金靈羯」兵行險那一邊。

戴着金甲的兵行險，揮動着雙拳，有如天神從九天降下，抵住三人的猛攻。

而更新居士在三個長老當中，飄忽上下，向着魔羯宮所擺的陣勢攻去，他的目的物是商善。

可惜他們配合了强烈的攻勢，仍然破不了「金靈羯」兵行險的一關。

金色的兵行險果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

而另外一面的「飛星宗」，攻勢亦是方興未艾。

六個矮老頭「紫薇」、「貪狼」、「太歲」、「刑剋」、「香壇」與「驛馬」，配合了翟飛星，正使出他們的「星宗密困」，企圖要對這邊的「銀幻羯」洛閃光加以箝制。

翟飛星在他的「星宗密困」內忽上忽下，希望可以把三魔羯所形成的一個弧形加以攻破。

不過，三魔羯畢竟是三魔羯，他們雖然是各自受敵，而且受到多人前後左右的進攻，卻仍然能緊守崗位，護着他們的主人商善。

商善忽爾向左攻，又忽爾向右攻。

他站在「含穗羯」的後面，十分安全。

這時，他已看清楚兩個師弟的來勢。

右邊的天一正教，所佈的「靈獸獻瑞」雖然人少，但他們各人使出的都是沉實的招式，幸好有兵行險這個天神般的人物，才可以加以壓住他們的陣腳。

而左邊的「飛星宗」所佈的「星宗密困」，卻以輕靈為主，而銀幻羯並不為

他們的「穿花蝴蝶」式的忽上忽下而亂了心智。

商善畢竟是一個大宗師，百招過後，已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兩個陣勢都有弱點。

他感到弱點所在，但一時之間却不敢肯定，因爲他爲人深謀遠慮，害怕他們兩人故意示己以弱，而引誘自己陷入他們兩人的陣勢之中。

也因爲商善的猶豫，使三個對壘，暫時形成一個均衡的局面。

陽光開始猛烈，衆人揮汗如雨。

有時又風沙暗起，整個打鬥場面越來越激烈。

商善終於明白。

右邊「靈獸獻瑞」中，本來更新居士是不用在陣內的，他可以配合陣勢的推進，而襲擊商善。

可是，更新居士一直沒有襲擊的空隙，因爲只要他一走開，整個「靈獸獻瑞」便會散開。

同時，「星宗密困」也有同樣的情形，六個矮老頭配合翟飛星，才能牽制着銀幼羯洛閃光，只要翟飛星稍爲一退，陣勢便亂。

商善心忖：「這是甚麼原因？」

答案很快便知道。

當商善一數，天一正教那邊，應有「獅龍豹熊」四大長老，爲甚麼只得三人？

而另一邊，「飛星宗」應有七個矮老頭，如今却只有加上翟飛星才成一個陣勢！

他們都缺少了一個人，這是他們兩者陣勢未能發揮至淋漓盡緻的原因。

不單商善已發覺他們的弱點，而更新居士與翟飛星也發覺他們自己的弱點，雖然，這個弱點他們事先已知，不過，他們想不到這個弱點不單令他們無法攻擊商善，而且帶來致命之處。

商善已立下了主意。

他低聲對前面的「含穗羯」尹秀夫道：「你不用護我，我會攻上去！」

尹秀夫點了點頭。

好個商善，一招「天羚飛渡」，已從自己的「魔羯陣」中飛身而出。

他先攻向翟飛星。

他身未穩地，一連使出他的三絕招「捲角」、「挫畸」、「掛角」，三招是一式，一式也是三招。

翟飛星一時之間，不能再配合自己這邊的「星宗密困」，以自己的武功抵擋這狂飈般的襲擊。

翟飛星的功力，在商善三招之下，實在遜色。

商善叫道：「星宗密困，困的不是我，而是閣下！」

他說話之時，手上並沒有停下來。

翟飛星再退，整個「星宗密困」更形散亂，而「銀幻羯」洛閃光也趁勢施出了幾下殺着。

商善大喝一聲。

翟飛星已退無可退，避無可避。

商善橫身，一招「挫畸」已出，眼看翟飛星已再無招架之力。

與此同時，另一聲吆喝也起。

一個人飛身落下。

這人身形並不高大，但却異常靈動。

人剛落地，已滾身衝向翟飛星，一股極大的力量，使翟飛星不由自主的滾開。

而那人硬接了商善的「挫畸」！

商善愕然。

甚麼人可以從天而降？

更可接他這一招？

他稍退，看清楚，赫然是宇奕豐！

好個宇奕豐，硬接這一招之後，臉無懼色，也無氣喘，一個翻身，已入了「星宗密困」之內。

他走入的位置，正好是整個陣最弱的一部份，他喝道：「矮老，上。」

六個矮老立時又緊扣着，圍攻商善。

而翟飛星也起來，攻向商善。

有了宇奕豐的幫助，整個陣勢立時完整起來。

而翟飛星因不用補果老星宗的位置，他配合着整個陣勢的一上一下，反而使商善無法發揮。

商善倒是個識時務的人。

他稍退，突然飛身返回「含穗羯」尹秀夫的後面。

「星宗密困」有了宇奕豐的協助，整個陣勢突然活潑起來，攻守有度，箝制着「銀幻羯」洛閃光，並且漸佔上風。

商善恨極這小子。

眼看就要把翟飛星擊斃，却被這小子破壞。

咦，這小子竟然懂「飛星宗」的功夫，難道他是「飛星宗」的人？

假如他是，他又何必這麼隱晦，內裏有甚麼乾坤。

甚麼乾坤也好，如今最重要的，還是摧毀另一個陣勢——更新居士的「靈獸獻瑞」。

商善要爭取時間。

他又再躍起，這次飛身撲向更新居士。

他又再使出他的另外一式。

「掛角」、「陡渡」、「凌虛」三招，實在厲害，四人抵受不住那帶來的氣流，猛然退後。

商善一個竄身，已接近更新居士，他的一招「挫畸」也便要使出。

更新居士暴退。

商善如鬼影般隨着。

突然，更新居士一個返身，兩人幾乎面碰着面。

只見更新居士雙手抱着商善，正是使出他那看家本領「吸功大法」。

那知更新居士臉色大變，雙手剛搭下，全身便震悚。

原來，商善早已知道更新居士會使「吸功大法」，因此他欺身而近之時，早已有防備。

商善使出他閉關苦練的「背道而馳」的功力。

所謂「背道而馳」，顧名思義，便是與一般正常武功相反而行。

一般武功，攻力發勁之時，是以全身勁力集中，而吸功大法，正是藉此而吸引對方功力。

可是，這「背道而馳」發勁發力，却反其道而行，並不以功力發出，而是滲出陰寒之勁。

這次更新居士吸的並不是陽剛之勁，而是一陣一陣陰寒的虛空，使他顫抖不已。

想不到更新居士這「吸功大法」，被商善的「背道而馳」大大破解了。

更新居士雙手猛然抽開，整個人呆站着。

他感到一陣難以形容的悲哀，悲哀自己多年的努力，也悲哀自己又再一次敗在惡魔的手中。

而這時，整個「靈獸獻瑞」的陣勢亦崩潰下來。

「金靈羯」兵行險更是精神大振。

他上前，雙拳猛揮，獅龍也無法抗拒。

而商善狂笑幾聲，又下殺手。

更新居士已閉目受死。

一聲斥喝，更新居士突然飛身而起，他錯愕的睜開眼睛，因爲飛身發力的並不是他，他是被人推上半空的。

「又是你！」

又是宇奕豐。

宇奕豐從「星宗密困」陣內飛身過來，又要硬接商善殺人的一招！

商善實在無法想象，這小子究竟是甚麼人。

他只覺得憤怒。

憤怒令他向着「靈獸獻瑞」的四人攻去，因爲宇奕豐亦已陷入四人的陣勢之中。

宇奕豐身材並不高大，但入了這「靈獸獻瑞」之中，却也能配合他們沉渾雄厚的陣勢。

而三位長老有了宇奕豐的配合，立時又再表現出那陣的威勢。

金靈羯兵行險本已快要取得勝券，却又來了自己帶回來的宇奕豐，這小子弄的是甚麼玄虛？

他無法想到答案。

而更新居士已回來，這時，他不用補熊無極的位置，而是帶動着整個「靈獸獻瑞」的攻勢。

商善再無上風可佔，於是急退。

這時，三個陣勢各佔一角，停頓下來。

忽然，宇奕豐叫道：「熊大哥，你終於來了。」

接着，另外一邊，六個矮老人也哄動起來，叫道：「果老，果老……」

在商善的「魔羯陣」之中，最震動的當然是金靈羯兵行險，他實在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那巨人般的熊無極眞的來了。

而更令他眩目暈倒的，還有果老星宗。

這兩人明明是被自己擊斃了，爲何會突然出現，人死豈能復生？

當然，他不知道，這都是宇奕豐佈下的因果。

宇奕豐爲了取得兵行險的信任，假裝殺了二人，但他事實上並沒有。

商善也是最吃驚的人之一。

兩個對陣所欠缺的人也來了，自己的「魔羯陣」再厲害，也只能保持均衡的局面。

可是，還有宇奕豐這小子呢？

假如以他深不可測的武功(商善以爲他的武功深不可測，因爲他既可以代入靈獸獻瑞之中，也可代入星宗密困之中)，只要幫上一臂之力，自己的「魔羯陣」定要面臨失敗。

想不到大半生的辛苦經營，却要敗在一個江湖上名不見經傳的小子手上。

不知是誰的吆喝，三個陣勢又再混戰起來。

出乎三個首領意料之外，宇奕豐却獨自閒蕩蕩的走開，走到附近一塊岩石上，打坐觀看。

宇奕豐只看着三幫混戰，却不參與其中。

他們實在大大不明白。

可是，他們再沒有時間去思索，因爲他們稍一鬆懈，便會喪身在此一兇險的混戰之內。

這個小沙漠之內，戰得沙塵滾滾，日月無光。

商離別一直是冷眼旁觀，也是大惑不解。

她忍不住走近宇奕豐，問道：「爲甚麼你不幫他們？」

「我幫過了。」

「你不是想來打敗我爹爹的？」

「我是想……但我改變了主意。」

「爲甚麼？」

宇奕豐並沒有回答，臉上只現出一個神秘的笑容，這笑容不知是代表甚麼。

是正義？是邪惡？

只有宇奕豐才知道。

這一戰，從早上一直打到傍晚。

當夕陽西下，紅霞滿天之際，所有人都倒下來。

只有商善、更新居士與翟飛星還勉强有氣力。

宇奕豐一直沒有插手。

當他看見三人停下來，却道：「趁你們還有少許氣力，還不去搶回自己所愛的東西？」

他們三人本已筋疲力盡，但聽到這一句話，都似有無形的動力，使他們站了起來。

商善第一個返身奔去，他要保護自己心愛的東西。

更新居士與翟飛星連忙追着。其餘的人，都因傷重而無法保護他們的主人。

宇奕豐道：「我們也去看看。」

商離別隨着宇奕豐，追着三人。

商善狂奔，幾次仆倒在黃沙之上，其餘二人也是狂追，在黃沙上多次打滾。

這三人究竟要奪回甚麼心愛的東西？

他們終於來到一個沙丘。

商善突然回過身來，向二人撒了一大把沙。

更新居士與翟飛星掩着了眼睛。

而商善趁着這機會，一手推開了沙丘。

原來這沙丘並非是一個眞正的沙丘，而是一道門。

商善正想閃身入內，宇奕豐却已乘虛奔上，把門抵着，叫道：「快進去，快進去。」

二人掩着眼的狂奔入內。

宇奕豐叫道：「商姑娘，快隨我入內，一切小心。」

入了沙丘之門，裏面是出奇的涼快。

他們沿着彎彎曲曲的甬道，向着地下而去。

他們越走越覺得陰涼，漸漸更覺得有點寒冷。

忽然，前面透出一些光線。

宇奕豐與商離別走向那光線，只見前面竟是一個十分寬敞的大堂。

商善、更新居士與翟飛星已在其中。

這大堂內到處都放滿了鮮花，花香傳來，使人心神暢快之極。

大堂當中，似有一具透明的東西。

宮奕豐走近，三人竟是不覺。

他看看那具透明的東西，竟是一具玻璃棺材。

玻璃棺材之內，躺着一個人，一個女人。

這女人的衣飾，與一般漢人有異，但臉孔却是非常美麗，躺在棺材內的女人，當然已是死去，但却仍覺得她是美麗，可見她在生之時，實在美麗之極。

難道這便是他們三人口中所說的心愛的東西？

商善突然撲近那玻璃棺材。

更新居士與翟飛星也想走近，但商善極嚴厲地道：「你們不要再走近！」

二人頓住脚步。

宇奕豐低聲問商離別，道：「是誰？」

「我的母親。」

商離別的母親？

是「素羽紅衣」赤雪貞。

多麼一個美麗的人兒，難怪他們爲了她而顚倒。

商善低聲道：「她是我的。」他伏在玻璃棺材之上。

「不！」更新居士也撲上前。

「是我的。」翟飛星也奮不顧身。

三人已是無力，却在玻璃棺材上扭打着，像三個頑童正爲一件玩具而互相纏打。

商離別似是自言自語道：「値得嗎？」

宇奕豐上前，把三人拉開。

他小心的看着棺材內的人，這女人實在美麗，連宇奕豐也幾乎呆了。

不過，他很快便回復了理智，向躺在地上的三人道：「你們打吧，最後勝利的人，便是這棺材的主人。」

三人竟然又有了氣力，在地上再度扭打。

打了一會，三人似突然醒覺。

商善道：「你究竟是誰？」

更新居士與翟飛星也想到了，停了下來。

宇奕豐沒有回答，只道：「打，快打。」

「你是誰？你究竟是誰？」

宇奕豐忽然狂笑。半晌才道：「我是誰？我是宇奕豐。」

宇奕豐，在江湖上不見經傳的宇奕豐，實在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宇奕豐却道：「其他人不知道我是誰，並不奇怪，但你們三個一定知道。」

這三個有氣無力的大宗師，都奇怪的望着宇奕豐。

宇奕豐接口道：「因爲我這名字，根本就是你們給的。」

三人更摸不着頭腦。

宇奕豐道：「也許你們這樣做，就是爲了這個可惡的女人。」

他指着玻璃棺材內的女人。

三人更怔怔的望着宇奕豐。

宇奕豐道：「你們記得二十多年前，在嵩山山脚下遊覽的時候，做過的一件事嗎？」

三人忽然臉色大變。

「想起來了嗎？」

商善道：「你……你是……」

「我是你們斬盡殺絕的唯一活口。」

更新居士道：「當時你只有兩歲。」

「是的，我只有兩歲……我仍然未懂得說話，我却懂得聽，而且看到你們殺戮我的家人……」宇奕豐說到此處，淚流如注，聲音哽咽。

翟飛星道：「我們……我們只是……」

宇奕豐道：「我不知你們想做甚麼……我們一家人，在嵩山山脚處務農爲生，一向與人無爭……那日，你們來到了，竟然要大起殺戮，只是因爲……」

商善高聲道：「不要說了。」

更新居士嘆道：「那時我們被慾念蒙蔽了一切……」

宇奕豐道：「後來，我長大了，才知道你們爲了使這個妖女一時的歡心，竟然要無端殺死我全家。」

翟飛星也十分激動的道：「那是我一生人之中，最大最大的汚點。」

宇奕豐道：「那也是我人生之中，最大最大的生存目的……我要你們也死，死在我的手下……」

商善開始明白，宇奕豐隨兵行險混入魔羯宮的原因。

宇奕豐道：「你們看着那妖女狂笑，一一殺死我家中的人，那時，我是睡在一堆禾草之內，我只記得，他們被人用大刀劈下，全身染血，然後倒下……」

「最後，當你們要走的時候，才發現了我，她叫你們把我也殺了……我大哭起來……後來，不知是誰放下了我，叫道：『這小兒羽翼未豐，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算他陽壽未盡……』

「結果，你們揚長而去，我只記得你們說：這小子羽翼未豐……」這話一直深印在我的腦袋內，直到我看到第一個陌生人，便叫道：「羽……翼……豐……」

「那人便以爲我叫的是自己的名字，因此，我如今的名字宇奕豐，其實是你們給的。」

三人聽了這段可怕的往事，全身顫抖不已。

看來這的確是一件事實。

自從這三人認識了「素羽紅衣」赤雪貞之後，他們不只沒有在少林寺剃度，而且還不約而同的偷偷下了山。

他們三人一直跟着赤雪貞。

赤雪貞原是蒙古人，對於男女之事並不緊張，因此，她也不拒絕三人的追求。

起初，赤雪貞也想從三人之中，挑選一個出來作爲自己的夫婿，於是在途中，用盡了辦法去考驗各人。

然而，她出盡了刁奇古怪的辦法，也不能難倒他們三人，更不能分出誰勝誰負。

那日，他們四人來到嵩山山脚，那裏只有十多戶貧苦人家，他們結了幾間草廬而居，赤雪貞看見這些貧農生活十分清苦，却是非常愉快。

有道是：知足者，貧亦樂。

赤雪貞却生長在內蒙苦寒之地，日夕與風沙爲伍，那有過甚麼家庭溫暖，一時感觸起來，竟然不斷的哭。

三個男人看着自己追求的少女慟哭，當然是想盡辦法去安慰勸說，希望她破涕爲笑。

那知，赤雪貞竟然叫道：「我看不慣他們那麼和諧的生活，殺死他們！」

赤雪貞一向任性，而且生長在大漠，慣睹族與族之間的殺戮，因此，順口說了一句——殺！

三個少男聽了，面面相覷。

赤雪貞一路用難題刁難他們，那一件不是一說出，他們便爭着去做，可是，她說出殺這個字後，三人却是遲疑不動，不肯爭先。

赤雪貞的思想，與一般漢人不同，她並沒有想到無端殺戮是不對的，反而以爲這三個少男開始對自己生厭倦而不聽話。

她想到這裏，更爲慟哭。

三人以爲她是爲了他們不殺這幾家人而大發脾氣。

也許眞是情迷三人，他們竟然慢慢的提起刀來。

那知，事有湊巧，這幾戶人家之中，剛被盜匪打劫過，其中一個婦人看見他們三人作江湖打扮，而且手中提刀，便大叫起來：「賊呀，賊呀。」

三人被她的叫聲刺激着，便上前一刀揮下。

那婦人血濺三人衣襟。

赤雪貞見了，却是破涕爲笑。

三人受了這樣的無形鼓勵，便大揮手中刀，無端的大舉屠殺這幾戶人家。

赤雪貞看着，十分高興。

其實她高興的，並非因爲他們殺人，而是因爲這三個少年人，眞是爲了自己，甚麼事也肯做而高興。

可憐這三個傻小子，還以爲赤雪貞看到他們殺人，鮮血亂濺而感到高興。

於是，他們更落力，把幾戶人家的男女老幼一一殺絕。

結果，在離去之前，他們才發現一個小孩子。

這小孩子無名無姓，便是後來的宇奕豐。

想不到他們一念之仁，留下了一個黃毛小兒，却帶來了三人的浩劫。

也許這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殺戮之後的幾日，「百草神農」趙不了路經嵩山山脚下，發現了這幾戶人家被殺，救了一個小孩。

這小孩已不懂得哭，只是口中不斷的叫道：「羽……翼……豐……」

開始的時候，趙不了根本不知他在說甚麼，後來當他抱着這小孩去替人醫病的時候，才給一個病人指出，這小孩所說的話，是羽翼未豐四字。

趙不了追問那病人，才知道事情的眞相。

原來這個病人是一個樵夫，那日三人大開殺戮之際，他是躲在附近一個叢林之內，看到了整個事情的經過。

趙不了知道了這件事，也實在爲這小孩抱不平，於是，首先爲他改名爲「宇奕豐」，作爲羽翼豐的諧音。

後來，他把宇奕豐交託給少林寺，讓他好好的學藝，爲他整族人報仇雪恨。

幸好，宇奕豐生來十分機伶，他在少林寺內，跟着師傅學藝，可惜，他是俗家弟子，學藝總不能登堂入室，但他在少林寺內人緣極佳，得到藏經閣一個老和尚的指點，雖然學不到少林寺最高深的武功，却學到了不少武功。

當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後，當然是十分悲慟，而且立下決心，要爲家族報仇。

但當日殺戮他家族的三人，却已成爲江湖上出名的「一教一宮一宗」的大宗師，這仇如何得報？

倒是他的救命恩人提醒了他。

趙不了見宇奕豐因無法報仇而心神不寧，便問道：「報仇之事，是否一定要自己動手？」

宇奕豐道：「手刃仇人，當然是痛快之事。」

「不過，你目的只是報仇，只要仇人死了，或是半死不活，那也不錯。」

「可惜，我沒有這個能力。」

「誰人有這個能力？」

「我想不到。」

「江湖之上，那『一教一宮一宗』，據說是勢均力敵，實力不相伯仲，那麼，何不借他們的力量……」

宇奕豐聽到這裏，眉頭一皺，計上心頭，道：「讓他們互相殺戮，豈不是等如手刃仇人？」

於是，他拜別了趙不了，立下計謀，先混入魔羯宮，也許是上天有意助宇奕豐，首先讓他在機緣巧合中救了「金靈羯」兵行險，又再有機會救了天一正教的「抱憾終」熊無極與「飛星宗」的果老星宗。

事實上，三人爲了這件殺戮之事，都十分耿耿於懷，只恨自己年少無知，爲了一個美麗的女人而看不到其他一切。

商善仍然戰抖地道：「你怎能令咱們互相殺戮？」

宇奕豐笑道：「你們如今不是已互相殺戮了？」

三人靠着那水晶棺材。

宇奕豐又道：「可是你們却沒有死去！」

「你改變了主意？」

「是的，我改變了主意。」

「放過我們？」

「放過你們？我肯，但我在上天的父母兄弟也不肯，我想到一個令你們更加痛苦的辦法。」

三人根本已是筋疲力盡。

宇奕豐道：「商姑娘，你別怪我。」

商離別一直站在一旁，沒多發一言。

宇奕豐道：「因爲我發現了你們之間的秘密。」

翟飛星有氣無力地道：「甚麼秘密？」

「你們一直在提及你們心愛的東西！」

「心愛的東西？」

三人都望着那水晶棺材。

宇奕豐一躍，已來到水晶棺材的後面。

整個棺材的四周，都是滿佈着不同種類的鮮花，尤其是接近棺材之處，更有不知名的花。

商善急道：「你別……」

宇奕豐道：「我知道她是赤雪貞，究竟她是屬於誰的？」

「屬於我的。」

三人雖無氣力，却是盡了一口氣，異口同聲的道。

宇奕豐已提了一口氣，雙掌也提高。

商善道：「不……不要毀掉這水晶棺材……你倒不如親手殺了我……」

更新居士也道：「不，你殺了我吧！」

翟飛星道：「殺我，殺我，千萬不要傷她絲毫。」

赤雪貞的屍體，果然是他們最心愛的東西！

宇奕豐道：「她已成了屍體，要來何用？」

商善道：「你不必問，你殺了我，毀了我的魔羯宮，也不要緊，却千萬不要毀了她。」

「你呢？居士？」

「我也是如此，你去我大漠之中，到我天一正教總壇之內，有我手抄的『吸功大法』，你練成了，將是天下無敵。」

翟飛星也接口道：「上我飛星宗，你要甚麼也可以，只要不要碰我心愛的雪貞姐姐。」

「甚麼？」商善聽了雪貞姐姐四個字，似乎受了無限的刺激。

更新居士也抬起頭來，叫道：「你實在褻瀆！」

「褻瀆甚麼？」

「赤雪貞妹妹根本是我的……」商善眼現紅筋，叫道：「我與她有了女兒！」

「女兒一定是你的嗎？」更新居士問。

「不是我的，是誰的？」

翟飛星道：「也許是我的也說不定。」

商善怒極，撲向翟飛星，兩人扭作一團。

而更新居士似也不甘後人，撲向二人。

三人扭打已不成招式，像三個頑童在地上互撲嬉戲。

宇奕豐看着三人，十分鄙夷。

他回頭再看商離別，她並沒有甚麼激動。

宇奕豐再舉起雙掌。

三人突然觸電似的停了下來，狂叫：「不！」

三個人的聲音在大堂內迴响着。

但宇奕豐的雙掌已下。

整個水晶棺材的蓋，已然震碎而飛起。

一陣香氣滿溢整個空間。

接着，在場的人都呆着……

本來是極爲美艷的赤雪貞的屍體，起了極大的變化。

最初，臉容開始像冰雪般溶化……

然後是身體、四肢慢慢的溶化了……

眨眼之間，一具保存得極好的屍體，已完全消失，只剩下一排枯骨。

商善狂叫，更新居士搥胸，翟飛星以頭撞地。

宇奕豐狂笑。

二十年來的鬱怨，終於得到發洩，他有說不出的快意。

這時，外面却傳來一陣哭聲。

全身披血的兵行險從外面走進來，當他看見那水晶棺材內，只剩下一排枯骨時，他也狂號。

商善止住了狂叫，力竭聲嘶問：「兵行險，你闖進來，哭的是甚麼？」

「當然是哭我妻……」

「你妻？」

「赤雪貞根本是我的妻子，而商離別是我的女兒。」

「甚麼，你發瘋了？」

兵行險撲上那枯骨，叫道：「雪貞……我來遲了……我來遲了……」

衆人看着兵行險的神情，却又不似在說謊或是在發瘋，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衆人都沉默下來。

一時之間，這龐大的地下墓室，只有兵行險一個人的哭聲，他嗚咽得像個小孩子，與他天神般的身體極不相配！

商離別慢慢走近那已碎的水晶棺材。

美麗的赤雪貞只剩下一排枯骨了，並且發出陣陣的惡臭。

她把週遭碎了的水晶撥開，然後，慢慢地把鮮花撒在那排枯骨之上。

商善看着商離別，道：「離別，你知道一切？」

「是的，我知道一切事實。」

「爲甚麼你一直沒有告訴我？」

商離別看着他，苦笑道：「假若我告訴你，你會相信嗎？」頓了一頓，又接口道：「而且，你一直沒有機會讓我說清楚一切。」

商善道：「你知道甚麼？告訴我。」

「好，這也是適當的時候。」

商善搶着問：「離別，爲甚麼他是你父親？」

「如果你認爲成了夫妻之後，誕下兒女，便是父母的話，那麼，你是我的父親。」

商善道：「我當然是你的父親。」

商離別道：「不單是你……你……你……都是我的父親。」

她指的「你……你」，第一個是指更新居士，第二個是指翟飛星。

衆人呆着。

翟飛星有氣無力地問：「爲甚麼？」

「因爲你們都曾經是我母親的丈夫。」她說到這裏，忍不住大聲哭泣起來。

宇奕豐只知道自己全家被毀，要報血海深仇，却不知他們之間有這麼複雜的糾紛。

「我母親……我母親……是個水性楊花的人。」她似乎一直爲有這個母親而鬱結，如今說了出來，好像把十多廿年的積怨都發洩了出來。

是的，有誰願意說自己的母親是個水性楊花的人？

對於這點，商善、更新居士與翟飛星並不感到驚異，因爲他們一早便知道這事實。

原來，自那次三人遇到赤雪貞之後，被她那美色迷惑着，後來，赤雪貞決定要返回大漠。

三個少年都嚷着要跟她去。

可是，赤雪貞却堅決不許，因爲她來自大漠的部族，據她的族規，她是不可以下嫁漢人的。

於是，她與三人分別之際，却許下一個諾言：「我們的族人，只懂崇拜大英雄大豪傑，假若你們是大英雄大豪傑，他們便不會介意你們是漢人了。」

一時之間，三人都不知如何才能成爲大英雄大豪傑。

赤雪貞道：「如今你們武功低微，在江湖上又毫無聲望，當然不是大英雄。」

商善道：「假若我能在江湖上佔一席位……」

赤雪貞道：「那時，你便可入大漠。」

更新居士道：「我定要在江湖上創一番事業。」

翟飛星道：「我不會比你們二人差。」

赤雪貞道：「在十年之內，我會再回來江南，看看你們的成就，然後才再決定嫁誰。」

十年，看來是一個十分長的時間，但爲了奪得美人歸，他們並不以爲苦。

因此，三個本是武功平凡的少年，立下決心，要在江湖之上創一番事業。

皇天不負有心人，三個平凡人都各創了一番事業。

商善創立了魔羯宮，並且創了一套「天羚飛渡」的絕頂武功，震撼江湖。

而傅更新創立了天一正教，身爲教主，配合身邊四位長老，而名震大漠，他更從異域之中，學會了「吸功大法」，在江湖之上，無人不識，無人不曉。

翟飛星也不差，他創立了「飛星宗」，一手提携了七個年輕人，合練了「星宗密困」，在江湖上，實在是膾炙人口。

三人都各有成就，也各有重大的付出。

商善爲了創立魔羯宮，在魔羯山上苦修；傅更新爲了練成「吸功大法」，隱居在大漠星宿海內，過着與風沙搏鬥的日子；而翟飛星付出的更大，因爲他練「星宗密困」，把本來是最英

俊的臉孔，與最年輕的身體，變成了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似的。

而在江湖之上，「一教一宮一宗」都是响亮的名頭。

當他們有了成就之後，就渴望赤雪貞的再度來臨。

最先再見赤雪貞的是翟飛星，那時，翟飛星並沒有完全練成了「星宗密困」，樣子却已開始變老，赤雪貞起初並不十分介意，在翟飛星那裡住了一段時間，並且有了夫妻之實。

翟飛星以為奪得了美人歸，只要再擇日補行婚禮，再大告天下，就與赤雪貞回大漠。

豈知他的如意算盤打錯了。

赤雪貞不到三個月，便厭倦了翟飛星，竟悄悄地不辭而別的離開了他。

翟飛星發現了赤雪貞失踪，千方百計的去找她也找不着，在萬分失望之際，只好回到「飛星宗」內，埋頭與七矮老，同練「星宗密困」。

赤雪貞離開了翟飛星之後，便想回大漠去。

在回大漠途中，她想起傳更新。

那時的傳更新，已創立了「天一正教」，並且改名為更新居士，在星宿海設立了天一正教的總壇。

更新居士見到赤雪貞來訪，當然是喜出望外。

那時，他剛開始在練那「吸功大法」。

本來，「吸功大法」是一種極其講究內力的功夫，最重要的是潛心修練，不近女色。

可是，赤雪貞來到，他已把一切拋諸雲霄之外。

赤雪貞在天一正教之內，也盤桓了半年之久，在這期間，也成了更新居士的妻子。

更新居士並不知道赤雪貞與翟飛星有了一段夫妻的生活，那時只覺玉人在抱，不知天高地厚！

可惜，他的命運也與翟飛星一樣。

赤雪貞也是厭倦了更新居士，而悄悄地離去。

最後，她當然是想到商善。

商善那時正在為自己創建的魔宮而努力。

他手下三魔羯也正在為擴建整個魔羯宮而十分忙碌。

事有湊巧，當赤雪貞來到魔羯宮之時，商善却不在魔羯宮之內。

其他兩位魔羯，亦因事離開。

只有「金靈羯」兵行險在宮內，兵行險見到赤雪貞如此美貌，雖然心裏有些震動，但他早知這是商善日夕盼望的佳人，當然是盡力招待。

赤雪貞一向受人奉承，見到兵行險這麼好的招待也不以為意。

最令她不安的是，兵行險的態度，好像一個木頭人似的，對她似乎全無感覺。

其實，兵行險內心也有一番掙扎，眼前是一個絕色美人，可是，她是自己主公的未來夫人。

因此，他拚命扮作一個目不邪視的人。

赤雪貞看着兵行險，越看越有氣！

商善一直沒有回來。

逐漸，赤雪貞看着兵行險，從憎厭而變成了愛慕，因為兵行險是一個十分高大，而筋骨均勻的人，尤其是他穿上了金甲，眞有點像個天神。

赤雪貞從未遇過這麼一個人物，特別是對自己從不直視一眼的人。

她下了決心，要俘擄這一個天神！

有一天晚上，兵行險獨自一人躲在自己的小樓內喝酒，本來是默默的喝，但酒入愁腸，却變成了自言自語。

而赤雪貞因為要俘虜這個人，一直在暗中窺視他，她發覺這天神般的男人，竟也在暗戀着自己。

當兵行險半醉，赤雪貞翩然出現。

他當然抵受不了這誘惑力。

他們眷戀了三天，商善便回來了。

兵行險本想與赤雪貞離開魔宮，找個偏僻的地方隱居，可是，商善一見了赤雪貞，便纏住了她。

赤雪貞天生是個喜歡見人痛苦的人。

她想到兵行險在初見自己之時，那麼冷漠怕人，便要報這一點小仇。

她決定折磨兵行險，與商善在一起，處處躲避兵行險，其實，赤雪貞是十分喜歡兵行險的。

這次，他與商善一直保持距離，並沒有任何不規矩的行動，商善也不以為意。

他希望赤雪貞下嫁他之後，才過眞正的夫妻生活，可是，赤雪貞却發現自己身體有變化。

那當然是懷了兵行險的骨肉。

兵行險本來是滿懷希望與赤雪貞共諧連理的，却見她與商善如膠似漆，一氣之下，離開了魔羯宮。

當他再回魔羯宮時，他已發現赤雪貞已離開，並且留下一個女孩子。

這女孩子便是商離別。

商善一直以為這個是自己的骨肉，但兵行險心中有數，以日子來計算，應該是自己的骨肉。

那時，商善十分傷心。

兵行險看着這位主公，又看着那天眞活潑的小女孩，並不忍心把事實說出來。

十多年來，兵行險在魔羯宮內生活得十分不愉快，因為他自覺對不起主人商善，而且看着自己的女兒却又不能相認，所以他的脾氣十分暴躁。

本來，他們之間雖各有秘密，却也相安無事。

有一天，兵行險在外，與中原的江湖人士惹上了麻煩，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回到魔羯宮。

不知是否天生有父女之情，商離別一直小心的照顧着兵行險。

那次，兵行險受傷極重，有一段時間，根本失去了照顧自己的能力。

商離別一直侍候在旁。

有一晚，商離別為他揩抹身體之時，發現他背上有一塊龜形的黑痣。

商離別心中大為震動。

因為她自己的背後，也是有一塊龜形的黑痣。

她看過自己的父親商善的背部，並沒有甚麼黑痣，反而這位兵叔叔身上有。

她是個極端聰明伶俐的人，她不動聲息，直至兵行險完全康復了之後，才向他試探。

兵行險一直以為沒有機會告訴商離別，自己才是她眞正的父親，如今竟由商離別親口提出，他便毫不猶豫的把整件事說了出來。

商離別知道了這事，十分激動。

她純潔的小心靈，無法接受自己有兩個父親，尤其是有一個不貞的母親。

在知道事情眞相之後，她並沒有認兵行險為生父，也沒有把事實告訴商善。

她一直默默的獨居着，既與兵行險保持一段距離，也不與父親商善有甚麼交談。

接着不久，另一件事情又發生了。

這件事，更加使商離別不敢把事實告訴商善。

事情是自赤雪貞離開了魔羯宮之後，回到了她自己的部族，赤雪貞所屬的是蒙古部族，原來是十分原始的，她自小遇到異人，才點化了她的武功，加上她生性好動，很年輕時曾到中原，受到中原文化的薰陶。

當時部族與部族之間，常常發生打鬥，赤雪貞那次回去，正巧又發生了大規模的打鬥。

小小的打鬥，漸漸演變成為部族的戰爭。

而赤雪貞在一次戰役中，被人一箭射死了。

這個消息首先由更新居士知道，他立刻通知了商善、翟飛星，三人進入了大漠。

他們幾經辛苦，才找到了赤雪貞的屍體。

她的屍體並沒有腐化，因為她是跌入了一個鹽湖之內，那些鹽水有保存屍體的功用。

本來，他們看見自己心愛的人已是香消玉殞，十分悲哀，只想找個好地方把她安葬。

忽然，商善存有一個奇想。

他要把赤雪貞的屍體運回魔羯宮，並要造一個沙漠，讓赤雪貞的靈魂得到安息。

更新居士與翟飛星見商善要獨霸赤雪貞的屍體，當然大大不贊同。

生前既不能一人獨佔赤雪貞，死後也一樣不能讓其中一人獨佔。

經過幾番擾攘，他們終於有了決定。

決定先由商善把屍體好好處理，用水晶棺材加以安葬，然後每隔五年，分別輪流由各人運回自己的地方，各自保管五年。

商善把赤雪貞的屍體運回魔羯宮後，想盡了辦法，把屍體用各種名貴香料保存屍體。

他知道赤雪貞最喜歡各種天然的花草，因此便建了一個地下墓室，更在墓室之內，種了很多奇花異草。

開始的時候，他天天來墓室看赤雪貞的屍體，逐漸，他竟搬進墓室居住。

轉眼便過了五年，更新居士要把屍體運回天一正教保存五年，但商善那裏肯守諾言？

因此，他們交惡，商善手下三大魔羯武功厲害，那裏會讓更新居士來奪取水晶棺材？

然後又是一個五年，翟飛星來取棺材，他也得到同樣的待遇，無功而回。

逐漸，江湖傳聞這「一教一宮一宗」互相傾軋，原因則只有他們三人才知道。

商離別把整件事說了出來，似有無比的舒暢。

躺在地上的四人，包括了兵行險，他們各人對整件事情都只是知道了其中一部分，如今從商離別口中得知整件事的經過，都有說不出的悵惘。

忽然，外面又傳來一陣「隆隆」之聲。

商離別道：「你設計的東西生效了。」

躺在赤雪貞屍骨旁邊的商善，竟在痛苦之中，現出了一絲微笑。

商離別道：「宇公子，走吧！這墓室快要塌下來了，要把整個墓室也埋葬。」

原來，商善為了保證赤雪貞的水晶棺材不會被人搶去或者盜去，因此，在設計這個墓室之時，早已埋伏了一些大石，只要水晶棺材稍為移動，那些大石便會滾下。

宇奕豐並沒有移動水晶棺材，只是用掌震碎了水晶棺材的蓋，因此在一時間，室內並無異動，但當赤雪貞屍體變為枯骨，衆人左撲右撲，早已移動了棺材的位置。

商離別道：「我走了，我認為沒有理由死在這裏。」她轉身向室內各人道：「你們再不走，便會生葬在這墓室之內。」

商離別說完，便要離開。

其他的人却沒有離開之意。

他們都閉上眼睛，似乎是等待着

死亡的降臨。

四個响噹噹的漢子，竟是那麼痴情。

痴情自古空餘恨。

商離別急步而去。

宇奕豐也隨着。

當他們走出了墓室，走過了那個小沙漠，「隆隆」之聲更爲猛烈。

漸漸有些沙石滾了下來。

他們回首，只見整個魔羯山，尤其是那幾個雕像似的石塊，已漸漸下陷。

一時之間，沙石飛揚。

商離別看着塵土，似是自言自語，又似是詢問宇奕豐，道：「這值得嗎？」

宇奕豐道：「與自己心愛的人同葬，是值得的。」

商離別抬起頭來，一臉茫然。

宇奕豐道：「赤雪貞無疑是個狂妄自大、古怪的人，甚至在你眼中，她是個水性楊花的人。」

「她不配做我的母親。」

「不過，你有沒有想過，她並不是漢人。」

「那又如何？」

「我知道，在她的部族內，三四個丈夫，根本是平常的事，那是她們的傳統。」

商離別道：「你認爲不關她的事，她與……」

宇奕豐道：「你別忘記，你受的是中原文化，因此你認爲從一而終是天經地義的事，不過，你母親並沒有接受這種文化。」

商離別似乎開始明白。

宇奕豐忽然嘆了口氣。

「你大仇已報，還不開心？」

「我只感到十分憂慮，人生究竟爲的是甚麼？我以前爲的是報仇，如今大仇已報，我只感到空虛。」

「你可以闖一番事業，以你的武功……」

「我的武功十分平凡，並不能立足江湖。」

「你騙人！」

「爲甚麼？」

「我看見你既可代替天一正教的熊無極，加入靈獸獻端的陣內，也可以進入七矮老的『星宗密困』之內，你的武功……」

「我並不如你想像中的厲害，只不過我在少林寺中，學過不同的武功，加上我在旁小心觀察，只是補上一個微小的位置，那是很容易的事。」

他們沉默着。

忽然，商離別唸起柳永的「雨霖鈴」：「……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宇奕豐道：「我仍願意作個多情的人。」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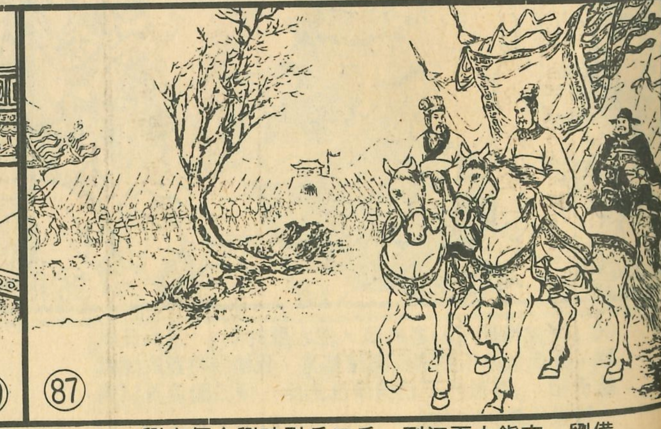
三顧茅廬（三）

徐正・編繪

85　他見劉琦非常誠懇，便說：「現在黃祖新死，江夏却沒有人防守。公子爲甚麼不請求屯兵守江夏呢？這樣，就可以避免逼害了。」劉琦連連稱謝，便送孔明下樓。



86　孔明回去，把經過告訴劉備。第二天，劉備來見劉表。正巧劉表爲了劉琦要去守江夏，疑惑不決，便和劉備商量。劉備乘機把自己的主意告訴他。



87　劉表便令劉琦引兵三千，到江夏去鎮守。劉備、孔明也辭別劉表回到新野去。

88　劉備回到新野。一天，有人送來幾條耕牛的尾巴，牛毛又長又軟，劉備便取來親自編結帽子。



89　孔明見了，立即板起面孔，嚴肅的說：「主公爲甚麼這樣空閑，難道沒有更重要的事情好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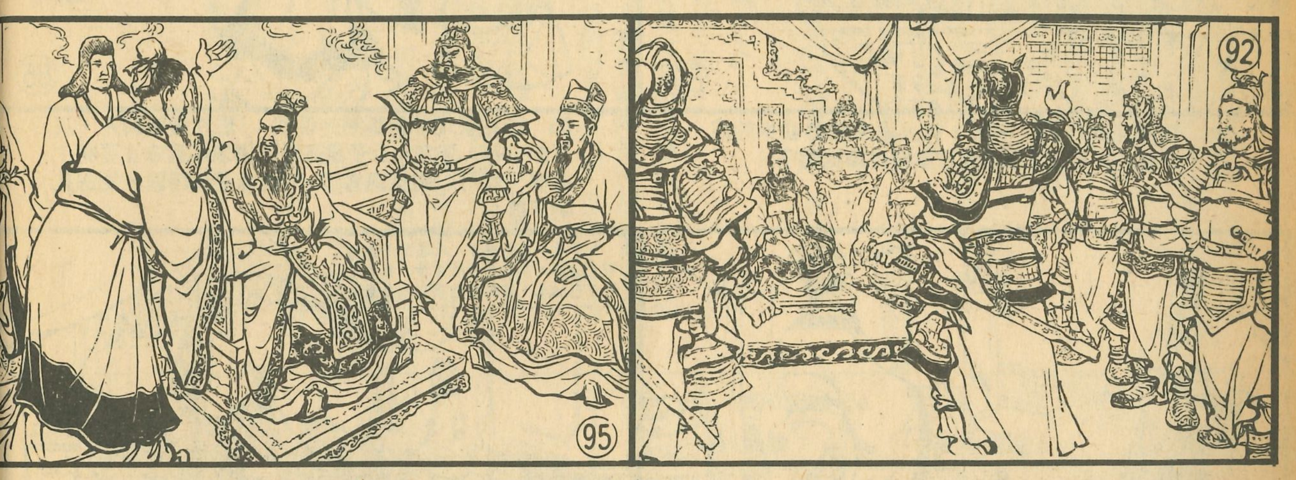


90　劉備馬上把帽子丟在地下，站起來感謝孔明說：「謝謝你的好意。我不過借此解悶罷了。」孔明接着說：「我們兵少將寡，萬一曹兵來到，怎樣對付呢？」劉備愁苦着臉，說他也爲這事擔憂，只是想不出辦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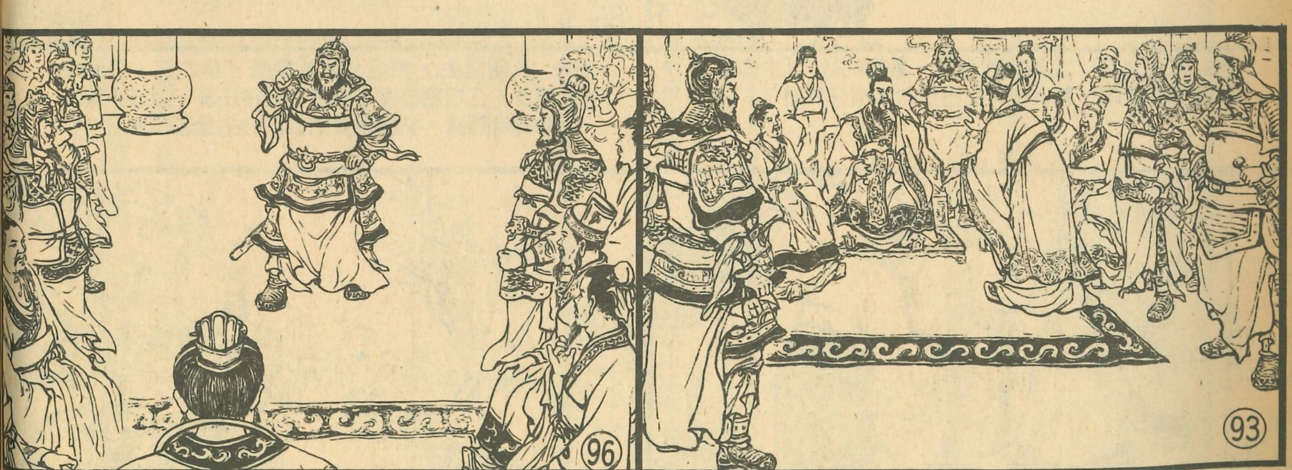
91　孔明勸劉備迅速招募民兵。劉備聽了他的話，立即出榜招兵。新野百姓來應募的很多。不幾天，招得了三千人。孔明起早摸黑，整天在教場上教演陣法。

94　夏侯惇却不服氣，笑着說：「劉備只是個耗子罷了。我一定把他捉了來。」謀士徐庶也勸他不要輕看劉備。說他得了諸葛亮，好像猛虎生了翅膀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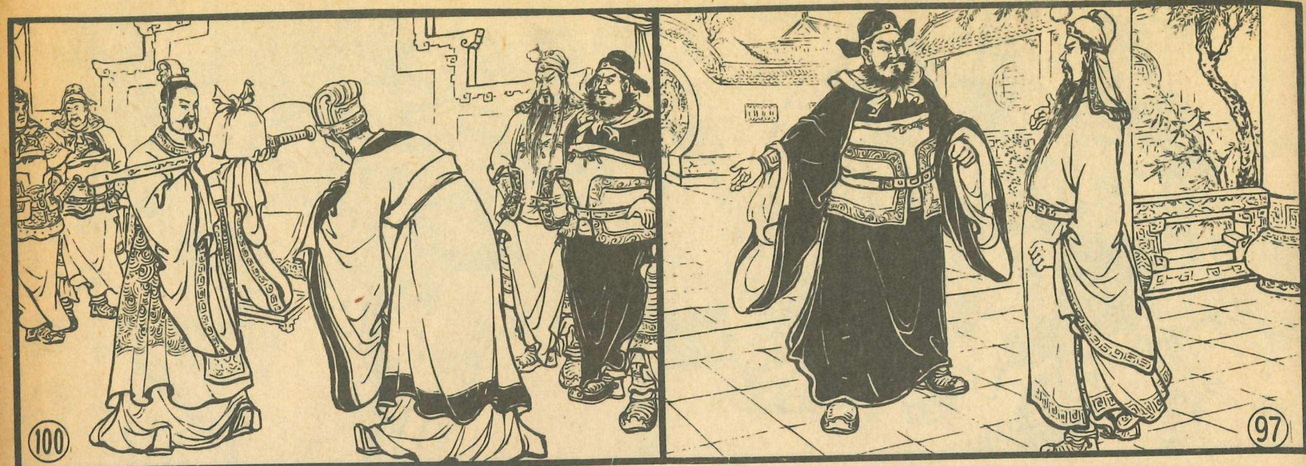
92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秋，曹操一心想平定江南，統一天下。一天，他聚集文武，商議南征。夏侯惇說：「聽得劉備在新野天天教練士卒，是個後患，該快去收拾他。」

95　曹操不認識諸葛亮，問徐庶。徐庶誇讚諸葛亮的才能，說他是當前的奇士，不可小看他。曹操望了徐庶一眼說：「他比你怎樣？」徐庶說：「我哪裏比得上他？我像螢火之光，他却像明月一樣光澤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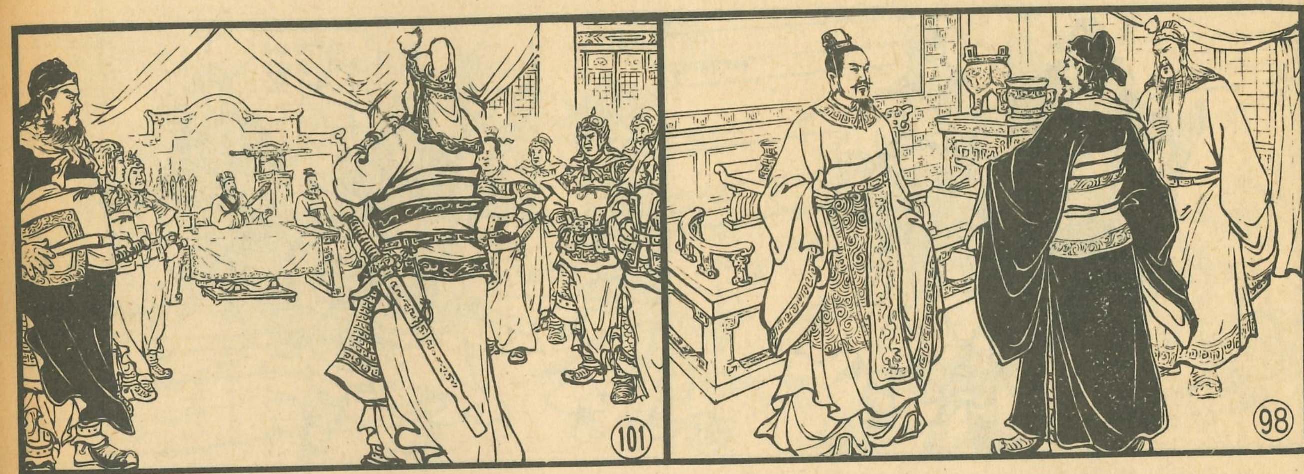
93　曹操立即命夏侯惇爲都督，于禁、李典、夏侯蘭、韓浩爲副將，帶領十萬軍馬，先到博望城，再取新野。謀士荀彧說：「劉備是個英雄，又有諸葛亮做軍師，不可輕敵。」

96　夏侯惇聽了心裏有氣，便大聲的說：「這算甚麼話？我倘然擒不到劉備與諸葛亮，我情願將我的頭獻給丞相。」曹操也不相信徐庶的話，便鼓勵着夏侯惇，等候他勝利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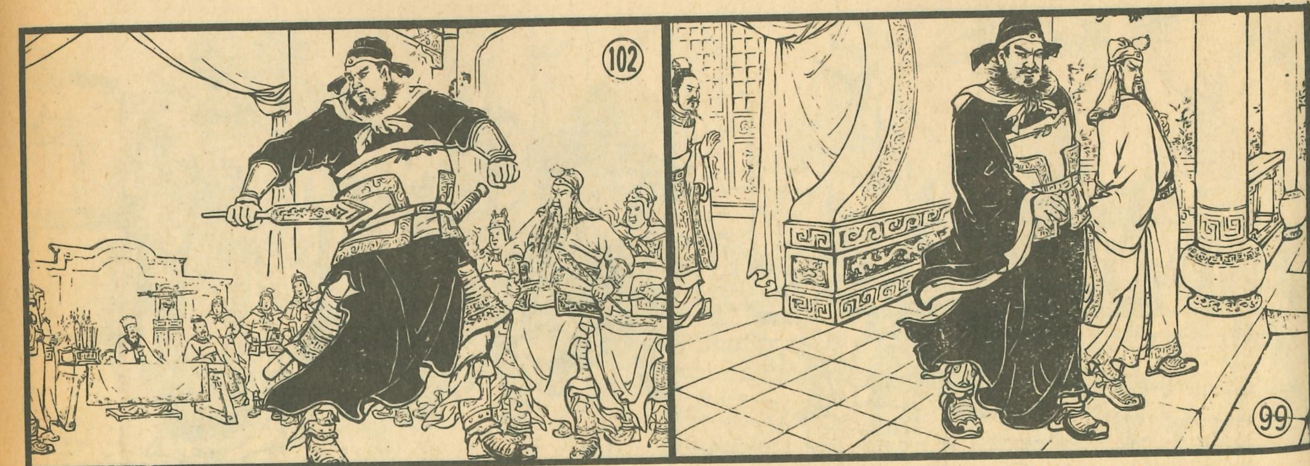
97　消息報到新野，張飛對關羽笑道：「曹軍來了，可着孔明前去迎敵便了！」

100　劉備便請孔明調度軍事。孔明只怕關、張兩人不肯聽從號令，劉備就把劍印交給了他。



98　正說之間，劉備找二人進來，道：「夏侯惇引兵到來，如何迎敵？」張飛說：「哥哥何不使孔明去？」

101　孔明先令雲長帶一千軍到博望坡左面的豫山去埋伏，等曹兵到，放過去便了。他們的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擊，乘勢燒掉他們的糧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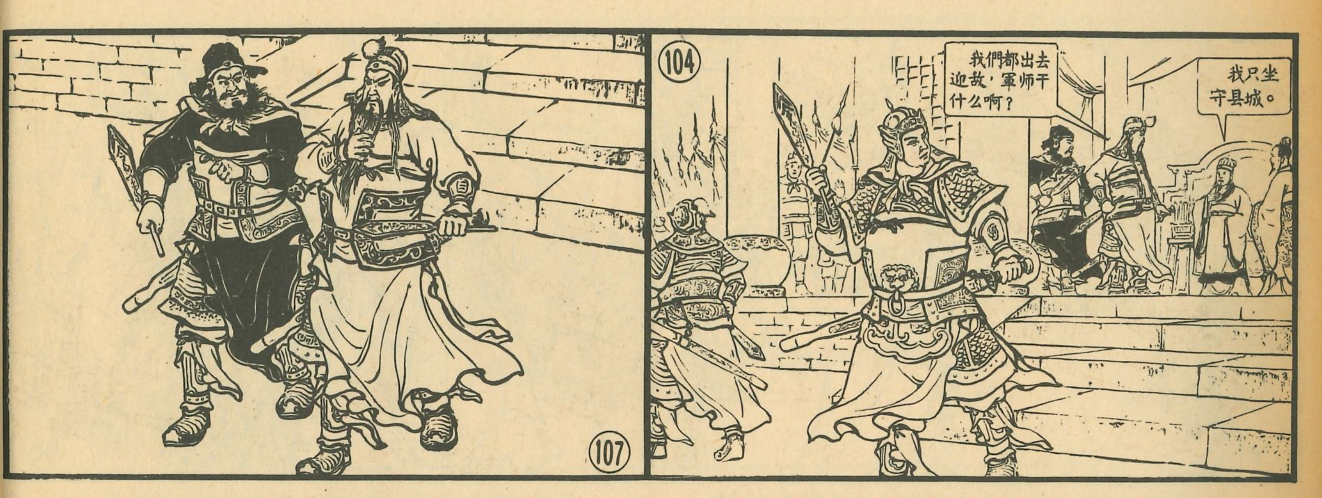


99　劉備一驚，嚴肅地說：「孔明用智，兩弟逞勇，大敵當前，應該同心抵禦，哪可推托。」關、張兩人暗笑着出來了。

102　又令張飛引一千軍到博望右面的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向博望城進發，放火燒毀舊屯的糧草。



103 再令關平、劉封兩人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在博望坡後兩邊等候，曹兵一到便可放火。



104 孔明又命從樊城調回趙雲，令爲前部，只要敗，不要勝。又請劉備自引一軍爲後援，依計行事。孔明調派完畢，雲長覺得奇怪，便譏笑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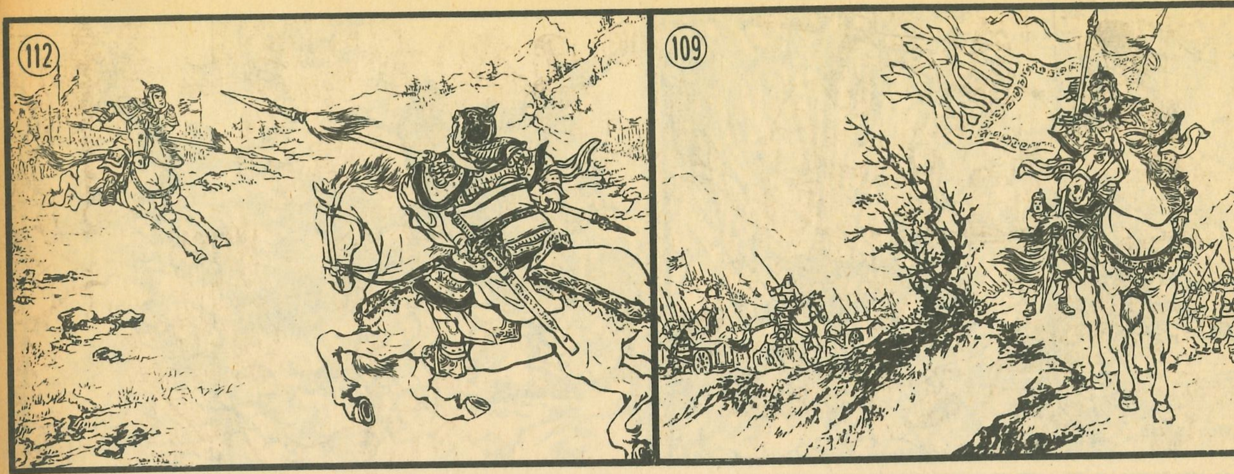


105 張飛一聽，便大笑着說：「我們都去厮殺，你却在家裏坐着，好自在！」孔明指着劍印嚴肅的說：「劍印在此，違令者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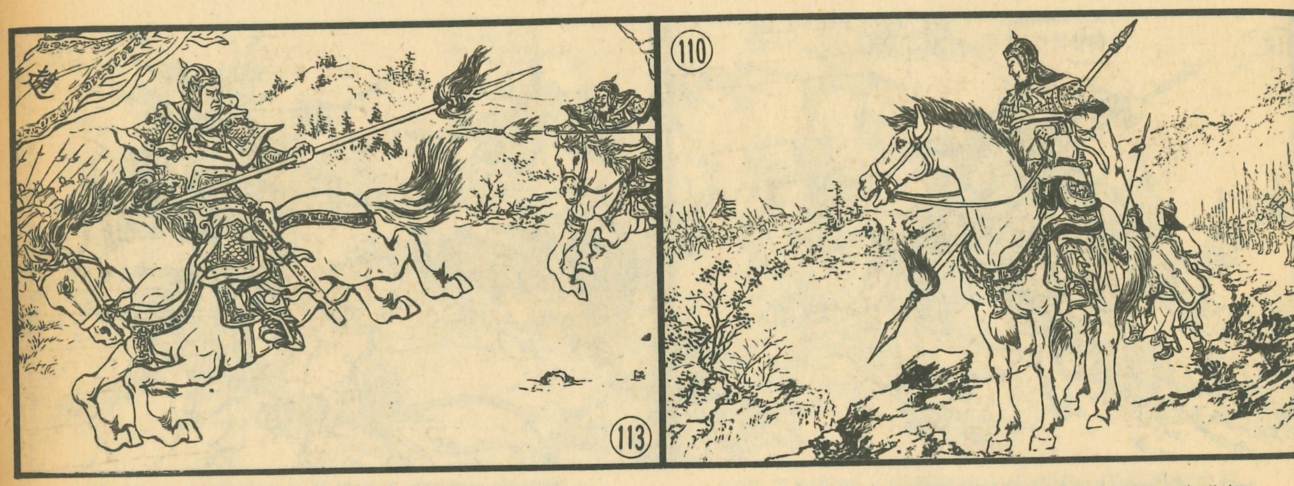
106 劉備連忙對關、張說：「軍師運用好了計謀，我們才能打勝仗。兩弟不可違令。」

107 關、張兩人冷笑着出去了。雲長對張飛說：「等着看吧！如果他的計策不應，我們再來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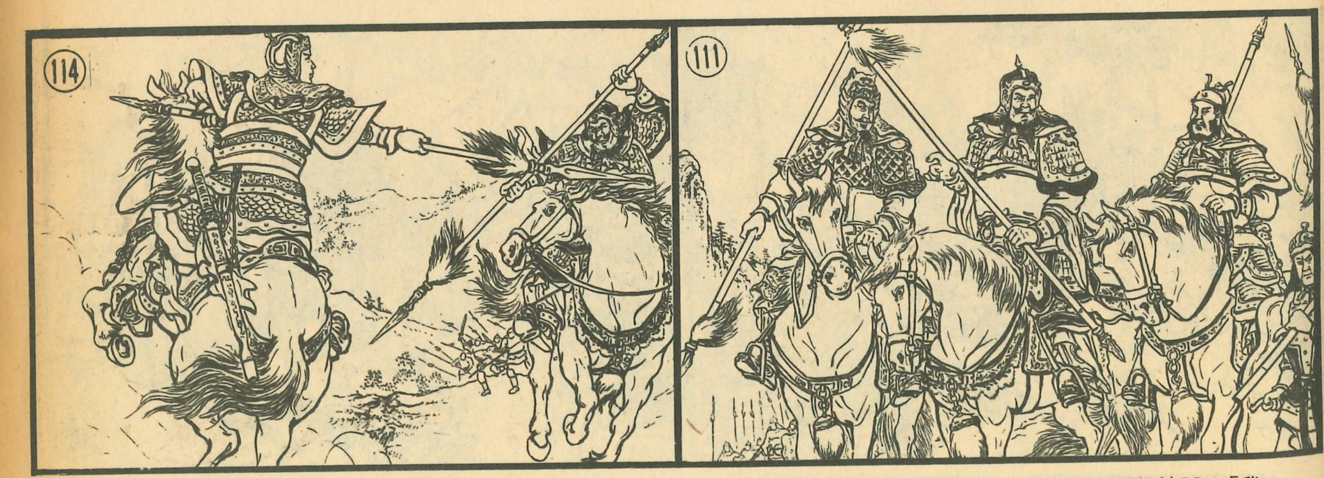
108 孔明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城；命孫乾、簡雍準備慶功宴席，安排「功勞簿」侍候。衆將不知孔明才能，都疑惑不定，劉備也不敢相信。



109 再說夏侯惇一心想活捉劉備、諸葛亮，催軍趕路，將到博望，他分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都保護糧車隨後進發。



110 曹軍到了博望坡前，夏侯惇即令于禁、李典押住陣脚，親自到陣前來看望。但見對方旗幟雜亂，隊伍不齊，夏侯惇便哈哈大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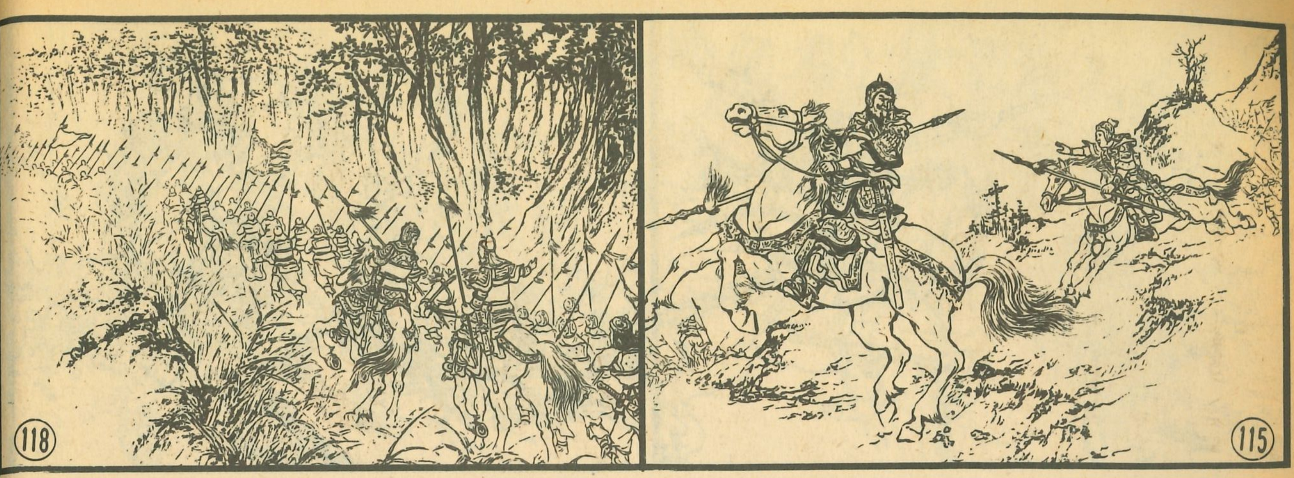


111 大家不明白，問他爲甚麼發笑。夏侯惇說：「我笑徐庶在丞相面前把諸葛亮誇得像天人一樣。瞧！像這樣軍馬想和我對敵，眞是笑話！看我活捉劉備、諸葛亮去！」

112 兩軍相遇時，趙雲出戰。夏侯惇氣焰萬丈，揮槍辱駡。趙雲大怒，便和他打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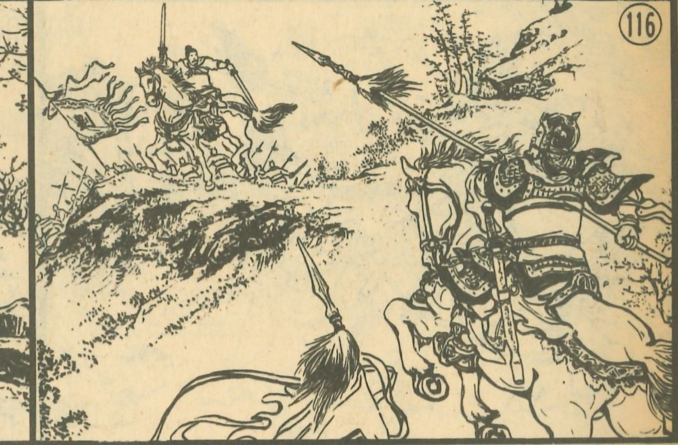
113 打了一會，趙雲假裝抵敵不住，敗退下去。夏侯惇拍馬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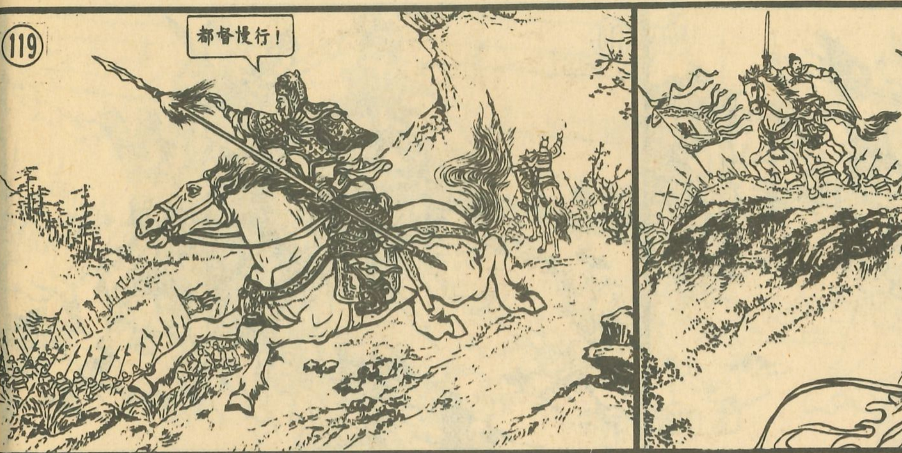
114 趕了十多里。趙雲回馬又與夏侯惇交手。



115 不一會趙雲又走。這時副將韓浩趕上來對夏侯惇說：「趙雲誘敵，怕有埋伏。」夏侯惇却不在意，自負地說：「這樣的敵軍，就是十里埋伏，我也不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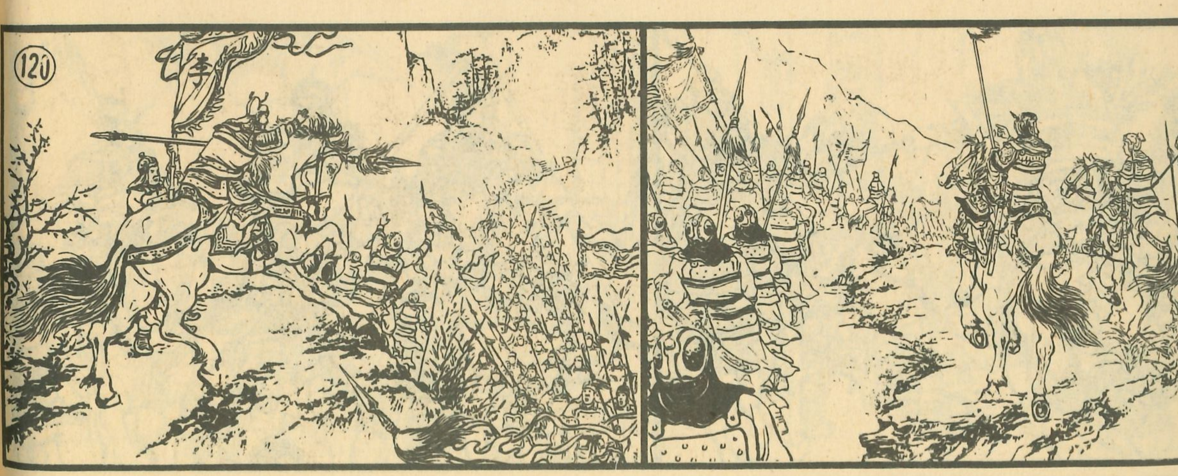
118 這時天色已黑，西風又大。夏侯惇只顧催軍追趕。于禁、李典隨後趕到。但見兩邊都是蘆葦，道路也越來越狹窄。李典對于禁說：「這裏路狹，樹木又多，倘然敵人用火攻，怎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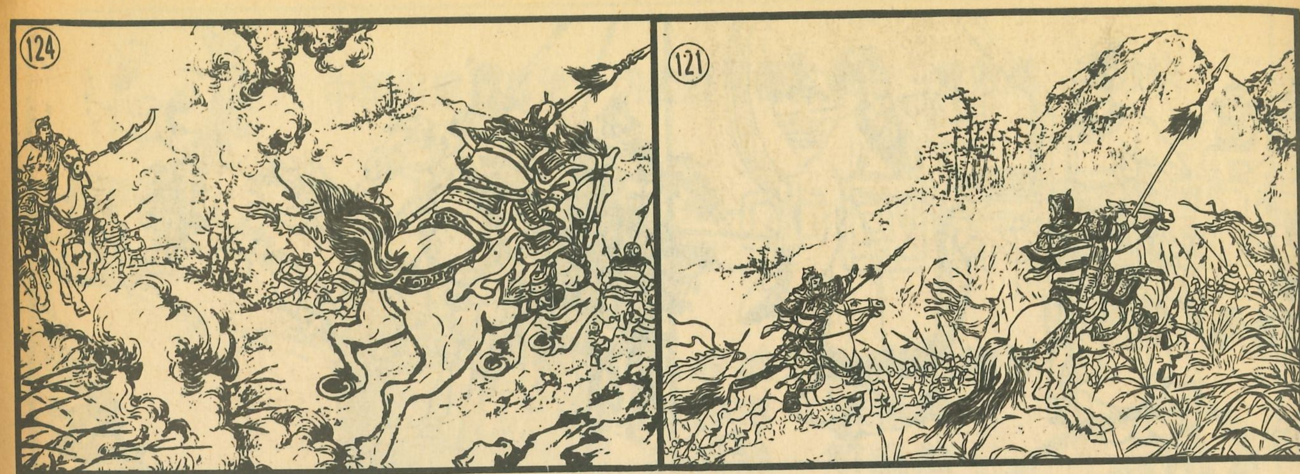
116 夏侯惇不聽韓浩的話，一直趕到博望坡。忽然一聲炮响，劉備引軍衝殺過來接應，戰了一會，又退去了。

119 于禁也覺得不對，叫李典趕快止住後軍，一面大叫着趕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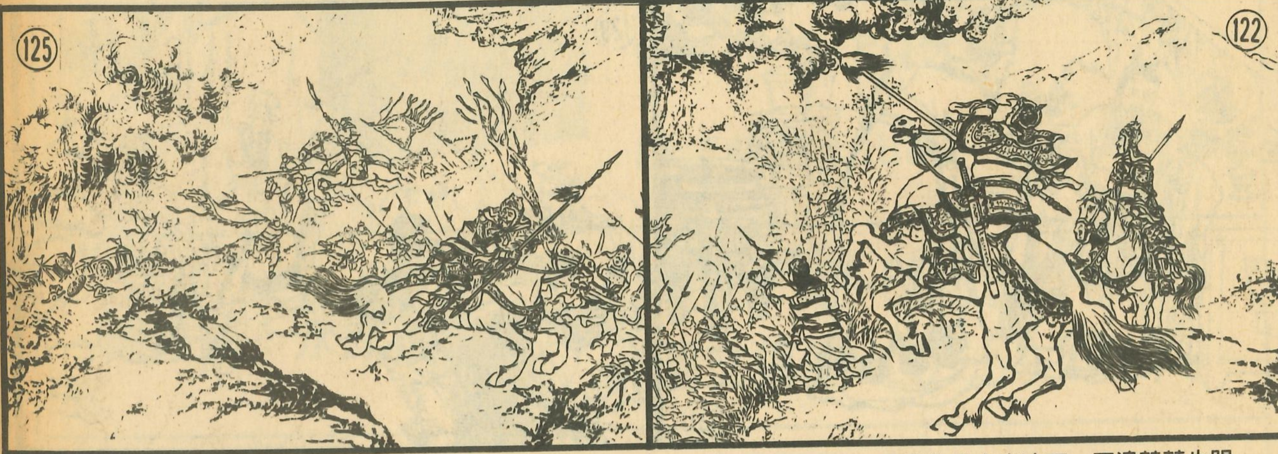
117 夏侯惇笑着對韓浩說：「這就是埋伏！我今晚不到新野，决不收兵。」他催動隊伍，急急前進。

120 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但是人馬正在緊趕，一時哪裏攔擋得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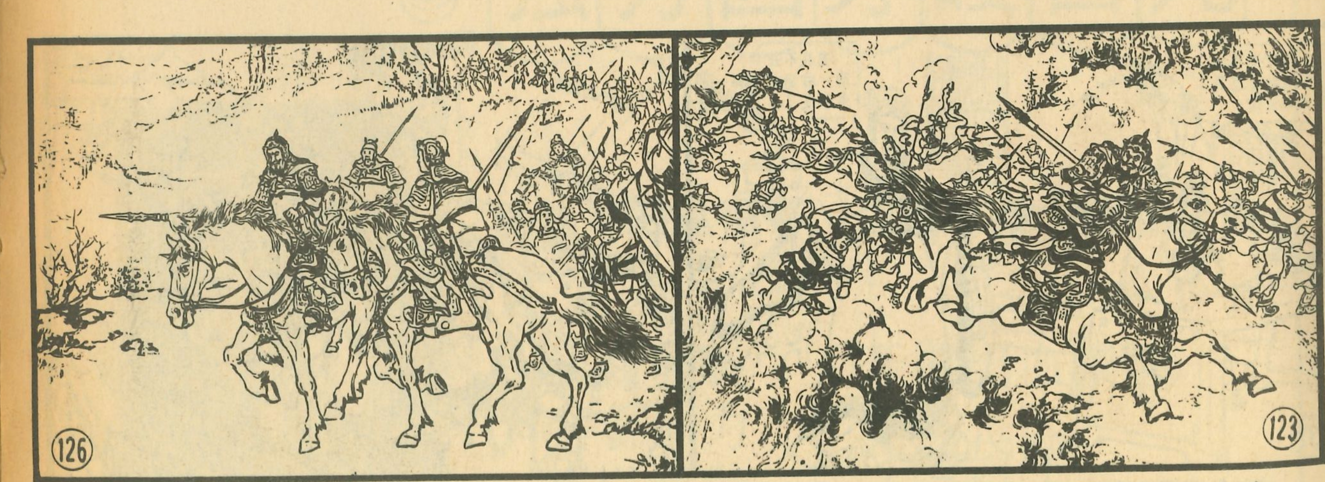
121 夏侯惇看不起劉備軍馬，正在拚命追趕。于禁追上來，把李典的話對他一說，夏侯惇如夢初醒，立即命令軍馬後退。

124 李典見勢頭不對，急急向博望城逃奔。火光中一軍擋住，當頭大將是關雲長。李典不敢迎敵，奪路逃跑。于禁見後面糧草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逃走了。夏侯蘭和韓浩急來搶救。



122 正在這時，只見背後火光冲天，兩邊蘆葦也跟着燒了起來。一霎時，四面八方都是火，風大火猛，聲勢着實怕人。

125 這時，張飛衝來。夏侯蘭手慌脚亂，被張飛一槍刺死。韓浩乘機逃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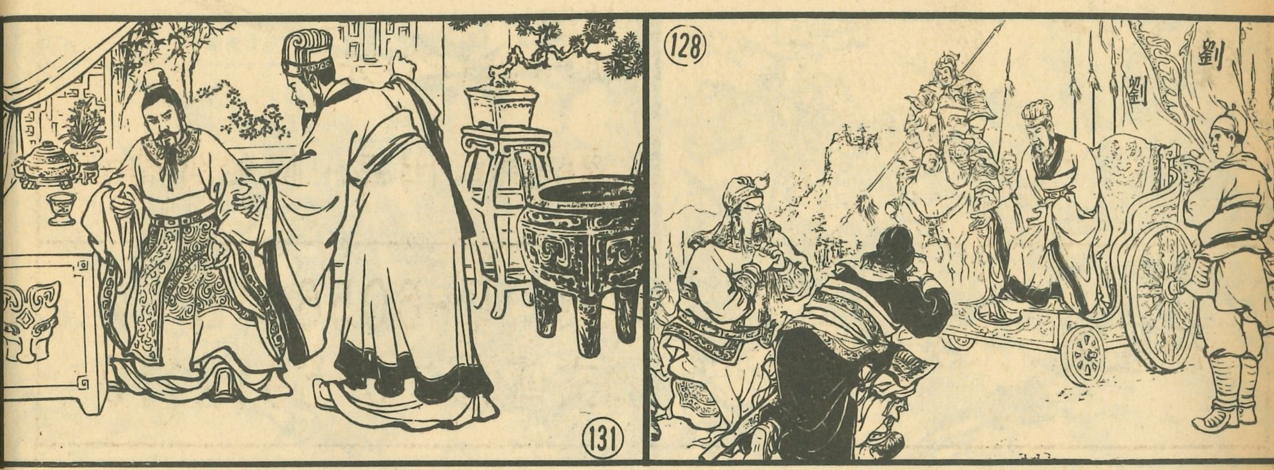
123 只聽得背後喊聲震天，夏侯惇冒着烟火，沒命逃跑。趙雲回軍趕殺，曹兵四處亂竄，自相踐踏，死傷了很多。

126 殺到天明，孔明方才收軍。曹兵死傷無數，夏侯惇收拾殘兵敗卒，垂頭喪氣的回到許昌去了。



130 孔明回到縣中，對劉備說：「夏侯惇雖然敗去，曹操一定會自引大軍再來到攻打新野。」劉備一聽，又着急起來。

127 這時，雲長、張飛兩人才佩服孔明的才能。當他們收兵回來，半路上，只見一隊人馬擁着一輛小車，緩緩的從山後出來。



131 孔明勸劉備乘劉表病重，取了荊州安身，方可抵禦曹操。劉備雖然敬服孔明，言聽計從，這時他却搖着頭說：「話雖不錯。但他對我有恩，我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128 孔明安閑自在地坐在車中。關、張兩人一見，不覺跳下馬來，拜伏在孔明的車前。



132 孔明再三相勸，劉備只是不肯。孔明只得另想計策，準備抵禦曹兵。後事請看《火燒新野》。

(本段完)

129 不一會，劉備、趙雲、劉封、關平等都到了。孔明收集各路得勝人馬，回到新野來。新野百姓站在路旁歡呼，稱讚劉備與孔明的功勞。

江湖路

楊帆・文
可飛・圖

兩期完短篇故事

多行善事　積福補過



上文提要：雲中龍是洛陽鎮陽鏢局副鏢頭，保送一封密函交給保定億萬富豪趙元泰，路上被唐家四傑截劫，雲中龍得白衣少年協助，先避開到一家夜不閉戶的野店，遇上紅娃李麗麗，她因愛慕白衣少年的關係，亦從中協助雲中龍脫險，他們都不是覬覦密函，至於雷九、巫達、白天朗則似另有企圖，白天朗還用黃金十封、明珠一顆請李麗麗協助……

白天朗口不擇言地道：「姑娘要甚麼，在下就給妳甚麼。」

李麗麗嬌笑道：「大丈夫一言九鼎，這可是你白幫主親口說的啊！」

白天朗皺皺眉頭，表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子，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　＊　＊

佳餚美酒，雲中龍却食不下嚥，面對着神情冷傲的巫達，任何人也會減去三分食慾。

他一面吃着飯，一面在暗算心機，終於，他試探地問道：「巫老前輩，這一路上，有無數人對我囊中那封密函感到興趣，唯獨老前輩是例外。不過，我心裡明白得很，你留我在此，其目的還是在那密函上。」

巫達道：「胡扯，憑老夫的功力，要留下你身上的密函，可以說是不費吹灰之力。」

「未必。」

「要不要試試？」

「不必試，你可以取我的性命，但却休想取得我那封密函。」

巫達霍然起立，道：「老夫不信。」

雲中龍也站了起來，並退後兩步，道：「待我實說吧，密函封套上塗了燐硝，若有人強搶，我只要伸手在那封密函上用力一擦，燐硝立刻自動起火，密函就立刻付之一炬了，你得到的祇是一堆灰燼。」

巫達楞了一楞，重又歸座，道：「眞不知那封密函中寫的是甚麼機密大事，要如此費盡心機防範洩密。」

雲中龍語外有音地道：「如果有人要想知道密柬中的內容，那只有一個辦法，儘快讓我將密函送到趙元泰手裡，然後再去問他，億萬富翁最怕死，刀刃加身，不怕他不說出來。」

巫達淡然地說道：「別打歪主意，老夫並不想知道密函中的內容。」

說到此處，李麗麗突然推門而入，只見她氣喘吁吁，顯然是趕路趕得很急。

巫達疾聲問道：「找到了曾萍麼？」

李麗麗未回答他的問話，玉手指着雲中龍，道：「立刻放他走。」

巫達道：「爲甚麼？」

李麗麗道：「不必問爲甚麼，你放他走就是。」

巫達搖搖頭，道：「那可不行，他還要每夜前往九里墳去守候那頭金線蟾蜍哩！」

李麗麗嬌嗔道：「巫老鬼，你眞的不肯放他？」

巫達輕叱道：「妳休要胡鬧，來！快坐下來吃飯。」

李麗麗一本正經地道：「我絕不是無理取鬧，你若不放姓雲的走，咱們的交情就到這兒爲止。」

巫達傻了眼，只因爲人老心不老，活到七十七歲，還要受制於一個年紀輕輕的小蠻女。

李麗麗氣勢洶洶地道：「巫老鬼，你到底放不放他上路？」

巫達頹然的向雲中龍揮揮手，道：「走吧！算你這小子走運吧！」

＊　＊　＊

雲中龍已經將總鏢頭何方亮的話當作耳邊風。何方亮告訴他，這一路上要捨官道，走小徑，晝宿夜行，要儘量掩蔽行藏。他照樣作了，仍然是有無數人找上頭來，因此他一出河東縣城的東門之後，就邁開大步向官道上走去。行踪既然無法掩藏了，倒不如走官道要來得快捷些。

其實，他並不見得快捷，剛一出東門，就有人來阻擋去路了。

那個人是快刀雷九，他攔阻雲中龍的去路，道：「尊駕該去一趟大方禪寺。」

雲中龍拱拱手道：「雷兄請原諒，雲某實在躭擱不得了。」

雷九道：「如果沒有白幫主托李麗麗姑娘向巫老鬼說情，尊駕此刻必然還受困於高陞客棧之中，尊駕如果不去見見白幫主，似乎是太過不近人情了。」

雲中龍詫然道：「是白幫主托李麗麗姑娘向巫老鬼說情的？」

「雷某絕不會作欺人之說。」

「按理說，雲某是應該去向白幫主道謝，只是……」

雷九截口說道：「你我打一個賭如何？」

「打賭？」

「聽說尊駕的劍勢如風，而雷某以快刀之名闖江湖，如果尊駕的劍快，任由尊駕前去，否則就要隨雷某前往大方禪寺一行。」

雲中龍心中躍躍欲動，傲然道：「如何比法？」

雷九指着道旁一棵柳樹，道：「你我同躍起，看看那棵柳樹是被利劍所斷，還是被快刀所斷？」

雲中龍點點頭道：「好，一言爲定。」

於是，二人轉向對着那棵柳樹，正要騰身而起，突然聽到有人喝道：「且慢！」

二人聞聲回頭，見來人是自稱曾萍的白衣少年。

雷九道：「這位少俠來得正好，可爲我倆作個見証。」

曾萍冷冷道：「技擊重功力，比招式，快慢並非重要因素，閣下分明想取巧。」

雷九道：「你是說雲副總鏢頭的劍比不上雷某的刀快，是不是？」

曾萍冷聲道：「不管他的劍勢是否比閣下的刀快，他都不能去大方禪寺。」

雷九道：「何故？」

曾萍道：「他要趕路去保定府，不能節外生枝，延誤他的行程。」

雷九冷冷的道：「尊駕如此作法，似乎是有點越俎代庖之嫌也。」

曾萍道：「不管怎麼說，在下是不贊成雲副總鏢頭和閣下打賭。」

雲中龍插口道：「多承少俠一言相助，雲某感激不盡，不過，雲某和雷兄打賭一事已成定局，不便反悔，只得有違尊命。」

曾萍道：「人該有自知之明，尊駕的劍絕沒有雷九的刀快。」

雲中龍語氣不悅地道：「劍貴輕靈，如是速度比不比雷兄那把厚重過山刀，雲某這把劍也可以棄之山澗了。」

曾萍道：「大丈夫一言九鼎，雲副總鏢頭說話時要有分寸才好。」

雲中龍毅然道：「雷兄，若是雲某的劍勢慢了一步，除了立刻跟隨閣下前往大方禪寺外，待保定之行歸來，定當棄劍歸隱，退出江湖。」

雷九道：「雲副總鏢頭如此說法，就未免將事態看得過份嚴重了，這位曾少俠說得不錯，快不過是取巧，即使雷某能贏，也不見得雷某的刀法比尊駕高明，尊駕又何必要如此認眞呢？」

雲中龍有些不耐煩的道：「雷兄不必多言，雲某喝起即起，請立即準備。」

他們用來作目標的是棵老柳樹，粗約一抱，距他們所站之地約莫有十丈。

曾萍似已發覺無法阻止硬要逞強的雲中龍，索性別轉頭去，連看都不想看一眼。

雲中龍道：「雷兄，準備好了？」

雷九雙手下垂，沉靜地道：「請雲副總鏢頭發施號令吧。」

「起！」雲中龍大叫一聲。

兩道身影飛快的向那棵柳樹撲去。

在騰起當中，雷九的刀已出鞘，他不但刀快，人也快，最少比雲中龍起前半個身子。

不知何故，雷九的身子在空中打了一個廻旋，本已超前的，反而落後了。

就在這一刹那間，雲中龍的長劍已向那棵柳樹攔腰削去，只聽得刷的一聲，柳樹一折爲兩段。

柳樹緩緩倒下，同時間，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也從樹心裡滾了出來。

原來那棵柳樹是空心的，裡面還藏有一個人。

這個人却被雲中龍的劍削飛了頭顱。

曾萍身形電轉，微微一晃，人已到了快刀雷九的右側，未見他抬手，但是，雷九的右腕却已進入了他的掌握之中。

快刀雷九右腕被扣，面上有驚色，却不顯著，側首冷冷的問道：「閣下因何向在下動手？」

曾萍冷笑道：「尊駕好一個借刀殺人之計。」

雷九道：「雷某人可不明白閣下這句話的意思？」

曾萍道：「你明明比他快，却故意慢了一步。」

雷九截道：「如此就能證明是雷某人借刀殺人？」

曾萍沉聲道：「這些江湖上的小手法瞞得了別人，可別瞞得了我，這個人早已昏迷不醒，顯然是你預先安放在這樹洞之中。」

快刀雷九問道：「何以見得是我先放在這樹洞之中？」

曾萍道：「此人如未昏迷，聽說有人以此樹作為打賭，他一定會逃，再看人頭，嘴唇緊閉，雙目密合，我到過殺人場，也曾見過人頭落地，都是雙眼大睜，唇齒咬草啃土，你仍想騙人。」

雲中龍突有所悟，一個箭步來到雷九身前，沉聲道：「雲某人一直信任閣下為坦蕩君子，却想不到是一個卑鄙小人，快說，被殺之人是誰？」

快刀雷九突然縱聲大笑起來。

他這一笑，頓時使曾萍及雲中龍二人成了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了。

笑了一陣，快刀雷九才冷冷的道：「他是毒蝎子吳江，是吳海的兄弟！」

「哦！」雲中龍不禁一愕，毒蜈蚣晨間死在他的房裡，如今吳江又莫名其妙的死在他的劍下，怎不令他大吃一驚。

快刀雷九道：「這還不好麼？吳江一死，雙毒齊滅，再也不會有人找尊駕的麻煩了。」

曾萍道：「吳江、吳海號稱雙毒，若說有人能使他們吃了迷葯，那是絕不可能之事，你是如何使吳江昏迷不醒的？」

快刀雷九道：「封閉了他身上十三處穴道。」

曾萍冷笑道：「你好像在吹牛，你刀雖快，但點穴的手法却不甚高明。」

快刀雷九道：「雷某人不敢掠人之美，點封吳江穴道的另有其人。」

雲中龍與曾萍齊聲問道：「是誰？」

快刀雷九搖搖頭道：「不想說！」

曾萍右臂一抬，將雷九被扣的右腕高高舉起，沉叱道：「你這隻右手還想拿刀麼？」

雷九沒有抗拒的跡象，神態也很鎮定，冷冷地道：「雷某可以去練左手刀。」

「好！」一聲沉叱，曾萍突然沉腕，擰腰……

「慢！」一聲洪亮的吼聲自道旁的樹邊响起，緊接着一個白色的人影來到了他們面前。

曾萍似已打算扭斷雷九的右臂，見有人出面，才停了下來，冷冷的向來人瞟了一眼，沉聲問道：「你是甚麼人？」

白衣人答道：「在下白天朗。」

「哦！」曾萍猛一甩手，鬆脫了快刀雷九：「原來是雄鷄幫幫主，請教，貴幫因何以雄鷄為名？」

白天朗道：「一鳴天下白，使衆人早醒惡夢。」

曾萍冷笑道：「以我看，不是這個意思。」

白天朗微微笑道：「在下倒想聽聽高見。」

曾萍道：「一鳴天下白，一鳴驚人，天下盡白，分明是白幫主有君臨天下的野心。」

白天朗哈哈笑道：「在下倒不敢有此雄心。」

雲中龍插口道：「在下鎮陽鏢局副總鏢頭雲中龍，白帮主相召不知有何見教？」

白天朗道：「在下只是想告訴副總鏢頭一個秘密，享譽江湖的鎮陽鏢局這回受了騙，而且副總鏢頭的性命也危在旦夕。」

雲中龍疾聲問道：「此話怎講？」

白天朗道：「副總鏢頭身上那封密函就是尊駕的催命符了。」

雲中龍道：「雲某人不明白此話何意？」

白天朗道：「趙元泰目下也已到了縣城，據說是他專誠來迎迓尊駕，那吳氏雙毒就是他的護衞，只可惜都已被尊駕解決了。」

幹鏢局這一行，大都不願與人結樑子，因而雲中龍冷冷的道：「吳海死在紅娃李麗麗之手，吳江是被人先點穴道，置放在樹洞之中才被雲某誤殺，至於那點封吳江穴道的人，恐怕就是白帮主。」

白天朗點點頭道：「不錯，是在下點封吳江的穴道，那只是為了挽救尊駕性命。」

雲中龍冷笑道：「白帮主未免過份危言聳聽了。」

白天朗道：「此事如果不眞，在下願輸頭顱。」

雲中龍伸出一隻手，道：「證據？」

白天朗道：「在那封密函上。」

雲中龍道：「請白帮主說明白一點。」

白天朗道：「在下說出來，尊駕也未必會相信。」

雲中龍道：「當信則信？」

白天朗道：「據在下所知，密函啟封後，還有一層封套，封套上寫着八個字，那八個字就是尊駕的催命符。」

曾萍插口問道：「那八個字？」

白天朗一字字鏗鏘有聲地道：「先殺來使，再閱密函。」

曾萍暴叱道：「胡說。」

白天朗微笑道：「怎知是在下胡說，莫非閣下見過那封密函？」

曾萍輕嗯一聲道：「閣下言之鑿鑿，也莫非見過那封函柬？」

白天朗道：「在下若說教雲副總鏢頭將密柬取出，容我四人共同一閱，以辨眞偽，那是絕不可能之事，因而在下也無話可說了……」

話聲一頓，向雲中龍拱拱手，道：「副總鏢頭，聰明人一點就透，尊駕自己斟酌吧！」

向快刀雷九一招手，二人聯袂向官道旁小徑走去。

看神情，曾萍不想讓白天朗和快刀雷九二人一走了之，而他又有甚麼顧忌似地猶豫着。

儘管他沒有阻攔，白天朗和快刀雷九二人却沒有走掉。

他們被唐家兄弟攔住了。

唐家兄弟像是突然出現了，在事前竟沒有一絲跡象。

唐傑一馬當先，沉聲道：「二位慢走一步。」

白天朗冷冷道：「有何見教？」

唐傑道：「請問保定府來的趙員外在何處？」

白天朗道：「那個趙員外？」

唐傑道：「保定府億萬富翁趙元泰。」

白天朗道：「在下如何知曉。」

唐傑道：「你不知，何人知？」

白天朗道：「這是甚麼話？」

唐傑道：「閣下方才說，聰明人一點就透，難道還不明白嗎？」

白天朗搖搖頭道：「在下不明白。」

唐傑道：「你既然不明白，我就再說得明白一些，趙元泰的護衞不是吳氏雙毒，而是你和快刀雷九。」

白天朗哈哈大笑，道：「這眞是天大的笑話，雄鷄帮的帮主竟然是一個土豪劣紳護衞。」

唐傑道：「拿人錢財，為人消災，想不到你竟然罵趙元泰是土豪劣紳。」

白天朗臉色沉了下來，冷冷的道：「雄鷄帮從不受人錢財。」

唐傑道：「不錯，雄鷄帮不受人錢財，白帮主也絕不可能作人護衞，然則你却不是白天朗！」

快刀雷九插口道：「姓唐的不要血口噴人……」

他一言未了，唐義、唐俠、唐俊等三人已飛快地縱到他的身邊，唐義揚掌向快刀雷九的頸項處砍下。

快刀雷九身子轉動中，過山刀業已出鞘，刀光猶如匹練，捲向唐義的右臂彎拐肘處。

他們三兄弟雖是將快刀雷九環伺其中，却未以衆敵單，只有老大唐義一人動手，目下眼看唐義有斷腕之危，唐俠、唐俊也仍然靜立不動。

唐義也像無視於雷九手中鋼刀的厲害，既未變招，也未撤招，那掄起的右掌仍然是向雷九的頸項切去。

只聽叭嗟一聲，唐義的右手臂立刻齊肘而飛。

幾乎在同時，另一隻手從唐義的大衫前襟處閃電般伸出，結結實實的在雷九胸口上砍了一掌。

一道血箭從雷九口中射出，他連退數步，翻倒地上，雙腿不停地抽搐。

原來快刀雷九以刀削斷唐義的手臂是一條木製假臂，唐義將眞的右臂隱藏在衣服裡面。

當唐義用詭招擊倒雷九的一刹那間，老二唐俠突然旋動身子，右手食中二指雙駢，點向白天朗的左脅，出手之快，使人猝不及防。

突然聽曾萍一聲沉叱道：「住手。」

唐俠立即住手收勢，退出一邊。

原來面對白天朗的唐傑也很快地站開。

雲中龍目睹此情，不禁大感意外，曾萍為了維護自己，曾和唐家四兄弟動過手，如今他們四人怎會對曾萍如此唯命是從呢？

當他正感迷惑之際，曾萍已走到白天朗面前，冷聲道：「你是誰？」

「白天朗。」

「你不是白天朗。」

「那麼，我會是誰？」

「這要你回答。」

白天朗突然放聲大笑，一面狂笑，一面旋動着身子，當他轉了一圈，再回過身來時，他的面目竟然是起了極大的變化。

他原先的模樣極為俊秀，年齡也不過二十七八歲，而現在却變成了五十餘歲，面上更是滿佈了皺紋。

他那雙顯得溫柔的眸子此刻也射出冷冽的光芒，沉聲道：「雷九的刀快，人所共知，你們可知道江湖誰的易容術最精又快，各位眨幾下眼睛，他就可以變好幾種模樣，目下他活像五十餘歲，還沒有人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並非他有多麼神秘，而是別人不敢看清他眞面目究竟是何等模樣。」

曾萍神情一愕，道：「原來你是『鬼臉兒』畢英？」

「嘿嘿！你倒不算孤陋寡聞，可知道老夫另有一綽號如何稱呼？」

「萬無一失。」

「對！萬無一失，因為老夫精於算計。」畢英說到這裡，一旋身，面向雲中龍道：「雲副總鏢頭，將那封密函拿出來吧！」

雲中龍搖搖頭道：「辦不到！」

畢英緩緩的道：「老夫也痛恨為人謀而不忠之輩，副總鏢頭的行為使老夫非常敬佩。不過，老夫要告訴你一個不妙的消息，自你離開洛陽後，貴鏢局已起了很大的變化。」

「哦！」雲中龍不禁倒吸了一大口冷氣。

「有人上門尋仇，貴局總鏢頭不是敵手，因此貴局的金漆招牌險些被摘，幸經夫從中斡旋，才能大事化為小，小事化無，何總鏢頭感激老夫，交給老夫一封信轉給你。」畢英自衣襟內取出一封信甩了過去，揚聲道：「你拿去看吧！」

那輕飄飄的一封函柬，却像重物似的疾速向雲中龍飛來，剛好不輕不重地落在雲中龍手裡，顯示對方有極

深厚的內家修爲。

封套上有鎮陽鏢局的火漆印，那是絕對假不了的，雲中龍啟封一看，柬函的確是實實在是那何方亮的龍飛鳳舞的親筆字：

「中龍老弟，速將密函交與來人，並立即返回洛陽。一切面叙。

何方亮啟」

雲中龍連話也沒有說，立即自懷中取出一個羊皮軟篋，雙手捧着，向畢英走過去，道：「密函收在篋中，請閣下當面看過。」

曾萍突然橫身攔住中間，厲聲道：「雲中龍，不要上這老鬼的當，那封信是假的。」

雲中龍道：「一點也不假，的確是本局的何總鏢頭的親筆函柬。」

曾萍道：「不管是不是何總鏢頭的親筆函柬，我不准你將那封密函交到畢老鬼手裡！」

雲中龍吶吶的道：「這……這可有些使我爲難了。」

曾萍道：「弱肉强食，江湖本來就是一個爭勝之地，誰的本領好，所說的話就算準。」

畢英冷冷地道：「如此說來，閣下認爲武功在老夫之上了？」

曾萍道：「高低强弱，這要過招以後才知道。」

畢英沉聲道：「老夫行事，一向萬無一失，這封密函老夫是要定了，雲中龍，將密函丟過來。」

在場的人，誰也沒有看見曾萍動過一下，而他的手中却多了一把映日生輝的精鋼短劍，那把短劍只有二尺左右，刄口青光畢露，銳利非凡，劍尖輕輕點在雲中龍手中的羊皮軟篋上。

雲中龍道：「如果閣下强人所難，雲某人只有毀了這封密函。」

曾萍道：「毀了吧！」

雲中龍緩緩的後退，曾萍却緩緩的向前，二人一起移動了二步，曾萍手中的劍尖仍然壓在那羊皮篋上，看樣子，即使雲中龍打算銷毀那封密函都不可能了。

秋老虎的天氣，太陽依然很烈，在場每個人額頭上都冒出汗珠來。

沉靜了一陣，只聽唐傑道：「唐老么很想試試畢老鬼的內家修爲，不知可願奉陪？」

畢英冷冷的說道：「你不配……」

他一語未落，唐傑已電射而起，飛身已向他撲了過來。難怪唐家四兄弟教人難惹，原來他們在對敵之時，採取了拚命的打法。

畢英的身形紋風不動，唐傑的雙掌剛要接觸到他的身體的一刹那間，他方將身體微微一挫，右手袍袖隨意一揮，行家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這極不着痕跡的隨意一揮，却蘊含了濃厚的殺機。

一陣狂飈隨着畢英那一揮之勢突地捲去，眼看唐傑難逃大限，孰料他的身子出奇怪異地一閃躲，竟然到了畢英的背後，那陣狂飈捲起他的衣褲，却未傷他一絲毫髮。

幾乎在同時間，唐義已閃身來到畢英的左側，高舉那斷了半截的假手臂，向畢英的左脅處截去，那隻木製斷臂竟然變成一柄禿頭槍。

畢英冷冷一笑道：「難怪唐家兄弟人見人怕，原來是採取以多取勝的策略，何不四人一齊上來送死。」

話聲中，一掌向唐義的面前拍去。

唐義見來勢銳不可當，其實速度非常之緩慢，當畢英揚掌反擊之際，他的身形一閃，業已滑開八尺有餘，很輕易地避開了迎面而來的狂飈勁鋒。

一陣颼颼之聲，唐義那隻木製手臂中突然射出了幾點銀芒。

這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是想像不到之事，也是防不勝防的，然而畢英的身子却閃動得非常之快，一片銀芒，悉數射在道旁樹叢之中。

畢英冷冷的笑道：「別忘了老夫有個綽號稱爲萬無一失。」

唐傑在他身背後回以冷笑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江湖上恐怕還沒有人敢如此的誇口。」

畢英接口道：「老夫就膽敢如此誇口。」

唐傑道：「未必。」

畢英突然哈哈的大笑起來。

在他狂笑之際，不遠處突然响了一陣輕脆的馬蹄聲，一乘雙轡套車很快的駛了過來。

趕來的人竟然是那「冷面無常」巫達，他向這羣人望了一眼，在相距約莫五十步之處停下了套車。

然而他却沒有離開那高高的座台，沒有說話，也沒有動一動，兩道目光却不一稍瞬地盯在雲中龍手中的羊皮軟篋子。

車門的垂簾落下，也不知車廂中是否有別人。

巫達的突然出現，顯然爲現場帶來了不安的氣氛。連那狂笑不已的畢英也屏息凝神，神態略顯緊張。

不知沉靜了多久，巫達突然一抖馬韁，二馬八蹄又緩緩地向前邁進，套車上移動約莫四十步，再度停了下來。

大家都猜測巫達這時必有行動，却料不到他仍然高坐在座台上，左手持韁，右手高舉着皮鞭，紋風不動。

但是，巫達兩顆眼珠却不轉動，他似乎在爲現場的每一個人看相。

看了一陣，他才喃喃自語，道：「一封函柬，因何教這許多人亡命爭奪？」

聽語氣，他似乎在自問，也像是問現場的每一個人。

不料車廂內却有人出聲答話，道：「只因爲那封密函中有一宗巨大的財富。」

說話中的聲音柔中帶剛，雖是非常之斯文、低細，但却字字清晰。

巫達又道：「一宗巨大的財富？難道密函中附帶了一張鉅額的銀票？」

車廂中那人道：「相傳有一行脚僧人在南海之濱發現一枚萬年老蚌，蚌精因擱置沙灘涸渴而死，行脚僧人也就在那蚌殼內拾得一粒大若胡桃的珍珠，懷此珠於身上，可以刀槍不入，百毒難侵，不畏烈火，不怕酷寒，可謂舉世難求之寶。」

巫達搖搖頭道：「老夫也曾聽人說過，只怕這是無稽之談。」

車中人道：「並非無稽，而是確有其事，行脚僧人慈悲爲懷，以此珠爲江湖中人療傷祛毒，活人無數，但却因此珠而遭殺身之禍。」

巫達嘆息一聲道：「看來好人是作不得的了。」

車中人道：「從此之後，江湖上掀起了一陣腥風血雨，得此珠者，均不得安寧，連那素有君子俠客之稱的曾超羣都動了貪念。」

曾萍的神情微微一變，而他却沒有插口，似在靜靜地等待下文。

車中人又道：「十五年前，傳說此珠已到了曾超羣手裡，江湖所有高手莫不追尋他的下落踪跡，而他却杳如黃鶴，原來他躲在黃山的天仙洞裡去了。」

巫達冷笑道：「曾超羣也太傻，身懷寶珠而東躲西藏，要此寶珠何用？」

車中人又道：「後來曾超羣終於被人找到了，找他的人是黑道上有名的追魂叟莫才。」

巫達答道：「老夫也要忌他三分。」

車中人道：「據說，追魂叟莫才和曾超羣在天仙洞外苦鬥了七天七夜之久。」

巫達問道：「勝負如何？」

車中人道：「無人在旁觀戰，不知誰勝誰負，而莫才就從此未再在江湖出現過。看來，他已葬身在黃山絕谷之中了。」

巫達說道：「你方才說，懷此珠者，刀槍不入，百毒難侵，那麼，怎會許多人因身懷此珠而遭殺身之禍呢？」

車中人又道：「看來傳說並不可靠。」

巫達道：「對了，你繞了這麼大的彎兒，還沒有說到正題之上，那粒寶珠與雲中龍携帶的密函又有甚麼關係？」

車中人未答所問，轉個話題道：「近年來，江湖上又起了另一個傳說。」

巫達又問道：「是甚麼傳說？」

車中人道：「傳說億萬富豪趙元泰願以黃金千束，明珠百顆買下這顆珍珠。」

巫達緩緩的搖頭道：「看來那趙元泰是活得不耐煩了！」

車中人道：「此說一傳，立刻轟動江湖，保定府趙宅也就有人常常監視。據說，有神秘人物前往趙宅聯繫，得知有人托交一封密函由鎮陽鏢局保送，收信人又是趙元泰，自然會教江湖上許多人千方百計地爭奪了。」

巫達道：「那些人太傻了！」

車中人問道：「怎見得呢？」

巫達道：「那粒寶珠絕不會藏在密函之中。」

車中人道：「不錯。」

巫達道：「既然如此，奪得那封密函又有何用？倒不如等待寶珠出現到了趙元泰手中後才再下手也不遲啊！」

車中人道：「閣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巫達道：「老夫倒想聽聽其中道理。」

車中人道：「趙元泰願以黃金千束、明珠百顆換取那顆辟毒寶珠，並非想據爲己有，而是要投下無定河中，從此消滅因此珠而引起江湖上的殺孽。」

巫達道：「人說爲富不仁，這姓趙的却例外，只怕寶珠到了手，他又捨不得扔下無定河了。」

畢英忍不住的道：「嗨！巫老鬼，咱們多年不見哩！」

巫達冷冷的道：「你是誰？」

畢英答道：「鬼臉兒畢英，認不出我的臉孔，該也聽得出我的聲音啊！」

巫達依然冷漠地道：「原來是你，想不到你還沒有死去！」

畢英道：「好人不長壽，你不是也活到七十多歲麼！」

巫達並未動怒，似乎也不想答理他，高舉皮鞭，顯然要趕着離去。

曾萍却揚聲道：「請尊駕慢走一步。」

巫達却瞪了他一眼，道：「原來你也在場，老夫正好要問問你，那些傳說可是眞的？」

曾萍道：「我想先問問尊駕，車廂中是那一位前輩高人，竟然知道如此許多的掌故？」

巫達神秘地笑了一笑，道：「你不妨猜一猜，有何人夠資格坐在車廂中，要老夫爲他趕車？」

曾萍道：「只恐江湖上還沒有這樣的一號人物。」

巫達道：「有倒是有，只是你猜不着吧！」

刷地一鞭，雙轡大車又向前移動了。

曾萍突然向唐家兄弟打了一個眼色。

只見老二唐俠、老三唐俊飛快的撩起衣衫下襬，一陣疾矢立刻從他們胯下射出，拉車的兩匹馬在一眨眼之間變成了刺猬，倒地而死。

曾萍也縱身而起，手中精鋼短劍穿透了車廂，他捏拏的部位極準，看來車中人難逃他這出其不意的一擊。

他這裡還未將短劍拔出，却聽見巫達狂笑之聲，原來他已乘機將雲中龍手中的羊皮軟篋子搶到了手。

曾萍似乎對那密函看得並不十分重要，只是飛快的拔出短劍，撩起車簾。

車廂內却是空空如也，方才和巫達交談之人突然平空失了踪跡。

巫達哈哈笑道：「娃兒，你太嫩了，車廂中根本就沒有人，老夫只不過是施展腹語術，自己和自己交談而已。」

曾萍道：「巫老鬼，你以爲你很高明麼？」

巫達道：「趙元泰宅中有我的眼綫，據說你父已與趙元泰議妥，將埋藏寶珠的地方繪好圖形托鎭陽鏢局送上，趙元泰則將黃金千束、明珠百顆交鎭陽鏢局送信之人帶回。這封密函到了老夫手中，那顆寶珠也就屬於老夫的了。」

曾萍道：「只怕你上了大當！」

巫達道：「你休要危言聳聽。」

曾萍道：「如是眞有其事，家父是不會如此招搖，他當年既能勝得了上門而來的追魂叟莫才，也就沒有將任何人放在眼中，這封密函也就不會托交鎭陽鏢局保送，他盡可親自前往保定府和趙元泰面談。再說，家父如是要黃金千束明珠百顆，該是垂手可得之物，用不着拿這顆寶珠去換！」

巫達哈哈大笑道：「娃兒，休想以花言巧語來瞞騙老夫！」

曾萍道：「信不信由你。」

巫達道：「有一個天下人都不知的秘密，唯獨老夫知曉，你父雖然殺死了追魂叟莫才，却也被莫才殘了雙腿，早已變成一個老殘廢。」

曾萍面色微微一變，沉聲道：「巫老鬼，你確信函中有埋藏寶珠的地圖？」

巫達答道：「老夫確信實有其事。」

曾萍道：「你不妨啓封一看。」

雲中龍突然拔出長劍，怒聲道：「巫老鬼，你如要拆閱密函，先要殺了雲某人。」

曾萍橫身阻攔道：「這封密函是我托交貴局保送的，並有貴局的收據在此，儘管讓他看，我不追究責任就是！」

他邊說邊取出何方亮出具的收據，遞交雲中龍手裡。

那邊，巫達已小心翼翼地自羊皮軟篋中取出密函，啓封拆閱，只見雪白的信箋寫着七個大字：

「貪婪者齊來送死！」

曾萍已然迫近到巫達的身側，沉聲道：「巫老鬼，我想告訴你一個秘密。」

巫達將手中的密函揉得粉碎，揮手一揚，如片片雪花飛落，大笑道：「老夫唯一想知道的秘密，就是那顆寶珠藏於何處？」

曾萍道：「老實告訴你，家父從來就未曾見過那顆寶珠！」

巫達道：「老夫不信！」

曾萍道：「當年追魂叟莫才也是不信，家父雖然費盡唇舌，也是枉然，據莫才說，是有人和他打賭，說他無法在家父手中奪過那顆寶珠。」

巫達動容道：「莫才和誰打賭？」

曾萍道：「莫才在墜落絕谷之前沒有說出來，不過，我認爲那唆使他上黃山和家父拚命的人就是你！」

巫達道：「有何証據？」

曾萍道：「江湖中人無人知道莫才與家父亡命拚鬥之事，只有你！」

巫達道：「老夫既知你父已被莫才殘了雙腿，早就會去找他迫令交出寶珠，何必等到今日？」

曾萍道：「你曾經去過黃山天仙洞找過，但洞中却無家父的踪跡。」

巫達突然放聲狂笑，道：「娃兒伶牙俐齒，說得像眞的一樣。」

曾萍答道：「是眞是假，你自己心裡有數！」

巫達沉聲道：「好男不與女鬥，據老夫所知，曾超羣只有一個女兒，並無兒子，娃兒最好在老夫動手之前，表明你的身份。」

曾萍摘去竹笠，拔出金簪，一縷長髮立刻披了下來，沉聲道：「巫老鬼，我正是一代名俠君子劍客曾超羣的女兒，家父被莫才殘了雙腿，都是拜你所賜，今天要向你討回公道。」

巫達嘿嘿冷笑，道：「老夫方才已經說明，不屑與女流之輩動手……」

話聲中，向一旁站立之畢英揮揮手道：「鬼臉兒，給老夫拿下這娃兒，輕點，別弄傷了她，老夫要用她和曾超羣去作宗交易。」

畢英答道：「放心，這女娃是跑不了。」

雙掌交叉，出招亮式，緩緩的向曾萍迫近。

他竟然是巫達的同路人，這顯然出乎在場每一個人意料之外。

雲中龍一時動了俠義之心，仗劍攔阻道：「以二對一，算得了甚麼英雄好漢，請先要會會雲某手裡的長劍。」

一道銀虹向畢英的頸項間捲到。

畢英發出一陣冷笑，雙掌連揮，平地勁風三尺，蔓草低頭，雲中龍一個跟蹌，口中噴出一道血箭，立刻踣地不起。

唐氏兄弟也一字排開，橫在畢英與雲中龍之間，由唐傑發話，道：「姓畢的，有我唐氏兄弟在，休想動曾姑娘一根毛髮。」

畢英冷笑道：「曾超羣只有一個女兒，何來四個女婿？」

唐傑怒道：「放肆！住口！」

刷地一聲，從腰間抽出一根蛟皮軟鞭，閃電的向畢英面門抽去。

叭地一聲，鞭梢竟然落在畢英手中，只是順勢一帶，唐傑的身子立刻飛了出去。

蔓草中突然出現了一個白衣人，雙臂張開，正好將半空落下的唐傑接在手中。

白衣人將唐傑放下，緩緩走到畢英面前。

畢英怒叱道：「閣下何人？」

白衣人微笑道：「你會不認識我？」

畢英向對方注視了一陣，嘴角突然地牽動了一下，似是非常的意外。

白衣人道：「我就是白天朗，你所喬扮的人，易容術之精妙，令人稱絕，不過，你却不夠格稱爲萬無一失。」

畢英道：「爲甚麼？」

白天朗道：「你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易容冒我，因而你這回要失手了！」

畢英冷笑道：「好大的口氣！」

白天朗道：「三招之後，你就會知道白某人的說話向不誇口。」

巫達道：「一鳴天下白的頭兒到了，眞是三生有幸，老夫要討教幾招。」

白天朗道：「巫老鬼，不知那頭金線蟾蜍，找到了沒有？」

巫達道：「世上也許沒有金線蟾蜍！」

白天朗道：「你可曾想到，世上也許沒有那顆寶珠？」

巫達沉聲道：「少說廢話，轉過身來，老夫讓你先出招！」

白天朗原地不動，冷冷道：「如果你那隻能辟百毒的金線蟾蜍尚未到手，你最好老老實實地站在那兒。」

巫達厲聲道：「這話是何意思？」

白天朗道：「你如不動肝火，不運用內力，也許還有救，否則，你在一盞茶的時間之內就會踣地不起。」

巫達道：「休要危言聳聽。」

曾萍沉聲道：「巫老鬼，白幫主的話一點也不假，密函的箋頁之上淬有劇毒，你方才運力揉碎密函之際，毒性已從你掌心進入血脈，想不到你這老江湖也會陰溝中翻了船。」

巫達暴叱一聲，揚掌向曾萍打去。

他的身形方才躍起，突然又墜了下來，而且步履跟蹌，喘吁不已，顯然有力不從心之感。

白天朗道：「鬼臉兒畢英，你的叩頭大哥已着了道兒，你待如何？」

畢英楞了一楞，緩緩的向巫達走過去。

白天朗又橫阻於他，沉聲道：「答話，你待如何？」

畢英道：「救人如救火，畢英要背負巫老大離此，堂堂雄鷄幫幫主，該不會乘人之危吧？」

白天朗道：「放心，我絕不會乘人之危，不過，得有一個交換條件。」

畢英道：「提條件就是乘人之危。」

白天朗道：「這條件並不苛求。」

畢英道：「說說看。」

白天朗道：「趙元泰現在何處？」

畢英道：「不知道！」

白天朗道：「那麼，不說，你和巫老鬼也休想走脫。」

巫達嘶聲道：「告訴他！」

畢英點點頭道：「好！我告訴你，趙元泰現在小黃山的大方禪寺之中。」

白天朗擺擺手，道：「二位請走！」

曾萍疾聲道：「白幫主出面相助，小女子感激不盡，但是却不贊成放虎歸山。」

白天朗道：「巫老鬼縱使有救，十天半月也難以復原，剩下鬼臉兒一人難成氣候，據白某所知，趙元泰並非一個安份良民，待見到他之後，白某人定給姑娘一個交代。」

曾萍猶豫了一陣，道：「好，小女子信得過你白幫主。」

* * *

大方禪寺不算大，却很靜。

約莫申牌時分，寺前來了一個白衣文士，他正是雄鷄幫幫主白天朗。

一個小和尚前來應門，合十道：「施主前來禮佛上香麼？」

白天朗道：「我來找一位趙員外，這是我孝敬的一點香火錢。」

話聲中，一錠白花花的銀子已經塞到了那小和尚手中，小和尚笑嘻嘻地接過，若說出家人不愛財，這話未必可靠。

跨過不二法門，繞過偏廊，小和尚已將白天朗帶到一間禪房門口，悄聲道：「趙員外在這兒打坐參禪，小心別驚動他。」

白天朗擺擺手，小和尚合十退下。

白天朗屈指向門上輕彈了兩下，不待他呼喚出聲，房門業已呀然而開。

一個身材略顯肥胖的中年人正坐在蒲團上打坐，神情肅穆，似乎任何事件都不會打擾他。

白天朗站在門口，揚聲道：「趙元泰，你是在練功？還是在參禪？」

肥胖的中年人緩緩地睜開雙眼，將白天朗打量了一陣，道：「趙某無緣識荊，閣下是何人？」

「白天朗。」

「哦！雄鷄幫幫主。」

「有一點事想請教閣下。」

趙元泰站了起來，道：「佛門乃是清靜之地，你我到寺外去談吧！」

白天朗擺一擺手，道：「先請！」

趙元泰昂視闊步地出了禪房，率先向寺外走去。

在大方禪寺的左側，有一塊廣闊的空地，趙元泰在空地中央停下了腳步，回過身來，道：「有何見教？」

白天朗道：「近年來，聽說你在保定府頗有善名，修橋築路，濟貧施藥從不後人，保定府的居民都知道你是一個善人，却不知你是一個積惡如山的汪洋大盜，所有財富都是贓物。」

趙元泰平靜地道：「我不否認曾經是個汪洋大盜，但我在十年前已金盆洗手，而且竭力行善補過，難道還不夠麼？」

白天朗冷冷的道：「你可知道敝幫因何要以雄鷄幫命名？」

「賜教！」

「一鳴天下白。」

「原來閣下志在問鼎中原，領袖羣倫。」

「錯了！」

「難道還有別的用意？」

「雄鷄一啼，喚醒世人的夢，敝幫的宗旨要江湖中人分辨善惡，明是非，一鳴天下白的解釋——要江湖中人明白誰是坦蕩蕩君子？誰是邪惡小人？」

趙元泰楞了一楞，道：「我雖不夠資格稱爲坦蕩君子，却也不是邪惡小人？」

白天朗沉聲道：「據我所知，你是個不折不扣的惡徒，十年前你追逐的是利，如今要的却是名，你在保定府行善不過是沽名釣譽，暗中籠絡黑道高手，妄想在江湖稱霸，你以爲白某人甚麼都不知麼？」

趙元泰苦笑道：「白幫主此言太重了。」

白天朗道：「你兩名護衛，我方才已經會過了，可惜雙翼已折其一，不能振翅高飛了。」

趙元泰面現詫異之色，道：「我不明白閣下話中之意。」

白天朗冷笑道：「那麼，我不妨說得明白一些，巫達中毒甚深，恐有性命之危，畢英爲了救他那個叩頭大哥，未必還有餘力來照顧你。」

趙元泰道：「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兩人。」

白天朗道：「你如存心裝佯，不妨就裝到底吧！那麼，價值連城的寶珠呢？可否讓我見識見識？」

趙元泰又愕然道：「甚麼寶珠？」

「嘿嘿，你眞會裝瘋賣傻，據我所知，那顆寶珠本已在你手中了。」

「我根本不知你在說些甚麼。」

「看來你我話不投機，」說到此處，白天朗拱拱手道：「請恕打擾之罪，就此別過。」

說完，轉身就向山下走去。

他的踪跡剛消失，颯颯連聲，樹叢蔓草之中，竄出了六個人來，他們是曾萍、雲中龍以及唐家四兄弟。

曾萍沉聲叱道：「趙元泰，要命的就交出那顆寶珠！」

趙元泰道：「姑娘是何人？」

「曾萍。」

「哦，曾超羣之後人？」

「正是，交出那顆寶珠，否則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辰。」

趙元泰平靜地道：「那顆寶珠不是在令尊手裡麼？不然令尊何以一再派人來和我談交易？」

曾萍道：「但是我聽見白幫主說過，那顆寶珠在你處！」

趙元泰道：「這件事別人可能會信，姑娘應該不信才對，令尊不該將事實瞞騙女兒的。」

曾萍向唐氏兄弟以及雲中龍道：「你們轉身戒備四處，我要和他鬥上一鬥。」

五個人立刻轉身向外，就在他們剛轉身之際，曾萍突然出手如電，點向那五個人的腰間的會池大穴，只不過是眨眼之間，五個人全都躺下來。

曾萍冷笑道：「趙元泰，憑我這一身手，能夠制服你麼？」

趙元泰駭然變色道：「追魂魔手！」

曾萍道：「你知道就好了，還不快把那顆寶珠交出？」

趙元泰道：「我可有些不明白，追魂魔手點穴法是黑道巨擘莫才的傳家之秘，姑娘如何可以學得如此精妙？再說，姑娘系出名門，似不該學此歹毒武功。」

曾萍道：「你可想知道其中原因？」

趙元泰道：「願聞其詳。」

曾萍道：「交出寶珠後，我再告訴你。」

趙元泰堅持道：「不！姑娘一定先要說出原委，我才交出寶珠。」

曾萍用力一點頭，道：「好！我不怕你飛上天！」

說完伸手在臉上一抹，他的面容立刻變成另一副模樣，雖然仍很美麗，却是一種冷艷，使人不敢逼視。

趙元泰恍然大悟道：「原來你並不是曾超羣的女兒！」

「不錯。」

「那麼你是誰？」

忽然有人接口道：「她是追魂叟莫才的女兒莫姣。」

這說話的人竟是白天朗。

莫姣突然旋過身子，沉聲道：「哼！你是如何認出我來的？」

白天朗緩緩的道：「我原先是只知道妳不是曾萍，却不知道妳是誰。當你施展追魂魔手時將他們五人點倒後，我才發現妳的眞正身份。」

莫姣又道：「你如何知道我不是曾萍？」

白天朗道：「曾萍由我從小將他養大，我對她的言行舉止可以說是瞭如指掌，這封信是我托交鎭陽鏢局護送的，而且故意將收據放在曾姑娘處，妳暗中將她點倒，又將她暗藏於洛陽開封的冷月庵中，一路上冒充她追了下來，是嗎？」

莫姣怒聲道：「原來是你在故弄玄虛。」

白天朗道：「聽說你是到處找尋曾超羣的後人，一方面是要替莫才報仇，一方面却是追尋那顆寶珠的下落，因此我才設下這條妙計將妳引出來，老實告訴妳，曾萍姑娘不會半點武功。」

莫姣道：「你休想妄言欺人，曾超羣雙腿雖然已殘，仍然可以授她武功。」

白天朗道：「方才我已說過，曾萍姑娘是我一手養大的，跟隨我半生的。」

莫姣道：「她的父親呢？」

白天朗一字一字的緩緩道：「曾超羣和令尊莫才一齊墜崖喪生絕谷了。」

莫姣道：「我不信。」

白天朗道：「雄鷄幫有一個最嚴厲信條幫規，就是絕對不准欺人。」

莫姣道：「那顆寶珠呢？」

白天朗答道：「也許和曾超羣一起埋於萬丈深壑之中，也許這世上根本沒有那顆寶珠，即使當年曾超羣眞的身懷那顆寶珠，寶珠却沒有保護他的生命，那顆寶珠也就毫無價值可言了。」

莫姣喃喃道：「我好像明白了。」

白天朗道：「那是姑娘之福了。」

莫姣轉身向山下走去，白天朗並未攔阻於她。

待她身影消失後，白天朗才轉過身來向趙元泰拱拱手，道：「趙員外，請恕方才言語冒犯之罪。」

趙元泰隨即回禮道：「白幫主太多禮了！」

白天朗道：「你的言行俱在我之眼中，這十年來你確在行善補過。」

趙元泰喟然的道：「白幫主能夠諒解，使我安心不少，關於那顆寶珠眞是子虛烏有麼？」

白天朗道：「只怕是以訛傳訛。」

趙元泰道：「我原打算以黃金千束，明珠百顆換來那顆引起腥風血雨的寶珠後，沉於江心了斷一些愚人的貪念，如今我是更安心了。」

白天朗道：「你現在可以安心回保定府了。」

趙元泰搖搖頭道：「我不打算回保定了，這兒的主持方丈已經答應收我爲徒。」

白天朗拱一拱手，道：「我當爲你祝福。」

趙元泰步履平穩，神態安詳地向大方禪寺內走去。

紅影一閃，李麗麗出現在白天朗面前，笑嘻嘻地道：「白幫主，若不是我向你歪纏，你還不知道有人冒充你，更不可能這樣快就了結這一件江湖舊案，說吧。你要怎麼樣謝我？」

白天朗道：「妳先將這五個人弄醒，然後帶他們到河東縣城的高陞客棧來見我。」

李麗麗點點頭道：「行，一切如命，我要問你如何謝我？」

白天朗道：「我將爲你找一個婆家。」說罷，回身向山下走去。

李麗麗喃喃道：「替我找婆家？這眞是新鮮事。」

（全文完）

上文提要：何爲佯裝跌傷，目的是想依偎艾芙的懷裡，此計果然妙着，艾芙中計，何爲不敢太妄爲，將她迷倒送回客棧，經過瘋和尚、漁隱、江虹的質詢研訊之後，証明艾芙尚未失身，而艾芙頗感惶惑，到底何爲是不是霍爾，於是再夜探霍爾的行館，瘋和尚怕她有失誤，逕帶她到一處地方，發現謠傳失踪的霍爾，竟長跪在一婦人身前認錯，求娘親恕罪……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相見不如不見　有情却似無情

只是仍僅露出花白了的頭髮，仍不能見她的容顏。

「你還有何說？」

「娘啊，」霍爾半坐半跪，央告道：「這麼多年，這麼多次了，任我如何央求，你始終不讓我見見你的眞面目，我求你……」

沒有答話，布幔後的人一動也不動。

艾芙可把眼兒睜大了，瞪得好大好大，她究竟是誰呢？那麼關懷，愛護她。她從小就沒了娘，但她已在心中把她當了親娘一樣。

她要知道，甚至比霍爾更渴望知道。

那布幔爲何沒動靜，但她也不離去，不言不語。

霍爾却伏在地上，聲聲悲悲切切，苦苦哀求。

只聽那女人長長地、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痴兒，相見爭如不見，你知有娘，娘也無時無刻不在你身邊，也就罷了，非是我不許你見……」又一聲長長的、長長的嘆息，才又說道：「好吧，便讓你見上一面。」

那布幔拉開來了！

艾芙頓覺腦裡轟然一聲，驚得幾乎大叫出聲！

啞婆婆！

是艾芙從小就在她懷裡長大起來的啞婆婆！

從不曾聽她說過一句話的啞婆婆！

就在她張口，要大叫的瞬間，陡然間，一隻手伸出來，撫住了她的嘴，頓時兩脚也已離了地，被人像捉小雞一般離了地面，離開了窗下。

宛若駕霧騰雲，那燈光迅速在霧中消失。

她也消失在霧中。

「哎呀！是你！該死的賊和尚，放手！」

艾芙看清楚了，是醉菩提，遠離那廢棄的破莊園，才把撫着她嘴的手放開。才一看清，便氣得大叫，但仍被和尚揪着，脚下仍不沾塵，身邊的濃霧滾滾，更似騰雲駕霧。

不料和尚驀可裡把手一放，艾芙不防他有此一着，身子向前猛衝，差點兒撞在一株大樹上，但她可是火鳳凰，錯步半旋身，反而借那樹身化解了前衝之力。

氣得艾芙跺着脚兒罵，死和尚、賊和尚，罵個不絕於口。

和尚叫起撞天屈來，說：「好哇，偷了你心兒的，你倒不罵他賊，我和尚偷了你甚麼，怎麼口口聲聲罵我賊。」拉開嗓門兒，嚷嚷：「寃枉呀！」

艾芙又羞更惱，道：「賊……哎呀！瘋和尚，骯髒邋遢和尚，今兒才知你這嘴兒也骯髒邋遢。」

「恁地時，骯髒了天仙鳳凰，豈不罪過。」和尚說着就轉身要走，說：「邋遢和尚就此別過，對個青山不改，

綠水長流，嗚嗚，再見啦，天仙鳳凰，咱們是……是他年不相見，後會永無期。」

艾芙跳起來攔住他的去路：「呔！你敢走，那是啞婆婆呀，我日想夜想，好不容易盼望啞婆婆來了，你爲甚麼拉我走，不許我出聲。」

和尚大怒，只不過怒髮不衝冠，壓根兒和尚無冠可衝，大吼一聲：「住嘴！」

艾芙倒吃了一驚，和尚可是認眞的，不像是和她耍笑。

和尚說：「甚麼啞婆婆，是誰啞了，那婆婆可啞了！叫你住嘴，趁早閉住你的嘴！」

艾芙說：「但是，她是啞婆婆呀！」

和尚怒得跺脚，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吼道：「不准再出聲，女娃娃，我問你，你上了秦嶺十有二年，那婆婆開口說過話沒有？你爲何叫她啞婆婆？就是她從不開口說話，是不是？」

是呀！艾芙睜大了眼睛。

和尚繼續說道：「她爲何不開口說話，寧願使你們當她啞了？」

「她必有難言苦衷，」艾芙委委屈屈、小心翼翼說。和尚眞要發起怒來，任她便是天仙鳳凰，可也是怕的。

和尚說：「別的也還罷了，我只問你一樁，若被你知道啞婆婆不啞了，你日想夜想的啞婆婆，還會不會留下在你身邊，只怕那時，你倒眞要日想夜想，永永遠遠再不能見到她了。」

是呀！一陣恐懼襲上心頭，若然啞婆婆從此捨她而去，她可就再沒啞婆婆那樣疼她的人了，尤其是經過今晚，啞婆婆可不是親她愛她，比親生的兒子還要親還要疼。

「別哭呀，你現下可明白了，爲甚麼我怕你出聲，把你揪到這裡來。」

艾芙眞要哭，雖然哭，可也差點兒哭出來，和尚不瘋，也不骯髒邋遢，一頭撲過去，撲在和尚懷裡，說：「我再不罵你是賊和尚，你也不瘋，你是佛爺爺。」

惹得和尚也笑了起來，艾芙一怔，可不是自家也笑了，一笑又嫣然，又那麼天眞，在她爺爺，在醉菩提面前，她可永永遠遠是個長不大的孩兒。

艾芙仰着頭兒說：「和尚，你瞞不了我的，你今晚巴巴兒的引我去那裡，可知你早已知道啞婆婆……」她只是用和尚僅能聽得到的聲音說啞婆婆，「來了這裡，把霍……何……總之，責她兒子跪在那裡，你也必然知道，霍爾王子怎會是她的親生子，和尚，求你，告訴我，啞婆婆怎會是霍爾王子的娘呀！可糊塗死我了。」

和尚說：「女娃娃，不害臊，還像個吃奶的孩兒。」他笑起來，隨點了點頭，道：「這事也該告訴你了，當今天下，除了我大概再無第二人知道其中詳情，那段冤孽情債，別說你爺爺了，便是你師傅南郭先生也一直蒙在鼓裡。」

艾芙可知道，別看醉菩提瘋瘋癲癲，說到正經事，可是半點兒也不瘋。

和尚說：「女娃娃，你聽好了，今晚告訴了你，你可就是知道這段冤孽情債的第二人，啞婆婆仍然是不會說話的啞婆婆，今晚你亦未來過這裡，也甚麼都沒見到、沒聽過，包括我說的。」

艾芙慌忙點頭，和尚說得這麼認眞嚴肅，那敢打岔。也急於要聽下去。

和尚道：「你對大都的朝政，已知道得不少了，這元世祖忽必烈，乃奇渥溫氏，祖鐵木眞，稱成吉思汗，四傳始至這世祖，在位已二十八年，一朝死了，接掌帝位的是誰？」

「特穆爾。」艾芙道：「這是對大都朝政略有所知的人都曉得的。」

和尚點頭道：「但特穆爾和這霍爾王子一樣，不過是世祖忽必烈之孫，爲何不傳位其子，忽必烈原已立有太子的？」

艾芙道：「太子名精吉木，必已失寵了。」

「正是失寵了，」和尚說：「忽必烈寵的是兩個皇孫，其一是特穆爾，再就是這霍爾王子了。其實太子精吉木尚有長子晋王葛瑪拉，次子荅剌麻八刺。特穆爾與霍爾已不知是第幾子了……」

艾芙忍不住插嘴道：「哼，歷代宮庭，有幾個是不臭穢淫亂的，和尚，我可不願聽這些，大都宮庭越是穢亂，讓他先去自家殺個你死我活，豈不有利，有助於咱們的復國大業。」

和尚睨了她一眼，心想：可惜她不是個男兒，但願她不是另一個啞婆婆就好了。道：「這霍爾既是精吉木太子之子，又是啞婆婆所生，便知其間有一段情孽牽纏，也與精吉木之失寵有關了。不如此說起，又如何說得明白，但其中詳情我亦不知，僅對啞婆婆知道得較詳細。

「芙兒，你可知道，這啞婆婆……」和尚說到這裡，竟嘆了一口氣，才又說道：「那日我在嘉定再見你時，幾乎嚇了一跳……」

艾芙截道：「要你說啞婆婆，可不是說我呀！」

和尚道：「可不是說啞婆婆，你和她年輕時候，長得一模一樣，那日驀然一見你，那瞬間眞以爲時光倒流，啞婆婆重來，我是說年輕時候的啞婆婆重現眼前。」

「當眞……」

艾芙睜大了眼睛，雖然霧氣氤氳，月光朦朧，她的眼兒也閃亮起來。

啞婆婆那麼醜怪，又老又醜，怎會像她呀！和尚說得認眞，她當然信的，因是不禁又想：啞婆婆這樣疼她，她越長大了越疼，必是因爲她成了

啞婆婆的化身，年輕時候的重生，見到了她自己。

她不敢打岔，忙住了口，和尚繼續說道：「年輕時候，她美艷絕倫，簡直顛倒了江湖衆生，從小也極逗人喜愛，簡直也和你一樣。」

艾芙臉兒一紅，啐了一口，說：「和尚說正經。」

和尚說：「我是說正經，顛倒江湖衆生，豈僅和她一樣，她令精吉木太子顛倒，也和你令霍爾王子顛倒一模一樣，甚至寧願失寵於忽必烈，寧願不做太子，只羨鴛鴦，不要王位。」

「原來這就是精吉木失寵之故，」艾芙道：「但我仍不信，啞婆婆可是個漢人，想必年輕時也……武功也是極好的了，豈是沒志氣，不明大義的，難道不敵愾同仇，倒會和韃子的太子精吉木相愛？」

和尚道：「着哇，小芙兒，越說越更覺得你們太相像了。她和韃子亦有一天二地之仇，亡國毀家之恨，又豈會愛上精吉木，何況……這可是你們不相似的唯一之處，何況她那時已有了情郎。你萬萬想不到，小芙兒，你做夢也想不到，那情郎即是已多年和她相處，日夕相對，你那個懵懂的，天下間最最傻、最最蠢，又傻又蠢的師傅南郭先生。」

「不，我不信，若然師傅是她的情郎，相愛的情侶，豈有來到身邊多年，朝夕相對竟會認不出來的？」

和尚道：「這麼說，有其師，必有其徒了，敢情你也是個傻姑娘，你怎不想想，她既然美艷絕倫，怎會變成了又醜又怪的啞婆婆？分明不啞，你們怎又叫她啞婆婆？」

艾芙恍然大悟，道：「她毀了自己的容顏不算，還怕被聽出她的聲音來。」

和尚道：「這就是她又醜又啞之故，小芙兒，和尚雖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空色色空，但當年亦為她的遭遇之悲慘而同聲一哭，更為她的堅毅苦心，情義堅貞，而肅然生敬。」

艾芙央告道：「好和尚，佛爺爺，快呀！快告訴我，詳詳細細地。」

和尚說：「這可難啦，和尚是出家人，可不懂得甚麼情、甚麼愛，若說大概也還知道些兒。」

「好！」艾芙早抓住了和尚的臂猛搖：「那就大概吧，不過要快些兒。」

她急，和尚可不急，搖頭，直搖頭，還加上一聲嘆息，才道：「可眞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了，這霍爾王子被你所迷，為你顛倒。」

艾芙不是羞，是大怒了，道：「呔！和尚，你嘴裡再不乾不淨……」

和尚說：「我這嘴就是太乾淨了，說起話來可就不含糊，人說紅顏禍水，傾城傾國，眞是一些兒也不假，豈僅民間多有故事流傳，更有歷朝歷代史書為證，霍爾王子百計千方，獻盡了慇懃，不能博得你的歡心，不就搖身一變，成了何為麼？那太子精吉木，亦復如是，寧願放着太子不做，做了漢家郎，他有權有財更有勢，也百計千方，製造起機會，那自是容易之極。她武功高絕，蒙古太子馬上天下，自幼已隨忽必烈北伐南征，東侵西略，那武功又豈弱得了。她殺蒙古韃子，那精吉木却為博她歡心，殺起自己的同胞來，更如砍瓜切菜，是以，她從未對精吉木疑心過，但雖已視精吉木為知己，同志同道，可無絲毫愛意，因為她已有了情郎，道合志同，已多年聯袂闖蕩江湖殺韃子，且情愛堅貞。那精吉木可不死心，橫生惡念，任你那師傅南郭先生武功如何高強，有道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精吉木既是太子，手下又豈少了武功高強的，南郭先生不僅連番遇險，有幾次也僅大難不死，或重或輕，一再受傷，只差沒有喪命。」

艾芙道：「不錯，師傅可不是近於殘廢了，尤其是……尤其是……」

她難於啟齒，其實她不過是年長後懂事了，雖沒人告訴她，却猜得出來，知道的只是師傅年輕時在一次重傷後，雖然保得性命，却再不能成家立室了。

醉菩提點了點頭，道：「你師傅自知不能成家立室了，又那麼愛極了她，愛得那麼無私聖潔，不願誤她終身，他那知着了精吉木的詭計陰謀，正是受其所害，反倒引為知己，以她的終身相託，時時為她和精吉木製造機會，却不料她情義堅貞深重，對你師傅的愛絲毫不變。」

艾芙恨得切齒咬牙，道：「精吉木這賊邪惡卑鄙，難道他們毫無所覺？」

和尚浩嘆一聲，道：「那精吉木既邪惡卑鄙，有心人計算無心人，我不是說他們都引他為知己麼，豈會發覺的，這就是君子之可欺以其方，小人以小人之心度人，君子自也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了，詳情也就是他們自己才知道，但想來，那精吉木狡詐，必還以退為進，在你師傅面前假意拒絕推讓，於是，你師傅失了踪。」

艾芙道：「必然就是潛入秦嶺山中隱居起來？」

和尚道：「正是如此，以後的經過，我却所知更少了，但若說她就此移情下嫁精吉木，我却萬難相信，必又是精吉木使出卑劣邪惡手段得到了她，一年多後，便生下了這孽子。」

「霍爾王子！」

和尚點了點頭，道：「那精吉木只道不但米已成炊，而且連兒子也生下了，便坦言相告，她才知道他是當今太子，她愛的本就是你師傅南郭先生，石爛海枯也堅貞不移，為精吉木生下孩兒，並非她移情，而是着了精吉木的詭計，不過已然失了身，對精吉木雖無愛，却亦友好，何況南郭先生毫無踪跡，生死不卜。她這時才知着了精吉木的道兒，更探出南郭先生之

傷亦是他的詭計，這一怒眞個非同小可。」

艾芙恨道：「若是我，就一劍殺了那賊！」

和尚道：「那精吉木既為太子，豈無高手暗中保護，何況豈有不知她性情的，以眞相告之前，又豈無預防。總之，她大怒悔恨之下，留下了孩兒，即這霍爾王子，走了，從此再無相見。」

「但她既是美艷絕倫，怎麼……又成了連師傅也不能認識的啞醜婆婆？」

和尚嘆了口氣，道：「從此，她踏遍海角天涯，尋訪你師傅下落，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在秦嶺山中找到了他，才知他自嘲，號稱南郭先生，本是武林英豪，一變而為冬烘學究。原來那秦嶺山中，居住着一位世外奇人，從儒家永執厥中的學說中，悟出玄機，從此就在山中修練，你師傅曾和他偶然相遇，結了忘年之交，失踪之後，便往相投，亦拜在那連我亦不知其名的奇人門下，傳他所學。」

艾芙道：「這個還用你說麼。」

和尚呵呵笑道：「當眞，我也是班門弄斧了，你是南郭先生的徒兒，也就傳了那奇人衣鉢，知道得自然比我清楚了。」

艾芙道：「我要清楚的是，她怎會變成了一個又醜又啞的婆婆？」

和尚却如不聞，道：「有一天，你師傅從山外歸來，發現你們那幾間茅屋，收拾得乾乾淨淨，直個是一塵不染，茅屋邊、山坡下，更闢了幾塊菜畦，種了蔬菜，並已鮮嫩可食了。

「你師傅以為鵲巢鳩佔，幾乎大怒，不料入內一看，衣物仍是他自己的，且洗潔疊放得整整齊齊，書籍亦不為塵封，在架上擺放得齊整，正驚疑，她出現了，捧着熱茶，放在他面前，然後退過一邊侍立。」

「她就是……啞婆婆？」

「她就是啞婆婆，」和尚道：「你師傅後來對我說道：一個又醜又啞的老婦出現在我面前，經我一再試探詢問，借手勢之助，終於明白，她孤苦無依，偶然入秦嶺，發現幾間茅屋，屋中無人，便住了下來，以手勢示意，願為奴作婢，替他洒掃炊事，只求他收留。你師傅見她可憐，且確也需要這樣一個人，便收留她至到而今。」

艾芙道：「我是問她為何變成又醜又啞的婆婆，師傅怎會認不出她來？」

和尚却不理睬，仍說他的故事，道：「有一日，我入山去訪你師傅，本想嚇他一跳，和那冬烘學究開個玩笑兒，不料你師傅出了山，却發現稀奇古怪的事兒，她雖然仍醜陋，却不老也不啞，嘿嘿，小芙兒，我可不是吹牛，任她武功有多高强，要想不被她發現，却仍是輕而易舉。」

艾芙眉兒一挑，哼了一聲，道：「你若是惹惱了婆婆，和尚，可有你好瞧的，任你逃出多遠，婆婆一揚手，就能把你揪回來，打你個半死。」

和尚苦着臉說：「可不是差點被她打得半死，我先前以為她是師傅的仇家，前來尋仇，伺機下手的，故爾現身出來喝問，不料……」

「婆婆只那麼一翻掌，就打了你兩個嘴巴子，是不是？」

「女娃娃，你可猜錯了。」和尚嘻嘻一笑，說：「不是兩個，其實只能說是半個，她一認出是我，就住了手。」

可樂得艾芙也嘻嘻笑了，說：「不害臊！」

和尚說：「我為什麼要害臊，若說你師傅得到了那奇人七分功力，她却從那奇人遺留的著作中，得到了九分眞傳，論功夫本已在我和你師傅之上了，要知本已有了極高的功力，以往和你師傅聯袂闖蕩江湖，武功已在你師傅之上了，這道理再簡單不過，女娃娃，就和你一樣，從小逗人喜愛，是那武林前輩，遇上了，都會傳授她兩手絕招兒，自入了你們那茅屋中，已是心無外騖，獨居山中，你師傅出了山，她就百無聊賴，便以勤修來打發日子，自然比你師傅更精進，强過我，那自是當然。」

「哎呀！和尚，」艾芙跺着脚，不，是跳着脚，說：「你仍是個該死的賊和尚，我要再問多少遍，你才肯說？」

和尚怎麼啦，這可是天下大奇聞，和尚竟幽幽又幽幽地，嘆了口長氣，道：「小芙兒，我知道你是說甚麼，也不是我和尚不想說，而且……我怕……怕哭啊，小芙兒，你有沒有手絹兒在身邊？」

「做甚麼？」

「擦眼淚呀，敢情你是個蠢丫頭，連手絹兒用來做什麼也不明白。」

和尚不是說笑，一半兒是認眞的。

艾芙不言語了，那一定是無限悲悽，無限感人，也賺人眼淚的故事。

她等待，無言地等待，好像夜也更迷離，風也更淒清。

和尚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才開始說了，道：「她終於找到了，在秦嶺山中找到了他，隱姓埋了名，表面上似乎靜得如閒雲野鶴，但她看得出，他是把那極峯的痛苦，埋在深心處，埋在那未到中年，已出現在他臉上的，一根根皺紋裡，那不是無情的歲月刻劃下的痕迹，而是無情的情海狂瀾的衝擊下堆積出來的，永不能磨滅的痛苦遺痕。」

艾芙無聲地望着和尚，心想：和尚這不是唸心經，更不是唸金剛經，倒像在唸情經。也不由她心中一動：只怕和尚亦是傷心人，也就是因為傷心，才出家作了和尚，啊呀！不差，和尚瘋瘋癲癲，不是和別個和尚不同麼？

她心性敦厚，可絕不想去探究出和尚的傷心事來。

可憐的和尚，若你也是傷心人，

敘述人家的傷心事，也引發自己的無限悲悽，那就不說也罷。

但和尚只不過稍稍停頓了一下，又繼續說了，道：「小芙兒，你雖然年紀尚幼，但也能想像得出她內心是如何絞痛，雖然錯不在她，但又能不引咎，若不是爲了她，那精吉木怎會下如此毒手，導致他終身殘廢，而她，竟還替精吉木生下霍爾王子這個孽子，因悔恨，也更自責了，決心要贖她的過錯罪孽。不久之後，一個又醜又啞的婆婆就出現在那茅屋中了。」

艾芙自言自語，道：「於是，她毀了自己的容顏，把如花容顏，變成了一個又老又醜的老婦。」

「而且怕你師傅辨出她的聲音來，多年的情侶，她若開口說話，豈有辨不出聲音的，便能瞞得一時，日久也會發現的。」

「於是，她成了啞婆婆。」

「她決心要侍奉他一生，雖不能和他成眷屬，也要爲他奉箕帚。」

艾芙心在絞痛，天啦，她不僅毀去自己的如花容顏，而且變成一個奇醜的老婦，那是多大的決心，又是多大的痛苦，一定的，艾芙雖然年輕，可明白，她一定也痛恨自己的如花美姿容，這不就是令他成爲終身殘廢的禍根，可知她亦如何痛恨自己的。

醉菩提和艾芙都不言語了，甚至誰也不敢望一眼對方，想一想啊，那成了又醜又啞的婆婆，終其一生，却要面對她自己悔恨愧咎的根源，可不是比死更要痛苦萬萬倍，時時刻刻，都要忍受那痛苦的煎熬。

「可憐的婆婆，她有何過錯啊，」艾芙悲嘆道：「她爲何要如此磨折自己？該死的，該殺千千刀的，可是精吉木那賊，倒意足心滿，自在樂逍遙。」

不料和尚却說道：「不，雖然詳情不知，但想來那精吉木亦深感愧咎，從此不思振作，意態也消沉了，必也是爲了這緣故，皇帝也無心作了，雖然大都尚無明令廢止他這太子，稍悉大都朝政的人都知道，將來的王位，必由特穆爾繼承。」

艾芙長長地、也幽幽地嘆了口氣，道：「但那霍爾王子，啞婆婆的……啊，咱們仍然就當她是啞婆婆吧，她的親生子又怎會尋來，怎會找到他親生娘的？」

她記得，不久前，曾聽那霍爾王子說過，他請求派來西蜀，便爲暗中尋訪他親娘，而且皇天不負苦心人，終被他找到了。

這霍爾王子又怎生尋訪到呢？必又是一段曲折更離奇的感人故事，但和尚搖了搖頭，道：「那可是我不知，亦想知的了。」

「那日啞婆婆不得已，才把眞情相告，說道：他相信我和尚是出世之人，必爲她守密，這才坦言告我一切，女娃娃，現在，你可是知道的第二人了，我是說外人，那霍爾王子是她親生之子，當然不算的，女娃娃，你若對人洩漏……」

艾芙忙正容道：「和尚，你放心，我絕不洩漏半句，甚至連爺爺也不說，現下我可終於明白了，這霍爾表面上是不願與天下武林爲敵，破壞三聖一元大會，其實別有隱情，體貼娘心，不敢與我師傅南郭先生作對。」

「小芙兒，你眞聰明，猜得對了，否則，他娘會宰了他，現在，你可也明白了吧！」

「我，明白甚麼啊？」

和尚說：「當年把你送上秦嶺，明是送你去給南郭先生爲徒，其實是給啞婆婆爲徒作伴才是眞，你爺爺初時不願意，是我一力主張，不能明言，只是堅持這樣做，你爺爺相信我，終於首肯，現下你已長大懂事了，也該對你明言了。」

艾芙也恍然大悟道：「不怪啞婆婆把我當親生女兒一般疼愛，哎呀！原來我像她，和尚，我眞像她年輕時候麼？」

「你臭美，」和尚說：「把你送去她身邊時，你不過是隻醜小鴨，不過，不過麼，女娃娃，可眞是女大十八變，後來倒越大越標緻了，既然世人對美的觀念標準大致都相同，凡是稱得上美的，自然也相似了。」

艾芙知道和尚嘴裡是長不出象牙的，這已是對她的讚美了，得意的微笑，又浮現在唇邊。

那和尚又道：「現在你也該明白，啞婆婆爲何要罰她兒子長跪一天一夜，那麼惱怒了。」

艾芙的臉兒登時又熱了起來，道：「這該死的賊霍爾欺騙我，扮作何爲，令她聯想起當年那精吉木也一般兒欺騙她，因是令她痛恨，我猜啊，她那蘊藏在心中多年的怒火，也一股腦兒發洩在這賊霍爾身上了。」

「我也如是想，」和尚說：「但也是她太愛你了，霍爾雖是她的親生子，但你可是從小在她懷裡長大的，她從你身上看到了她當年的影子，精吉木毀了她，毀了南郭先生，眼見你也幾乎毀在她兒子手中，如何不怒火三千丈。」

艾芙閉上了眼睛，陣陣溫暖的，幸福的感覺上心頭，雖然她爹娘早死，爲國捐了軀，爲國死難了，但多少多少人，愛她疼她，被翼護的溫暖，被人疼愛，多幸福啊。

她閉上了眼睛，用全心靈去感受那幸福，尤其是她明白了那晚，那孟後主曾遍種過芙蓉的城墻頭上，她失去知覺的眞相後，疑懼的陰霾已從她心上一掃而空。

咦！且慢，瘋和尚怎麼不出聲？

她睜開眼睛一看，夜霧雖迷茫，星月光黯淡，但多年的內功修爲，仍可看得出三兩丈外，和尚却沒了人影，身邊沒有，能見的遠處兩皆沒有。

和尚，你在那裡呀！這可惡的瘋瘋和尚必又是和她玩兒。

「再不出來，我要罵啦！」

她氣得跺脚，不是氣和尚躲着不出來，是氣她再不能罵和尚是賊了，而且還得小心，罵得順了口，賊字一出口，又會被和尚取笑了，誰敎她被何爲偷了心兒呢？不，是賊霍爾，那才是賊，該死的霍爾。

和尚已無影無踪、無聲無息，這該死的瘋和尚隨時隨刻都會出現在你面前，却又隨時隨刻在你面前消逝無踪。

不，她不能叫得大聲了，若被啞婆婆聽到，知道她在近處，已知啞婆婆不啞，那還了得。和尚說得不錯，她必須假裝甚麼都不曉得。

她耐着性兒，靜靜地聽，等呀等，和尚却不出來。她可知道和尚的德性，從小就和他瘋在一起，怎會不曉得呢，你越急，他就越是不急，你若不急，他可就會急走出來了。

那麼，和尚是眞的走了。

且慢，且慢，和尚爲何要和她分享這秘奧，巴巴兒的引她來，讓她親眼見到這一切，親耳聽到這一切，爲了什麼？

她是個聰明的姑娘，心中疑問一生，以往的一切一切也就上了心頭，和尚說過些甚麼？嘉定城中，在霍爾行館初相見那一晚，和尚就說過甚麼情孽，以後，同樣的話，又一再從和尚口中聽到過，顯然都是說給她聽的，而他却對霍爾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那麼，今晚引她來此，親眼看到、聽到一切，豈是無因，和尚可有用心，用心何在？

難道要她知道：霍爾雖然即是何爲，但霍爾其實也不壞，而且要她知道：啞婆婆是霍爾親生的娘，而啞婆婆那麼疼她愛她。

不！艾芙又跺起脚來：但他可是精吉木的兒子，和她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韃子，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仇深似海，國破、家亡，還有比殺親之仇更深的麼，江虹妹子說的不錯：他是仇人呀！

江虹妹子，一想起江虹，她可又急了，一定天快亮了，她出來有多久了？江虹妹子若是醒來不見她……

江虹哭得紅腫了的眼睛在她眼前一浮現，心中一急，和尚既已走了，她還等待甚麼。

可不是夜霧已成晨霧了，灰黑漸漸變成了乳白色，認準方向，急奔回到城裡。

芙蓉城仍酣睡未醒，江虹亦睡夢沉沉，艾芙舒了一口氣，悄悄地、輕輕地、溜上床。

不，她甚麼都不能想，亂如蔴的思緒，亂極了，反而呈現一片空白。

空白，空白中有甚麼在凝聚，凝聚成了一張笑臉，她感到窒息，不不，她扎掙、扎掙，她怎麼在那人的懷抱中！竟動彈不得，啊呀！那個他俯下來的笑臉，多英俊，又多邪惡！她又急又怒，驀可裡用上了全身眞力猛掙，大吼一聲。她坐了起來，睜開了眼來，陡然眼前一片光明。

原來是做夢，她在床上。

小妹子呢？身邊竟不見了江虹，却聽外面，院子外面，不，是大街上，人聲沸騰。

心下大急，這定是出事了，跳下床，幸是她和衣而眠，一定是她太倦了，倒下床就睡着了，只看天色已大亮，一定已睡了不少時候，取出鳳凰鞭急奔而出！

只見江虹揮舞軟鞭，那金絲軟鞭在朝陽下，湧出一片金霞，迫得向她進攻的三人連連後退！

是那風、雨、雷三姨！那街心馬上，可不是耶律郡主，只聽那郡主喝道：「滾開，叫火鳳凰滾出來。」

不錯，那電姨傷在她鞭下，而且兩度受傷，必然尚未痊癒，艾芙膽氣陡壯，叫道：「妹子後退，我來敎訓她。」

江虹那是風雨雷三姨的對手，不過在驀然一輪疾攻下，堪堪把那三姨迫退而已，聞言疾掃一鞭，退過一邊。」

那三姨一見艾芙出來，可是嚇破了膽的，也慌忙急退回去，護定那耶律郡主。

江虹喘吁吁，顯然已惡鬥了不少時候，連頭上的髮也散了，身上衣衫已破了好幾處。說道：「姐姐，今兒可不能放過她，這韃子女叫咱們放出霍爾王子，胡說八道！」

艾芙可明白了，必是霍爾王子失踪，被這郡主知道，首先想到的當然就是她，於是率領韃子兵騎趕來要人。

艾芙登時大怒，而且羞怒，當街當着這麼多人面前問她——一個大姑娘要王子，如何不羞怒。

她怒道：「咱們也正要找那賊王子，把他碎屍萬段，既然你先要來送死，便先成全你這韃子女！」

江虹也羞怒得直跺脚，她頭髮散了，是因爲那日被耶律郡主硬生生用鞭絞落了一綹，是以紮起來便不牢穩，適才一惡鬥，便散落下來。可不是舊恨添新仇，叫道：「姐姐，咱們今兒絕不放過她！」

那耶律郡主如何不是一聽說霍爾王子失了踪，明知她和四姨都是人家火鳳凰手下的敗兵之將，心下一急，也立召集了她率領的韃子女兵騎，氣急敗壞地趕了來，那行宮中又有那個敢阻止。

那韃子不論男女，可全是在馬上長大的，更何況耶律郡主是天都上人的弟子，雖然自幼任性、刁蠻驕縱，武功練得不到家，不過是在火鳳凰鞭下也才相形見拙，其實比較之下，便不輸於江虹，既得忽必烈的寵愛，有

甚麼是辨不到的，從韃子女中百中挑一，組成了四隊女兵騎，每隊十六人，恰含了四象變八卦，八八六十四之數，分由風、雨、雷，電四姨統率，竟也曾隨同蒙古大軍東征西伐，當眞是所向披靡，累建奇功，但耶律郡主匆匆從大都趕來，一路驛站換快馬，日行數百里，這女兵騎可不能夠了，只能隨後前來，恰好昨日到達這芙蓉城，是以耶律郡主雖明知不是火鳳凰敵手，却也壯了膽色。

嘿嘿！嘿嘿！耶律郡主連聲冷笑，那四隊女兵騎，所向披靡，任你武功出神入化，便是能破得四姨劍陣，可也難逃箭陣，耶律郡主垂手再揚，手中已多了一隻紅色三角小旗，只見那四隊女兵騎，已分散開來，四隊分左右，分撥四方位，再一揮，前八騎立即滾鞍下馬，各皆懷抱連珠弩，馬上八騎也相同，而且橫馬爲城，首尾相連。

艾芙一見，頓時大吃一驚，這耶律郡主只要一聲號令，那六十四張勁弩就會連珠齊發，而且馬背上掛着的勁弩，不下數張，可連續發射。

艾芙一見，這一驚非同小可，不怪這耶律郡主隨大軍征戰，所向披靡了，那六十四個女兵又豈僅能征慣戰，而且必然各皆有一身功夫，皆可各自爲戰，不怪她從小得到忽必烈溺愛，更加得寵封爲郡主了。

她一看便已明白，除非有盾牌護身，否則任你能遁地飛天，也難逃出箭雨，立成刺蝟！不料這耶律郡主劍陣之外，更有箭陣。

慌忙抓住江虹的胳膊，猛可裡向大門內一帶一推，橫身擋在她身前，提一口眞氣，勁貫右臂，那鳳凰軟鞭竟顫若靈蛇，朝陽中閃出縷縷銀霞。

耶律郡主再又冷笑，舉在手中的三角紅旗，却不落下，道：「你倒也識得本郡主的厲害，你怕啦！」

艾芙氣凝丹田，那能開口說話，却也打定了退身主意，總算江虹亦知機，亦已明白厲害，未再逞強爭勝。

那郡主冷笑道：「趁早交出霍爾王子……」

不料話聲未落，驀聽身後啊啊連聲驚呼，白練掠空，耶律郡主手中已失了紅旗，她馬前却落下一人來。

「霍爾！你呀！」

耶律郡主大叫歡呼一聲，雖是手中令旗已被奪去，因大喜似無所覺，任由霍爾奪了。

來的正是霍爾，面對耶律郡主，退一步，再退一步，似也大大鬆了一口氣。

艾芙一見霍爾，竟也心中一喜，不，僅是半喜，皆因那霍爾仍是何爲的裝扮，白衣瀟洒，但立即明白他即是霍爾時，頓又大怒，本已是仇人見面，何況這耶律郡主竟當街當衆向她要霍爾，這是多大的羞辱，僅僅爲這緣故，今天也非要殺了他不可！

她怒道：「耶律丫頭，你不是要霍爾嗎？賊霍爾的死屍倒有一條！」

鳳凰軟鞭本已眞力貫注，那霍爾面對耶律郡主，正一退再退，相距艾芙已不過丈許，何況是背對着艾芙，恨得切齒咬牙的艾芙鞭起如雷霆震怒，呼的一聲斜肩劈落！耶律郡主大叫：「小心！」霍爾聽得風聲，慌忙上步一旋身，艾芙却已探步挫腕，鳳凰猛展翅，頓見粉蝶紛飛，血雨飛洒，霍爾啊了一聲，跟蹌一晃，堪堪栽倒！

原來霍爾的肩頭已被艾芙的鞭頭鳳凰雙展翅，割裂得片片飛，肩頭也已血流如注。

幸好耶律郡主已早搶出，躍馬衝來，長鞭向艾芙右腕掃落。

艾芙怒道：「丫頭，你要陪葬，成全你！」滑步盤旋，竟已轉到耶律郡主馬後，回鞭向耶律郡主腿上捲去！却不料怒馬連聲長嘶，三四馬自三面衝到，風、雨、雷三柄長劍，劈面、抹肩、刺脅，齊齊攻來！

艾芙不得不捨了耶律郡主，猛點地，騰翻一掠，避過那急攻的三劍，但脚才點地，耶律郡主已一帶馬頭，斜肩一鞭劈到，那馬衝前，鞭未到，招却已化作靈蛇吐信，向艾芙的後腦門點來，同一瞬間，那風雨電三姨亦已兜轉馬頭向艾芙圍攻到了，一人四馬錯衝騰翻，端地動魄驚心，劍化長虹，鞭起風雷，怒喝嬌叱之聲不絕於耳。

那霍爾王子顧不得包紮肩傷，急叫道：「住手！」

耶律郡主大怒：「她手下不留情，你倒憐香惜玉！」緊鞭掃、打、劈、掛，艾芙怒不可遏，八卦遊身，換位移形，那耶律郡主和風雨雷三姨在馬上，倒要互相迴避擠撞，艾芙却身似游魚，穿閃於四馬之間，忽地大吼一聲，猛可裡一掌向風姨馬屁股上劈落，右手鞭鳳凰展翅，雨姨的馬後腿登時絞斷，人翻馬仰，那風姨的馬衝出，幾乎與耶律郡主的馬迎頭撞個正着。

已是半身鮮血的霍爾王子那顧得傷痛，咬牙竄出，叫道：「姑娘手下留情！」

艾芙見他半身鮮血，惶急滿面，驀然想到啞婆婆，手下那麼慢了一慢，那耶律郡主的馬一聲長嘶，人立而起，避開了風姨，那馬向列陣的兵騎疾衝過去，雷姨的馬亦已兜轉了馬頭，耶律郡主的馬前蹄落地，却也在丈外了。

只見那霍爾再一個跟蹌，早有兩條人影竄出把他扶住，疾退了回去。

氣得艾芙猛可裡一跺脚，誰教這賊霍爾是啞婆婆的親生兒，就這麼人馬倏分的瞬間，只聽耶律郡主叫道：「速歸本位，風後雷前，雨左電右！」

艾芙驀見四姨各奔本隊，登時明白了，箭陣已發動，耶律郡主手中雖無令旗，如何不能馬上請令，後悔不該想到啞婆婆，適才手下那麼一慢，

容那耶律可兒脫退，但後悔已來不及了，却那肯退走示弱，忙氣沉丹田，眞力注長鞭，空靈內視，以耳代目。

她不肯退走示弱，其實明白退走已不及了，她前後左右，已各有十六筒弩箭封鎖去路，即使耶律郡主不發令，她只要一動彈，立即就有千百支勁弩齊發，即使能保得住性命，亦會成了箭猬。

她以耳代目，也才能耳聽四方，但奇怪分明耶律郡主已大叫兩聲：「放！」却不聞勁弩破空。

却也在瞬間，艾芙花容變了色，若是僅自己還可心存僥倖，江虹突來身邊，她的鳳凰軟鞭再如何舞得風雨不透，可也護不住兩人。

原來江虹就在這瞬間現身出來，來到她身邊。

艾芙忙喝道：「快退！」

那知江虹竟不理睬，竟昂然而立，叫道：「放！放甚麼呀？」

耶律郡主又大叫一聲：「放！」

江虹道：「耶律女賊，屁倒有得你放的，噯呀！好臭，好臭！」

她假裝掩鼻，却暗中塞給艾芙一個袋兒。

這是做甚麼？必有原因，耶律郡主已三令發弩，而無一弩發出，又豈無因，艾芙迅速接過，藏入袋中，閃電般捏了捏，袋裡像是豆兒大小的黃豆。

那原是人人屏息的瞬間，只見霍爾王子草草裹了傷，再又排衆而出，脚下蹣跚，簡直是連跌帶撞地搶了出來，站在耶律郡主的馬前，可是背對郡主，面向艾芙躬身一揖，道：「姑娘請手下留情，今日原出誤會，姑娘大量寬宏，何況兵卒亦無知無辜，還請替她們解開穴道。」

此言一出，街上人誰不大驚，目瞪口呆，艾芙也才恍然大悟，耶律郡主也驚駭的倒抽了口涼氣。才知因何三發號令竟無一弩發出了，敢情那四隊女兵騎，六十四人竟已全被點了穴道。

被點了穴道，那自是遙遠隔空打穴，竟然在同一時間，竟無人覺出，這是何等神化奇絕的功夫，若目標是她，她豈還能活命麼？

耶律郡主駭得幾乎魂魄也出竅，只聽那霍爾王子再又沉聲對艾芙道：「姑娘請高抬貴手，三聖大會期近，遏息武林之爭，消弭門戶之見，原是你我兩方共同之願，我等亦樂見其成，郡主遠來不知，多有冒犯，我這裡謝罪了。」

說着，躬身一揖到地，他肩傷不輕，半身血染，躬身，登時又跟蹌，幸是他身後有人搶出，及時扶住了，才未倒地。

艾芙化險爲夷，亦已明白江虹暗中塞給那袋兒之故，必是江虹受命而來，那自是閉那六十四名女兵騎穴道之人授意，其實她又何嘗不駭然，何況替她臉上貼金，怎不見好便收。

暗中抓了一把袋中豆兒在手，也高聲說道：「既然你這賊王子已把話說明，好！今兒就暫且饒你們的狗命，容你們多活幾日。」

她口中在說，心思可是閃電般在轉，既塞給她一袋豆兒，那自是命她解穴，而且是就在原地解穴，那封穴的穴道，自也是在那女兵騎的正面，活其靈台，其穴必也可解。

心中在想，眞氣在體內運行，右臂倏抬，便已聚於掌上，猛可裡半旋，只見她手揮處，那六十四兵騎登時馬嘶人翻，那地下的三十二人自是栽倒地上，馬上的三十二人，亦撞下馬來，總算那人馬皆久經戰陣，馬嘶僅揚蹄，倒地的六十四人不過一時失去平衡，並未受傷，故能立即翻身躍起，各又紛紛上馬。

江虹早高聲叫道：「暫饒爾等性命，還不快滾，耶律丫頭，教你知道我姐姐的厲害，臭丫頭，有屁留下對臭霍爾放吧！臭丫頭，臭霍爾，哎唷，臭不可言，快滾！休臭了咱們，快快滾！」

那耶律郡主連令也顧不得發了，適才她的那麼多兵騎如何被打了穴，還可說一時疏忽，艾芙如何僅在半旋身之間，便同時解了這麼多人的穴，就在眼前，她睜大了眼睛，竟也沒看清，那會不怕亦被人閉穴於無形，早掉轉馬頭就跑，還算那風雨雷三姨沉着些，齊一揮手，四隊女兵騎，六十四匹馬登時前蹄離地，人立而起，同時一聲長嘶，那聲威眞個動地驚天，果然人馬皆久經戰陣，雖然盡皆膽落，兵騎不慌，陣仍不亂，勢如狂飆動地而去。

那霍爾王子及跟隨他前來，以及隨後而來，亦不下數十騎，竟也隨那去如狂飆的女兵騎，只不過頃刻之間，皆已消逝於街道轉角之處。

留下來的，祇是升高了的陽光中，兀自滾滾的泥塵和街頭的死一般的靜寂。

艾芙，甚至江虹，一時間，佇立街頭，從那駭然的窒息中，仍未緩過那口氣來。

江虹悄悄地，拉了一下艾芙的衣袖，說：「姐姐，進去吧，人家早走光了。」

艾芙像如夢初醒一般，一把抓住江虹，反身就走，只見店中暗角處，店家夥計正探出頭來，仍驚魂未定，還有不少人龍，乍現還隱，全速退去。

她多一眼也不瞄，那自是淮海一劍，和那山東道上的武林，不錯，她記得，姓谷，可全是闖蕩江湖多年的英雄好漢，適才的一切惡鬥，自也在暗中瞧得清清楚楚。心想：這也好，不論他們甚麼來路，是友還是敵，眼見了這場惡鬥，也再不敢輕舉妄動了，而且知道她是三聖的弟子，弟子的

武功已如此出神入化，從此對三聖必也更加尊敬，敬也更虔誠。

回到院中，把院門一關，簡直是飛掠入屋。

江虹叫道：「姐姐，你做甚麼？」

艾芙把幾間屋子都搜查了一遍，那有半個人影。問道：「那人呢？」

「那人！誰呀？」

「那個給你一袋豆兒的人，是誰，在那裡？」

江虹面上紅了，說：「我……不知道。」

「不知道？」

江虹道：「我也看出那箭陣的厲害，心下惶急，那敢轉一下眼兒，只聽有人在耳邊說道：別怕，我已把那六十四個女兵騎點了穴道，箭陣再也不能發動了，出去把這袋兒給你姐姐，她會明白如何解開那些人的穴道。我這才發現，那馬上馬下的女兵騎，皆如泥塑木雕，所說果然不假，大喜過頭，跑了出來，連手中……多了個袋兒也不知，竟不知那人何時塞在我手裡的。」

「你不知？」艾芙瞪眼說：「人家和你說了那麼多話，還塞了個袋兒在你手中，你竟不知！難道連頭也不回過去望一下？」

「我心兒像已提到了口腔，連眼兒也不敢眨一下，那敢回頭。」江虹道：「我不是說，出來了，才知手裡多了一個袋兒，也才想起那人的話，姐姐，我是不是……眞沒用。」

艾芙摟住她，說：「不，你是全心在我身上，關心我，替我躭心。」

江虹在眨着眼兒，說：「姐姐，我倒有些記得了，那聲音……」

「你認得那人的聲音？」

「不，聽不出，現在想來，有些明白了，像在耳邊，但又怎麼細如游絲呢？好像是甚麼……甚麼傳音功夫，其實說話的人在遠處，姐姐，世間眞有千里傳音的功夫？」

「不，沒有，我是說，那麼傳音千里，不過誇大形容罷了，但內家功力深厚的，數丈或十數丈外，却是能夠的。」

艾芙心下可更驚疑了，又是傳音，日前她得傳音之助，始能破得風雨雷電四姨的劍陣，今日又得傳音之助，再又化險爲夷，破耶律郡主的箭陣，這必是同一人！

必是同一個人，這人是誰呢？

不僅助她連破劍陣與箭陣，而且還讓她親自解開那六十四個女兵騎的穴道，不用說，也讓人以爲點那六十四個女兵騎穴道的人，自然也就是她了！

不用說，不用說，今而後，火鳳凰踩踩脚，可就不僅西川芙蓉城，只怕大小金川，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關內關外；不用說，所向披靡的耶律郡主的劍陣與箭陣，皆被她一舉手即破去，因是便連那內蒙外蒙，也爲之震顫了，今而後，嘿！今日那淮海一劍，和山東道上的武林高手，亦皆親眼所見，這一傳揚開去，必也更加些鹽兒加些醋，誇大宣揚開去，今而後火鳳凰三個字兒，天下之間，江湖之上，誰不聞名喪膽。

這人是誰？

誰是這人？他爲何這樣做？

「姐姐，你看甚麼啊？除了咱們倆，這屋子裡再沒人了。」

她不自覺向四處望了望。

沒人嗎？她下意識覺得，總有一雙眼睛在跟着她，有人……就是這個人，總是跟在她身後一樣，不然怎會兩遇戰陣，都得到他傳音相助。

「沒甚麼，」艾芙說：「小妹子，來，我替你整理一下頭髮，衫兒破了也該換啦。」

她沒有告訴江虹，三日前亦得這傳音之助，始能破得劍陣，那是今生第一樁，可說丟人的事，她誰也沒說過，當然也不把兩樁事兒連接在一起來說。

她把江虹拉過來，坐在跟前，整理着。

不，那劍陣，風雨雷電四姨的劍陣，其實並不可怕，便不能破，可是，憑她已到了化境的換位移形，脫身應是不難的，今兒才是眞可怕。只要傷在一弩之下，她的手中鞭只要那麼慢得一慢，她就……天仙鳳凰可就成了刺猬。

「飛呀！飛呀！飛呀飛！」江虹說：「姐姐，你的靈魂兒，已飛到好遠好遠去啦，只不知縈繞的是那一個，是那風流又瀟洒的何爲相公呢！還是那痴情的霍爾王子，他傷得重不重啊？」

「都不是，不，不是他……啊！」

艾芙驚覺，臉羞紅了。

江虹一把將艾芙推開，奪過木梳來，說：「好心你呀！去想你的情郎吧，可別拿我的頭來做幌兒。」

她竟答起江虹打趣她的話來，可知想得怎麼出神了。

她道：「你猜對了，雖然你打趣我，但我確確實實想得出起神來，在想一個人，但不是該死的何爲，亦不是殺千千刀的霍爾，而是另一個人。」

江虹噗嗤一聲，笑道：「姐姐，我是你肚子裡的蛔蟲，你是再也瞞不了我的，我知你想的不是他們，其實他也不就是他，一而二，二而一罷啦，就憑他們也配，我沒見識過，今兒是第一遭，但也知道這傳音功夫，必須內家功夫已達到爐火純青到了化境才行，他們再練十年也不行，姐姐，我來幫你想。」

當眞，以往還道她是個沒長大的妞兒，現在才知她聰慧過人，旁觀也更清。

艾芙道：「小妹妹，你可是已猜出來是誰了，說來聽聽？」

江虹道：「我雖未能猜出，却聯想到些事兒，想想一路之上，誰替姐姐

你這火鳳凰揚名兒？」

艾芙嘿了一聲，道：「哎呀！怎麼我沒想到。」

這人傳音必在近處，自也可以現身破劍陣，今日既然能打穴於無形，自也可以解穴，爲何要交由她來破解？當眞小妹子旁觀者清，但是……

艾芙却又搖了搖頭：「不，不是他。」怎會是宋匡，巴鼻道人把他接上大巴山，不過才六個寒暑，除非天生異稟，異於常人，否則短短幾個寒暑，內家功夫豈能達到這般境界。

不會是他，那又會是何人呢？顯然地，這是在爲火鳳凰塑造形象。塑造一個武林中、江湖上人人尊敬，也令人聞而喪膽的形象，那自是指武林中、江湖上敗類而言。是那正氣凜然，義薄雲天的豪傑之士，自然不會喪膽，反而會令她倍加敬重的。

「姐姐，哼！」江虹說：「我說你眞不公平，到今天你仍對人家有成見，你仍瞧不起人家。」

「我沒有，」艾芙說：「眞的，小妹子，即使以前是的，現在也沒有了。我是想到他的年齡，他才多大點年紀，即使比我年長些，但練功夫的歲月却少了一半，怎麼能夠呢？練功夫可是一分修爲、一分功力。」

江虹不服氣，道：「好，不信，咱們等着瞧。」

是的，等着瞧，有第一次、二次，必然還有第三次，這人每遇她有厄難就出現了，必在左近。

艾芙道：「我們也可以把他找出來。小妹子，換過衣衫，咱們出去逛逛，今兒後，那耶律郡主靈魂兒一定還未歸竅，我猜，她甚至不敢離行宮半步。」

「是啊！」江虹說：「姊姊，而且她眞會從心裡感激你，你若不傷了霍爾王子，她就不能守候在他榻前，你越對賊霍爾手下不留情，她越更放心了，以往她恨你，現下不再是恨，而是怕了你。」

艾芙惱道：「從今以後，休在我面前提起那賊霍爾。」

「口中不提，不知人家心兒裡想是不想……我不敢啦！」江虹跳開一邊。

艾芙可也不是眞打她，道：「你老再不換衣服，我可走啦。」

江虹先已搶到門口，說：「走啊，這就走，爲甚麼要換衣服。」

「你一身破破爛爛。」

「說不定也會因此遇上一個豪邁又瀟洒的佳公子，有甚麼不好！」

艾芙一把沒揪着她，恨得牙癢癢，江虹在院中道：「姐姐，說正經，經過了這麼兩次，眞覺穿得破破爛爛，更自在多了，初來時，走一步，所到之處，總有那麼多眼光瞧着你，跟着你，眞令人不自在。」

艾芙一想，何嘗不是。她身上的衣裳又髒又縐，也索性不換了，好在江虹的衣裳雖破了好幾處，却也並非衣不蔽體。

兩人出去，向店家要了些散碎銀子，不行，既已知何爲即是霍爾，那袋金銀兒一定得還他。但可不是現在，現在已當衆言明，兩罷干戈，倒也不急在此刻，休要引起誤會。

那店家夥計簡直把兩人奉若神明，何止是鳳凰。只見那谷老英雄聞聲搶了出來，拱手道：「日前失敬了，原來姑娘是南郭先生高足，這位姑娘是蜀中豪傑，人人敬仰的江三爺的千金，當眞失敬得很。」

艾芙忙道：「便是我們亦未曾向老英雄請安，失禮得很。」

那谷老英雄忙道：「姑娘恁地說，老朽如何敢當，日前不知，打擾了兩日，兩位姑娘不見罪，已是感激不盡了，特來別過。」

艾芙忙道：「谷老英雄何出此言，這是客棧，接待的自是南來北往客，實明言相告，我們並未包下此一客棧，乃是店家誤會了。老英雄若還不信，店家在此，一問便知。」

那在一傍的店家慌忙說道：「是是，是小老兒誤會了，尊客請留步，這兩日侍候不週，請尊客多多見諒。」

那店家見兩位姑娘對這老英雄都如此客氣有禮，那敢怠慢，敢不加倍慇懃。

艾芙也道：「老英雄若還別無事故，亦不嫌此店簡陋，留下了，我姊妹亦可旦夕請領教益。却是有事外出，暫且別過了。」

江虹說：「青山……」見艾芙一瞪眼，便住了口。

艾芙拖了她，快步走出店來，可眞拿這江虹沒法兒，在中原棧中，日夕與江湖道中人相處，怎生全不識些兒江湖規矩，說她天眞，可天眞純潔到極，說聰明，却不也聰明過人。

艾芙忍住笑，道：「小妹子，那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可是從此地北南天，分手時才說明，也還得看是甚麼人、甚麼地方。不是隨口就說的。」

江虹可直瞧眼，就是不明白。但艾芙可明白，天眞純厚的乃是這小妹子的天性，天性是到老也改不了的，與心思靈巧聰慧却無關。因是更愛極了這小妹子。

江虹道：「咱們甚麼地方逛去？姐姐，你爲甚麼又抿着嘴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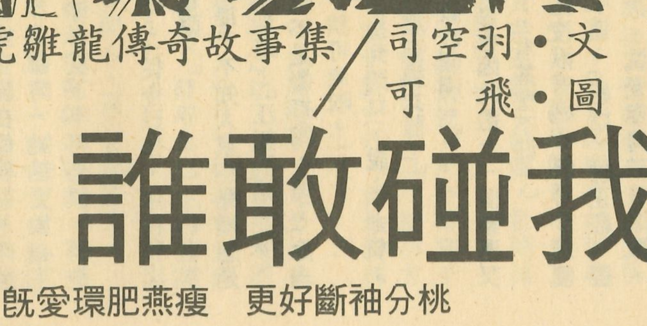
艾芙道：「多少年兵連禍接，人民顛沛流離，北五省人逃難而進入西蜀的更多了，不但人是大融會，話也北調南腔，來了個大融會啦，你這句『咱們甚麼地方逛去』，就融會了多少地方的方言？」

江虹道：「尤其是咱們那中原棧中……」忍不住也嘻嘻樂了：「鎮日就是老子甚麼，俺就幹甚麼，吳儂軟語，可就成了甚麼事體，豈僅南腔北調，更多西調東腔。」

艾芙道：「所以你就：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假小羅在賭坊內將陶子高的左手斷下來作為賭注贏了，連輸的七千兩也收回來交給坊主周濟當地貧民，為眞小羅做了一件好事。另一件事為小羅懲誡三絕之一的司空展，樹立了江湖威信……小羅知假小羅替代被潘奇解剖，想起小仙蒂的腿疾，求潘奇診治遭拒絕，將他綁架交小仙蒂看管，她好心解了潘奇穴道，潘奇反將她的穴道封閉，覺得她並沒有癱……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誰敢碰我

既愛環肥燕瘦　更好斷袖分桃

就在這時，忽然自林梢上冉冉飄來一人。

這人是何時開始飄來，三人都未看清，至少在他們看清時，到這人落在地面上，估計有十丈以上。

「辜婆婆，妳怎麼也來了？」來人是個約六十歲上下的老嫗。

秦、潘二人一看就知道，這老嫗是仙蒂的老僕。

辜婆婆眼睛不大，開闔間精芒如電，道：「仙蒂，到了婆婆現身的時候，我怎能不來？」

仙蒂道：「婆婆，我不懂妳的意思。」

辜婆婆大袖一揮，道：「你們二位請便！」

「不行！」小仙蒂道：「我要潘奇治小羅的病。」

辜婆婆道：「妳別聽他吹牛，只怕他也不會治。」

「可是他說有十之七八的把握。」

辜婆婆道：「他只不過是想解剖這種極少的古怪病例，增長他的醫學知識，到目前為止，他還是不會治的。」

小仙蒂面色微變，道：「潘奇，辜婆婆說的可是實情？」

潘奇震於辜婆婆的絕世輕功「霜葉舞秋」身法，不大敢說謊，道：「婆婆，治是能治，只不過沒有大太的把握。『五陰鬼脈』絕症，當今之世有把握根治的人太少。」

「你說說看，怎知小羅有『五陰鬼脈』？」

潘奇道：「有所謂：面青肝色，面赤心色，面黃脾色，面白肺色，面黑腎色。當然，唇及指甲呈紫黑色，就是『五陰鬼脈』最顯著的表徵。」

辜婆婆點點頭道：「請便。」

「不，婆婆，還是不能讓他走，因為他畢竟是武林中唯一能治癒或可能治癒小羅絕症的人。」

「讓他去吧！我要找他並不難。」

秦、潘二人默然離去。

小仙蒂投入辜婆婆的懷中，辜婆婆雖是女僕，待小仙蒂卻像是她的奶奶一樣地呵護疼愛。

小仙蒂也視她如老奶奶一樣的親近。

「小仙蒂，跟我回去吧！」

「回……回去？回哪裡？」

「當然是回到妳爹身邊。」

「可是我要治好小羅的病，小羅是我的……」

辜婆婆面色一沉道：「是妳的甚麼？」

「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怎麼樣？」

辜婆婆冷冷地道：「口說無憑，誰承認你們的關係？」

「不承認算了，反正只要我們兩個承認就行了。」

辜婆婆道：「小仙蒂，事先我是怎麼說的？」

小仙蒂道：「我才不管妳是怎麼說的，反正我不能離開小羅。」

辜婆婆道：「妳有了沒有？」

小仙蒂道：「甚麼有了沒有。」

辜婆婆道：「當然是指有沒有懷孕？」

小仙蒂幽幽地道：「好像有了，已經兩個月沒來了。」

「那就成了！」

「妳在說甚麼？」

「羅家需要一個接續香烟的後代，妳已經給了他們，我們的責任已達到，已經沒有別的瓜葛和義務。」

「不，絕不。」小仙蒂大聲道：「我不是一頭母豬。」

「我也沒說妳是……」

「我和小羅已生情感，誰也拆不散我們。」

「不是誰要拆散你們，是妳答應要作這件事的。」

「那是因為事前妳讓我偷偷見過小羅，在外形上已使我滿意，而他的為人雖然浪漫些，心地卻不壞。」

「我事先說過，這是臨時的，妳答應過，況且他有絕症。」

「可是我喜歡了他，我今生再也不會改變，他死了我也不想活，除非……」

「除非甚麼？」

「除非他對我變了心，和其他女孩子……」

辜婆婆沒說甚麼，出手逾電，制住了小仙蒂挾起來消失於原野上。

＊　＊　＊

秦茜茜在小徑上踽踽獨行。

一天到晚，十二個時辰，她的腦子裡想的全是小羅。

近來她常常想，非嫁給小羅不可。

夕陽在西山之巔，已沉下一半，成羣的倦鳥投向山林。

秦茜茜上了個小坡，忽然發現有個水塘擋住去路。

水塘旁站着一個中年人，披髮不髻，一塵不染，相貌不怎麼英俊，但卻是岸然道貌，歸巢的鳥兒自水塘上空掠過。

一羣又一羣，有的飛得較高，有的飛得低。

中年人伸出右手，用中、拇二指向水塘中央一彈，水面上激起水柱而上昇，昇行一丈左右，再由水柱變為水球。

這些水球在夕陽的映照下璀璨而晶亮，互相碰撞後，向空中不規則地迸射而去，蔚為壯觀。

秦茜茜才十五歲半，是地地道道的大孩子。

童心未泯，她看得呆了。

那知這些水柱變成的水球並非不規則地碰撞上昇，事實上任何一次碰撞，都是有目標也有用意的。

十二個水球射上天空，落下十二隻飛鳥。

羽毛紛紛下落，鳥兒落到水面都不動了。

秦茜茜拍着手，道：「太有趣，有趣極了。」

中年人這才迴過身來，一雙炯炯棱芒的雙目，在茜茜身上掃了一下，道：「小姑娘，你以為有趣？」

「是啊，像是變戲法一樣，伯伯，你一定是變戲法出身的。」

中年人笑笑，神態上有一份自負，目光中卻另有一種令人難以捉摸的神色，只不過小茜茜是看不出來的。

中年人道：「我當然不是變戲法的。」

茜茜道：「伯伯你貴姓？」

「我姓童。」

「童伯伯，這不是變戲法，是一種武功？」

「當然，這是一種武功，由於稍深了些，所以才會被認為是變戲法。」

茜茜道：「童伯伯願意再表演一次嗎？」

姓童的道：「我當然願意為你這位天眞的小姑娘再表演一次，你叫甚麼名字，妳爹爹是甚麼人。」

「我叫秦茜茜，我爹爹是秦萬年。」

童姓中年人道：「秦萬年居然有這麼一個好女兒。」

茜茜道：「童伯伯認識我爹？」

「可以說認識也可以說不認識。」

他再次舒指向水塘中央一彈，又激起一根水柱，但這次更高。

這一次水柱不在離水面不遠處炸開，而是昇到高空才炸開。

水柱又炸成一些晶瑩奪目的水球，每個都有核桃大小。

每個水球又各自擊落一隻飛鳥，紛紛落下。

「太妙了！童伯伯，妙是妙，只可惜太殘酷了些。」

童姓中年人道：「世上的事，殘不殘酷，往往是見仁見智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世上的生物要想生存，必須能隨時保護自己。

茜茜道：「童伯伯，以你的高絕武功，小鳥如何來保護牠們自己？」

「所以這就叫着『物競天擇』呀。」

「童伯伯，你的武功是不是天下第一？」

童姓中年人道：「天下沒有第一。」

「那你是不是天下第二？」

姓童的道：「茜茜姑娘，妳喜歡學我剛才那一手嗎？」

「願意，當然願意。」

「我可以教給妳。」

「教我？你童伯伯那麼大方？」

「這就是大方嗎？」

「是啊！有很多人要跟我爹學武功，他都不教。」

姓童的道：「當然，我也不會隨便甚麼人都教的。」

茜茜道：「童伯伯為甚麼要教給我？」

「因爲妳天眞、純潔、善良而又可人。」

「童伯伯，我眞的有那麼好？」

「眞的有那麼好，其實妳比我說的更美，只不過我無法形容。」

「謝謝你！童伯伯。」

「茜茜，你看我比你父親的年紀大還是小？」

茜茜打量一下，道：「看來我要叫你童叔叔了。」

姓童的道：「其實又何必叫甚麼叔叔伯伯，是不是也可以叫我一聲大哥？」

秦茜茜驚愕地看了他一眼，想了一下，道：「當然也可以。」

「走吧小妹，找個她方我教妳最最奇妙的武功。」

茜茜道：「童……童前輩爲甚麼要教我？」

「爲甚麼又叫我前輩了？」

「我總是覺得有點彆扭。」

「妳難道就沒有一位中年的平輩大哥？」

「有是有，只不過你說過認識家父，想必是平輩論交，那就是和家父同輩的人，因此我以爲不妥。」

姓童的沒出聲。帶着茜茜來到一處十分幽秘的林泉別墅，這兒連僕奴在內只有三個人。

秦茜茜心地純良，有如一張白紙，不知世道人心之險。

自來此別墅之後，姓童的就非常愉快。

他整天作詩，飲酒或作畫，其餘的時間就教茜茜武功。

茜茜覺得很好玩。

本來學武功並不是很好玩的事，因爲很辛苦。

可是姓童的怕她感到乏味，一邊教就一邊炫露絕活，激勵她的忍耐和向上的心，使她忘了學武的痛苦。

有時她發覺這一點，就很感激姓童的。

只不過茜茜幾乎天天晚上作夢。

這夢並不可怕，也不很怪，那就是每夜都會夢見姓童的。

在夢中姓童的對她更好、更體貼。

在白天，小茜茜也常常看到姓童的在她身後注視她發楞。

茜茜固然純潔而善良，却並不傻。

她總覺得姓童的目光中有種熾烈而使她不安的色彩。

一個女孩子即使再幼稚也會警覺於這種目光之下。

只不過她又不能太肯定，有時她會被他那種殷勤迷住。

殷勤與呵護如果是太過份，那是很難抗拒的。

一個月過去，茜茜所學的雖不過是姓童的十分之二三，在武林中却能佔一席之地了，因爲要使她速成，非教好的絕的不可。

這天晚上，茜茜又和姓童的在飲酒。

茜茜的酒量很不錯，她喝了不少的酒，又有七八分醉意，在她的惺松的醉眼中，忽然發現姓童的笑得有點怪。

只不過茜茜以爲自己算是他的徒弟，雖無名却有實，這種關係應不會發生一個少女所躭心的事故的。

她在浴池中洗澡時，有一雙眼睛在屋頂天窗上偷窺。

少女的胴體是迷人甚至醉人的。

古人造字把「少女」二字拼在一起變成個「妙」字即可証明。

總之，在少女的胴體上到處都可望到或觸摸到青春與活力，「慕少艾」的心情是確確實實存在的。

青春之美，固已足夠吸引人的，加上茜茜的美妙可人，說句誇大的話，神仙都會爲她思凡。

這雙眼睛移開天窗後不久，茜茜也上了床。

小妮子有個毛病——自幼養成不穿任何內衣褲睡覺的習慣。

現在，她當然沒有穿內衣褲，她睡得很熟。

正因爲她睡得極熟，所以身上的薄被被撩開，她仍是一無所覺。

在黑暗的屋中，茜茜的胴體凸浮有致地橫陳着，在微光下泛映着能使人的視覺扭曲、痙攣的光澤，而使人認爲世上最美好的莫過於此，甚至也使人肯定：色不是空。

這個人緩緩地，一步一步地向床邊移動。

他從不濫交女性。過去和他有過肌膚之親的必是名女人或美女吧？

只不過現在他有點趑趄、猶豫，因爲他認識秦萬年。

甚至他和秦是朋友，也去過秦家山莊作客。

因此，不管現在茜茜叫他前輩也好，大哥也好，他都無法否定他與秦萬年是朋友，至少是兄弟相稱的。

道德是一把掛得高高地而且很少使用的刀。儘管很少使用，却沒有人敢否定，它確實是一把快刀。

道德的力量雖然有時會休克，但不會死。

就在此人猶豫不决又難以割捨時，外院有人呼叫着：「主人……奴才捉到一名奸細。」

有此事發生，此人的興趣已減了大半。

此刻客廳地上躺着一個年輕人。在燈光下，不但細皮白肉，體型健美，面孔清秀中還帶點娘娘腔。

一個五旬左右的管家模樣老者，躬身迎入姓童的。

「主人，奸細就是此人。」

「嗯！」姓童的坐下來，這才打量這年輕人。

他的目光忽然被吸引住，似乎大出意料。

姓童的大袖一揮，管家模樣的人立刻退走。

姓童的站起來，負手緩緩踱着，繞着圈子，連繞三匝，忽然喃喃地道：「也湊合了……」

也湊合了是什麼意思？當然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　＊　＊

常有慶一覺醒來，却還不想睜開眼睛。

他在回憶夢中的怪異景象，怎麼會作這種夢？

更絕的是，他自己怎麼會變成這樣的人？

只不過在夢中却又是他自願的，這人一點也沒有勉强他。

這個人曾許下願，要使他一個月之內變成武林高手。

甚至在夢中這個人，就露了幾手絕學，深深地打動了他。

最初他感到羞辱，但是他以爲那是夢，並不是眞的。

然而，他的身子動了一下，忽然碰到另一個赤裸的身子。

他感到震驚，這才睜眼望去。

這人正好與他對面，而且還在對他微笑着。

忽然間，他感覺這是嫖客對妓女的笑，他自己就是……

更使他震驚的是，這中年人就是夢中和他「那個」的人。

常有慶心間直弄不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是什麼人？」常有慶有點羞怒。

「我就是未過十招而把你制住者的主人。」

就這麼一句話，常有慶就洩了氣。

的確，昨夜他全力施爲，仍未施過十招，而這個中年人竟是那年輕人的主子，這會有多大的差距？

「這……這到底是夢還是眞的？」常有慶愠怒地道：「你怎麼可以如此下……」下流二字說不出來。

「這不算下流，古人『分桃斷袖』，早傳佳話，我早想找一個像你這麼一個年輕人，迄今才找到，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

「我不會虧待你，只要你對我體貼，從此以後，你有花不完的錢，享不盡的福，也會具備一流高手的武功。」

常有慶呆呆地望着此人。

使他驚異的是，此人說的一切，每一句每一字都和夢中說的一樣。

他甩甩頭道：「我是不是仍在作夢？」

「不是，這不是夢。」

「可是爲什麼你現在說的話和在夢中你說的一字不差？」

姓童的笑笑，道：「日後自知，現在說了你也不信。」

「你是誰？」常有慶此刻對他自然仍不尊敬。

「我姓童，以後你就叫我童先生好了！」

「爲什麼我沒聽說過一位姓童的絕世高手？」

童先生笑笑：「如果武林中誰都知道我的大名，我的身份不會太高，技藝不也就很有限了？」

「你是說你的武功很高很高？」

「你是不是想見識一下我的功力？」

「嗯……」

「樑上是不是有一隻壁虎？」

「不錯。」

童先生目光凝視壁虎一下，壁虎就「叭噠」一聲掉了下來。

正好掉落在常有慶枕旁，且嗅到焦熟的氣味。

常有慶楞楞地望着壁虎。

童先生道：「你用手捏一下試試看！」

常有慶一捏，壁虎完全熟了，白白的肉，那刺和魚刺一樣，甚至還有陣陣香味，常有慶又呆了。

「原來你會法術。」

童先生又笑笑道：「這不是法術而是武功。」

「世上有這一種武功？看一眼就能把壁虎看熟了？如果看人的話，豈不是也能把人看熟了？」

「人的體積大，自然不能把整個人全看熟，但能以目光的『眞熱』洞穿人體使其局部熟透。」

「一個人的局部熟透，那還能活？」

「當然是活不成的，除非只是穿透軟肉部份。」

常有慶的心活了。他道：「你爲什麼會喜歡我？以你的財勢和絕世武學，找什麼樣的女人沒有？」

「女人是女人，男人是男人。」童先生道：「而男人中的女人，比女人中的女人更有異趣，你是無法體會的。」

爲了學他的武功，況且和他有了這種事，常有慶只好認了，在童先生的要求之下，他總是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衣服穿得整潔而又華麗。

慢慢地，他發覺自己過去早已有此傾向。

他是個傾向於陰柔的男人，也比較能適應童先生的需索，如果不是這種男人，寧死也不會有第二次的。

只不過秦茜茜却在那天清晨，藉口到附近散步溜了，她溜走時也正是童、常二人交頸而眠之時。

由於有了常有慶，童先生並未派人去追茜茜。

一個月後常有慶要求下山一次。

「爲什麼要匆匆忙忙地下山？」

「我希望能把所學的武功印証一下，看看到底有多高？」

「也好！就給你一個月的假期，期滿一定要回來，如有合適的，順便帶回一個丫頭，這兒需要一個侍女。」

「是的，童先生，我一定準時回

來。」

＊　＊　＊

小五子和軟軟既恨小羅又要找他，眞是矛盾極了。

但是，她們未找到小羅，卻在西湖雷峯塔附近遇上常有慶。

二女立刻就生了戒心。因爲她們猜出，上次在沙灘上掩起頭臉，欣賞她們赤裸胴體的正是常有慶。

因爲常是軟軟的表哥，過去對她就十分熱衷。

那次在沙灘上他不欣賞胴體比軟軟更美的小五子而獨欣賞軟軟的胴體，這就有點反常，也可以認定是他。

「常有慶，你是一頭豬，一隻土狗！」

常有慶攤手苦笑道：「表妹，好久不見，妳不是太過份了？」

「你本來就不是人，沙灘上那個不是你？」

「沙灘？什麼沙灘？」

二女知道他在裝傻，立刻同時出了手。

絕對沒想到，二女聯手且用兵刃，居然沒有超過三十招，都躺下了。

過去軟軟的身手和常有慶在伯仲之間。

二女怕極也難過極了，大約頂多兩個多月不見，常有慶竟一躍而爲當今武林的頂尖高手。

「常有慶，你要如何處置我們？」

「表妹，我早就許下心願，今生非你不娶。」

「可是這種事不能勉强。」

「表妹，就憑表哥的人品和絕世技藝，妳還要找多好的男人？」

「表哥，人各有志，我們無緣。」

「表妹，反正我是認定了妳。我可以保証妳跟我之後，吃油穿綢，享用不盡，而且由於我的身手至高，也就不會有人再欺負妳了！」

「表哥，如果你强人所難，我爹不會放過你。」

常有慶哂然道：「就以表哥姜開基的身手來說，兩三個加起來也未必能接下我五十招！」

兩女心頭駭然，怎麼會讓這種人有此奇遇？

軟軟厲聲道：「你要如何處置我，我也認了，可是我這位朋友小五子是無辜的，你要放了她。」

「本來是可以放了她的。」常有慶道：「由於妳們交厚，分手後妳會寂寞，我決定帶她一起走，不過我可以保証，不會一箭雙鵰的。」

「既然不會，就把她的穴道解開。」

「解不解開都無所謂。」常有慶道：「我的一位忘年之交，也可以說是一位絕世異人要找一位侍女，我看小五子很合適，這是件好事，在他身邊半年以內，小五子姑娘必可以儕身一流高手之林了！」

小五子道：「我從未作人家的侍女，甚至還要別人侍候我。」

「那可就由不得妳了！」

如果小五子不是小羅的女友，常有慶不一定非帶她走不可。正因爲他恨小羅，正好利用這機會報復小羅。

他以爲這種報復方式對小羅來說是夠狠的。

＊　＊　＊

常有慶帶回二女，並對童先生說了他和軟軟的關係。

童先生也很夠意思，聲言軟軟是常有慶的，在別墅中可以不必作任何事，算是半個主人。

小五子就不成了，童先生看上了她。

童先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大概也只有常有慶知道一些，或者就連和他有過那種事的常有慶也不太清楚。

常有慶不能說他不是個男人。但是，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以爲他是個女人，因爲常有慶在他的床上作過「男人」也作過「女人」。

說得明確點，常有慶作男人時，童先生是女人。

常有慶雌伏時，童先生就變成男人了。

無耻是人類最大的禍害。

如果無耻的是知識份子，那禍害可就更大了。

只不過，童先生在品鑑女子或少年方面，他是方家，隔着衣衫，他就知道小五子的胴體是「極品」。

於是小五子在無法抗拒下作了這色魔的奠品。

小五子本來不想活了，因她無顏再見小羅，以前她從未想過會嫁給小羅以外的男人。

可是軟軟偷偷塞給她一個紙條：「我們都是苦命人，如果自絕而亡，既對不起祖宗八代，也對不起自己，我們要報仇，就必須苦學他的武功，記住，我們要全部的，小五子妹妹，看妳的了。」

小五子也忽然想通了，這樣死了多冤？

這仍是一盤未下完的棋局，未來勝負如何誰敢斷言？

於是二女心意相通，互相慰勉、鼓勵而苟活。

小五子本就聰明，近似刁鑽，要她表演女人的「粘」字訣的「迷湯」工夫，她能作得入木三分。

童先生無法抗拒熱情似火的小五子。

因而和常有慶的「遊戲」就減少了許多。

灌「迷湯」是女人的專長，卻不是人人皆懂的。

這是一門學問，有少數女人不教自會。

灌了「迷湯」使男人神魂顚倒之下，卻不知道自己被灌過「迷湯」，高明之處也就在此。

童先生對小五子眞是珍若瑰寶，

千依百順。

因爲小五子具備了能使中年以上的人着迷的條件。

童先生教小五子的是最好的絕技，而且以最有效的方法傳授——「夢裡乾坤」。一夢醒來，往往已學會了一套掌法或幾招劍法。

當然，除了夢中授技以外，在現實中也要直接傳授或複習夢中教的，這樣自然就更加事半功倍了。

初秋之夜，溽暑已褪，涼爽宜人。

小五子身上沒穿多少衣衫。

她自然知道，在她的胴體上覆蓋較多的衣衫，等於衣錦夜行。

當然，她也知道暴露到何種程度才恰到好處。

這又是一門學問，聰明的女人懂得這原因。

童先生很欣賞她今夜的稍微開放而開懷暢飲。

小五子坐在他的膝頭，利用她渾身細嫩而有韌性的肌膚，造成他的痲癢和一種慾望的前奏。

對於熱火能煽到多少度才恰到好處，她也有了經驗。

「小五子，妳眞是個寶，我眞不敢想，萬一今生我沒有妳怎麼辦？」

「童先生，我不以爲自己有多好。」

「這也正是妳所以能那麼好的原因。」童先生道：「小五子，所以我要使妳絕對能應付一切變局。」

「你有那個把握？」

「我當然能。」

「那種事要有十成把握，除非你把我調理成和你一樣高。」

「那當然也不無可能！而且我正在瞧這方向進行。」

小五子道：「你能不能把我調理得比你自己更高些？」

「這……」童先生笑笑道：「妳要那麼高幹什麼？」

「你是不是怕人家說小五子第一，童先生第二？」

童先生大笑，道：「小五子，妳眞有意思。」

「到底能不能？」

「以我的所能，要教出一個比我更高的徒弟來，這當然很不容易，但也並非絕對不可能。要不怎麼會有『青出於藍』的說法？」

「那你從現在開始請向這方向去作。」

「小五子，妳爲什麼要拔這個尖兒？」

「你該知道，『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的道理。」小五子道：「我只是在追求更高更美的境界。」

「好！小五子，就憑這句話，我一定全力而爲。」

兩個人四片嘴唇同時吸飲着一隻酒杯中的酒。

當然，目前的小五子還不知道童先生需要她，偶爾也需要常有慶。

一個小女孩所知道的畢竟有限。

常有慶和童先生一起時，比他和小五子在一起時更隱蔽而小心。

也就是說，他對於男人形象之重視，遠超過女人形象。

＊　＊　＊

小羅和「葛三刀」在找小仙蒂和潘奇。

回到那山中別墅中去找也沒有影子，柳大嬸也不知道。

小羅近似瘋狂，「葛三刀」道：「小羅，不要這樣。」

小羅道：「不要這樣你要我那樣？」

「葛三刀」道：「我以爲小仙蒂必在潘奇手中。」

「對，一定是這樣的。」

「潘奇不是個好色之徒，應不會侵犯小仙蒂。」

「那他把小仙蒂弄走的動機是什麼？」

「葛三刀」想了一下，道：「小羅，我猜想還是爲了你。」

「爲了我？爲我什麼？」

「以小仙蒂釣你上鈎，因爲他對解剖的狂熱不下於生命。」

「只爲了要解剖我？」

「你是不是以爲解剖你只不過是一件芝蔴綠豆大的事兒？」

小羅搖搖頭，「葛三刀」道：「他會不會解剖小仙蒂的腿？」

「她的腿？」

「對，潘奇所解剖的都是有病的人，如果他知道小仙蒂雖然坐在輪椅上卻又能騰躍，他一定會好奇而解剖她。」

小羅望着「葛三刀」道：「我過去居然未想到你生了一副張飛面孔，卻有一顆十分細微的心。」

「小羅，你快別轉彎駡我了！只不過我是局外人，你是當局者迷而已，現在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去找潘奇！」

「小羅，你是知道，弄不好可能再送上兩個解剖的人體。」

「逮他的時候選在我左手上有紅圈的時刻。」

「萬一在你手上紅圈未顯時狹路相逢呢？」

「就算如此，如果他沒有幫手，咱們二人全力應付也不至於立刻被制。」

「葛三刀」知道阻止不了他，因爲小羅在找不到小仙蒂以前，寢食不安，甚至脾氣也變壞了。

爲了朋友，小葛可算是兩肋插刀的血性漢子。

他們找到了潘奇的住處。

他們似乎忘了潘、秦二人的焦不離孟。

他們二人在潘的住處後側打量，人家已經發現了他。

此刻正好是小羅的左手紅圈圈紅極漸褪之時。

前。

而現在，秦、潘二人站在兩小面

「又是你們？」

「是的。」小羅道：「小仙蒂呢？」

潘奇看看秦萬年，知道小羅並不能確定小仙蒂會在他們手中。

自然更不知道辜婆婆帶走了小仙蒂之事。

秦、潘二人可算是老江湖了，却也猜不出辜婆婆是誰。

潘奇道：「我怎麼知道小仙蒂在何處。」

小羅厲聲道：「你的穴道被制，是如何逃走的？」

「自解穴道逃走的，那都不是重要穴道。」

「你逃走時小仙蒂還在那兒？」

「當然，我又不是人口販子，帶走她幹什麼？」

小羅和「葛三刀」交一眼色，覺得稍微魯莽了些。

小羅道：「潘奇，爲了你的清白，我們要看看你的住處。」

「怎麼？你要搜？」

「不是搜，因爲你的信用不大可靠。」

「放肆！」

秦萬年道：「潘兄，他要搜就讓他搜吧！」

小羅以爲搜完之後，正好是手上圈圈完全消失的時候，那時候如果秦、潘二人翻臉可能立刻就變成了解剖對象。

「葛三刀」當然也想到了這一點道：「小羅，也許他這次沒說謊。算了，我們到別處去找。」

小羅大馬金刀地傲視了秦、潘二人一眼，道：「好吧！一個人不可能沒有一句實話！這一次就信了你。」

二人轉身往山下走去，「刷」地一聲，秦萬年擋住了去路，冷冷一笑道：「既然老遠來此，不進去喝杯茶，也未免太慢客了。小羅，請進待茶吧！」

小羅道：「爲了找人爭取時間，盛情心領！」

小羅和「葛三刀」改向下山，秦萬年又擋住去路。

他是老油子，觀顏察色，知道二人心虛。

「葛三刀」乾笑了兩聲，道：「小羅，你說絕不絕？」

「什麼？」

「不久之前你還說過，想找個拳靶子舒舒筋骨。」

「我是說過，只不過……嗨！算了！」

「葛三刀」道：「如果不動手，人家會不會以爲咱們……」

小羅道：「不必去計較那些事。至少看在茜茜面上，咱們也該爲她留點餘地，你說是不是？」

「好小子，我女兒果然被你們拐跑了！說！她在什麼地方？」秦萬年道：「不交代清楚，我請潘兄解剖你們。」

小羅道：「令嬡助我們脫身是眞的，只不過她並未跟我們一道走，她說她將來會到江湖中闖闖。」

秦萬年道：「可是我女兒就是你們二人脫逃時失踪的。」

小羅道：「令嬡失踪不能認定是我們拐帶的。」

秦萬年道：「這樣問不如把你們拏下問有用些。」

這看法小羅也不能否認。因爲秦萬年已出了手。

秦萬年總是不大信這份邪，如今一試，果然又如摧枯拉朽，勢如破竹。秦萬年全力施爲，眞像「狂風」一樣。

潘奇道：「你們說不說？」

「葛三刀」的前三刀用完，就沒有什麼噱頭了。他大聲道：「秦萬年，停手，讓我來說這件事。」

秦萬年立刻停了手。還是愛女重要。

「葛三刀」看了小羅一眼道：「令嬡的確是和我們一起逃出來了。」

「她去了何處？」

「這件事說來話長，」「葛三刀」道：「秦大俠、潘大國手，請坐下來聽在下談這件事如何？」

秦、潘二人根本不理他。

「葛三刀」道：「令嬡在當時非跟我們跑不可，小羅怎麼勸都不成，只好依她，但正因爲時間迫促，她一點細軟也沒帶就走了。」

「胡說！據下人說，她帶了不少的細軟。」

「葛三刀」道：「小羅，她帶了細軟嗎？」

小羅發現秦萬年知道這件事，只好改口，道：「細軟是帶了些，但不小心路上遺失了。」

「放屁！八成你們二人見財起意，而謀財害命！」

「葛三刀」道：「小羅，這可像是武林三絕『狂風』秦萬年秦大俠的口吻？他會這麼粗俗？」

小羅道：「粗俗似乎並非沒唸過書的人的專利。」

秦萬年厲聲道：「快說！」

「葛三刀」道：「由於令嬡把細軟丟了，而我們二人也正好囊空如洗，只好到賭場去碰運氣。」

秦萬年冷冷地道：「簡單一點，和我女兒無關的事不要說。」

「葛三刀」道：「進賭場的事當然和令嬡有關。」

秦萬年大喝一聲道：「再囉嗦我就斃了你們。」

「葛三刀」摸透了他此刻的心情，道：「如果秦大俠以爲我是在囉嗦，你乾脆現在就把我們斃了吧！」

潘奇道：「那就快說。」

「葛三刀」道：「潘大俠，能不能泡壺茶來？沒有龍井，普通香片也行。剛才趕了不少的路，口乾得很，這可不是待客之道呀。」

潘奇道：「老子還有一泡尿你要不要喝？」

「葛三刀」攤手喟然道：「古人說：交友須帶三分俠氣，作人要有一點……一點……一點什麼來？」

小羅道：「作人要有一點素心。」

「對對！一點素心。二位的言談，實在有失風度。」「葛三刀」道：「小羅，素心是不是指包子或餃子的餡不是肉餡而是素餡的？」

秦、潘二人不由捧腹。

「葛三刀」不悅地道：「老子沒唸過幾年書，這有什麼好笑？眞是少見多怪！媽的！」

「葛三刀」又道：「我們身上只有三兩銀子不到，先押牌九，贏了七八十兩，再賭骰子又進了百十兩。」

「這和我女兒有什麼關連？」

「有，當然有，你怎麼一點耐心也沒有？」

「快說！」

「葛三刀」道：「後來我們發現有人賭『梭哈』很有意思，而且賭起來輸贏大也很過癮。由於小羅對『梭哈』很內行，不到一個時辰就贏了七百多兩，小羅，有沒有一個時辰？你記不記得？」

小羅搖搖頭道：「不記得了！大概未超過一個時辰。」

秦萬年在一邊抓耳摸腮。

「葛三刀」道：「就在這時來了一個三十郎當歲的女人，乖乖！她一出手可就完全不同了！」

潘奇道：「怎麼？這女人是老千？」

「老千只不過是靠賭生活的混混，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女人你猜是誰？」

秦、潘二人同聲道：「誰？」

「葛三刀」道：「可聽說過歐陽芳菲這個人？」

秦、潘二人同時神色一變，道：「玄陰教的副教主？」

「正是她。最後小羅和她對上了，小羅是三條，這本是相當大的牌了，而且歐陽芳菲一路跟下還主動出過錢，這表示她的牌至少有一對。」

秦萬年道：「對，一般來說，主動出錢，明牌沒有什麼，暗牌至少有一對什麼的，但有時也有例外，比喻說牌很好、很大而且枱面未出現過，也有人會主動出錢。」

「對對對！秦大俠眞是內行。」「葛三刀」道：「正因爲如此，小羅才和她標上了，最後對方出六千兩。顯然想偷機，小羅已經沒有銀子了，這工夫令嬡開了腔。」

秦萬年吶吶道：「她……她說什麼？」

小羅嘆口氣道：「令嬡也許和我的看法一樣，或者太信任我，竟然對歐陽芳菲大聲說：妳看我值不值六千兩？」

秦萬年沒出聲，因爲他的女兒的確有此作風。

潘奇道：「結果如何？」

「葛三刀」道：「以秦姑娘來說，不要說六千兩，六萬也值，只不過小羅阻止她却不聽，她信任小羅的賭技。」

小羅道：「賭技固然重要，但有時也需要運氣。」

「葛三刀」長嘆一聲道：「正是：人走時運馬走驃，兔子背運招老鵰。」

秦萬年大喝道：「快說！怎麼了？」

「葛三刀」道：「沒想到，歐陽芳菲眞會裝孫子，她的牌居然是『同花』，單張的『同花』，也就是沒有『順子』的『同花』。小羅輸……輸了！」

「什麼？你們把我女兒輸給歐陽芳菲了？」

小羅道：「正是如此，只不過還可以贖回來。」

秦萬年聽得發抖，道：「怎麼贖？」

「一個月以內，加上利息共爲一萬二千兩可以把她贖回來。」

「你們這兩個小雜種，居然敢把我的女兒當賭注輸掉，今天我如果不把你們──」

「葛三刀」連連搖手道：「秦大俠，我們可不是怕你，老實說小羅目前能在五十招內叫你趴下，我必須告訴你，人是小羅輸的，一定要他親自去贖才行。」

像發怒的刺蝟一樣的秦萬年忽然打消了殺機。

（未完・三）

上文提要：江楓成功地打動王嬷、李嬷，使她們答應投効青鳳，聯手對付天王，接着，青鳳收到菱花向其滙報的消息，知道內宮一系已派出六名殺手前來長安，準備對付江楓，江楓聞訊，馬上回去通知各人保持警覺，準備行動，然後去找張四姑商量迎敵之策，却見歐陽昭等衆亦在座，於是告訴他們內宮已派出殺手前來長安對付他、天王門的天王會在三天內抵達等消息……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夢醒覺悟前非　梵音打動心弦

「好傢伙，一擁而來呀，看樣子，要大幹一場了。」歐陽昭道：「咱們人手不多，眞要好好計劃一番才行。」

「所以我忙了一夜，剛剛見到七寶大師，就匆匆趕來了。」

眼看歐陽昭、羅蘭都已火消氣散，江楓才適時的提出了解釋。

倒是張四姑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急急說道：「江楓，天王門還沒有正式投入這場拚鬥，暫不宜拉下臉和他們鬧個天翻地覆吧。」

「是，但天王到長安，必將帶着隨從，」江楓道：「咱們和內宮中人全力拚殺，難免會涉及到天王門中人，也許，這是他們刻意的安排呢！」

「說的是啊，江楓，此事非同小可，只靠我們這點力量，恐應付不易，」張四姑道：「你能調動天馬堂中人麼？」

「也許能，不過沒有用的，」江楓道：「天王本人和幾個重要屬下，都和天馬總堂中的重要人物認識，未到生死關頭，他們不會衝突，目下在洛陽居的，有一位長老和六、七位護法級的人物，就算他們肯出手，也擔當不起大任，當然，我也不會讓他們很輕鬆。」

張四姑道：「老叫化帶來的人，我已編組完成，共分十組，散佈在長安城中。」

錢缺接道：「張姑娘一番用心編組，果然是立竿見影，十個組，每組三人，交互支援、監視的範圍，雖然不敢說遍及長安，但半個長安城也不算誇口，他們也經過簡單的易容，老叫化和秦八公也在一定區域中遊走，更難得的是張姑娘送了每組一筒機簧發射的梅花針，以禦强敵，當然，他們也備好了自絕的藥物。」

聽到梅花針筒，歐陽昭突然一皺眉頭，但却忍了下去，沒有開口。

江楓道：「傳訊的方法呢？」

「有五種之多，」錢缺道：「我相信在一刻之間，消息就可以傳到老叫化或者秦兄的耳中，我們會以最快的速度，報到張姑娘那裏。」

江楓點點頭，道：「歐陽兄嫂，請和大姐一起坐鎭此地，以便能及時馳援。」

「放心吧，」歐陽昭笑道：「我們絕對聽從四姑的調度，要我們打敗仗，絕不求勝。」

「江楓啊，你既然在這裏，就由你下達第一道對敵令諭吧，」張四姑吁口氣，道：「大姐我終是女人，自己知道魄力不夠。」

「大姐不用謙辭，妳善於策劃，精於佈置，貴門中的連絡手法，能在混亂中召聚自己人手，更是江湖一絕！」江楓笑一笑，道：「但小弟既爲統軍主帥，自當負起成敗的責任，眼下第一件大事，是先清除內宮中派來的殺手，由我誘敵，雪、霜兩位姑娘爲主力截殺。」江楓說出了心中的計劃。

錢缺站起身子，道：「好，老叫化也去調整一下佈署，全力注意六大殺手的行踪，看看能不能掌握住他們的行止。」說完，帶着秦八公起身而去。

吟雪道：「江大哥，我們也要去準備一下，不能有失天狐門的面子啊。」

「姐姐和我雖然充滿着信心，」吟霜道：「但第一次嘛，總難免有些緊張，江大哥，不陪你了。」二女相視一笑，牽着手離開大廳。

「等了大半夜，眞還有點累了。」歐陽昭伸伸懶腰，道：「羅蘭，我們也該去坐息一下了，說不定午後還有一場大戰呢。」

羅蘭道：「好嘛，出嫁從夫，你怎麼說，爲妻的就怎麼聽了。」

「江老弟，你們天狐門的武功果然厲害，」歐陽昭道：「隨手就是一碗迷魂湯，還眞叫人喝得有些飄飄然呢。」忍不住微微一笑，和羅蘭聯袂而去。

他笑得很開心，顯是心中火氣早消。

大廳中，只餘下張四姑和江楓。

「行啊，有你的，」張四姑笑道：「雖然你功力深厚，精神煥發，但我看得出，你去風流了一夜，所以大和尚找不到你，也不便去找，我相信羅蘭也看得出來，兩個丫頭也許瞧不出破綻，但她們可以聞到你身上殘留的脂粉香氣。」

江楓暗暗忖道：如非青鳳替我洗了一個澡，只怕大廳中人，都能聞到那些脂粉香味了。

但聞張四姑道：「你一夜大戰，也該回去休息一下了，何況中午還要迎敵呢。」站起身子，轉身欲去。

「大姐，小弟的事瞞不過妳，也從沒有準備瞞你。」江楓道：「現在，小弟要奉告詳情。」

「不必了，」張四姑道：「那些床第間的卿卿我我，難道也要說給我聽麼？大姐的度量再大，也會聽得不舒服的。」

「就是要大姐幫忙。」

張四姑霍然轉回身子，緩緩落座，雙目盯住在江楓的臉上，目光中，是一片溫柔和關懷交織的神色，道：「說呀，出了甚麼毛病？」

江楓坦然說出了一切經過。

張四姑點點頭道：「想不到你有如此大的成就，引鳳上床，採花入握，那不是已經掌握了洛陽居麼？」

「但小弟覺得，讓她們留在原位上，應該比投效過來的作用大些。」

「嗯，你還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張四姑道：「菱花本是一着暗棋，現在突然冒出了頭，大姐的看法是，她可能已發覺了甚麼証據，梅花的地位，可能已經不穩，但嚴重到甚麼程度，則要看她和菱花私人的情感如何了，菱花呈報內宮的稟文，如何編排梅花？」

江楓道：「小弟想不通，菱花如何能把消息傳出去，內宮在那裏，我不知道，但至少應在數百里外。我們曾仔細的搜查過，洛陽居內宮中人，沒有飼養信鴿。」

「有一種獵鷹比信鴿更有效用，」張四姑道：「牠高飛入雲，一日間往返千里，不但行踪難覓，而且還能捕捉信鴿，我相信天馬堂的信鴿，已被捕去了不少，也掌握了天馬堂不少的機密消息，但這種傳訊的獵鷹，馴練不易，至少也要花兩三年時間，才有馴練成功的希望。」

江楓道：「原來如此，」語聲一頓，接道：「青鳳的事，大姐可有良策？此事關係重大。」

張四姑嫣然一笑，道：「你搶了人家的女人，自己却又怕戴綠帽子。」她伸出右手食指在江楓的頂門上重重的點了一下，道：「去告訴青鳳，今天中午，我會去看她，只要她肯聽大姐的話，我保證那位好色如命的天王不敢碰她，甚至連親她一下的心情也會消失。」

「那是甚麼方法，竟有如此的神效。」江楓忍不下心中的好奇，問道：「小弟可否先作預聞？」

「不行，想知道，就去問問你那位準備以身相殉的賢妻吧。」張四姑笑道：「法不傳六耳，兄弟，你就忍一忍吧。」

江楓沉吟了一下，道：「大姐，小弟想在妳的房中休息一下。」

「不行，你是誠心讓羅蘭和歐陽昭看笑話呀，何況，還有兩個小狐女就住在我的隔壁，」張四姑道：「一夜纏綿，難道還不夠你受用？回去洛陽居吧，對付過幾個殺手之後，我會爲你安排個小休假期，約兩個小狐女一起陪你。」

「大姐，雪、霜二女的事慢慢再說，但妳答應我的事，可不能變卦，」江楓道：「我第一個沾身的人是妳，想念最多的也是妳。」

「夠了，兄弟，再灌我迷魂湯，會把我迷死的，大姐這一生已爲你而活，再也無法給你更多的東西了。」張四姑輕輕把江楓擁入懷中，接道：「回去吧，胡萍、段九，都還在等着你遣派行動呢。」

江楓點點頭，轉身而去。

* * *

事實上，七寶和尚早已經先作了安排，胡萍、段九奉令坐息，準備作江楓的護從、接應，胡元和郭天同則鎭守在洛陽居中。

大和尚拿捏的時間很準，江楓回到住處，刁鵬也正好趕到求見韓霸。

刁鵬是積年老賊，默查到胡萍等的住處忽然移到韓霸附近，已覺到事非尋常，所以，天還未亮，就趕來查看，果然發覺了七寶和尚等還未休息，查看就變成了拜訪了。

刁鵬剛剛落座，江楓已緩步行了進來。

看江楓衣着整齊，似是一夜未眠

的樣子，不禁微微一怔，道：「韓兄一夜未睡啊？」

「這兩天是席不安枕，食難下嚥。」江楓歎息一聲，道：「不知道有多少高手、刺客，已混入了長安城中，準備取我韓某之命，在下不得不防備一下。」

「有這等事，刁某竟然是全然不知！」刁鵬道：「來的是那路人馬？」

「內宮一系中遣派來的專任殺手，」江楓道：「刁兄來得正好，兄弟正準備遣人相請，只是不便深夜驚擾。」

刁鵬接道：「韓兄如有差遣，盡管吩咐，兄弟會全力以赴。」

「對付刺客的事，兄弟已有計較，不勞刁兄煩心，只是洛陽居中的事，要刁兄多費心了。」江楓瀟洒一笑，道：「我無法預料洛陽居中人，如何配合刺客的行動，只好把四季花婢交給刁兄監視了。」

「行，天虛子副總堂主臨去之際，留下了六位護法，連刁某算上，一共七個人，大概都可以派上用場，兩個護法已住進了洛陽居的賓館中，四個人住在客棧，天一亮，兄弟就把他們全部調進洛陽居來。」

「好，我會報請鄧總管和刁兄配合，」江楓沉吟了一會，接道：「看起來，和內宮系中人的衝突，已經無法避免，但不知總堂態度如何？天虛子副總堂主近日會不會重臨長安？」

「這一點，兄弟還未接到指令。」刁鵬道：「此事關係重大，就算是總堂主，也不便輕率決定，但也不會再拖下去，三五日之內，應該有一個明朗的指示下來。」

江楓心中一動，低聲道：「刁兄，咱們的總堂主是怎樣的一個人？說來慚愧得很，兄弟雖然加入了天馬堂，還不知道總堂主的姓名呢！」

刁鵬竟然也被問得呆住了，苦笑一下，道：「除了幾個副總堂主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眞正的身份。」

江楓心頭一震，忖道：「這世間還眞有這等怪事，一個領導着十分龐大組合的首腦，和衆多的屬下相處了很多年，竟然能把姓名隱起。」

「我知道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刁鵬望着江楓臉上的懷疑神色，接道：「但這確是個事實，有時我會經想，究竟是否有總堂主這個人存在。」

「慢來，慢來。」江楓攔住了刁鵬，招呼七寶和尚進入小廳，才掩上廳門，道：「這位齊兄(七寶和尚化名齊四)是自己人，也是韓某的心腹，刁兄以後有甚麼指教，找不到兄弟時，可直接告訴齊兄。」

「好！有你韓兄這幾句話，刁某人自當遵辦。」轉向七寶和尚一抱拳，道：「以後，還要齊兄多多關照。」

「言重，言重。」大和尚轉向江楓，道：「剛剛傳來的快報，第一批派來的殺手，已在長安城西二十里解散，各自混入長安，行踪非常的謹愼詭密。」

刁鵬聽得一怔，道：「怎麼？你們也佈有眼線？」

「不錯，我們的人手雖然不多，但分配、佈署得還算不錯，消息也還靈通。」

這番話全是胡扯，但在七寶大師一番用心編排下來，只聽得刁鵬全無懷疑。

由袖中取出一個黃綾表皮的摺子，七寶大師恭恭敬敬的交給了韓霸，道：「這是副總管要的資料，已經記敘整齊，恭請過目。」

由於七寶和尚這番造作，使得刁鵬也不得不小心翼翼起來，對江楓更加了幾分敬畏。

「刁兄，總堂主身份尊貴，但屬下衆多，各種大小事情都需要他決定，文書之上，總也該有個稱謂吧？」江楓提出了質疑。

「有，但都是副總堂主代爲度文決行。」刁鵬道：「以司馬藝和申雪君代辦決行的事務較多，不過，凡是重大的事情，先在會議上討論過了，所以這麼多年來，也從未引起過爭議。」

「既是天馬堂中的重要會議，他身爲總堂主，應該會參加吧？」江楓低聲問道。

「不錯，各種會議，他都是按時參加。」刁鵬道：「只不過，那是一輛四週垂着檀木珠子的四輪車椅，總堂主就坐在輪椅之中。」

「那是說，只要有這輛輪椅出現，就能夠代表總堂主了？」

「就在下晉升爲長老身份之後，具有了參加會議的資格，十餘年如一日，每次總堂主都參與會議，就我記憶所及，他只有一次遲到了半個時辰，會議由司馬藝代爲主持。」

七寶和尚突然接道：「刁兄，你能肯定那座輪椅之上，每次坐的都是同一個人麼？」

「懷疑這件事的，不只是在下一人，每一位初晉長老，都會有一段時間懷疑，膽子大的，可能會找個籍口探問一下，膽子小的，只有悶在心中了，」刁鵬道：「不過，這件事過了三五個月之後，心中的懷疑就自然的消除了。」

「爲甚麼呢？」江楓道：「是不是長久以來，那股神秘的力量已征服了你們？」

「也有點習慣了的感覺。」刁鵬道：「但最重要的是聲音，他雖然坐在木珠迴繞的輪椅中，但他每次都說了很多的話，對各種討論的事情作出結論，我們可以清楚的聽出他的聲音。」

「學過變音術的人，要模彷一個人的聲音，可是輕而易學的事，」江楓說：「就算是聲音一樣，可也不能認定輪椅上坐的，就是總堂主本人。」

「他的聲音很特別，充滿着誘動人心的力量，三兩句也許可以模彷出來。」刁鵬道：「但不可能長篇大論的

模彷成功。」

「刁兄的意思，可是說那聲音聽起來很特別，是麼？」七寶和尚接道：「能不能具體的描述一下？」

「這樣說吧，」刁鵬略一沉思，接道：「他的聲音低沉，微帶沙啞，但字字清楚，那座會議大廳很大，有時候，有二百以上的人參加會議，他的聲音也能夠使每個人聽得清清楚楚，司馬藝和申雪君也有這份能力，但可以感覺到，他們是在運氣發聲，用內功把聲音送入每個人的耳中，就我刁某人而言，聽總堂主說話，就沒有這種感覺，他的聲音一直是那麼平穩，但卻源瀾流長，迴繞在大廳中，清楚自然，近身而坐，和坐在五丈之外的大廳角邊，聽到的聲音，大小完全一樣。」

七寶和尚臉色一變，道：「你能肯定那傳入耳際的聲音，在五丈距離之後，完全沒有分別麼？」

「是的，」刁鵬思索了良久，點點頭道：「完全一樣，更叫人吃驚的是，那沙啞的聲音，充滿着强烈的征服能力，使人心爲之動，習慣那聲音之後，就逐漸的被那股聲音佔據了心靈……」

「是不是會生出一種肅然起敬的感受？」七寶和尚打斷了刁鵬的話，接道：「但有所命，生死從之？」

「對對對。」刁鵬道：「就是這種感受，我相信熟悉那聲音之後，沒有人會抗拒那聲音發出的命令。」

「只是一種聲音，」江楓道：「不論是誰，只需能發出相同的聲音，你們都會絕對服從，全力以赴，對吧？」

刁鵬呆了一呆，道：「對，熟悉了那聲音的人，絕不會生出反抗它的意識。」

七寶和尚看看江楓，歎息一聲，欲言又止。

「大概不會錯了。」江楓自言自語的說：「他果然還活在世上，『天馬度危』多動聽的口號啊！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就一下子深入了人們的心中，不是絕頂聰明的人，怎會運用得如此之妙。」

「那聲音雖然可以征服人，也會傷人，但刁兄的語氣裏，却未聽到有人受傷的事，」七寶和尚道：「刁兄，請仔細的想想看，你是否有過受傷的感覺？」

「沒有，」刁鵬道：「也沒有聽說過有人受傷的事。」

他是老江湖了，雖然江楓和七寶和尚說的話很隱誨、含糊，但仍被刁鵬聽出了一些頭緒。

「那是更上一層樓的精進表現。」江楓道：「不但不再傷人，而且由霸道的壓抑控制，轉入了王道的緩慢征服，使人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控制，自甘效死。」

刁鵬忍不住了，接道：「那是甚麼武功？難道就是總堂主那種微帶沙啞的聲音？」

「蝕心魔音，刁兄可會聽過？」七寶和尚道：「能叫人俯首聽命。」

「聽過，」刁鵬臉色冷肅，神情激動的接道：「武林中第一奇功，百年來蜚聲江湖，刁某有幸，未遇到那位高人，據說魔音入耳能命敵自裁，役人效命，但受役的人縱能不死，亦必心受重創，至少要臥床三個月，才能復元，但這和總堂主的聲音，有甚麼關連呢？」

目睹刁鵬激動的神情，江楓也爲之神情肅然，接道：「刁兄不覺得有些奇怪麼？」

「有甚麼好奇怪的？」刁鵬道：「任何人出語輕侮到總堂主，都是大逆不道的事。」

「就在這裏了，」江楓一面提聚眞氣，準備出手，一面說道：「我們並沒有提到總堂主，刁兄怎會激動得無法控制，大有出手一拚的架勢？」

七寶和尚口齒啓動，一縷梵音，衝入了刁鵬的耳中。

刁鵬激動的情緒，突然平靜了下來。

「大悲梵唱，」江楓雙目凝注着七寶和尚，道：「你已經練成功了。」七寶和尚雙目圓瞪，寶相莊嚴的說：「二十年的苦修苦練，今日總算功德圓滿，早個十天半月，我還不敢獻醜呢！」

刁鵬突然一撩衣襟，對着七寶和尚跪了下去，道：「大夢醒來，頓悟前非，大師慈悲，請收弟子列入門牆，讓我在報應臨頭之前，能護得一刻平靜。」

七寶和尚看看江楓，江楓微微頷首。七寶和尚點點頭，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是此刻情形特殊。」

「弟子明白，」刁鵬道：「在劫難逃，只求聞道再死，今生修不來，修個來世吧。」

「好！渡你入佛門，準列七寶座下。」七寶和尚伸手摸摸刁鵬的頭頂，道：「暫寄三千煩惱絲，大劫過後，再爲你剃度戒齋。」

「多謝師父，一諾如山，弟子心願已足了。」大拜三拜，起身站在一側。

「就是憑仗那改頭換面，更上一層樓的蝕心魔音，牢固的控制了天馬堂中的高手。」江楓道：「他有恃無恐的穩坐着總堂主的位置，因爲有數百位江湖中的一流高手爲他效命，而且忠心不二。」

「這眞是太可怕了，如非恩師及時解去了我身受的控制，」刁鵬目注七寶和尚，無限崇敬的說：「當眞是活得渾渾噩噩，死得糊糊塗塗。」

「天馬堂總堂主的身份，總算是揭穿了。」江楓道：「這件事要盡早通知張四姑，要她早些準備一下，此事非同小可，他如果存心擴展實力，很可能利用他更精進的蝕心魔音，在不知不覺中，已統治了很多江湖人物。」

「和尚也擔心這件事，天馬堂很可能只是他的一處明寨，一定還有不少實力集結在暗處，所以他對內宮一系的侵犯，才多方忍讓。」

「不錯，」刁鵬道：「每當天馬堂受到內宮一系中人的排擠時，羣情激忿，大都主張全力反擊，但每次都被總堂主壓制下來，奇怪的是，只要他幾句話，大家無不怒火消退，心平氣和，現在想來，他在借這些事件習練內功。」

「對！他不停的實習、修正，把一種霸道無比的魔功，練入了王道的境界。」七寶和尚道：「他把自己藏於特製的輪車之中，除了便於安排替身，增强神秘之外，必然還有原因。」

刁鵬道：「會不會是他有甚麼殘缺，不願見人？」

「這個可能不大，」江楓道：「武功到了他那種境界，接續斷肢，挖肉補疤已非甚麼難事，就算有甚麼殘缺，他也會處理得不着痕跡，實也用不着如此神秘。」

「這件事暫且擱置，」七寶和尚道：「重頭戲是先應付六大殺手，」目光一掠刁鵬，道：「大悲梵唱，尚存人間，你是第一個聽到這種聲音的人，不過，此事萬萬不可洩漏。」

「弟子明白，」刁鵬道：「師父可以放心，由此刻起，弟子已把性命握在手中，隨時可以拋棄不要，我絕對不會讓總堂主生擒到我。」

「那倒不必，」江楓道：「生命是寶貴的，只要有一線生機，就應該保存它，我倒希望你能明哲保身，留在天馬堂作臥底。」

「是！弟子明白了。」刁鵬發覺了七寶和尚對江楓的敬重，心想自稱弟子，絕對不會有錯。

七寶和尚揮揮手，道：「你走吧，記着江師叔的話，更要珍惜生命。」

「弟子記下了。」刁鵬恭恭敬敬的對七寶和尚行了一禮，轉身向外行去。

江楓看看天色，還想去探望青鳳，告訴她張四姑將會造訪，突見一個全身黑衣的店伙計飛奔而來，一直跑近江楓身前五尺，江楓才心中動疑，厲聲喝道：「站住！」

「兇甚麼？」竟是張四姑的聲音。

「眞的是維妙維肖，連和尚也被瞞過了。」

「可能有兩個殺手已經混入了洛陽居，」張四姑道：「雪、霜二女撒網晚了一步，被他們先到了一步。」

「專任殺手果然厲害，」七寶和尚有些緊張的道：「現在，要如何應付，才能萬無一失？」

「沒有十全十美的辦法。」張四姑目光凝注在江楓的臉上，道：「你要自己小心了，他們能混入洛陽居中，必有着很特殊的殺人方法。」

「我相信可以自保，」江楓道：「大姐盡管放心。」

「就是不放心，我才趕來。」張四姑冷冷的道：「別太大意，他們不一定用暗器、兵刃襲擊你，可能用毒，也可能用蠱，蛇、蟲、鳥獸都有可能，棲鳳樓用不着你去了，我會去見她，雪、霜二女雖然守在洛陽居外，但她們太關心你，很可能會闖進來，你要安排好自己的人，別要自己人打起來。」

「我現在就出去，」江楓道：「好像是我一離開洛陽居，就進入了二女的保護區了。」

「不錯，她們確費了一番心思，鋒芒初露，已見才華，絕對是兩個好幫手，我走了，你多珍重。」閃身一躍，忽然消失不見。

「好快的身法，和尚想不佩服都不行。」

「那不是輕功身法，是一種『潛隱術』。」江楓微笑着說。

「是法術啊。」見多識廣的大和尚也有些迷惑了。

「我不知道世間是否眞的有法術，但四姑施用的却絕非法術，明白點說，是一種色彩變幻的障眼法，只是她已能變化隨心，達到了目不暇接的境界。」江楓笑道：「這麼一個人，如若要算計你，你要如何防備？」

七寶大師接道：「兄弟，張姑娘已經示警得很清楚了，也不能輕心大意，我看，胡萍、段九經過這一陣調息，也該恢復了，我去叫他們出來。」

「大師，我們已經候命多時了。」兩個穿着灰衣及膝大褂的人，緩步行了出來。

敢情兩人早已經改扮易容好了。

穿的是長安城中的車夫裝，也是早晨時長安中城活動最多的人。

因爲，他們是負責清理長安街頭上的雜物、垃圾的人。

江楓微微一笑，心中十分安慰，每個人都不用他再費心了，他們自己會選擇最有利的形勢、環境。

「兩個殺手已經混入了洛陽居。」七寶大師道：「由此刻起，隨時可能會出現兇險場面，兩位盡全力留心四外景物，別讓人接近江楓。」

「最重要的是，兩位也要顧及到本身的安全。」江楓道：「很可能他們會先向兩位下手。」

「少兄放心，我們已經有了完全的準備。」胡萍笑道：「他們如果眞的攻襲我們，那眞是皇天保佑，給江少兄一個反擊的機會。」

「大概不會有那麼笨的殺手，」七寶大師道：「他們早已瞭解江少俠的身手，此行的目的，也在對付江少俠，大概不會笨到先攻擊別人，暴露身份，留給江楓還擊的機會。」

「所以我們很放心，」段九望着七寶和尚，道：「我們全力反擊，很難留下餘力，也無法控制輕重。」

「不用擔心失手傷人，」七寶大師道：「和尚倒希望你們能一擊取命，不給他們第二次機會，須知他們再度出手，可能有着同歸於盡的打法，那就不知道會有甚麼惡毒的手段了。」

大和尚雖然沒有說明，但胡萍和段九都想到了它的可怕，兩人相互看了一眼，心中暗作決定，眞要有敵人二度出手，不惜以身相殉也要阻止他，不許他接近江楓。

江楓舉步向外行去，步履從容的走出了洛陽居。

他寧可冒點險，也不希望雪、霜二女闖進這裏。

* * *

青鳳也是一宿未睡，六大殺手圍襲江郎，她這個作妻子的，那裏還能睡得安穩！天剛亮，立刻翻身而起，穿了一套早準備好的藍布褲褂，希望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半老徐娘，裝作洛陽居中打雜的老媽子，臉上塗了一些易容葯物，還加了不少皺紋，攬鏡自照，自覺着打扮得很像，才輕輕推開後窗，飛躍而下，借花樹的掩護，溜出了棲鳳樓。

「是青鳳姑娘麼？我奉命而來，爲姑娘送一個保護清白的妙方。」

轉頭看去，只見一個身穿黑衣的人，站在一株花樹之旁。

雖是穿着男裝，但却聽出是女子的口音。

「奉誰人之命，送甚麼妙方？」青鳳暗中戒備的問道。

「江楓之命，可拒天王侵犯的葯方。」

青鳳心頭一跳，道：「世上眞有那種高明的葯方子麼？」

「有，所以我才來，我們已動員了大批人手保護江楓，用不着姑娘出手了。」

「妳是誰？」青鳳低聲說道：「他絕對安全麼？」

「我叫張四姑，青鳳姑娘，江湖上能一舉殺死江楓的人本已不多，何況在他的週圍，我們已佈下了堅强的防守，天王隨時可能趕到，那才是可怕的强敵，他最掛慮的就是這件事情，所以要我盡快趕來。」

「張大姐，江楓曾提過妳，對妳佩服得不得了。」

「所以我才被他騙得團團轉，」張四姑笑道：「當心啊，上了賊船，就無法全身而退。這以後，有得你的苦頭吃了。」

青鳳微微一笑，道：「只要他心裏面給予我一席之地，小妹倒是願爲他粉身碎骨。」

「唉，又多一個痴情女子。」張四姑笑一笑，道：「妳的易容手法太差，走！回房間去，我告訴妳一點易容的竅訣，也傳妳一個自保的葯方。」

「張大姐，我們要不要去看看他？我好擔心啊！六個殺手對付他一個人，應付起來，眞的不太容易。」

張四姑輕輕歎息一聲，道：「你今年幾歲了？」

「剛滿二十歲。」青鳳說：「是不是太年輕了，少不更事？」

「不要擔心他，我相信他能應付得來，」張四姑道：「妳這點易容手法，別說瞞不過行家，就是細心一點的江湖人，一眼就可以看穿。」

說服了青鳳，兩人又回到了棲鳳樓。

張四姑恢復了本來的面目，白淨面皮、清秀輪廓，說不上很美，但却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魅力。

青鳳也洗去了臉上的葯物，展現出絕世容色。

張四姑輕輕歎息一聲，道：「好傢伙，天下的美女都被他一下子吃乾、抹淨了。」

「大姐誇獎，」青鳳笑一笑，道：「聽說有兩個小美女姿色出衆，比小妹尤勝幾分，大姐可要想辦法給我引見引見。」

「別擔心兩個小狐女，」張四姑道：「她們是那種弱水三千，取一瓢飲的性格，也知道江楓不是從一而終的人，所以她們很好相處。」

「這我就放心了，」青鳳道：「我一直害怕二位漂亮的小妹妹容不下我。」

「青鳳，妳只要沒有獨佔他的用心，就不會引起煩惱，」張四姑道：「他是亂世的英雄，中流砥柱，但却是天生的悲劇人物。」

「爲甚麼？大姐，我們可以聯手幫助他，不要他成爲悲劇人物。」

「這件事，以後再談吧，妳能如此關心他，足見愛戀之深。」張四姑道：「現在，先辦妳的事，大姐給妳一些葯物，十天內，保證那位色膽奇大的天王也不敢碰妳。」

「眞的？」青鳳展現了嫵媚的笑容，道：「眞要謝謝妳，妳是我救命恩人。」

張四姑道：「這葯力只有十天，用過之後，六個時辰之後才會有效，何時應用，妳自己算清楚了。」

取出一包葯物，很仔細的說出了使用之法。

青鳳不敢延誤，立刻敷用。

張四姑看青鳳一切妥當後，才微微一笑，道：「六個時辰之後，便會發出一股很難聞的味道，這股味道，將使人退避三舍。」

青鳳吃了一驚，道：「大姐，這不行啊，這一來，江楓不也是不肯接近我了？」

「小妹子，這就要忍一忍了，反正只有十天，十天之後，一切形狀復元，那股中人欲嘔的味道，也會消失無踪了。」張四姑道：「天下事，有利必有弊，那就要兩害相權，取其輕了。」

「小妹知道了，大姐，」青鳳神情嚴肅的說：「告訴江楓，要他在十天之內，別來看我，我不要他聞到那股難聞的味道。」

「好，我告訴他，」張四姑道：「大姐來看妳，行不行？」（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

段天發與羊角道人等勾結，在城外官道上設下酒席，欲擒谷飛雲，谷飛雲不以爲然地與對方敬飲，最後還是東無忌按捺不住，與珠兒動手打起來，突然，行刺段天發的兩師徒亦至，把段天發殺死，東無忌也在此時把珠兒制服，欲要脅谷飛雲，幸酒仙以千里傳音勒令他放開珠兒，東無忌忌諱酒仙，只好放走她，再往西山別墅赴約，其師妹則早已準備好佳餚恭候他……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東風傳奇

乘興拜訪古寺　惹來無妄之災

五師妹眼波流轉，嬌笑道：「滷猪耳朵、香酥雞，還有麵粉拖黃魚，都是大師兄最愛吃的。」

東無忌大笑道：「早知道五師妹手藝有這麼好，愚兄就該向師父面前爭取二師弟的任務呢！」

二師弟道：「如果大師兄來了，一定會比小弟辦得更好。」

「哈哈，愚兄只是說笑罷了！」東無忌笑了笑道：「其實，眞要派愚兄來，只怕也未必辦得好，二師弟是佔了地理人和二種方便，愚兄怎麼行？」

五師妹道：「好了，大師兄，二師兄不用說了，先吃菜吧！」

東無忌舉杯道：「來，二師弟，五師妹，愚兄敬你們。」說完，一口喝乾。

二師弟和五師妹也陪着乾了一杯。

東無忌舉筷吃着每一式菜，一直讚不絕口，也連飲了三杯酒。

二師弟道：「大師兄，你這樣喝法，小弟只怕很快就醉了。」

東無忌笑道：「好，好，你只管慢慢喝，不用陪愚兄了。」

二師弟道：「多謝大師兄。」

東無忌道：「不用謝，愚兄有一件事，要交給你們兩個去辦。」

二師弟道：「大師兄有甚麼差遣，只管吩咐。」

東無忌道：「事情是這樣的……」他和二師弟、五師妹低低的說了一陣。

二師弟連連點頭道：「這個容易，大師兄只管放心，交給小弟辦就是了。」

＊　＊　＊

谷飛雲等四人四騎，趕到登封，住宿一宵，第二天早上，就趕着出城，朝少室北麓而來。

千餘年來領袖武林的少林寺，莊嚴巍峨，矗立在古木森森的山麓間，令人有高山仰止，肅然起敬之心。

四人把馬匹拴到一片石砌平台的左首松林前面，然後相偕登上石級。

山門前閒散的站着兩個青灰僧衲的年輕和尚，他們不像是守護山門的人，只是隨便站在平台上，但實際還是負有守護山門之責。

因此他們看到谷飛雲等四人走上平台，立即雙手合什當胸，走了過來，由左首一個開口問道：「四位施主請留步。」

谷飛雲脚下一停，抱拳問道：「小師父有何見教？」

「見教不敢。」右首僧人道：「小僧只是想請問四位施主一聲，駕臨敝寺，不知有何貴幹？」

谷飛雲道：「在下兄弟，久慕少林寺領袖武林，此次路過嵩山，正好登山瞻仰，拜訪方丈大師。」

左首僧人合什道：「四位施主原諒，敝寺後進正在裝修之中，只開放前面第一進殿宇，後進要請留步了。」

谷飛雲道：「但在下兄弟，還想拜見方丈大師。」

左首僧人道：「敝寺方丈早在半年前宣佈坐關，要三年後才能啓關，只怕四位施主見不到了。」

荊月姑道：「我們一片誠心前來，見不到方丈大師，那可以見到那一位大師呢？」

左首僧人答道：「這個……」他沉吟了一下，又道：「這樣吧，小僧去稟報知客大師一聲，看他能不能接見四位施主？」

谷飛雲道：「這樣也好，那就有勞小師父了。」

左首僧人合什道：「四位施主請到裡面奉茶，小僧告退。」說完，急急往山門內行去。

右首僧人合什道：「四位施主請。」

谷飛雲等四人由那僧人陪同，進入山門，穿過大天井，跨上石階，即是大雄寶殿，金身如來，法相莊嚴，四人在佛前跪拜完畢。

僧人領着他們來至大殿右側一間佛堂休息，小沙彌端着四盞香茗送上。

僧人道：「四位請用茶，在這裡坐歇一回，就可到各處隨喜一番，但今天開放的只有這前面一進，如果蒙知客大師同意，那就不在此限了。」

荊月姑道：「知客大師在那裡呢？」

僧人道：「方才師兄已經進去稟報了，知客大師如果肯見你們，自會派人來通知的了。」

馮小珍輕哼道：「少林寺一個知客僧，居然也會有這麼大的架子！」

谷飛雲忙道：「三弟不可如此說話。」

馮小珍道：「小弟說的是實話咯，少林寺和尚也是出家人，出家人四大皆空，他們端的架子，比官府還大，這話有甚麼不對了？」

正說之間，只見先前進去通報的僧人匆匆走出，朝谷飛雲合什道：「知客大師請四位施主到裡面相見。」

馮小珍道：「大哥，我沒說錯吧？天下各大叢林，(叢林即是廟宇)只有知客僧迎接遊客的，那有遊客去晋見知客僧的？」

谷飛雲笑了笑道：「這是我們要求見他的，三弟不許再說了。」一面朝那僧人拱拱手道：「還是請師父走在前面領路。」

僧人合什當胸，說道：「如此小僧有僭了。」

四人跟着他從右首一條長廊折入一重院落，門前一方木牌釘着「知客堂」三個字。

僧人行到階前，躬身合什道：「啓稟住持，四位施主來了。」

只聽裡面有人洪聲道：「快請。」

僧人回過身來，合什道：「住持有請，四位施主請進。」

谷飛雲也不客氣，舉步走上石階，跨了進去，荊月姑等三人也跟着走入。

那僧人並未跟着走入，他的任務只是把四人領來知客堂，就回身退下。

谷飛雲目光拾處，這是一間相當寬敞的客室，上首香案上，供着一尊數寸高的佛像，小香爐中燃着一炷線香，香烟嬝嬝！

一個肥頭大耳、臉色白淨、身穿青色布衲的矮胖僧人含着一臉笑容，雙手合什當胸，說道：「阿彌陀佛，四位施主光臨，貧僧有失迎迓，請坐，請坐。」

四人相繼落座，一名小沙彌送上茶水。

「施主請用茶。」肥胖僧人含笑道：「貧僧還沒請教四位施主高姓大名？」

谷飛雲道：「在下谷飛雲，這是義弟荊飛明、馮自珍，和小妹子珠兒，大師呢？法號如何稱呼？」

肥胖僧人一一施禮，然後道：「貧僧道覺，忝主敝寺知客堂，谷施主四位是遊歷經過，還是專來敝寺進香的？」

谷飛雲道：「在下兄弟久聞少林盛名，一直無緣趨謁，此次路過登封，正好前來寶刹瞻仰。」

道覺看了四人一眼，才道：「谷施主四位，想必也是武林中人了？」

四人之中，谷飛雲和珠兒沒帶隨身兵刃，(谷飛雲身邊有一把小刀，連柄只有一尺二寸長；珠兒有一柄短劍，不過二尺光景，都藏在身上內，不易看出)只有荊月姑和馮小珍帶着三尺長的青布劍囊，一看就知是隨身兵刃，自然是武林中人了。

谷飛雲欠身道：「在下兄弟只是粗通拳劍，實在慚愧得很。」

「哈哈，谷施主太謙了。」道覺洪笑一聲，又道：「只不知谷施主四位是那一門派門下？」

谷飛雲道：「家師是方外之人，從沒在江湖上走動，我兩個義弟和小妹子，也都是家傳的武功，沒有門派，我們求見大師，是因久仰寶刹盛名，難得有此機緣，希望能夠拜識方丈一面，才不虛此行，不知大師可否引見？」

道覺一直笑口常開，聞言連連點頭道：「武林同道前來敝寺，都希望見見方丈，方丈也一向樂與大家結個善緣，只是方丈已於半年前閉關，面壁苦修，預期三年後方能啓關，四位施主來得不巧，實在抱歉。」

他不待谷飛雲開口，接着又道：「但谷施主四位遠來，見不到方丈，豈不有負一片虔誠之心？貧僧可以領四位去見敝寺監寺，達摩院住持至慧師伯，不知谷施主意下如何？」

達摩院是少林寺五院之首，至慧大師還是方丈至善大師的師兄，在少

林寺身份極高。

谷飛雲喜道：「能得拜見監寺大師，那是最好也沒有了，痲煩大師，在下兄弟感激得很。」

道覺含笑道：「貧僧職司知客，這是份內之事，谷施主不用客氣。」

說着，人已從椅上站起，合什道：「谷施主四位，就請隨貧僧進去。」

「多謝大師。」谷飛雲向他抱抱拳，四人就跟着道覺，走出知客堂，穿行長廊，一路往後走去。

因爲少林寺只開放第一進，所以踏入第二進就沒有遊客了，到處都顯得特別清靜，除了走廊或每座佛殿前面，可以看到一兩個灰衣弟子，似在值崗之外，很少見到人迹。

第三進乃是少林寺的中心，弟子們的戒備也嚴得多了。一路上都可以看到懷抱禪杖的僧人，每一個轉角、每一條通道，都站着雙崗，幾乎如臨大敵。

谷飛雲心中暗暗生疑，心想方才那領路的僧人曾說後進殿宇正在裝修之中，所以只開放第一進，但自己一路行來，各處殿宇並無裝修迹象，這第三進又戒備如此嚴密，究竟有甚麼事呢？

不多一會，已經到了一處圍着高牆的院落，大門上，一方橫匾寫着「達摩院」三個大字。

道覺領着四人剛走近門口，只見一名灰衲僧人合什道：「見過師兄。」

道覺合十還禮，說道：「谷施主四位，是來晉見監寺師伯的。」

灰衲僧人道：「監寺正在禪房之中，師兄請吧！」

道覺點點頭，回頭道：「谷施主四位，請隨貧僧進去。」

這達摩院果然是少林寺的重地，光是大天井上，就有二十幾名一身灰衲、手抱禪杖的青衣僧人，這些僧人大都年在三十出頭，一個個身體精壯，太陽穴突出，一望而知，身手極高！

道覺領着四人走向大殿左首一間廂房門口，腳下一停，神色恭敬的合什躬身道：「弟子知客道覺，啓稟監寺師伯，今有谷飛雲等四位施主，前來求見。」

過了半晌，才見一名身穿鵝黃僧衣的小沙彌從禪房走出，合什道：「監寺大師請師兄把谷施主四位領到大殿待茶，監寺大師立時就到。」

道覺合什當胸，應了聲「是」，回身道：「四位施主請到殿上奉茶。」

他領着四人回出走廊，來至大殿，拾級而上。

殿前高懸「達摩殿」橫匾，大殿正中，懸達摩畫像，腳踏一葦，畫像栩栩如生，出自名家之手。

案上置一古銅小香爐，爐烟如篆，縷縷上升。兩旁各有八把紫檀雕花椅几，陳設簡單，極爲古樸。

道覺抬手肅客，說道：「谷施主四位請坐。」

谷飛雲因監寺至慧大師在少林寺中地位崇高，自己四人只是武林末學，就在下首四把椅上落座。

道覺仍然合什當胸，站在四人下首。

小沙彌送上四盞香茗，便自退去。

過沒多久，只見從上首一道門中，緩步走出一個身穿黃色僧衲的老和尚。

這老僧身材瘦高，面容枯乾，一臉俱是皺紋，雙目深陷，但目中神光炯炯，宛如寒電一般，一看即知是一位身懷上乘武學的高僧。

道覺看到黃衣老僧緩步走出，立即低聲道：「敝師伯出來了。」

谷飛雲等四人慌忙站了起來。

這黃衣老僧正是達摩院住持至慧大師，他右手撥着十八顆檀木佛珠，左手當胸直豎，行了一禮，含笑道：「谷施主四位光臨敝寺，老衲代表方丈，深表歡迎。」

谷飛雲抱拳道：「監寺大師好說，在下兄弟末學後進，久仰寶刹領袖武林，一直無緣晉謁，此次路過登封，正好上寶刹瞻仰，蒙老師父惠予延見，在下兄弟深感榮幸之至。」

至慧大師在他說話之時，深邃目光一直盯着谷飛雲直瞧，等他說完，才道：「谷施主四位路過登封，要去那裡？」

他也只是隨口問問罷了，但這句話，却把谷飛雲問住了！

因爲他們一行，是由珠兒領路的，珠兒是奉師公之命，沒到地頭，不准她說出來，谷飛雲也不便多問。

這時老和尚突然問出這句話來，谷飛雲不由得一怔，囁嚅的道：「在下兄弟是找一個人去的。」

正因他不知道，所以說話之時，就顯得神色微有猶豫。

至慧大師看在眼裡，心中暗暗冷哼一聲，抬了下左手，說道：「四位請坐。」

谷飛雲等四人回身坐下。

至慧大師也在他們對面的一把椅子上落座，抬目問道：「老衲還沒請教谷施主是那一門派的高弟？」

谷飛雲欠身道：「在下沒有門派。」

至慧大師又道：「谷施主此話怎說？」

谷飛雲道：「家師乃方外之人，不在江湖走動，也沒有門派。」

「噢！」至慧大師問道：「那麼尊師道號如何稱呼？」

谷飛雲覺得奇怪，他何以一再盤問師門來歷，一面依然恭敬的答道：「家師道號孤峯上人。」

至慧大師徐徐說道：「老衲聽說谷施主會『金剛般若禪掌』，不知可有此事？」

谷飛雲道：「老師父垂詢，在下確

曾練過『金剛掌』。」

至慧大師嘿了一聲，神色漸轉嚴肅，說道：「『金剛般若禪掌』乃是敝寺列在七十二藝中的不傳之秘，少林弟子，學藝在二十年以上，可堪深造，仍須由方丈批准，始得練習，谷施主怎麼會此種佛門禪功的呢？」

谷飛雲道：「在下是家師傳授的，老師父剛才說的是『金剛般若禪掌』，在下會的只是叫『金剛掌』，兩者稍有異同，也許只是聞名而已，不會是貴寺的不傳絕藝。」

至慧大師道：「谷施主，可否把你會的『金剛掌』使出來，給老衲瞧瞧？」

谷飛雲爲難的道：「這個……」

至慧大師不待他說下去，就沉聲道：「小施主不用推諉，只管使出來。」

馮小珍道：「大哥，大師要你使出來給他看看，你就使出來給他看看，又有何妨？」

谷飛雲道：「在大師面前，愚兄豈不是班門弄斧？」

至慧大師嚴肅的道：「老衲認爲這是小施主最好的機會，也非使出來讓老衲瞧瞧不可！」

谷飛雲望着他道：「大師總有個理由吧？」

至慧大師冷然道：「小施主使出來，老衲自會加以說明。」

谷飛雲眼看老和尚一再要自己展露「金剛掌」，其中必有緣故，這就應聲道：「好，大師既然這麼說了，在下說不得，只好獻醜了。」

話聲一落，轉身朝外，右手緩緩舉起，功運右臂，朝前推出，但聽呼然有聲，一道勁急掌風，朝殿外大天井湧出！

至慧大師枯乾的臉上，不覺聳然動容，雙目精光暴射，沉喝一聲：「果然是你！」

緊接着目光一抬，喝道：「來人，還不把他拿下！」

谷飛雲駭異的道：「大師……」

話聲未落，但見從大殿兩側，已經迅速的走出八名手持鑌鐵禪杖的灰衲和尚，朝四人逼近過來，大有立即出手之意。

顯然這些和尚，早就埋伏在大殿兩側的了！

「且慢！」荊月姑早就聽出至慧大師的口氣，似乎和大哥的「金剛掌」有關，此刻聽了老和尚這句「果然是你」，心中更是猜測到了幾分，這就隨着喝聲，右手朝前一擺，然後朝至慧大師拱拱手道：「大師方才說過，小施主使出來了，老衲自會加以說明，如今我大哥依了大師的話，使出掌來，大師似乎應該先說明白了，再要他們動手不遲，大師不會因這裡是少林達摩院，就倚仗人多勢衆，不講理吧？」

她這幾句話，聽得至慧大師不由得一呆，口中哼了一聲，抬了抬右手，示意八名灰衲和尚暫且停住，一面朝谷飛雲冷然道：「小施主以金剛禪掌連傷藏經閣弟子，還用得着老衲說明嗎？」

谷飛雲雖然知道老和尚一再要自己施展「金剛掌」，必有緣故，但却沒想到事情居然會有如此嚴重，一時不禁驀然一驚，失聲道：「大師說在下用金剛掌連傷寶刹藏經閣弟子？這話從何說起？」

至慧大師道：「事實俱在，小施主還想抵賴不成？」

谷飛雲漸漸鎮定下來，口中朗笑一聲道：「大師年高德劭，身爲少林寺監寺，達摩院住持，自是有道高僧，此事如果是在下所爲，在下何用抵賴？但若非在下所爲，大師一口咬定在下，豈不冤枉好人？還請大師三思。」

馮小珍氣鼓鼓的道：「是呀，我們一清早剛從登封來，大哥怎麼會傷你們藏經閣弟子？」

荊月姑朝至慧大師拱拱手道：「大師有道高僧，此事只怕是場誤會。」

至慧大師也想到眼前四人，個個如光風霽月，不像兇手，何況昨晚傷了藏經閣的弟子，今天也不至於明目張胆的敢再上少林寺來。心中也不由起了一絲猶豫，但想到昨晚來人以「金剛禪掌」傷人，眼前這年輕人又會少林不傳之秘的「金剛禪掌」，天下那有這般巧合之事？不覺沉哼一聲道：「小施主會使少林不傳之秘的『金剛禪掌』，已由老衲可以証實，昨晚潛入本寺藏經閣中，連續以『金剛禪掌』傷人，尚有多人可以証明，老衲豈會無故冤枉好人？」

馮小珍道：「大師既有多人可以作証，怎不要他們出來對質，出手傷人的是不是大哥？」

「老衲已經問過他們了。」至慧大師接着頷首道：「好！老衲就要他們出來對質，小施主也就無話可說了。」一面回頭道：「你叫道因他們進來。」

小沙彌答應一聲，急步走出，不多一會，領着三名灰衲和尚走入。

三人中走在前面一個合什一禮，神色恭敬的道：「弟子道因，叩見大師伯。」

至慧大師頷首道：「好，你們三個昨晚是負責巡邏藏經閣一帶的人，你們把昨晚遇上的事，再詳細的說上一遍。」

爲首的道因應了一聲「是」，抬頭道：「昨晚二更剛過不久，弟子五人在巡邏到藏經閣右側牆外時，忽然聽到有人喊了聲：『有賊……』接着就響起兩聲叱喝和砰砰兩聲，似是有人從高處摔墮之聲，弟子等人急忙趕去，發現有兩條人影從藏經閣屋簷飛起，剛好從牆頭飛過，道先、道立兩位師兄就飛身迎了上去，攔住兩人。

「那兩條人影中，前面一個一聲不發，舉手拍出兩掌，道先、道立兩位師兄驟不及防，就應掌倒下，後面的

那人輕笑一聲道：『少林弟子原來都不堪一擊。』隨着話聲，兩人已冲霄飛起，弟子三人眼看二位師兄似是身負重傷，踣地不起，賊人又飛身而起，追之不及，只好取出哨子吹了起來……」

「好了！」至慧大師右手一擺，問道：「那兩人會被道先、道立迎面攔住，你等可會看清他們面貌？」

道因躬身答道：「那時天色昏黑，弟子只看到那兩人一個身形頎長，一個身形較爲矮小，他們穿的都是長衫，身上沒帶隨身兵刃，身形瘦小的那個話聲清稚，似是女子所喬裝，至於兩人面貌，弟子等人並沒有看得清楚。」

至慧大師微微頷首，然後一指谷飛雲等四人，說道：「你們雖然沒有看清楚兩人面貌，但兩人身形和這三位小施主如何？」

道因看了谷飛雲一眼，說道：「前面的一個身形，和這位施主差不多，至於稍後一個身形瘦小的……」

他目光掠過荊月姑、馮小珍二人，續道：「和這二位施主也頗近似，只是那人分明是女子所喬裝……」

「那就是了！」至慧大師目光一凝，沉聲道：「谷小施主，你們現在還有何說？」

谷飛雲一怔道：「大師認爲昨晚傷人的，就是在下兄弟了？」

至慧大師道：「難道不是？」

谷飛雲道：「大師要他們三位進來對質，原是希望他們把昨晚所見到的，和在下兄弟比較，証實在下兄弟是不是昨晚傷人的兩人，剛才這位大師父已經說得很明白，他們並沒有看清楚兩人面貌，既然沒有看清面貌，如何能確定就是在下兄弟呢？」

「小施主問得好！」至慧大師冷笑一聲道：「老衲聽得很清楚，豈會故入人罪？第一、昨晚兩人中，有一個的身形，和小施主差不多；第二，小施主又會『金剛禪掌』；第三、這二位小施主的身材，也和昨晚兩人中的一個極相似，昨晚兩人中，有一個顯是女子所喬裝，小施主這二位兄弟，豈不正是女子所喬裝的？天下之大，未必有如此巧合之事，老衲難道寃枉你們了嗎？」

谷飛雲被他說得不覺一呆！

馮小珍氣道：「我們是女子喬裝的又怎樣？」

至慧大師雙手合什，口中唸着佛號，說道：「阿彌陀佛，女施主承認了。」

馮小珍道：「昨晚你們少林寺藏經閣出了事，你們爲什麼不把來人當場抓住，任由人家逃走？今天却栽到我們頭上來，昨晚闖藏經閣的不是我們，就不是我們，眞要是我們的話，闖了又何用抵賴？」

至慧大師究是有道高僧，目注馮小珍，心中暗道：「看她說話神情，似乎不假，難道眞會不是他們？但他們竟會如此湊巧？」

「不，別說此人是連施殺手、傷害四名少林弟子的兇手，就是他身擅少林不傳之秘的『金剛禪掌』，也非把他拿下，發交戒律院追查其武功來源不可！」

心念這一轉動，立即抬了一下手，朝道因三人吩咐道：「你們退下去。」

道因三人恭聲應「是」，合什一禮，回身退了出去。

至慧大師目注谷飛雲四人，喝道：「小施主四位，最好束手就擒，不可頑抗，老衲可以保証，只要查明不是小施主所爲，自可無事。」

「要我們束手就擒？你可以保証？你保証甚麼？」馮小珍生氣的道：「這件事要查是你們的事，根本於我們無關，我們昨晚還宿在登封，只因路過寶剎，久仰少林寺盛名，才上來的，如果昨晚在少林寺鬧了事，今天還會自已送上門來嗎？你大師是少林寺的有道高僧，這道理想想就可以明白，還口口聲聲要把我們拿下，我倒要請問大師，你們少林寺究竟講不講道理？」

珠兒一直沒有開過口，這時也撇撇咀哼道：「就憑他們少林寺這幾個和尚，還拿不下我們呢！」

至慧大師目注谷飛雲沉聲，道：「小施主，老衲奉勸四位的話，你考慮了沒有？」

谷飛雲正容道：「在下已經一再聲明，昨晚之事，並非在下兄弟所爲，在下如果束手就縛，豈非承認昨晚就是在下兄弟所爲了？士可殺，不可辱，在下是決不會束手就縛的。」

珠兒眉毛一挑，咭的笑道：「大哥，那我們就走咯，少林寺總算來過了，還和他們嚕嗦什麼？」

至慧大師瞋目喝道：「這麼說，小施主四位是準備硬闖了？」

馮小珍揚手掣出長劍，哼道：「闖就闖，誰還怕你們不成？大哥，我們走！」

至慧大師聽得不禁有氣，臉色一沉，喝道：「好，小施主那就闖闖看！」右手揚起，喝道：「你們只管出手，把他們拿下！」

這回他等於下達了攻擊命令，八名達摩院護法弟子一齊躬身應是，立即舉步圍了上來，同時把手中禪杖當胸一橫，正好分列成八卦方位，像井欄一般把四人圈在中間。

至慧大師站在八人外面，高聲喝道：「四位小施主此時束手就縛，還來得及。」

谷飛雲劍眉一揚，朗笑一聲道：「在下兄弟要走，還沒有人攔得住……」

他身形一個急旋，雙足猛然一頓，從地上飛射起一陣碎雨般的旋風，只聽他續道：「咱們走吧！」

雙手朝前一分，把兩支橫攔的禪杖朝左右分開，當先舉步從兩個和尚中間走了出去。

荊月姑、馮小珍、珠兒三人也迅疾相隨走出，朝階下行去。

原來谷飛雲方才頓足旋身，施展「蹴石打穴」，一陣細碎的石子分襲八個和尚身上大穴。

這八名和尚雖是達摩院護法弟子，平日精練拳棒，在少林寺中，能當選達摩院護法弟子，當然個個有一身極高的武功，只是他們除了師兄弟相互過招，缺乏對敵經驗，換了別人和他們正式較手，也許不是他們的敵手，但像谷飛雲這一陣碎石襲擊穴道，他們幾乎連聽也沒有聽說過！

何況谷飛雲的「蹴石打穴」，是由地面向上飛起，又和一般施展暗器不同，是以幾乎沒有閃避的機會，每一個人身上，少說也被擊中四五處穴道，自然一舉就被制住了。

至慧大師站在大殿上首，驟覩谷飛雲四人舉步走出八名弟子所列的陣勢，心頭方自一愣，再一細看，才發現八名護法弟子已被人家制住穴道，一時無暇替他們解穴，口中沉笑一聲道：「小施主果然身手不凡，但要想從達摩院出去，只怕沒有這麼容易！」

人隨聲起，一下從八名護法弟子頭上凌空飛過，飛射而出，落到谷飛雲四人面前。

谷飛雲看得心頭暗暗吃驚，忖道：「這老和尚身手果然不同凡响！」一面抱拳道：「在下不想和大師動手，還請大師讓路。」

至慧大師一臉怒容，雙目烱烱如電，沉笑道：「小施主此時除了束手就縛，還想離開達摩院嗎？」

谷飛雲雙眉微蹙，爲難的道：「大師這是要和在下動手了？」

就在至慧大師飛出大殿之際，另有三個黃衣僧人也隨着由大殿兩旁走出。這三個黃衣僧人年齡都在六旬以上，雙掌合什當胸，神情肅穆。

從左右兩邊也湧出十幾名手持禪杖的灰衲和尚。

谷飛雲話聲甫落，站在右首的一名黃衣僧人沉聲喝道：「憑你也配和監寺動手？」

也在谷飛雲話聲甫落之際，珠兒一個搶了出去，越過谷飛雲，一面說道：「大哥，讓我來！」接着喂道：「老和尚，接招！」

左手忽然朝前揮了出去。這一記手法輕靈無比，宛如一片浮雲、一朵曇花，冉冉朝老和尚面前飛去。

至慧大師身爲少林寺監寺、達摩院住持，一生勤練武功，竟然看不透這記掌法出自那一門派，憑他數十年練武經驗，也只能看出這記掌法奧妙深邃，其中似有無窮變化，心頭不覺一怔，脚下也不由得後退了一步。

珠兒可得勢不讓人，一招出手，第二、第三招源源出手，直逼而上，一雙小手頓時化作朵朵雲彩，隨勢流動，幾乎令人如入一片雲海之中，四顧茫然，無所適從！

原來珠兒使出來的這套掌法，名爲「紫雲掌法」，乃是她師父師公曾在玉門關附近一處石窟中，得到一册手抄古笈，所載竟是道家曠世絕學——「紫府眞傳」，「紫雲掌」就是其中之一。

至慧大師縱然精通拳藝，如何識得道家無上神功？但覺這小女孩使出來的掌法，不但精妙無方，而且幾乎無迹可求，一時之間，又被逼得連退了兩步。

老和尚活了七十多歲，身爲少林寺監寺，如今竟被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逼得連連後退，縱然修養再好，也不禁心生嗔念，口中大喝一聲，右臂一振，一掌凌空拍出。

這一掌使出來的，竟然是「金剛禪掌」，掌勢甫發，一道令人窒息的無形勁氣，宛如浪潮般湧出！

谷飛雲覩狀大驚，急忙喝道：「珠兒快退！」

身形一晃而上，揮手發掌，迎着拍出。

珠兒也在此時忽然身形一偏，騰空飛起，劃着弧形飛了開去。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谷飛雲和至慧大師兩道掌力，在兩人之間乍然遭遇，就發出波的一聲輕响，谷飛雲好像被人重重推了一把，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一步，至慧大師雖然站立未動，但一身黃色僧袍，也被强烈勁風吹得拂拂飄動！

這對老和尚來說，心頭止不住深感駭異，他不知道谷飛雲除了「金剛禪功」，另外還練成了「太清眞氣」，掌風之中，蘊含了佛道兩門神功，只道自已勤練了一甲子佛門禪功，居然只比一個弱冠年紀的小伙子稍勝一籌，自然大大的不服氣了，口中大喝一聲：「小施主再接老衲一掌！」

右手抬處，又拍出一掌。要知這一掌老和尚動了眞怒，自然要全力擊出！

珠兒劃着弧形騰空飛出，她練的崑崙心法，能在空中換氣，廻旋飛行，眼看至慧大師又舉手發掌，口中哼道：「老和尚你有甚麼了不起？」嘶的一聲又飛了回來，就在至慧大師頭頂上空，雙足絞動，凌空踢出八腿。

她施展的正是崑崙派的「雲裡腿法」。

谷飛雲聽老和尚喝出：「再接他一掌」，少年氣盛，豈有不接，口中應了聲：「好！」右掌直豎正待推出！

至慧大師第二掌使出全力，堪堪拍出，陡覺體內眞力忽然不繼，就在此時，珠兒飛回來的人，凌空發腿，飛踢而來，老和尚口中驚咦一聲：「崑崙雲裡腿！」人已隨着往地上跌坐下去。

谷飛雲右掌正待朝前推出，自然也不發了，怔怔的看着老和尚，心中

也自驚疑不止！

這下直看得三個黃衣老僧，大吃一驚，其中一個慌忙掠身過去，雙手扶住至慧大師，急急問道：「監寺怎麼了？」

其餘兩個黃衣老僧直向谷飛雲逼了上去，一個厲聲喝道：「小子，是你暗算監寺！」

右掌疾掄，朝谷飛雲迎面拍來！

谷飛雲側身讓過，怒聲道：「在下幾時暗算你們監寺了？」

另一個黃衣僧人揮臂喝道：「你們還不把兩個妖女拏下？」

喝聲中，眼看谷飛雲向左閃出（谷飛雲的左首，正是他迎面欺過去的右首），一時那還打話，揮手一掌，截着拍出。

谷飛雲堪堪閃出，對方掌勢業已逼近面前，心頭暗哼一聲，也不打話，右手翻處，五指朝前一攏，一把就抓住了黃衣老僧劈來的右腕，再一抬手，把他一個觔斗平空摔了出去。

這黃衣老僧乃是達摩院長老、至慧大師的師弟至通。（其餘兩個，同是達摩院長老，去扶至慧大師的叫至能，和谷飛雲交手的叫至濟）

能夠擔任達摩院長老的，武功必然極爲精純，但他被谷飛雲一把抓住脈門，竟然使不出半點力道，任由人家一抬手，直摔出去一丈開外。

至濟劈出的一掌，被谷飛雲避開，谷飛雲閃出去的人，不知何故，居然把師弟至通摔了出去，心頭不禁大怒，口中嘿的一聲，右手揮動，第二掌相繼劈出。

（讀者看來，他劈出第一掌，好像已經過了好一會，實則不過是谷飛雲旋身閃出間事，所以說他的第二掌相繼劈出也）

谷飛雲因至通揮手要達摩院護法弟子去把荆月姑、馮小珍二人拏下，心怕二女不是這些護法弟子的對手，心頭甚是焦急，眼看自己剛把至通摔出，至濟又揮掌拍來，一時無暇和他週旋，右手突發，又是一記「捉雲手」，抓住至濟右手，往前就摔。

他這記「捉雲手」，出自酒仙南山老人，手法奇奧，一被抓住，全身氣血就像悉被封死一般，武功再高，也使不出來，至濟自然也像稻草人一般應手飛了出去。

谷飛雲右手揮出，人已雙足一頓，縱身朝荆月姑、馮小珍兩人身邊掠去。

至通喝道：「你們還不去把兩個妖女拏下？」那十幾名達摩院的護法弟子中，立即有四名弟子朝荆月姑、馮小珍兩人欺去。

馮小珍怒聲道：「臭和尚，誰是妖女？你叫他們只管上來！」

荆月姑也一下撤出長劍，喝道：「少林寺眞的欺人太甚了！」

兩人剛剛背貼背站好，四名灰衲和尚已經欺到面前，揮動鑌鐵禪杖攻了過來，兩人用不着和他們打話，長劍展開，就和他們接觸上去。

珠兒施展「雲裡腿」，還沒踢中老和尚，對方就已跌坐下去，心中暗道：「這老和尚使甚麼狡計？」心念一動，人就斜飛開去，一下躍上簷角，蹲了下來。

這時驟覩四名灰衲和尚朝荆月姑、馮小珍展開攻勢，不覺氣道：「還有我呢！」

鏘的一聲，短劍出匣，連人帶劍化作一道白虹，朝四名灰衲和尚頭上飛去。

荆月姑、馮小珍的武功雖然還算不錯，但和這些灰衲和尚——少林寺達摩院的護法弟子比起來，那就差了一大截！

要知少林寺達摩院五院之中，以達摩院爲首，達摩院的住持，也就是少林寺的監寺。達摩院有三位長老、二十四名護法弟子，能當上達摩院護法弟子的，都是百中挑一，精選出來的，在少林寺來說，除了戒律院的執法弟子之外，是最精銳的了。

（戒律院因需執行清規，懲處叛徒，所以遴選了執法弟子之後，還要接受秘密訓練，武功自然是最高的了。）

荆月姑、馮小珍一對一，還和人家差得很多，何況對方出動了四個灰衲和尚，以兩個來對付自己一個，因此才一動上手，就立時感到縛手縛脚的，施展不開手脚來了。

差幸就在此時，珠兒從大殿簷角間飛撲而下，她精擅崑崙「雲龍身法」，這回展開「雲龍大八式」，一個人在空中迴翔翻騰，忽而「雲龍三折」，忽而「怒龍推雲」，忽而「掛龍取水」，忽而「神龍擺尾」，專找四個灰衲和尚的晦氣，在他們頭上飛來飛去，劍光如練，指東劃西的乘隙下擊，等對方禪杖朝上撩起，她已翩然飛了開去，襲向另外一個和尚了。

有她這樣來回攪局，四個灰衲和尚才無法專心對付荆、馮二女，兩位姑娘家才可以稍稍透一口氣，但還是打得相當吃力。

這時候，谷飛雲摔飛了兩個黃衣老僧，飛身疾掠而來，他人剛掠到，右手疾發，一把抓住一個灰衲和尚的手腕，憑空摔出，再抓，再摔，不過眨眼工夫，已把四個灰衲和尚連人帶杖都摔了出去。

谷飛雲身形迅疾一轉，腳下暗暗用勁，飛射起一篷碎石，分向四個被摔出去的灰衲和尚激射過去。

那四個灰衲和尚莫明其妙的被谷飛雲凌空摔了出來，心頭自然駭異無比，他們都有一身極好的武功，雖被摔出，却在摔下之際，一躍而起，但就在他們躍起之時，又砰然一聲，摔倒地上，這回再也躍不起來了。

再說至濟、至通兩人，也是被谷飛雲一記怪異手法摔出來的，兩人一躍而起的同時，至能也扶着至慧大師

站了起來，另外知客道覺也從殿上八名灰衲僧人身上，起下數處碎石，拍開了他們的穴道，一起從階下走出。

至能低聲問道：「師兄沒甚麼吧？」

至慧大師微微攢了下眉，說道：「事情極爲奇怪，愚兄方才突然之間，感到體內眞力不繼，現在又不覺得甚麼了，唉，這四個年輕人大有古怪，今日如果不把他們拏下，少林寺只怕從此多事矣！」

至能點頭道：「師兄說得是，今天非把他們拏下不可，師兄如果沒事了，待小弟去會會他們！」

道覺手中拿着一把碎石子，躬身攤掌道：「啓稟師叔，那姓谷的還會石子打穴。」

至能頷首道：「我也看到了。」

至濟、至通飛回谷飛雲對面，堪堪站定，至通也飛身過來，落到兩人中間，道覺過去替四名灰衲和尚拍開穴道。現在二十四名灰衲僧人早已遠遠的圍成一圈，把谷飛雲四人圍在中間。

至能目注谷飛雲，沉喝道：「小施主，老衲要出手了！」抬手一掌，直劈過來。

谷飛雲凝立不動，冷然道：「大師請！」

「請」字出口，手掌直豎，迎擊而出。

至能練的同樣是「金剛禪掌」，他和至慧大師同門學藝，雖然年紀比至慧小了幾歲，但至慧大師幾十年來，一直在寺中擔任公職，對練功方面，自然也不免有所躭誤，至能一直沒有擔任寺中職務，故能勤練不懈，因此他在「金剛禪掌」上，論功力，應該還在至慧大師之上。

這一掌出手，不聞絲毫風聲，但令人窒息的氣壓，却應掌而生，確實要比至慧大師更見精純。

谷飛雲方才和至慧大師對過一掌，自知在「金剛掌」功力上，不如對方遠甚，但自己運起「太清眞氣」，則可以勉强把對方掌力擋住，因此這一記使出來的雖是「金剛掌」，但默默運起的，却是「太清眞氣」。

雙方掌勢，很快就交接上了，依然響起「波」的一聲輕響，一切和方才一樣，谷飛雲被强大壓力所震，往後退出了一步。

至能一襲黃色僧袍，宛如被强大勁風吹襲，吹得獵獵飛舞，一張滿佈皺紋的臉上，流露出無比驚訝和不信之色。

他當然不相信憑自己數十年修爲的掌力，只把谷飛雲震退一步，口中沉嘿一聲，右掌再次緩緩提到胸前，突然舉足跨上，右掌閃電般隨着朝前擊出。

這一掌，老和尚運起了十二成功力，非要和谷飛雲在掌上分個高下不可，那知掌力甫發，突然感到體內眞力不繼，口中驚咦一聲，整個人雙足一軟，朝前跌仆下去。

站在他右首的至通，趕忙伸手把他扶起，急急問道：「師兄怎麼了？」

至能喘息着道：「愚兄……一身功力……突然間……好像……全消失了……」

至通驚異的道：「怎麼會這樣的呢？」

至能道：「方才監寺師兄也是這樣，其中……必有古怪……」

至濟瞪目喝道：「一定是這小子使的花樣，貧衲也把他劈了！」

一手提起禪杖，正待朝谷飛雲撲去！

只聽至慧大師喝道：「師弟且慢！」

至濟抬目道：「監寺……」

至慧大師擺了下手，才朝至能問道：「師弟怎麼了？」

至能吁了口氣道：「小弟好多了。」

至慧大師道：「師弟再運氣試試？」

至能默默運了一會氣，才道：「小弟感到已經完全恢復了。」

「不錯。」至慧大師道：「但咱們如果再全力發掌的話，體內眞氣勢必又要不繼了。」

至能驚異的道：「師兄……」

至慧大師凝重的道：「咱們極可能中了慢性的散功之毒……」

至能憤怒的道：「是他們……」

至慧大師微微搖頭道：「也許和他們無關……」

正說之間，只見從大門外走進兩個人來，前面一個面貌清癯、身穿天青綢袍的老者，正是武當名宿歸存仁歸二先生。

他身後一個，則是一身錦衣的青年，看去不過三十五六，生得劍眉朗目，白淨無鬚，手中拿着一把檀香木爲骨的摺扇，在行走之際，當胸輕輕拂着，越發顯得他俊逸瀟洒！

這人乃是西山別墅的少主人張少軒，是登封首富、出名的大善人張百忍的二公子，也是少林寺方丈至善大師的記名弟子。

因爲張百忍乃是少林寺的大護法，和至善大師又是方外摯交，他二公子小時候時常隨父親上少林寺來，自小拜在至善大師門下，所以經常到寺裡走動，少林寺八百僧侶，幾乎沒有人不認識張家二公子的。

歸二先生走在前面，跨進達摩院大門，目光一注，不覺嘿然道：「果然又是此子，居然敢在少林寺鬧事。」

至慧大師看到歸二先生，連忙合什施禮道：「貧衲不知歸老施主駕蒞，有失遠迎，罪過罪過。」

歸二先生抱抱拳道：「兄弟昨日在西山別墅作客，今日是由張二少兄陪同，特地來走訪大師的，不料却遇上這姓谷的到寶刹來鬧事！」（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花無情從企圖奪取藏寶圖的老者口中得知，令狐飛蟬與心怡是同時落入辛九階手中，心怡更因反抗而遭殺害，花無情本欲立刻往侯府尋仇，于小雅卻勸他先行暫避，一行人於是來至距許昌不遠的黃龍寺投宿，見過寺內住持後，他們才知道沿途一直被人跟踪，後來侯府派人往黃龍寺要求交人，遭住持拒絕，但花無情等知道此地已不宜久留，於是決定在一個月內離開……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高皋‧文　可飛‧圖

法輪九轉

紅顏心存愧疚　自縊以表心迹

沙映道：「那麼貧僧就不打擾了，哦，各位施主如是要外出，在離寺三十里外應該多加小心。」

小和尚離去之後，狂龍有些不解的道：「三十里外應該多加小心，這是什麼意思？」

神鵰道：「這是他們的協議。」

狂龍道：「什麼協議？」

于小雅道：「兩項，一是黃龍寺只能留咱們一個月，二是在這一個月之中，辛九階及官方不得在寺週三十里內向咱們動手。」

花無情道：「辛九階必然會在三十里外佈下重兵攔截咱們，四獸向寺後，雙婢加入六鳥分向寺廟兩側，我與于師妹向廟前，三更開始咱們一起出發，徹底清除敵人的伏樁，來個趕盡殺絕，不留活口。」

* * *

今天的夜色很好，星月交輝，像白天一樣的清朗。

花無情與于小雅向寺前並肩急馳，在尋找他們的獵物。

他們的一身功力武林罕見，十丈以內落葉飛花，也難以逃過他們的耳目，何況還有兩隻鶚鷲在空中飛巡，就算一隻蛇蟲也不會遺漏。

花無情忽然脚下一停，牽着于小雅的玉手，藏身於一叢矮樹之後。

「師妹，聽到鶚鷲叫嗎？」

「聽到了。」

「也看到了敵人？」

「這倒沒有。」

「走過前面十幾丈遠近的空地，是一片起伏不定的丘陵，那兒林木掩映，野草叢生，在那兒埋伏重兵，再也理想不過。」

「咱們沿着道路走，就得經過那片丘陵，敵人如果襲擊咱們，會在那兒動手？」

「前面的空地。」

「為什麼？」

「他們的人數可能超過咱們幾倍，在地形叢雜之處，就無法發揮人多的長處。」

「咱們怎麼辦？」

「誘他們出來，一鼓而殲之。」

「好，咱們走。」

他們並肩齊步，依偎着緩緩前進，像一對月下談情的愛侶，在這充滿詩情畫意的月色之下，實在是令人羨慕的一對。

只是時逾三更，地點又是這般荒涼，無論夜色如何美麗，在這兒談情說愛，看來總是有些不大對勁。

不合情理的事，多半有人瞧不順眼，也有人好奇，希望弄個明白。

不管是什麼原因，那片丘陵之中冒出了二三十口子，這些人每一個都是勁裝疾服，手執兵刃，一副殺氣騰騰的模樣。

于小雅啊了一聲道：「糟了，怎的這麼多！」

花無情道：「的確有點糟，就算伸着脖子讓咱們剁，也有點不勝其煩，看來只好用紅唇天香來收拾這些么魔了。」

于小雅道：「不，師兄，紅唇天香打製不易，對付這些人太過浪費。」

花無情道：「說的也是，那只好多費一點手脚了。」

于小雅道：「咳，師兄，我知道你那八柄紫竹旗十分管用，莫非你捨不得？」

花無情道：「對，我幾乎忘了，怎麼會捨不得呢。」

他們交談之際，來人已經到達身前丈外之處，領頭的是一名身材高大，長像獰惡的頭陀，他扛着一柄沉重的方便鏟，雙目神光閃爍，顯出其內外功力，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此人必然是一位武林高人，可惜花、于二人江湖閱歷過淺，因而並不認識。

「你是花無情？」

說話的是那位長得獰惡的頭陀，他居然一口說出花無情的姓名。

「不簡單，閣下是那位高人？」

「這沒有甚麼，你小子的姓名，已經列入老夫的死亡收魂簿，為了怕收錯冤魂，不得不點名呼叫，這位是于小雅吧？咳，你們不該走在一起的。」

于小雅冷哼一聲道：「你管得太多了，咱們走在一起，干你甚麼事？」

頭陀嘿嘿一笑道：「花無情列名老夫的收魂簿，老夫怎能不管？至於妳嘛，是幫主預定要娶的八夫人，跟遊魂走在一起，豈不有失身份！」

于小雅怒叱一聲道：「狗賊找死！」脚尖一點地面，就待彈身出招。

花無情伸手一攔道：「慢點動手，有件事我想先弄個明白。」語音一頓，回頭對頭陀道：「閣下必然是一位武林高人了，說說看。」

頭陀打了一個哈哈道：「你說對了，瞧到這柄剝皮鏟，你應該知道，老夫就是愛剝人皮的金八斤。」

花無情道：「剝皮鏟金八斤果然是一名該死的兇人。你適才說的幫主，必然是赤鱗幫幫主辛九階了，他為甚麼不來？」

金八斤哼了一聲道：「對付你們這些後生晚輩，何需幫主親自出馬！于姑娘，請你退過一邊，傷了妳，老夫不好向幫主交代。」

辛九階可能與赤鱗幫有關，是因侯府侍衛之中有白衣殺手而產生的懷疑，但侯爵投身江湖，竟是幫派的首腦，畢竟不是朝廷所希望的，因為幫會擁有潛力，可以在民間造成動盪，引起社會的不安，這是任何一個當政者所憚忌的。

如今剝皮鏟金八斤當面自承，直認不諱，這意味着甚麼？

很簡單，他們擁有強大的實力，相信花無情師兄妹絕對逃不出他的掌握。

花無情再向金八斤的身後打量，這一眼瞧去，他雖是神色依舊，心頭卻暗中一懍。

一排五名黑衣老者靜靜的立在他的身後，這五人的長相雖是不同，陰沉、冷靜的神態卻分毫不差。

他們本要殺人，卻能收斂着殺機，這是眞正的高手，除了盤龍石府的狄氏父子，是他闖蕩江湖以來，所遇到最可怕的敵人。

黑衣老者的後面，是二十四名白衣殺手，他們與往日所見的大為不同，應該是人見人怕的超級殺手。

這些人的神態，與黑衣老者極度相反，他們殺氣奔放，威勢凌人，任何人只要瞧上他們一眼，必然會懾服在他們那無可比擬的氣勢之下。

這兩種人一是極陰，一是極陽，雖是絕對相反，却同樣的扣人心弦。

花無情明白，他雖是身負絕世武功，一旦與這些人交上手，必然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

如是以紫竹旗佈陣，只怕也難以如願，因為對方每一個都有極為高明的身手，只要他身形一動，就會引來攔擊，這個陣怎麼佈得下去。

於是他扭頭對于小雅道：「師妹，紫竹旗可能派不上用場了。」

于小雅道：「我明白。」

花無情道：「對方全是高人，咱們以少搏衆，手底下慈悲不得。」

于小雅道：「我知道。」

花無情摘下恩師白帽書生所賜的寒冰寶刀，面色一沉，道：「姓金的，你們是一起上，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金八斤舉手一揮，四名白衣殺手同時奔了出來，花無情口中一聲低嘯，與于小雅分別迎上兩人。

寒光連閃，熱血飛濺，四條人體摔倒下去，他們的喉管已被撕開，自然活不成了。

只不過一個照面，花、于二人各自揮出兩刀，赤鱗幫的四名超級殺手就濺血橫屍，竟是如此的不堪一擊。

剝皮鏟金八斤大吃一驚道：「花無情，你使的可是鎖喉刀法？」

花無情道：「看來閣下並非浪得虛名，怎樣，還要在下動手麼？」

金八斤道：「鎖喉刀雖是曠古絕學，並不是天下無敵，上！」

這回可就熱鬧了，二十名白衣超級殺手竟然一起衝了出來。

以一敵十，比數太過懸殊，而且這些超級殺手全是只攻不守，不要性命的打法。

但見刀光連閃，鮮血激飛，人影一個接着一個仆倒下去，花無情師兄妹不多不少，以快如電光石火的速度，揮出整整二十刀。

剝皮鏟金八斤面色大變，他絕未想到鎖喉刀的威力，竟是這般驚人。

不過他仍有幾分自信，因為他們還有六名高手，以三對一，鎖喉刀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

他的算計沒有錯，剝皮鏟金八斤功力之高，在當今黑道魔頭之中，是

頂尖兒的人物。

他身後的五名黑衣老者，每一個都身懷絕學，縱然是當代一方霸主，在他們的手下，也只能支撐個三招兩式。

花無情師兄妹年紀太輕，內力應該不會太强，縱使習得絕世刀法，必然不是他們的對手。

可惜他的估計還是有一點錯誤，那就是他沒有想到，花無情師兄妹是法輪門的傳人。

世人知道盤龍石府及紫竹仙府，在武林之中是兩個神秘而震撼人心的門派，但更神秘、更震撼人心的，還是法輪門。

法輪九轉禪功、破折神刀、煉魂手，每一項都是性命交修、驚天地泣鬼神的無雙絕學，鎖喉刀及飛龍引掌法，只是紅唇谷的部屬修習的武功而已。金八斤估計錯誤，他就得以生命作爲錯誤的代價。

他當然不會這麼想，就好像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人一樣。

冷冷一哼，他又找上了于小雅：「姑娘，妳太叫老夫失望了，咱們幫主看中了妳，願意收妳做八夫人，妳應該感到這是妳于氏門中祖上有……啊……」

他與于小雅之間，少說點相距也有八尺，就算飛吧，也要一點時間才能到達。

剝皮鏈金八斤是魔道中數一數二的高手，以他那身駭人的功力，如果有人在八尺外向他出手，多半會難以如願。

令人不解的是，他竟然落入于小雅的手中，被她一把扣到脈門。

法輪門的煉魂手，是擒拿也是掌法，其玄奧詭異及雷霆萬鈞的威勢，數遍宇內武學，實在無可比擬。

金八斤逃不過于小雅素手一抓，縱然功力較這位剝皮鏈再高一些，也不能夠。

于小雅只是一抓即放，金八斤就已萎頓下去，這是煉魂手不同於其他擒拿及掌力之處，只要指尖觸及對方，一股奇異的力道，隨即進入對方的經脈。

這股力道的作用，是隨出手者心情而異的，于小雅在震怒之中出手，金八斤那有命在。

他七竅流血，筋脈寸斷，這素手一抓之力，實在駭人聽聞。

剩下的五名黑衣老者瞧出了于小雅的武功，此時縱然借他們三分膽量，他們也沒有出手的勇氣，不過他們有勇氣去死，於是紛紛自斷心脈，接連着趴了下去。

于小雅呆了一呆道：「師兄，他們……」

花無情道：「他們將會生不如死，所以選擇了死亡。」一頓接道：「有人，八成是小素他們來了。」

他沒有猜錯，雙婢四獸六鳥果然先後到達。

「稟少谷主，咱們只是略有斬獲。」神鵰瞧到鬥場屍體橫陳，所以語氣十分謙虛。

花無情道：「也許我跟于師妹的運氣好一點，哦，你們有沒有抓到活口？」

神鵰搖頭道：「這些人只有死了才肯停手，咱們沒有辦法抓到活的。」

花無情道：「動輒拚命，不死不休，這些人實在可怕。」

小窩道：「這沒有甚麼，咱們只要手上加把勁，包管讓他們一個不留。」

于小雅道：「不要這樣，小窩，上天有好生之德，咱們總要留給別人一點生機。」

小窩道：「知道了，小姐。」

花無情道：「那些屍體，你們有沒有處理？」

小窩道：「全都以化骨丹處理了，沒有留下半點打鬥的痕跡。」

花無情道：「這樣好，咱們不能替黃龍寺帶來麻煩，此地的鬥場，你們也清理一下吧。」

清理完了鬥場，天色已近黎明，他們悄悄返回住處，看辛九階如何反應，再定下一步棋的走法。

黃龍寺位置偏僻，香火不盛，平時除了蟲鳴鳥語，眞箇是一片岑寂。

今天似乎有些不同，城裡的王大戶帶着夫人前來進香，十幾名豪奴擁着兩頂軟轎，使得黃龍寺着實熱鬧了一陣子。

待王大戶離去之後，花無情、于小雅在寺門外遇到了小和尚沙靜。

「小師父今天好忙啊。」

「嗯。」

「貴寺的香火還算不錯嘛。」

「施主心口不一吧？」

「怎麼說？」

「施主分明知道王大戶是爲你而來的。」

「當眞麼？」

「如果昨晚施主不大展身手，王大戶絕不會來。」

「這個……莫非王大戶與辛九階是一丘之貉？」

「應該不是，王大戶只是受人利用而已。」一頓接道：「施主……」

「小師父有甚麼指教？」

「君子遠庖厨，出家人更不願嗅到葷腥。」

「是，小師父，昨晚情非得已，我想此等事兒，以後當不會發生了。」

「好，好，貧僧告退。」

花無情師兄妹回到住處，于小雅櫻唇一噘道：「師兄，小和尚是故意等在廟前警告咱們？」

花無情道：「也許是老和尚的意思。」

于小雅道：「你猜辛九階下一步會採取甚麼行動？」

花無情道：「他的手下一次失踪幾十名，這是一個頗爲沉重的打擊，縱然他還有餘力，也不會對咱們有多大的威脅，我想今晚咱們直搗侯府，來個徹底的解決。」

于小雅道：「那……無論成敗，咱們是不會再回到黃龍寺了，是不是應該向住持說一聲？」

花無情道：「不必多此一舉，留書道別就可以了。」

當晚二更，花無情等來到許昌，兵分兩路，直趨太原侯府。

按花無情的估計，辛九階是赤鱗幫幫主，該幫雖於昨晚損失了大批高手，但百足之蟲，死而不殭，他們今晚的突擊，應該仍會遭遇到堅强的抵抗才對。

令人想不到的是侯府全未設防，他們兩路大軍如入無人之境，一直到達後廳，才找到一名少女。

不，還有一位滿身珠翠的姑娘躺在地毯之上，她不言不動，氣息全無，原來只是一具艷屍。

花無情一眼瞧到那具艷屍，身軀竟然一震，一股熱淚幾乎奪眶而出。

依在他身旁的于小雅道：「師兄，她就是令狐姑娘麼？」

花無情長長一吁道：「飛蟬千里追隨，竟落得這般下場，我實在對不起她。」

于小雅道：「這是造化弄人，怎能怪你，爲了使死者泉下安心，你應該化悲憤爲力量，替她報仇。」

花無情道：「我明白，辛九階無論逃到天涯海角，我都會找到他的。哦，姑娘，妳是誰？」

他問的是坐在地毯一側的綠衣少女，她好像是這幢巨大的建築之中，唯一的活人。

「小婢綠裳，是侍候七夫人的。」

「哦，七夫人是怎麼死的？」

「侯爺要七夫人跟他走，七夫人不肯，就自縊死了。」

「辛九階去了那裡？」

「他們昨天午後就分批走了，去了那裡，小婢並不知道。」

「這房子裡除了妳，還有甚麼人？」

「侯爺只帶走了他的家人及親信，一般傭人全都遣散了，小婢要等侯公子，所以還沒有離開。」

「唔，妳知道我是誰？」

「公子姓花，是七夫人的未婚丈夫，她雖是被迫失身於侯爺，却對公子心存愧疚，如今以死明志，是希望獲得公子的諒解。」

「這些是她告訴妳的？」

「是，夫人要我轉告公子，現在話已傳到，小婢就此告辭。」

「慢點，綠裳姑娘，死者需入土爲安，但在下不方便出面。」

「既然如此，夫人的後事，就交給小婢吧。」

「請姑娘將她火葬，骨灰寄存黃龍寺，這裡是一點銀兩，請收下，一切就厤煩姑娘了，還有，跟飛蟬一道的心怡姑娘，妳可知道？」

「小婢聽夫人說過，心怡是在開封遇害的，公子到開封鐵塔東南三里一個姓崔的農家詢問，就可以找到她埋葬之處了。」

「多謝姑娘，在下告辭。」

離開許昌之後，他們連夜上路，先北上新鄭，再西趨登封，準備先到洛陽，然後沿黃河南岸向東找，希望能夠找到公孫瑤仙、心祺主婢。

* * *

花無情的性格是爽朗明快的，縱然是天崩地裂，他也會等閒視之，不過令狐飛蟬是他的紅顏知己，俗語說，最難消受美人恩，他却受過她的恩惠，如今她香消玉隕，還搭上一個心怡，他的心情，怎能不陷入沉鬱之中。

于小雅是一個柔情萬斛、婀娜多姿的姑娘，當年她爹于昌臨終之時，曾經將她交託給花無情，她就認定從那時開始，她就是花家的人了，如今花無情爲情所傷，她雖是百般勸慰，仍無法解開他的心結，于姑娘的芳心之中，自然會蒙上一層陰影。

這天他們由登封出發，經嵩山左側的官道奔向偃師，在一片山壁轉角之處，走在最前面的黑熊馳行太急，意外的將一名挑擔者撞倒。這原是一件小事，只要黑熊道個歉，應該可以揭過去的。

但黑熊罵挑擔的不長眼睛，對方十人又都是少林弟子，在家門前，豈能容許別人撒野！

一樁小事眼看要演成軒然大波，偏偏心情不好的于小雅竟然叱喝一聲道：「給他一點教訓！」

黑熊本是一個渾人，于小雅叫他給對方一個教訓，他二話不說，飛身下馬，一掌拍了出去。

飛龍引是紅唇谷的絕學之一，它是一種玄奧絕倫、威力無匹的掌法，掌力遙遙一映，着掌之處便現出五條長長的、彎曲的指印，像五條飛龍，也像一幅詩篇，所以名叫飛龍引。

少林執武林的牛耳，無論武林各派如何消長，它的聲譽始終不墜，這絕不是浪得虛名能夠辦到的，如今黑熊貿然出手，以飛龍引擊斃一名少林門下，這個禍可就惹大了。

花無情原想跟其餘幾名少林和尚解說，甚至願意帶領黑熊親赴少林請罪，誰知他們全然不聽，揹起屍體向山上狂馳而去。

瞧着這些和尚的背影，花無情怒哼一聲道：「黑熊，這是爲了甚麼？」

黑熊雙手一垂道：「屬下出手是重了一點，但絕不是故意傷他的性命。」

花無情一吁道：「我也知道你不是故意，但你確是殺了一個人，如果……」

黑熊道：「殺人償命，如果少林來討公道，屬下願意一身承擔。」

花無情嘆口氣道：「紅唇谷並不怕

事，只是不能讓別人說咱們蠻不講理，動輒殺人。」

于小雅道：「師兄，都是小妹的不是，少林和尚如要追究，小妹跟他們去就是。」

花無情道：「這不能完全怪妳，人在心情不好之時，作事往往會欠缺考慮的。這樣吧，如果少林和尚找來，就由我出面應付，咱們走。」

當晚，他們在偃師投宿，少林寺並沒有找來。翌日，在前往洛陽的途中，却想不到發生了意外。

其實，碰到意外的並不是紅唇谷，他們只是捲入是非之中而已。

* * *

汴洛大道，是開封到洛陽的直通官道，古往今來，這條大道往來旅客的頻率之高，應該是全國知名的。

然而，今天却出了意外，變爲此路不通。

爲甚麼會這樣？原因很簡單，是有人在官道之上互相搏殺。

要死麼，那塊黃土不埋人？偏偏要跑到人來人往的大道上來拚命？

有些人就是這麼不可理解，你認爲不該這樣，他却說你少見多怪。

官道上刀光劍影，血肉橫飛，任是何等膽大之人，也不願惹禍上身，那就只得繞道而行了。

花無情也是想繞道的，但他忽然目光一凝，面頰之上昇起一抹殺機，並緩步走近鬥場，神情專注的瞧起熱鬧來了。

他這是爲了甚麼？因爲他瞧到了幾片赤鱗。

這兩帮拚鬥者，一邊是十一名僧人，另一邊約莫三十餘位，除了兩名黑衣老者、三名紅衣喇嘛，其餘的，全是神色慓悍的灰衣大漢。

黑衣老者一個使五行輪，一個使豹尾鞭，都有一身驚人的功力。紅衣喇嘛是一柄降魔杵、兩隻方便鏟，不僅招沉力猛，而且全是重兵刃。灰衣大漢一律使用金色彎刀，一眼瞧去，就知道他們決非中原人物。

十一名僧人，只有五名手執禪杖，其餘全都手無寸鐵。論人數，他們是以寡敵衆，又沒有慣用的兵刃，這一仗，叫他們如何打法？

好在他們是修爲有素的少林高僧，舉手投足全是佛門絕學，應該是有自保之力的。

但在一陣搏殺之後，情勢竟然急轉直下，這些少林高僧，全部陷入險境。

原因是這些來自邊塞的異域高手，不只是武功邪惡，打法更爲兇悍，除非他們已經眞正的死亡，就算還剩下一條臂膀，也可能作致命的一擊。

少林高僧心存慈悲，幾乎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待明白敵人是如此的可怕，他們已是三死六傷，還算完整的，只有掌門無燈禪師及長老院住持了眞禪師了。

這場搏殺，眞箇是驚心動魄、兇險無比，花無情原想不再瞧看下去的，正當他擰轉身形的一刹那，一名黑衣老者的胸衣被少林高僧撕破，現出八片耀眼的赤鱗，這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他自然不肯放過。

「四獸六鳥聽令，跟少林和尚搏殺的是咱們的仇家，這些人打法邪惡，除死方休，咱們去收拾他們，出手不可留情。」

此時，使五行輪的黑衣老者及使方便鏟的紅衣喇嘛，正夾攻少林掌門無燈禪師。

無燈禪師以肉掌迎戰兩大高手，雖是拳風虎虎，罡氣激盪，仍無法遏阻五行輪及方便鏟的攻勢，因爲對方也是高人，功力之深，比少林掌門只不過略遜一籌，如今以二對一，以兵刃對徒手，這一代高僧就危如累卵了。

在狠拚近百招之後，無燈禪師已身負數處創傷，尤以右肩及左腿兩處最爲嚴重，不僅右臂已無法應敵，身法運轉也失去靈活，看來很難再支持下去了。

果然，當他閃避五行輪砸向太陽穴的致命一擊之際，方便鏟以急如流星的速度剷向他的前胸。

他的身法已經不夠靈活，此時閃避的去勢，如同以胸膛迎向方便鏟，也無力再閃身避讓，那就難免有洞胸之危了。

噹的一聲脆响，同時一聲悶哼，一條人影跟着仆倒下去。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沒有人知道鬥場發生了甚麼變故，瞧熱鬧的目光却一起投向少林掌門。

按說倒下去的應該是他，令人不解的是，他却站在那裡，而且完整無缺。

他身前可就熱鬧了，躺着一個紅衣喇嘛、站着一位青衫少年及一名耍輪子的。

要輪子的被制着穴道，躺着的紅衣喇嘛，喉管在汩汩的冒着血水，那麼這一代高僧，是青衫少年將他由鬼門關搶救回來的了。

不僅這樣，除了已經死去的三人，全部已爲紅唇谷所救，否則，少林寺將喪失一部份精英，並爲武林造成一次騷動。

無燈禪師雙手合什，喧了一聲佛號道：「施主加惠少林，恩比山高，請賜告名號，今後如有需用敝寺之處，少林弟子當全力以赴。」

花無情道：「舉手之勞罷了，老禪師勿須客套，晚輩花無情，咱們都是紅唇谷的門下。」

無燈禪師啊了一聲道：「令堂可是花滿樓？」

花無情道：「晚輩是從母姓，但家母從未告知她老人家的名字。」

無燈禪師略作沉吟道：「如若令堂喜着男裝呢？」

花無情一怔道：「看來不會錯了，前輩是在何處見到家母的？」

無燈禪師咳了一聲道：「一個月之前，咱們在洛陽近郊見到令堂，她當時正與四名黑衣人及十餘名灰衣大漢拚鬥，她雖是傷了對方幾個，但已身負重傷，形勢危殆以極，咱們路見不平，所以出手救了她。」

花無情雙拳一抱道：「這是晚輩母子虧欠貴寺的，叫晚輩不知如何才能報答。」

無燈禪師道：「任何事都靠一個緣字，施主何須報答。」

老禪師語音未落，數十名少林僧侶像風馳電掣般急奔而來，領頭的是一名身材矮胖的中年和尚，他們先參見了無燈掌門及了眞禪師，然後將花無情等圍了起來。

無燈禪師道：「道濟，你們作甚麼？」

矮胖和尚道：「稟掌門，昨天他們殺害本寺一名弟子。」

不待無燈掌門追問，黑熊已越衆而出道：「是我失手殺了貴寺弟子，要殺要剮動手就是。」

無燈禪師喧聲佛號道：「本寺不想報仇了，不過動輒傷人生命，實是有違天和，願施主好自爲之。」

語音一落，逕自率領少林門下，帶着三名死者，向嵩山急馳而去。

花無情還想詢問母親的去向，少林僧衆已遠去十丈以上了，只得以千里傳音相詢道：「請問掌門，可知道家母去了何處？」

「海南……」遠遠飄來海南二字，少林和尚已走得隻影全無。

海南二字，花無情並不陌生，他曾經聽金鳳說過，金斧門設在海南島，實際統治者是五指聖母朱婉貞，那兒僻處南荒，形勢十分複雜，他娘爲甚麼要去那裡？

他輕輕嘆了一聲，雙目一抬，再度向鬥場投下一瞥。

他是瞧向被他制住穴道的黑衣老者，只有他才是唯一的活口。

他相信此人是赤鱗帮的，他要查出該帮的總壇設在何處。

「唉……」他失望的再度嘆息一聲，因爲那唯一生存的黑衣老者也口溢黑血，仆倒地上，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神鵰……」

「屬下在。」

「把這些屍體處理一下，以免驚世駭俗。」

「是。」

待清理完鬥場，已經躭擱了不少時辰，當晚，他們投宿在距離洛陽二十餘里路邊小店之中。

晚餐之際，于小雅向花無情投下一瞥，道：「師兄，有句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花無情道：「說吧，師妹，咱們之間，還有甚麼話不能說的。」

于小雅道：「師兄很久沒有見到伯母了吧？」

花無情道：「是的。」

于小雅道：「既已知道伯母在海南，你還遲疑作甚麼？」

花無情道：「這個……」

于小雅哼了一聲道：「未婚妻子比母親還要重要？」

花無情道：「師妹誤會了，咱們預定由洛陽向東找，洛陽既已近在咫尺，咱們何在乎多花一日半日的時間。」

于小雅道：「那是說，咱們還要沿黃河找下去了？」

花無情道：「不，咱們只找到鄭州，然後南下兩湖，直奔海南。」

他既然如此決定，于小雅不便再說甚麼了。

* * *

次日，他們到達洛陽，經過一天的尋訪，結果毫無所獲，只得掉頭向鄭州馳去。

此後一直到達鄭州，還是一個失望，當他們貫穿河南，到達南疆重鎮「信陽」之時，却發現了他們的一個仇家。

此時日色剛剛偏西，應該還可以趕到前面的「柳店」歇息，花無情却說連日辛苦，今天不走了。

他們投宿在一家「武關客棧」，午餐之時，花無情與店小二閒聊着。

「小二哥，你們這兒好像熱鬧得很。」

「是的，客官，此地控制九里、武勝、平靖三關，是本省南部的軍事重鎮，也是南部物資的集散地。」

「這就難怪了，我適才看到幾個腰纏軟鞭的，像是武功不錯，他們是貴地的高人吧？」

店小二原是面帶笑容的，此時忽然一臉尷尬之色，道：「這些人小店惹不起，客官是外鄉人，最好不要招惹他們。」語音一落，就匆匆走了開去。

于小雅道：「瞧店小二的神色，那些腰纏軟鞭的，多半不是好人。」

花無情道：「妳說對了，咱們被人逼進黃河，神鞭門正是兇手之一。」

于小雅道：「那麼怎辦？」

花無情道：「我想先抓兩個來問問，虎撐、飛鷲。」

虎撐、飛鷲道：「屬下在。」

花無情道：「適才你們可曾瞧到幾名腰纏軟鞭的彪形大漢？」

虎撐道：「他們來了，少谷主要怎樣處置？」

花無情原是背對店門的，經虎撐一說，才察覺進來的是四人，其中兩個不會武功。

這兒是武關客棧的食堂，雖然也賣酒菜，但多半是供應住宿本店的客人用的，信陽是一個頗爲繁榮的重鎮，酒樓飯莊很多，神鞭門是本地人，既不會來旅店投宿，要飲食，也不會選擇這兒，莫非他們是別有用心？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余顧南三人在途上遇到興魔會伏擊，卻出現一名幪面人助他們擊退伏兵，余顧南認得對方是呂鳳先，大感詫異，三人脫險後，卻又遇上紅花仙子及其弟子，余顧南正與她聊天之際，呂鳳先及龍虎僧人率衆出現，雙方在樹林內展開搏殺，呂鳳先以傳音術着余顧南制服龍虎僧人脫困，余顧南雖然懷疑他，卻仍制服龍虎僧人，紅花仙子着余顧南帶方菱離去，余顧南卻猶疑，詢問方菱意見……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刀光千里

被迫為虎作倀　大俠英名盡喪

方菱本想勸他帶自己離開，但聽他一句菱妹，心念一轉，不由忖道：「他視我為知己，我今日若勸他當個無義的小人，不把我輕視了？」當下低聲道：「暗中通知仙子準備再戰，然後殺了這禿驢。」

余顧南大喜，心想到底方菱與馮若蘭不一般，忍不住問道：「你不怕死麼？」

方菱紅着臉道：「誰不怕死？但能與你死在一起，也就無憾了……」

余顧南頓時覺生死乃小事一樁，當下道：「仙子，咱們一離開，提防他們便要對你們下毒手。」又回首道：「姓薛的，咱們要賊禿送一段程路。」

薛滿衣道：「只限二十丈之遙，常香主，你跟在他們的後面，若他們毀約，便示警，嘿嘿，小子，二十丈距離，老子們幾個起落便追上了。」

余顧南輕輕推着龍虎僧人，道：「走吧！仙子，你們小心。」

猛聽馮若蘭呼道：「小余，你……」

余顧南不敢回頭，方菱笑嘻嘻地道：「若呂大俠肯讓南哥多帶一人離開，那一個名額，一定是你。」

龍虎僧人忽道：「他們要殺貧僧，你們不可相信他！」話音未落，余顧南刀一橫，他一顆腦袋已飛落地上，再一個倒縱，常存孝猶未知發生什麼事，余顧南寶刀已至，將他斬為兩截。

方菱也趁對方未定下神來，殺了一個嘍囉，呼道：「你們怎還不動手？」直至此時，雙方方知發生了什麼事，紅衣教這邊又驚又喜，薛滿衣則氣得哇哇亂叫。

紅衣仙子呼道：「姐妹們，余少俠不顧個人生死，咱們還不拚命麼！」

薛滿衣則怒道：「今日非將他們全部殺死不可，誰猶疑不前的，都按幫規處理！」

余顧南殺了常存孝，向薛滿衣迫去，喝道：「擋我者死！」除了一個不知死活的，上前攔阻而被殺之外，其他人一見到他，都避之則吉。余顧南幾個起落，已至薛滿衣身前。

薛滿衣怒道：「小子，老子正要找你！」余顧南也不回話，只用寶刀答覆他，刀一起，攻勢便再也遏不住！他存了拚命之心，氣勢比之剛才對付龍虎僧人，更加猛烈。

薛滿衣適才還以為龍虎僧人是太過大意，方會失手，如今才知自己也把余顧南低估了。再過三四十招，余顧南寶刀縱橫捭闔，薛滿衣揮刀連擋七刀，把手臂都震麻了，心底寒意更盛。

呂鳳先仍與紅花仙子惡鬥，見薛滿衣之窘態，也不令手下上前助他，而天一散人則在此時進林，道：「諸位，時候不早了，不能再拖，恕某插手。」

天一散人到底不一般，他身法瀟灑，步法精妙，掌袖兼施，走的是陰

柔的路子，紅衣教女弟子一碰到他，不死即傷。苗芳芳與黎香放下對手，雙雙上前攔截，天一散人冷哂，也不打話，見面就打。他出招狠毒，雙姝一動手，便幾乎着了道兒。

苗芳芳忙低聲道：「香妹，咱們先穩守再攻。」天一散人趁她倆採取守勢，更加强進攻，一袖拂在黎香的槍杆上，黎香初還不覺得怎樣，退了半步，正欲再上，忽然槍杆又有一道勁力傳來，她全無準備，五指不由自主地鬆開，短槍登時掉在地上。

强敵環伺，那堪失去兵器！黎香心頭一急，未問後果，彎腰伸手便去拾槍，天一散人豈肯放過此良機，立即一掌劈下。

苗芳芳大吃一驚，呼道：「小心！」她自己奮不顧身，揮刀護住同袍。由於去得急，下盤空虛，天一散人劈向黎香的那一掌，突然化爪斜抓苗芳芳的腰際，將其視線引開，左腿倏地飛起，把苗芳芳踢開六尺。

這一腿，力度極猛，苗芳芳一時之間，竟然爬不上來，此刻黎香則剛站直腰，天一散人的左掌已至，猛擊在其胸膛上。

黎香慘叫一聲，叫聲未滿，一股鮮血已衝口噴出，人亦如斷線風箏般，倒飛丈餘，一落地便再也爬不起來！天一散人行動極快，又向蹲在地上的苗芳芳射去。

方菱恰在旁邊，冷眼見到，心生一計，自地上抓起一把細沙向他撒去，同時飛身攔住天一散人。

天一散人喝道：「臭丫頭，你不閃開，是自尋死路！」衣袖一擺，襲向方菱面門。方菱只與他鬥了幾招，便有喘不過氣來之感覺，幸好苗芳芳已定下神來，揮槍上前，與方菱合鬥，那邊廂的馮若蘭亦撇了對手，奔過來助戰。

天一散人笑道：「昔有三英戰呂布，今有散人戰三美。」

他以一敵三，仍然有攻有守，進退自如，比起適才之情況，當然有所不及，蓋方菱乃名家之後，隨丁鶴、樵夫及釣叟學藝，門道雜，反應快，常能補馮若蘭和苗芳芳之不足。至後來，天一散人反將精力放在她身上，方菱頓感應付維艱，幸好苗芳芳對她頗具好感，又存了拚命之志，連番忘死進攻，以減輕方菱之壓力。

馮若蘭此刻，對方菱的為人及武功，方暗暗心折，忖道：「罷了，罷了，她能不將自己的生死放在心上，又有此武功膽識計謀，只有她方配得起小余。我，我算得什麼？嗯，不如今日也拚一死，好教小余不輕視我。」

主意打定，她亦改變打法，冒死進攻，由於經驗不足，破綻更大，反要方菱救她。「蘭姐，你小心，咱們三個人，他才一個人，只要沉得住氣，他根本奈不了咱們，用不着拚命。」

馮若蘭粉臉發燒，輕唔一聲，暗呼慚愧，依言改攻為守，讓方菱和苗芳芳負責進攻。三人鬥了頓飯工夫，合作越來越純熟，鬥得天一散人心頭火起，一時之間卻又奈何不了對方，要手下上前助戰，又恐吃薛滿衣和呂鳳先之恥笑，也只能慢慢再覓機克敵。

此刻，林內倒下的屍體越來越多，紅衣教經此一役，已經被消滅，即使紅花仙子可以逃過此難，恐怕也要十年時間，方能恢復元氣。

呂鳳先獨鬥紅花仙子，輕鬆了許多，很快便佔了上風，奈何紅花仙子外柔內剛，十分冷靜，絕不貪功，若無把握，輕易不進攻，是故呂鳳先久久未能得手。

忽然，旁邊傳來一聲痛哼，他轉頭一瞥，見薛滿衣脅下一片殷紅，余顧南刀若游龍，人如風舞，進退有據，隱隱然有名師風範，心中又驚又喜：「不過三五年，這小子恐怕能與武林四大高手，爭一日之短長矣！」

又聽余顧南道：「薛滿衣，你不是我的對手，不如自裁吧！」

薛滿衣怒道：「小子，你休妄想！」大喝一聲：「你們還不上來助戰？」

「你早該下令，如今已經太遲！」余顧南聞背後有腳步聲，知其手下上前，倏地一個轉身，揮刀向前。

薛滿衣見他將後背賣給自己，不及細思，揮刀撲前。他剛一動，眼前一花，已失去余顧南的影子，緊接着，雙腳一陣刺心疼痛，倏地覺得自己矮了半截，再一陣錐心之痛，他雙眼一黑，不省人事。

原來余顧南有心引他上當，轉身之後，立即滾落地上，寶刀貼地揮出，那玄鐵刀雖未開刃，但不愧寶刀之名，加上這一刀注滿真力，刀鋒過處，登時把薛滿衣一對腳斬斷！

薛滿衣一倒，余顧南再滾前，加上一刀，取其性命，然後一個「鯉魚翻身」，自地上躍將上來，那幾個興魔會的嘍囉見狀，心膽俱裂，忙不迭退開。

余顧南縱目一望，一路殺將過去，至天一散人身前，道：「待我來收拾他，你們去助教主一臂之力。」

苗芳芳已經渾身浴血，一見余顧南到，鬥志一鬆，立即倚着樹幹喘氣，冷不防自後閃出一名興魔會的嘍囉來，一刀便將她殺死，可憐她不死在天一散人掌下，卻死在無名小卒刀下。

方菱和馮若蘭見狀大怒，雙雙搶上前，把那嘍囉剁成肉醬。與此同時，傳來一聲悶哼，方菱轉頭望去，見紅花仙子中了一劍，形勢更加險惡，乃呼道：「仙子姐姐勿憂，我等來也！」她忙與馮若蘭搶過去，合擊呂鳳先。

呂鳳先冷笑道：「又多兩個來送死了！」

方萋不明就裡，罵道：「姓呂的，你枉稱大俠，想不到竟是兩面三刀的人！」

呂鳳先眉宇間閃過一抹殺機，陰森森地道：「今日正要你嘗嘗兩面三刀的滋味！」他長劍加緊進攻，由於紅花仙子已經受傷，雖以寡敵衆，仍能鬥個平分秋色。

那邊廂的天一散人鬥余顧南，可有點吃不消，心中暗道：「這小子先鬥呂鳳先，再鬥龍虎僧人，後鬥薛滿衣，怎地還有此氣力？」他心頭一懍，忍不住喝道：「你們還不上來助戰！」

頓時有四五個嘍囉慢慢走上前，余顧南突然一個轉身標前，大喝一聲：「誰敢動手？」聲如霹靂，這一喝，身前那人吃了一驚，登時呆住，余顧南刀一晃，飛起一腿，登時將那廝踢斃！

他毫不停留，再一個轉身，只兩刀又斬了一人，天一散人在後面追趕，始終追不上，剩下的那三個嘍囉，更加不敢上前，余顧南回身，又劈向天一散人。

天一散人錯步閃開，又呼道：「再不上前助陣，回去便按幫規處罰！」遇戰畏縮，與魔會規矩也是死罪，是以幾個嘍囉，只好硬着頭皮上前。

余顧南哈哈笑道：「閣下自己怕死，卻命手下來送死，跟着你，可眞命苦！你們爲何不跑遠一點？」那三個嘍囉雖然不敢跑開，但旁邊的嘍囉却如奉綸音，遠遠地避開了。

天一散人窩着一肚子火，奈何對手似有使不完之氣力，刀法博大精湛，實難取勝，雖有三位膽戰心驚的手下爲助，形勢亦無多大好轉。

余顧南越鬥越精神，似有使不盡之眞力，他自己也覺得奇怪，過了十六招，又殺了一個嘍囉，忍不住道：「閣下何不再請人來助陣。」

饒得天一散人面皮厚，也不敢再下令，未幾，又失了一名手下，天一散人正想厚着面皮嚷人助陣，却聞一聲嬌呼傳來，原來紅花仙子又再着了一劍，扶臂而退！

余顧南忽然大喝一聲，刀掌齊施，把天一散人迫退四尺，斜飛向呂鳳先，叫道：「來來，咱們再來戰一戰！與魔會只能以衆敵寡，眞材實料的，也沒幾個。」

忽然林內傳來一個怪笑聲：「是誰口出狂言？」

聲音一落，便見一朵綠雲射了進來，紅花仙子怒道：「綠袍老祖，你終於出現了！本座恨不得咬你的肉，寢你之皮！」

來人果然是綠衣教教主綠袍老祖，只聞他怪笑道：「本座恨不得與你同衾共枕！」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紅花仙子忍着痛上前，咬牙道：「惡魔，今日有你無我，有我無你。」

「嘖嘖，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婆娘，你看清楚，老夫帶了多少人來？你今日若還能活着離開此林，老夫願意替你挽鞋！」

余顧南和紅花仙子，不由自主轉頭望向林外，只見外面一片綠影，恐怕有百數十人，心頭不由一沉。又聞呂鳳先道：「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本會有好生之德，只要肯立即投降，總舵主諒還會留下你們的性命。」

紅花仙子怒道：「妄想！」她不顧重傷，仍向綠袍老祖撲去。綠袍老祖袖管注滿眞力，用力一拂，將她彈退。紅花仙子咬牙道：「姑奶奶跟你拚了，死了做鬼也不放過你！」

綠袍老祖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芒，你已一隻脚伸進棺材，尚敢口出狂言，老夫今日便承你貴願，看看你成鬼之後，又有何本領！」他袖管亂舞，把地上之沙石全刮了上半天，氣勢極是嚇人。

余顧南在一旁偷眼而觀，若紅花仙子未受傷，尚有與他一鬥之力，如今那裡是他的對手？看綠袍老祖之能，絕不在呂鳳先之下。

天一散人看看不能取勝，又呼手下上前助戰，綠袍老祖哈哈大笑。「散人要否老夫助陣？只要你開腔，老夫在二三十招之內，便取賤婦之命，過去助你！」

天一散人臉上一熱，訕訕地道：「護法盡挑軟的吃，還好說風涼話？聽說你在杭州城內，也鬥不過這小子！」

余顧南也想跟紅花仙子調換對手，是以狂笑道：「何止戰不過少爺，還吃了少爺的虧哩，虧他還有臉吹牛皮！」

綠袍老祖勃然大怒，捨下紅花仙子，向余顧南射去，道：「散人讓開，待老夫來取其性命，方洩心頭之恨！」

紅花仙子在後面追趕，道：「余少俠連鬥四名高手，你去討便宜，也敢誇口！」可是她受了傷，雖然輕功在綠袍老祖之上，仍然追不到。

天一散人心中暗自冷笑：「你這蠻夷平日眼高於頂，語無倫次，今日正好借余顧南殺殺其威風。」當下見他人至，立即讓開，反身迎向紅花仙子。

紅花仙子喝道：「讓開，本座要殺的是綠袍老魔！」

天一散人道：「今日却由不得你了。」

紅花仙子罵道：「你只會拈輕怕重，算是甚麼人物？猪狗同類！」天一散人勃然大怒，罵了句賤人不知死活，便展開狂風暴雨式之進攻。

旁邊有兩個受輕傷的紅花教女弟子，連忙上前助戰，天一散人喝道：「多來幾個，等於多添幾具屍體！」

林內一戰當眞慘烈，地上堆積的屍體，叠起來，料高如山丘，鮮血殘肢碎肉，更是染了一地、掛滿了樹枝，情景眞是慘不忍睹。

眼看林內的白道之士，即將全軍覆沒，忽聞外面傳來喝問聲：「讓開！否則連你們也殺了！」

一個用生硬漢語的聲音，緊接着傳來：「是麼？你們這些飯桶，也有這個本領？」

猛聽剛才那漢子罵道：「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咱們便不客氣了。」接着便傳來兵刃之碰撞聲。

天一散人忙問道：「快查清楚來者的身份！」話未說畢，已不斷傳來慘呼聲，與此同時，一道震耳裂帛的嘯聲傳來，嘯聲來得甚快，餘音未落，林中已多了一個白髮披肩的怪客，余顧南等人抬頭一望，却輕啊了一聲，原來來者竟是拓跋齊天！

拓跋齊天怪笑道：「是誰有眼無珠，不認識老仙的？」有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嘍囉，悄悄自他背後走上前，雙拳齊出，不料雙拳擊在其後背上，竟如棉花般，無處着力，待要抽回去，又似被黏住般，不能動之分毫，形狀甚是滑稽，拓跋齊天則似渾然不覺。

天一散人怪叫道：「西天老怪，咱們與魔會素來與你河水不犯井水，你因何跑來淌渾水？小兄弟們若有甚麼得罪者，你大人有大量，何必與他們一般見識！」

拓跋齊天冷哼一聲：「依你所說，老夫就該讓小人物惡罵？老夫着手下罵你又如何？你不動怒，只是畏懼老夫而已，若老夫不在人世，你還不將他們碎屍萬段！」

他這樣的答法，天一散人實在未曾聞過，是以聞言不由一呆。拓跋齊天運功一彈，那在背後偷襲他的漢子，不由自主的退了三步，突然雙脚一軟，跌坐在地上，嘴角血跡殷然。

半晌，天一散人方道：「老仙的想法，散人無話可說，但咱們實在不想與你爲敵。」

「你不想與老夫爲敵，便可無事麼？難道不許老夫與你們爲敵？」

天一散人再一呆，訕訕地道：「老仙要與本會爲敵，本會亦不會害怕，所謂水來土淹，兵來將擋。」

話未說畢，拓跋齊天已怪笑道：「你說錯了，老夫只是看你不順眼，欲與你爲敵而已，你敢應戰麼？」

天一散人讓人當衆奚落，即使是泥人，也有火氣，何況他也是有頭臉的人物，是以勃然怒道：「本散人即使技有不如，亦非貪生怕死之輩！」

「好極了，如此老夫便要秤秤你的斤兩！」拓跋齊天足不沾地標前，袖管一拂，發出一股柔和之勁，將方萋和紅花仙子彈開，另一管注滿了眞力，有如一把巨型的鋼刀，向天一散人的頭面斬去！

天一散人不敢怠慢，見狀連忙撤下紅花仙子，錯步閃開，但拓跋齊天反應亦快，袖管忽然鬆軟，如同靈蛇一般，向其腰際捲去。

天一散人見他變招如此快速，這才吃了一驚，忙垂袖運勁一拂，將對方之袖拂散。拓跋齊天怪笑道：「原來你也善使袖，好極了，咱們便比試比試！」言畢雙袖齊出，迫得天一散人使盡壓箱本領，方能應付。

霎時間，四條袖管在半空飛舞，好看煞人，但在呂鳳先及綠袍老祖的眼中，又另有感受！由於袖管需注滿眞力，方能「殺人」，是以兩人在比拚內力，那是比甚麼都凶險的事！

地上的敗木腐葉、沙土泥石，都被刮上半空，方圓五丈之內沒有一個人！拓跋齊天舉手投足，毫無阻滯，揮洒自如，意態閒逸，就像他觀看別人在作忘死捨生之鬥般，相反，天一散人便顯得吃力了，只鬥了三四十招，額角已冒汗。

呂鳳先「傳音」詢問綠袍老祖：「教主，看情況，散人不用百招便非敗不可，你道咱們該怎辦？」

綠袍老祖亦「傳音」道：「你那邊比較輕鬆，最好由大俠去助散人一臂之力！」大俠兩字聽在呂鳳先耳中，有如打翻了一個五味架，不由閉口不言。

綠袍老祖忍不住問道：「大俠怎地不開腔？莫非你連與散人合鬥老魔的勇氣也沒有？」

呂鳳先不由暗生怒火，冷冷地回道：「愚意正想教主去會他，人言教主乃南疆第一人，難道還不如西天第一人？何況有散人爲助！」

綠袍老祖到底城府不如呂鳳先之深沉，聞言道：「老夫如今便去鬥他，教你心服口服！若老夫加上散人還敵不了他，便不回與魔會！」

呂鳳先道：「如此呂某先預祝教主旗開得勝。」

綠袍老祖尚未過去，不料拓跋齊天已先道：「你倆囉囉唆唆說些甚麼？」

綠袍老祖連攻三招，誰知余顧南居然寸步不讓，只好道：「小子，老夫要過去殺西天老魔！」余顧南聞言，樂得放慢手脚，讓綠袍老祖冲出刀網，向拓跋齊天射去，口中呼道：「老魔，待老夫也來領教一下。」

拓跋齊天冷冷地道：「你們兩人在商量甚麼，老夫雖然不知道，但也猜到幾分！不必擔心，一齊上吧！老仙敢進林來，便不怕你們人多！」

綠袍老祖道：「老夫素來尊重貴客，既然閣下有此意思，老夫若拒絕，便顯得不尊重了，看掌！」他左臂在半空劃了個弧，左掌便慢慢推了出去。

莫小覷他這一掌，速度既慢，又未聞風聲，其實已注滿了眞力。拓跋齊天雖然看不到，却能感覺得到，連忙斜飛六尺，半轉身左右應付兩大高手。若論眞實本領，拓跋齊天遠在他們之上，但要他以一鬥二，也不見得輕鬆，反過來，天一散人和綠袍老祖要勝他，亦不容易。

余顧南剛喘了幾口氣，耳際却聞呂鳳先的「傳音」：「小余，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今日你已殺了龍虎僧人及薛滿衣，從今之後名聞江湖，實不能葬身於此。」

余顧南不答話，反向他走過去，

呂鳳先大急，忙又「傳音」：「速轉身向林外殺去，呂某假作追你，紅花仙子及你兩位紅粉知己，便有機會溜掉了。」

余顧南一想有理，果然依言一個急轉，向林外急射而出，呂鳳先雙脚仍不動，直至林外傳來一陣慘叫聲，嘍囉們呼道：「余顧南要逃跑了。」

呂鳳先尖嘯一聲：「那裡跑！」棄了三名女將，提氣向林外馳去，他一走，紅花仙子便「咕咚」一聲，摔坐地上。馮若蘭驚呼一聲：「她……她怎地啦？」

方菱道：「她失血過多，快扶起她，趁機衝出樹林！」那幾名殘存的紅衣教弟子，爲了保護教主離開，捨命圍攏過來，向林外殺去。

呂鳳先雖不在，但與魔會的嘍囉仍然不少，何況外面又讓昔日的綠衣教弟子圍住，一知紅花仙子欲逃，都齊聲呼叫：「活擒紅花淫婦，生捉紅衣蕩婦！」只氣得紅衣教弟子幾乎把銀牙咬碎！

未曾殺出樹林，方菱三人身邊只剩下兩名紅衣教弟子，不由暗嘆一聲：「想不到今日會命喪於此。」

再說余顧南依言向林外殺去，他適才殺敵的氣勢，早已懾住了與魔會的嘍囉，是以一見到他來，便紛紛閃開，余顧南毫不費勁便衝出樹林，只有綠衣教的嘍囉不知死活，上前攔截，卻讓余顧南殺得落花流水。

呂鳳先起步雖遲，但他沒有阻擋，去勢極快，幾個起落，已至樹外，呼道：「姓余的小子，你叫我三聲爺爺，便讓你先跑十丈。」

「放屁！」余顧南至今尚摸不清，呂鳳先到底是忠還是奸，大怒之餘，突然回身向呂鳳先殺去。

呂鳳先「傳音」罵道：「蠢子，你連小小委屈也受不了，他日怎能成大事？」他在手下面前，不敢放鬆，長劍以快鬥快，與對方互爭先機。

就在此刻，忽然有幾條人馬如飛馳至，爲首那人正是信水君，後面的人既有不愁僧、不醉翁及丐幫弟子。

余顧南認得信水君後大喜，急呼道：「信叔叔，小侄在此！」信水君長嘯一聲，雙腿挾馬腹，盡力催馬而來，那馬兒似發瘋了般衝至，至得林外，氣力用盡，一頭栽倒，信水君人自馬背上躍下，喝道：「與小孩子爭鋒，算得甚麼英雄！」

呂鳳先見對方突然來了一大批高手，心頭之震驚，非筆墨難以形容，當下急忙抽身而退。信水君斜飛過去，撫刀道：「有種的，便與信某決過高下。」

呂鳳先沒奈何，只好應戰，他自忖難敵，首先發動攻勢，信水君見他劍法凌厲，又無破綻，不由輕嘆一聲。

「閣下武功不錯，必是高人，因何要戴人皮面具？」

「人各有志，你問這許多作甚？」呂鳳先口中說話，手上絲毫不慢，他自知不先佔上風，再下去很難應付，但可惜他的對手是昔年天下四大高手之一的南龍信水君，一開始佔到的便宜，不過二十招便失去了。

兩人鬥了三十多招，不愁僧和不醉翁等人亦都趕到了，有這支生力軍加入戰圈，形勢又有所改變。信水君一與呂鳳先交上手，余顧南便射進林內，護着紅花仙子離林。

不愁僧滿面笑容，道：「你們這些苗人，不在苗疆稱霸，要來中原爲王，還差得遠哩！」他殺人都不流血，盡挑人身大穴進攻，一被他的手指沾上的，便無聲無息斷氣；不醉翁與他大相逕庭，酒葫蘆如同鐵鎚一般，一碰上它便粉身碎骨。

余顧南出了樹林，方能鬆一口氣，高聲問道：「信叔叔，家師不是與你在一起嗎？」

「不，咱們分頭追趕，約定在濟州會合，這當兒，恐怕也快到了。」

「你們可曾發現侄兒在杭州灣上的留言？」

「不，咱們走旱路。」信水君與呂鳳先鬥了六七十招已大佔上風，其中之一的原因是呂鳳先已先惡鬥了一個時辰，體力消耗了不少。

不醉翁一直殺進林內，但見拓跋齊天以一敵二，不由笑道：「老魔，你今天爲何肯吃這種虧？來來，你們兩個打一個，尚妄圖稱霸武林，當眞要笑掉天下人之大牙，讓酒鬼也過過癮吧！」他一口氣把葫蘆裡的酒喝光，倏地一噴，射出一股「酒箭」，將天一散人分開，又道：「咱們玩玩！」

天一散人又驚又怒，今日只道可以輕易凱旋，誰料敵人竟然越來越多，照此估計，實難討好！他剛喘了一口氣，不醉翁已撲了上來，酒葫蘆就像鐵鎚一般擊至！

天一散人大吼一聲：「醉鬼敢來破壞敝會之好事，今日與你不能罷休！」他錯步閃開，還了一掌！

不醉翁冷笑道：「你最好施全力，免得做了糊塗鬼才後悔，你不與我罷休，老夫也不罷休哩！」兩人一交上手，便鬥得甚是凶險，一是性格使然，二是都希望盡快解決，以免夜長夢多。

天一散人本來與不醉翁是半斤八兩，奈何他先已跟余顧南鬥了一陣，又再與拓跋齊天鬥了一陣，精力消耗不少，是故五十招之後，便守多攻少。

拓跋齊天少了一個敵人，大爲輕鬆，哈哈笑道：「綠袍老頭，老夫給你三條路走：第一，歸到老夫門下；第二，自斷一臂，返回苗疆；第三，自裁！」

綠袍老祖在苗疆乃萬人之王，如何嚥得下這口氣？乃怒道：「老匹夫，

你有本領的，盡可取老夫的性命，放臭屁，不怕失禮！」

拓跋齊天勃然大怒：「要殺你還不簡單？」話雖如此，綠袍老祖亦非省油燈，拓跋齊天雖勝他一籌，要殺他也不容易，不過他加强壓力之下，綠袍老祖舉手投足都感到困難，他手下慘叫聲彼起此落，更使他膽戰心寒。

眼看這個與魔會的魔頭，即將壽終正寢，誰知却又來了一彪人馬。爲首那人赫然是北虎趙魏漢！他背後跟着許多彪形大漢，氣勢洶洶而來。

信水君訝然問道：「趙兄，這些是甚麼人？」

「是趙某沿途招來的，他們都想殲滅與魔會！哈哈，看來嚴老頭這番眞是壯志未酬身先死了！」趙魏漢跳下馬，向信水君走過去，道：「信兄，你且歇歇，讓小弟也過過癮。」

信水君笑道：「此人已在小弟掌中，趙兄若要過癮，林內尚有强敵！」趙魏漢大笑，倏地一拳，望信水君的後背猛力擊去，這一拳力蘊千鈞，但他笑聲響亮，將風聲蓋住！

信水君做夢也想不到，憑北虎趙魏漢的身份地位，也會在背後偷襲，待他發覺時，要閃避已來不及，只好把眞氣運往後背。「蓬！」趙魏漢的拳頭擊在信水君的後背上，發出一聲巨響！

趙魏漢被信水君的內力震退了一步，但信水君的內腑受傷更重，衝口噴出一口血箭，呂鳳先虞不及此，被噴得滿頭滿臉，忙不迭退至遠處，舉袖將血水拭去。

信水君又驚又怒，中拳之後，艱難地跳開幾尺，轉頭問道：「趙兄，你……你爲何……」

趙魏漢得勢不饒人，拳掌齊施，攻勢有如狂風暴雨般，信水君受創，未曾喘完氣，被他一迫，一口氣退了七八步，才能還擊。「趙魏漢，你好無恥，居然助紂爲虐！這還沒甚麼大不了，但在背後偷襲，却令人齒冷！」

不愁僧在旁亦忍不住罵道：「趙施主，你枉爲四大高手，想不到連這種事也做得出來！」他一連兩掌，將一名綠衣教徒擊斃，自缺口衝了過去。「信施主，讓貧僧來會會他！」他雖是出家人，但此刻救人要緊，也不管信水君答不答應，便加入戰圈。

趙魏漢猛喝一聲：「讓開！此刻你還不值得老夫動手！姓信的，你說老夫助紂爲虐，錯了！如今老夫已是與魔會的副總舵主！」

「見利忘義，夫復可言！」信水君知不愁僧不是對手之敵，稍爲喘息了一陣，便又上前。

趙魏漢冷笑道：「你我本不是朋友，有何義可言？」他邊向呂鳳先道：「呂兄，你休息已不短，可別閑着！」呂鳳先沒奈何，只得再度仗劍上前，他挑上不愁僧，一柄長劍，緊緊將他纏住，使他不能助信水君！

信水君一失去不愁僧之助，重創之下，那裡是趙魏漢的對手！被殺得連連後退，趙魏漢怪笑道：「你不如自裁吧！」

不愁僧轉頭四望，呼道：「你們快來助南龍！」

余顧南將紅花仙子交給方菱和馮若蘭之後，又殺回林內，對信水君受襲之事，根本不知道，聞聲吃了一驚，忙不迭棄了對手，衝出樹林，只見趙魏漢正在攻擊信水君，不由呆了一呆，定神再一望，趙魏漢出手極是狠辣，就像有不共戴天之仇般，乃急忙奔了過去，呼道：「休逞凶！」

可惜他來遲了一步，高手相鬥，只爭毫厘，信水君爲情所困，荒廢武功，二十年後已不如趙魏漢，加上內傷極重，勉强提氣應戰，已成强弩之末！相反趙魏漢得理不饒人，每一拳都注滿眞力，迫得信水君喘不過氣來，鮮血不斷自嘴角沁出。

余顧南趕到之前，他心頭一急，猛地拍出一掌，這一掌用了他八成眞力，連地上之沙石都刮了起來，信水君不敢攖其鋒，連忙閃開，但趙魏漢志在必得，另一掌已候着他，信水君脚跟未穩，被擊在胸上，人即如斷線風箏般，往後倒飛！

余顧南看得眥目欲裂，虎吼一聲，揮刀向趙魏漢後背斬去。這一刀又疾又猛，趙魏漢剛拍出一掌，用力太猛，閃避稍慢，刀鋒過處，左膀被刀鋒劈下一片皮肉來，痛得他大叫一聲！

余顧南得勢不饒人，第二刀再度劈出，同時叫道：「菱妹快去看看信叔叔！」

趙魏漢甚狠，看也不看余顧南的刀，雙脚一頓，向前射去。余顧南怪叫：「那裡跑！」仗刀急追，趙魏漢咬牙，再一個起落，倏地抓起一名綠衣教弟子，反手向余顧南拋去！

這一着，大出余顧南意料，急切之間，無暇多思，一刀劈出，將那厮斬於刀下，待再追前，趙魏漢已轉過身來，正在用指封穴！余顧南那裡肯讓他有機療傷，撲上前，寶刀一口氣劈出七八刀！

趙魏漢怒道：「不知死活的小子，老夫今日成全你！」

余顧南雙眼盡赤，怒道：「且看你是否有此本領！少爺恨不得寢你之皮，啖你之肉！」他寶刀攻勢更急，仗着一股怒火，但見刀光，不見人影，連趙魏漢也爲其氣勢所懾，不斷後退。

忽然傳來方菱的一聲悲呼：「南哥，信叔叔好像……好像斷了氣般！」

余顧南「呀」地大叫一聲，刀掌齊施，「今日非拿你的命來賠！」

趙魏漢左臂受傷，實力大受影响，余顧南在此時此地，實有實力殺他，但趙魏漢却想不通余顧南因何有此等功力。「這小子就算自出娘胎便跟齊雲高習武，亦無此功力！唔，恐怕今

日的齊雲高，也不外如此吧?」

余顧南覷得眞切，一刀斜劈，這一招是他自創的，頗有出人意表之功，趙魏漢說話分神，腰上又着了一刀，幸好他閃得快，受傷不深，余顧南却暗呼可惜，嚷道:「你避得了這次，避不了下一次!」

趙魏漢不敢再怠慢，專心應戰，但他身上有傷，始終沒法扳回劣勢。余顧南因信水君被他所殺，因此鬥志極盛，而趙魏漢則因受傷而了無鬥志，只是碍於面子，不便呼手下上前助戰。

由於趙魏漢又帶了一干人來，因此羣豪這方，再度陷於苦鬥，方菱將信水君搬至紅花仙子身邊，又請來了兩名丐帮弟子協助守護。不愁僧與呂鳳先之鬥，功力悉敵，難分勝負，而天一散人與不醉翁之鬥，情況與這邊差不多，幸好拓跋齊天面對綠袍老祖，畢竟技高一籌，綠袍老祖胸膛被拂中一袖之後，只好下令弟子上前協助。

拓跋齊天大笑，「綠袍老兒，你剛才的威風去了那裡?還有多少蝦兵蟹將，何不全叫他們上前!」

綠袍老祖已有內傷，還敢討口舌便宜麼?他沉住氣應戰，希望天一散人能殺死不醉翁，過來助戰。

雙方在膠着狀態中，左右又來了兩支奇兵，自左首來的是翦仲台，右首來的是常虛谷、歐陽凱及丐帮弟子。

不愁僧忙道:「常帮主請小心，趙魏漢已投降了興魔會，小心翦仲台步其後塵!」

翦仲台哈哈大笑:「臭和尚胡說八道，嚴敬重雖還是個人物，但還不値得翦某屈就!」

不愁僧道:「如此好得很，最低限度，你比趙魏漢高得多!」常虛谷一到，立即下令手下上前助戰，如此一來，羣豪又再佔到優勢。

翦仲台又道:「翦某向在西北，中原的事從不理會，今日當然亦不例外，只能作壁上觀了。」

不愁僧笑道:「翦施主肯作壁上觀，老衲感激不盡!」翦仲台眉宇間閃過一抹不易察覺的殺機，但他並無反駁，只與門下弟子站在遠處觀戰。

形勢之變化，使得綠衣教弟子沒法再上前助其教主，拓跋齊天猛吸一口氣，道:「綠袍老頭，你死期到了!」他雙掌注滿眞力，倏地連續發出幾股掌風，把綠袍老祖連連迫退。拓跋齊天有意將他迫至一棵大樹前，然後再發一掌!

綠袍老祖退無可退，突然吸氣拔身，後背幾乎貼着樹幹向上升，不料掌風擊在樹幹上，使得那棵樹突然一晃，反彈過來，樹幹碰及其後背，綠袍老祖虞不及此，突然改變方向，向前彈去!

拓跋齊天及時躍高，掄掌向他拍去，綠袍老祖在空中不能閃避，只好也將雙掌推出!

「蓬!」四股掌風相觸，綠袍老祖怪叫一聲，身子凌空倒飛，待撞到樹枝，方向地上摔落，人未落地，鮮血已狂噴出來!

拓跋齊天飛落在其身邊，笑問道:「糟老兒，這滋味如何?還要老仙親自動手麼?」

不料綠袍老祖性子頗烈，只見他臉色倏地漲紅，忽又轉青，接着便不能動彈了，原來他恐受辱，自震經脈解決!拓跋齊天輕咦一聲，也不爲難他，轉身走開，問道:「酒鬼，要不要老夫助你?」

不醉翁道:「你不見酒鬼已佔了上風麼?你還是趕快去助你徒弟吧!」

拓跋齊天聞言覺得有理，轉身奔殺過去，本來與他徒弟惡鬥的綠衣教弟子一見到他，如遇鬼魅，都忙不迭退開，拓跋齊天大笑:「算你們知機!」轉頭問弟子:「你們殺了幾個?」

其大徒拓跋强諂笑道:「弟子們用師父的舉世無雙神功禦敵，殺死無數敵人!師父神功妙用，弟子們終生受用不盡!」

其他弟子齊聲道:「感謝大仙傳授武功大恩，願終生接受大仙驅策，祝大仙天下無匹，蓋世無雙!」

拓跋齊天哈哈大笑，喝道:「誰瞧不起咱們，咱們便百倍討回，但若尊重咱們的，咱亦不該爲難別人!此間事已了，咱們走吧!」衆徒兒忙走前開路，高唱凱旋之曲，歌聲雖難聽，却也頗爲熱鬧!拓跋齊天怡然自得，在徒弟之擁戴下，走出樹林。

翦仲台見到他，微微一怔，問道:「拓跋兄怎地也在此?」

「老夫路過此處，不料綠袍老兒的弟子不知好歹，老夫只好停下來，教訓教訓他!」

翦仲台臉色微變，問道:「如今他人呢?」

拓跋齊天悠悠地道:「已登西方極樂世界了!」言畢放聲大笑，徒兒們又高呼:「大仙神功蓋世，天下第一!」

翦仲台師徒見狀，都忍不住失笑。

拓跋齊天臉色一變，正想發作，驀地見左首那方塵頭揚起，隱隱見到一彪人馬衝殺過來，不由將話嚥了下去。

俄頃，那彪人馬已走近眼前，竟是興魔會的諸魔頭──丁鶴、皇甫快等「四毒」、蔣三妹和嚴家父子!拓跋齊天怪笑道:「嚴老頭，終於親自出馬了!」

嚴敬重排衆而出，眼光往戰場上一掃，沉聲道:「翁皓，今日你們決計逃不掉，現有兩條路與你選擇!一是……」

不愁僧快口道:「一條生路，一條死路，是不是?你身爲一會之主，居然也會說這種廢話，好不令人失望!」

嚴敬重吃他搶白，臉色鐵青，倏

地大喝一聲:「住手!」聲如霹靂，震得衆人耳鼓嗡嗡作响，敵我雙方都不由自主地停了下來，唯獨余顧南及趙魏漢這一對!趙魏漢當然想停手，但余顧南正想趁他今日受傷，殺之爲信水君報仇，豈肯罷休?不但不停，而且鼓其餘勇，攻得更急!

嚴敬重見竟有人違令，而且是余顧南，乃怒道:「余顧南，你再不停手，本座可就不客氣啦!」

余顧南道:「你有屁盡管放，要少爺停手，除非殺了我!」

嚴敬重勃然大怒，陰惻惻地道:「要取你小命，易如反掌，何須擇日!」

「好得很，少爺早想鬥鬥你!」余顧南嘴上絲毫不讓，手上的寶刀攻得更急!「嗤」地一聲响，趙魏漢又中了一刀!

翁皓哈哈笑道:「姓趙的只會在背後偸襲，正面交鋒，還不如齊雲高的徒弟，要是齊雲高在此，恐怕連招架之功也沒有!」

趙魏漢在衆目睽睽之下，實難下台，奈何又不能反駁，只好咬牙啞鬥。嚴敬重冷笑道:「今日何須本座親自動手?請散人上去制止他!他若不聽話，隨你便宜行事!」天一散人已筋疲力倦，但總舵主有令，未敢反抗，只好硬着頭皮上前。

「呼!」不醉翁翁皓倏地又噴出一股酒箭，直擊天一散人之後背，天一散人領教過其酒箭之厲害，聞聲連忙閃開，翁皓一躍上前，道:「來來，咱們剛才那一仗，尚未分出勝負!」他不管對方答不答應，便首先展開攻勢。

兩人再動手，那邊廂的不愁僧又向呂鳳先撲過去。「咱們也別閑着!」

他劈手奪了一把鋼刀，向呂鳳先斬去，呂鳳先左避右閃，不欲與他糾纏。不愁僧冷笑道:「你本就是個畏首縮尾的人，否則何須戴着人皮面具?戴了面具還不敢相鬥，不是爲了面子，只是自忖不敵，若閣下肯喚和尚三聲爺爺，便放你一條生路!閣下值此羣雄聚集時，理該亮號，因何謙虛至此?」

他一席話未說畢，已攻了十來刀，迫得呂鳳先避無可避，只好揮劍抵擋。方菱道:「大和尚，他便是鼎鼎大名的西京大俠呂鳳先!」

羣豪這邊都發出一道驚詫之聲，呂鳳先喝道:「臭丫頭，胡言亂語!」

方菱道:「姑奶奶是否胡言亂語，只須將你面具摘下，便一清二楚。呂大俠，你一定是做過什麼見不得人之事!正所謂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如今大俠尚可回頭!」

呂鳳先眼神一變，手脚稍慢，已被不愁僧劈開袖管，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嚴敬重道:「呂兄，大丈夫敢作敢爲，何須畏懼!」

天一散人冷哂道:「總舵主有所不知，呂兄尚欲雙脚踩雙船，萬一敝會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尚可繼續當他的大俠，兩全其美，何樂不爲!」

嚴敬重大笑。「天下間豈有這等美事?所謂涇渭分明，以呂兄所幹之事，根本已當不上大俠，他們若知道，必然齒冷!呂兄三思，令郎尚且甘願與你脫離父子關係，捨你而去，何況別人乎?」

呂鳳先大吼一聲:「住口!」

嚴敬重冷冷地道:「呂兄，嚴某可有說錯?要否請在場之俊彥，評評理?」

呂鳳先胸膛不斷起伏，沉聲道:「這都是被你們迫的!」不愁僧見狀，連忙退後，讓他們說個夠。

嚴敬重大笑道:「老夫迫你跟關祖堯老婆通姦?笑話!老夫雖然不是妄自菲薄之輩，却自信無這個本領。」話音一落，場中立即响起啊啊之聲，連余顧南心頭都不由一震，暗罵自己愚蠢，早該想到。

呂鳳先索性摘下人皮面具，露出本來之面目，道:「不錯，呂某與李珠珠相愛已多年，但素來以禮相待，你莫含血噴人!屈千秋可是你迫呂某殺的!」

嚴敬重避開屈千秋之事不談，哈哈一笑道:「你倆若無幹過那回事，你又怎肯替敝會做事?這道理，連三歲小孩也懂得。」

不愁僧忙道:「嚴敬重，此乃別人之私事，關祖堯不管，又何須由你强出頭?今日更不該揭人瘡疤，以此威迫別人替你行兇，更是卑鄙無耻，虧你還說得洋洋得意，眞教人齒冷!」

嚴敬重臉色再一變，怒道:「和尚，你想早點歸西，那還不容易?今日諸位生死操在本會手中，若不投降者，只有一條死路了。」

他不說猶好，此話剛說畢，丐幫弟子便叫罵起來，常虛谷道:「嚴敬重，你想取咱們的性命，可沒這般容易，先拿些人來墊背，弟兄們今日此戰，勢難避免，咱們丐幫弟子，可非貪生怕死之輩，好歹也得殺他們幾個!」話音剛落，丐幫弟子便衝了過去，找人厮殺。

嚴敬重冷冷地道:「殺!一個也不能放過。」

常虛谷一躍上前，道:「嚴敬重，常某欲向你討教幾招。」

嚴敬重冷笑。「憑你還不夠資格請本座出手，丁賢弟，你去會會他。」

丁鶴應聲自馬鞍上飛下，抽出長劍，道:「乞丐頭子，待丁某來點撥你幾招。」

常虛谷人如其名，並不動怒，抱拳道:「請丁當家的發招。」他不敢托大，也將打狗棒掣了出來。

丁鶴笑道:「丁某久聞常幫主之大名，早有領教之志，惜難以從願，今日有機放手一搏，快慰平生。」

「不敢當，常某只因得到弟兄們擁護，方有點聲望，實不如丁當家的名揚四海。」

（未完・十六）



天才小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小子功成身退　隱居深山牧羊

上文提要：高峯率領白可染等攔路截殺洪百年家眷，結果，負責護送的白自在兄弟及四個武士被他們殺掉，高峯殺得性起，正欲對洪百年家眷下手，忽有一名老道士趨至，懇求高峯放過婦孺，高峯受其感動，於是率衆離去，却在路上得到消息，知道三船幫有兩艘運送綢緞的大船正下江南，於是衆人往洛陽找段玉指定的聯絡人朱二仙，朱二仙告訴他們，三船幫的人剛在其開設的酒家內訂下酒席……

高峯問白可染，道：「軍師，拿出你的主意來吧。」

白可染道：「先飽餐一頓，然後去燒船。」

高峯道：「兩船綢緞不少錢呐。」

屠山道：「能不能光宰人不燒船？」

白可染道：「時間上來不及了，我們搶得綢緞怎麼搬？搬往什麼地方去？」

他此言一出，幾個人都瞪了眼。

高峯嘆口氣，道：「當年山中破衣衫，如今下山燒綢緞，太難想像了。」

他當年在山中放牛羊，誰見過放羊的娃兒穿綢緞？

*　*　*

六個人接受着朱二仙的一頓好招待，只不過半個時辰不到，前面的朱二仙奔來了。

他喘着氣，道：「來了，來了，一共來了三十多，他們開出四桌酒席了。」

白可染道：「朱二仙，你這裡的二樓上可以看到江面，然而有沒有可以看到江岸的？」

朱二仙道：「六位，你們跟我來。」

他帶領六人走小路，出後門，很快的到了一座小坡前，這坡也是「岳陽樓」的北面山坡下，坡下有石階，是往江邊去的路。

朱二仙站在灰暗處，他指着半里外的江岸邊，道：「你們放眼仔細看，四艘三桅大帆船雙雙靠在江岸邊，那就是運綢緞的船。」

高峯道：「朱掌櫃，你回去吧，去把我們的大車拴在附近的柳樹林邊。」

朱掌櫃楞然問道：「怎麼了，辦完事就回去了？」

高峯道：「同三船幫拚的日子就到了，遊山玩水那是以後的事情了。」

朱掌櫃不能强留人，他重重的點頭，道：「好，我叫人在車上放些好吃好喝的，你們完成了好上路。」

朱二仙走了，他回去張羅大車去了。

隱隱的從附近「龍記大酒樓」傳來猜拳行令喝酒的吵鬧聲，有個聲音特別清，好像小貓叫。

那個人的聲音令高峯心中一動，不正是三船幫二當家，阮啓川的聲音嗎？

那笑聲高峯永遠也忘不了。

笑聲也勾起了他的回憶，因爲月兒就是死在阮啓川的手中的。

月兒與古姥姥二人裝做是母女二人找上了好漁色的阮啓川，不料早被姓阮的識破，月兒死了，高峯痛苦之餘，在江邊與段大姐合擊阮啓川，他先是被阮啓川一腿踢倒在江邊的泥地裡，因爲那時候他欠缺搏擊經驗，但他還是出刀殺向阮啓川，也幾乎把阮啓川的頭切掉。

他如果現在再對阮啓川動刀，阮

啓川非死不可。

* * *

六個人從暗處摸到了江岸邊，六個人不約而同的嘿嘿嘿笑了。

隱隱的，四條大船分得明，外面靠的兩艘船往水下沉，要比靠岸的兩艘還深，這是因爲船上裝滿了貨。

白可染低聲問高峯，道：「指揮官，你決定怎麼辦？」

高峯道：「這件事情最好辦，我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舉殺上船，先把他們留在船上駐守的人殺光，洒上油料就燒船。」

白可染道：「然後呢？」

高峯道：「然後再上岸，截殺阮啓川他們。」

屠山重重的點頭，道：「也正是我想的。」

白可染道：「人手如何分配？」

高峯道：「人手不分開，大家一齊殺上船，一個活的也不留。」

路通笑道：「口氣眞像指揮官。」

於是，六個殺手發動了。

六個人就如同六隻惡豹下山坡，沒有叫，但刀光如星芒般嚇得大船上兩個大漢一瞪眼：「幹什麼的？」

這時候誰還再多言，時間就是金錢吶。

「喂。」有個漢子正要叫，刀已上來了，他的頭一偏，「吭叱」一聲脖子上挨一刀。

眞夠狠的了，這條船上三個看船的，只一轉眼間全都死在血泊裡了。

高峯已當先往外面的大船上殺過去，他身後站着屠山，這條大船裝滿了貨，一細細當然是綢緞。

聲音驚動船上的人，迎面衝出兩個黑漢，屠山冷冷道：「水妖在此呀，屠爺今天送你們上西天。」

高峯聞得兩個黑漢是三江十大水妖，立刻揮刀就上。

兩個黑漢怪吼道：「他媽的，是段玉的殺手呀，快去告知二當家。」

不料自斜刺裡傳來一聲冷笑，道：「晚了。」

六個殺手齊出手，兩個水妖幾乎被分了屍。

大船上已沒有別人，高峯對白可染道：「你留下來放火燒船，我們殺往那邊兩艘船上去。」

白可染點點頭，道：「殺人放火我本來是不幹的，想起當年壩上哥們死得慘，老子幹了！」

他去找油料了，這玩意兒船上還眞有。

* * *

高峯率領着屠山四人，轉個彎便衝上緊靠岸邊的大船上，船上的人忙喝問，高峯不回答，他五人上去就動刀，三個漢子死的莫名其妙，因爲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跑來的惡漢，不開口，只動刀。

當高峯與屠山偸偸的摸上外面緊靠的大船時候，又見一高一瘦兩人追上來，屠山立刻大笑，道：「三江水妖，可識得江陵城賣豬肉的屠大爺？」

那瘦子尖聲駡：「媽的皮，原來賣豬肉的竟也是段玉那婊子養的殺手呀。」

師懷玉已揮刀殺過去，口中厲吼：「你知道得晚了，我的婊子。」

兩個水妖刀剛舉，五把尖刀已上了身，兩個人發出的尖嗥聲，宛如雪夜餓狼叫，聽得人全身起雞皮疙瘩。

便在這時候，附近船上冒出火焰來了。

當然，那是白可染的傑作。

這裡，高峯也要大伙快燒船，放起火以後等着阮啓川，那路通已自後船艙中找來一桶黃桐油，大船上存了不少這種桐油，爲的是好補漏。

一桶油澆在船中央，油燈一盞砸過去，「轟！」大船上火起了，高峯看得只叫可惜。

他以爲這次任務不圓滿，只成功一半，因爲如果押回兩船綢緞，那才叫圓滿。

* * *

大船起了火，燒的是裝貨的船，當然船也正是三船幫的，火光一起十丈高，燒得岸邊如同白晝一般亮。

早有人跑進「龍記大酒樓」報告了。

正在吃得興趣盎然哈哈笑的三十多個人，聞得大船起了火，轉頭往窗邊看，阮啓川只叫得一聲苦也。

酒也不喝了，菜也不吃了，阮啓川率人往江邊奔，他很快的上了船，却發現靠岸的船沒有火，却也死了六個人，而自己率來的兩艘剛裝好貨的船，已經是火海一片了。

有四個大漢瘋子般的狂叫：「救火呀！」

阮啓川沉聲道：「怎麼救？這是敵人有心之作，不會叫我們有救火的機會。」

便在這時候，有個紅面大漢走近阮啓川，道：「阮二當家的，我們已銀貨兩訖，如今又見你船似火海一般，很對不起，爲了我的兩艘大船不被波及，我們要走了。」

阮啓川木然的道：「請便。」

那紅面大漢也重重的道：「我的手下也死了六個人，阮二當家的，我也有損失。」

是的，至少這不是他們幹的，阮啓川心中明白，這是段玉那女人攪的鬼。

於是，大漢一聲吼：「解纜，開船。」

剎時間靠岸的兩船往江中移動着，就在熊熊的烈火中，兩條船與近二十個人走了。

岸邊上，阮啓川看着自己的兩條船火光冲天，眞可惜，那麼多綢緞就如此的完了。

四個怒漢站在阮啓川身後，他們更爲死去的四個二十年混在一起的伙

伴而悲憤。

另外，十四個開船的弟兄也在跳脚駡不休，因爲他們的家當還有不少放在大船上，這麼一把火，他們立刻變成了窮光蛋。

便在這時候，黑暗中有了嘿嘿冷笑聲。

「王八蛋，老子知道你們就在這附近藏着，出來，阮大爺要看看你們是何方神聖。」

阮啓川知道無法救火，便只有省省力氣等着敵人露面了，他就是想到這裡才在心裡陣痛起來，站在那裡不吭聲。

他以爲敵人一定先照面，看清對方再出手，豈料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爲，就在阮啓川吼叱聲中，從三個方面傳來一聲「殺！」

只這聲「殺」，三船幫已有幾個躺下了，偸襲在喊殺之前，緊接着黑影六個撲上來了。

誰也不開口，阮啓川火大了，他駡：「他娘的老皮，不講江湖規矩不是，你們是那裡冒出來的狠？」

這些殺出來的人根本不開口，而三船幫的人手中又未帶傢伙，去酒樓吃喝誰還會帶上刀槍的？

六個人如虎狠，發覺三船幫的人沒有刀，他們的膽更壯，這下眞的成了狠入羊羣了。

猛古丁一聲冷笑，笑聲令阮啓川嚇一跳，因爲他看見一個他最不喜歡的人到了他的面前。

「你……」

是的，他最不願意看到高峯，而高峯又站在他面前。

「爲月兒償命吧，姓阮的。」

阮啓川忿怒的叱道：「王八小子是你呀，你不是在江陵那面造我們的反嗎？」

「我跟着你來了。」

「你還燒了我的船。」

「包括你運的綢緞。」

「他媽的，你混蛋。」

只不過他才駡了這麼一句，高峯的身形猛一閃，阮啓川本想往江中躍，但他還是晚了一步，只一步他便喪了命，他的人頭被高峯切下來了。

高峯抓起阮啓川的人頭大聲叫：「你們看，阮啓川完蛋了，這是他的人頭。」

血淋淋的滴着血，便也嚇得有幾個漢子往江中跳，逃去了。

高峯的目的就是不想多殺人，所以他把人嚇跑。

三船幫至少逃了七八個，只不過肯拚命的三江水妖四個人，一個也沒有逃走——全死了！

* * *

高峯對於這次任務相當的滿意，夜來涼風起，他却興奮的坐在大車上直想笑。

屠山幾個人並未笑，因爲他們早已睡着了。

路通趕大車，他是有一套的，他把長鞭垂在車轅上，鞭梢子碰呀碰的碰在兩匹馬背上，他本人倒歪着頭睡着了。

眞有這種趕大車的人？

其實還眞有，因爲一條大道直着走，馬匹不停蹄，只不過走的稍慢而已。

就這樣，兩天後大車又到達江陵界，大道上只見一個矮老漢迎上來了。

是司徒德、高峯認識他。

司徒德對車上的人舉手招呼，道：「各位，跟我走吧，大姐已經等着爲各位賀功了。」

高峯道：「大姐在什麼地方？」

司徒德笑笑，道：「去了你們就知道了。」

「你們」，顯然連屠山他們也不知道段大姐在什麼地方住。

不錯，屠山白可染幾人是不知道，但他們並不多問，因爲，段大姐是爲了安全才這樣安排的。

* * *

荒草漫徑巉巖陡峭的大山中，任何人也難以發覺這兒會有一處小小的園地。

從荒草中沿着石道往西北方行，有一塊碩大無朋的巨石像是從高山之上滾下來的一樣，便在這塊巨石的一邊，草長三尺還有籐，青青翠葉很茂盛，但當司徒德伸手拉開那些厚厚的草籐之後，便立刻現出個洞口。

司徒德對高峯幾人一笑，點點頭，便當先往洞中走去。

司徒德已不像個老頭兒了，他也精神振奮，走起路來好輕快。

高峯緊跟在司徒德身後，屠山、師懷玉、路通、苗太平、白可染，幾個人成一行的進了山洞中。

大約走了半里那麼遠，而且有一段黑漆漆的伸手不見五指，如果不是司徒德拉着高峯的手，一個一個的拉手而行，很難相信這山洞後面的風景。

一行走到一處微光顯露處，司徒德對着光綫處沉聲道：「壩上千秋永不滅。」

這是一句暗語，只見一聲軋軋鐵鍊，迎面光綫一大片，露出個洞口來。

司徒德一行走出洞，高峯第一個吃一驚，他發現這眞是個美妙的仙境。

抬頭看，雲天只有巴掌一片，四週高山互爲擁抱，斜斜的好像就要塌下來一般，而下面看上去只有怪石罩頂，那眞是飛猿也難渡這萬重山。

就在這方圓不過百丈的絕谷下面，靠右邊有一幢精緻的紅瓦房，那是沿着崖邊搭建的，房子前面是花海，兩條白瀑垂下來，人若在山頂往下看，只能看見水流潺潺，荒草野花，但在下面，却另是一番美境。

附近有幾個美姑娘在張羅，另一面也有個小室，幾個老婆子在做吃的喝的。

司徒德領着高峯到了屋前面，只見段大姐已笑嘻嘻的迎在門口了。

高峯見段大姐又是一番打扮，她好像個貴婦人一般。

進得屋子，裡面的擺設眞精巧，當然件件都是寶。

高峯就覺得這屋子裡的每一件東西都值銀子。

坐在玉石檯子上，兩個長得同星兒月兒一樣美的姑娘，穿梭着爲每個人送上點心與香茶。

高峯心中也明白，原來段大姐還有這麼多美得不能再美的俏姑娘。

＊ ＊ ＊

段大姐坐在正面，她伸手對高峯招招，道：「小弟，你沒有殺光洪百年的家人。」

高峯道：「我沒有，但洪家堡的四個武師與『鐵槳震三江』白自在與白自大二人全死了。」

他自懷中取出一顆閃亮的棋子遞過去，又道：「突然出現老道士，道士是武當山上下來的住持，他求情，我雖然削了他的劍，但他閉目等死，我下不了手，這棋子……」

段大姐的手在顫抖，她低訴似的道：「我爹的棋子，他老人家下棋，我很小，我抓了他的棋子玩……唔……這是壩上唯一完整的東西了。」

是的，水龍率人血洗壩上，不但鷄犬不留，臨去一把烈火，也是寸草不留。

難怪段大姐很珍視這顆棋子了。

她小心的收起來，對高峯道：「也算差强人意了。」

她又問高峯，道：「說一說攔截阮啓川的事。」

高峯遂將岳陽江邊之戰說了一遍。

段大姐也是可惜的道：「兩船綢緞完了。」

一邊，司徒德道：「阮啓川也完了。」

段大姐道：「是的，阮啓川完了，接下來的就是水龍，他如果再不出面一戰，三船幫的人就會分散，阮啓川的一派也會不再聽水龍的調度，當然，漢江的洪百年一支，也將不把水龍看在眼裡了。」

段大姐對司徒德道：「派出去的人都很妥當嗎？」

司徒德道：「一有消息立即送到。」

段大姐很高興，她對門口站的幾個美姑娘吩咐：「擺酒吧，我們痛飲。」

於是，在這山腹之地的絕嶺下，精巧絕倫的小屋內，擺了一張大圓桌，姑娘們輪番上菜，一件件都是精美的佳餚，香極了。

除了吃喝，還有絲竹奏起美妙的旋律，兩個姑娘俏酒渦，唱出比黃鶯還好聽的歌。

高峯那見過這場面，他目迷十色笑哈哈。

屠山幾人也一樣，喝酒吃菜聽唱歌。

高峯就覺得，世上都像這樣，那眞的是太好了。

然而他心中明白，世間這種歡樂太少了，往往在這種歡樂的後面，便是一場殘酷的殺戮，所以他已養成了在殺人之前去找一次樂子……他找過仙子。

然後……然後就自己一醉不起，少煩心，就像他老爹高殺頭一樣，殺了人便不停的喝酒，因爲高殺頭幹着別人不想也不敢幹的劊子手工作……他心裡苦啊！

＊ ＊ ＊

歡樂果然是短暫的……司徒德匆匆的走回來了。

高峯幾人只在這仙境之地歡樂了一天半的時間，司徒德已由外面奔來了。

「怎麼樣？」段大姐面上一片冷傲。

「水龍接受了。」

「他答應赤壁上面拚個死活？」

「他也答應只率他的八怪前往。」

段大姐笑了，她充滿了歡樂的道：「猜想也知道水龍非出馬不可，他除非不想再當三船幫的龍頭老大。」

＊ ＊ ＊

約鬥是在中秋月圓之夜，相距只不過一天半，段大姐把人馬適當分配。

她除了高峯六人之外，古姥姥與司徒德也有份，另外，劉大夫與朱掌櫃也想出馬，但被段大姐拒絕了。

段大姐以爲這是一場豁命厮殺，勝負很難料斷，因爲三船幫的勢力太大了。所以他要朱貴與劉大夫還有另外的人馬仍然掩在暗中，這對以後行事是很有幫助的。

只不過朱、劉二人並不高興，這是生死決戰啊！

＊ ＊ ＊

八月中秋月亮總是特別亮又圓，照得江面上一片銀光閃閃，便也清晰的看到江面上星火點點，無數隻大小帆船，一個接着一個的漂蕩在水面上，在這個當年周公瑾火燒戰船的赤壁前面，好一片肅煞之氣騰空，彷彿再一次曹操又結集着大軍在此地。

江水沿赤壁的懸崖下一拐彎而過，後人在赤壁之上修築了一個長方形的平台，原來是懷念古戰場的，如今竟然成了眞的殺人場了。

＊ ＊ ＊

水龍眞的出現了，他那鋒利的雙勾刀分別握在左右手上垂向地，他那巴斗似的大頭上戴着一頂英雄帽，大紅披風被江風吹得飄飄蕩蕩，站在他身後面的正是他的貼身侍衛，「三江八怪」。

赤壁之上山石草不長，半里之內可以看見一切，如果藏個人是很容易被發現的。

段大姐約鬥此地，就是不想中水龍的奸計，水龍的人馬已全部聚在江面上了。

迎面，從山道上徐徐的走來一批人，爲首的正是段玉，她的身邊八個人，古姥姥就走在她後面。

這幾個人在月光下一出現，江面上忽然一陣狂喊。

「殺了她，殺了這個凶殘的女人。」

「殺了她，幫主。」

段玉冷冷的看了一下江面，她不叫，因爲她不能在這時候對那麼多的人對吼。

但她等，她等着江面上吼聲平靜下來。

她冷冷的面對着水龍，江面上叫聲慢慢的飄散了。

段大姐却尖聲的叫道：「他……」她戟指水龍，尖聲叱道：「他是我爹的拜把子兄弟，你們知道嗎？」

眞靜，江面上無人聲，等着段玉說下去。

段玉幾乎叫破喉的又道：「我爹主持壩上三十年，拿他當心腹，這水面的買賣由他管，他却造我爹的反，他率領着外人血洗壩上，爲的是他要當王，你們之中一定也有參與當年血洗壩上的人，我是爲報血海大仇才找上這老魔頭的，我該死嗎，嗯！」

夜來很靜，段玉的聲音傳得遠。

水龍却在此時冷冷的道：「丫頭，我容妳吐出心聲，只不過妳錯了，因爲江湖就是這樣，弱肉而强食。」

他頓了一下又道：「過去，我容妳在暗中挖我的墻根，可是妳越來越狂，一連殺了我好幾個合夥人，更把兩船價值十多萬兩銀子的綢緞燒掉，段玉，妳的死期到了。」

他的聲音不大，他不想叫江面上的任何人聽到，三江八怪是他的心腹，他們早就一條心了。

段玉忽然雙目一亮，道：「你只爲兩船綢緞而上陸地來？你那死去的二當家、三當家、四當家……」

水龍哈哈笑了。

笑着，他沉聲道：「他們死了，我的心中是悲是喜，那只有我知道，不過我只求實際，形式上的同情便只是爲了未死的人而已，妳懂嗎？」

段玉面色冷冷的道：「原來你一直不出面是有目的呀！」

水龍哈哈笑。

段玉又道：「你想獨掌三船幫大權，我却千方百計的爲你除了你身邊的人，你借刀殺人……」

水龍沉聲道：「這話是妳說的。」

段玉咬牙切齒，道：「你眞是陰狠毒辣的傢伙。」

水龍笑得很奸，道：「妳知道的晚了。」

段玉左手高舉，她厲聲的道：「齊上，殺！」

她殺「字」出口，便直往水龍撲擊過去。

二人只一照上面，水龍的一雙鈎刀已舞出一片銀芒可與天上明月比亮，段大姐的雙尖刀平削橫擋，她發覺水龍的出刀力道實在沉，她只有騰躍在光焰之外了。

高峯早就認定一個人了……那個人正是何無痕，姓何的曾用網困住他，這時候他心中在想，叫你出不了手。

他的身子平飛如豹，抖手就去切姓何的頭。

何無痕有一百個不願意同高峯拚，這時候只得抖着巨網用力擋，他已沒法子再撒網了。

屠山厲吼如虎，直逼「水上瘋子」尹浪：「姓尹的，江邊上你小子撒鴨子，今晚咱們續上了。」

尹浪的魚叉猛一挑，差一點沒挑中屠山的臉，屠山面孔往左偏，他的右手雙刃尖刀已沾上尹浪的胸前，「颼」的一聲疾退，他的魚叉舞起來了。

另一邊白可染撲上「八爪水怪」石飛，他想起那夜救高峯，自己有傷遇上姓石的，他當時很窩囊，此時正好抓緊了殺，他還冷冷的道：「有種的今夜可別再逃。」

石飛怒罵道：「去你娘的那條腿，老子今夜非宰了你這狗操的。」

兩個人拚殺得緊，不要命的肉搏起來。

路通找上李大山，「江怪」李大山那夜差一點被切下頭，如今他的傷好了，見路通找上來，他出手便是旋刀十二殺，不料路通是個狠角色，他幾乎想伸手去抓，兩個人立即幹上了。

「河神」齊升碰上古姥姥，他以爲老太婆好欺侮，不料一交上手，他才知道古姥姥的鐵拐還眞沉，差一點沒有打落他手中的刀。

「鬼叫天」田文與司徒德早就殺得血肉橫飛了。

「喪門神」文老九與師懷玉照上面，他以爲師懷玉眞的是個鄉巴佬……因爲師懷玉是種菜的，不料只照上面，他的臉上就開了花……他被師懷玉一拳搗在鼻樑上，鮮血鼻涕般出來了，他只是罵一句：「操你娘。」

師懷玉不罵，他悶頭殺。

「黑頭」勞三太被苗太平殺得到了懸崖邊，只聽他哇哇大聲叫，鈎刀沒命的狂砍，只不過他刀刀都落空。

「三江八怪」在水中是了得，到了岸上那是另一碼子事。

江面上更靜，所有船上的人都抬頭看向赤壁上面的大平台上，只因爲段玉的喊叫，三船幫的人不再起哄了。

甚至水龍暗中隱藏的一支年輕力

壯的伏兵，也有人在輕輕搖頭，因爲他們不但聽淸楚段玉的話，也聽了水龍的，他們不想爲這種人物賣命了。

* * *

高峯出刀是狠的，何無痕在退無可退的時候，他把巨網一古腦的砸向高峯，然後他出刀，猛然往高峯的懷中插過去，只不過高峯沒有被他的巨網砸中，他忽然錯步再掠，高峯正閃掠在何無痕的右後方，那眞是個殺頭的好地方，就在何無痕回頭的時候，高峯的刀似閃電一現，何無痕未曾叫喊，一顆人頭已滾落地上了。

高峯很注意段玉，但段玉好像並沒有危險，只因爲段玉學了高峯的刀法，她已給老奸巨猾的水龍很大的威脅。

高峯回頭看，古姥姥與齊升殺得最慘……古姥姥的身上冒鮮血。

高峯想也不多想，一聲「殺」，他切過齊升的脖子，伸手拉住古姥姥的手。

古姥姥大喘氣的道：「好小子快去幫他們，完了姥姥回去給你包餃子。」

司徒德忽然一聲叫：「唔。」

高峯一看不得了，矮老的司徒德右臂垂下了，那「鬼叫天」田文正擧刀往司徒德的頭上砍下了。

高峯一聲也不叫，幽靈也似的閃過去，田文的人頭彈起三尺高，幾乎砸在司徒德的身上。

「快同姥姥退去。」高峯叫司徒德走開。

古姥姥已扶着司徒德嘆息的道：「我們眞的不中用了。」兩個人扶持着往外走去。

「唔！」這一聲出自勞三太的口，他被苗太平一刀開了胸膛，抖着鮮血往江中栽下去了。

「殺！」是屠山的聲音，緊接着一聲嗥叫，好像屠山在殺豬。

屠山就把「水上瘋子」尹浪當豬來劏，那一刀他切下尹浪的一條左大臂，又補上一脚直把姓尹的踢落在江中。

文老九已經往外逃了，他只逃了三五丈，背上着實被師懷玉的雙刃尖刀插中，他倒下去的時候開不了口，但可以從他那怨毒的雙眸中看到他心中是多麼的恨。

路通與李大山已拚殺得鮮血直標，屠山却不吭一聲的站在李大山的背後，他出刀，而且猛往前送，直把李大山的身子推到斷崖邊，才一脚把李大山踢落崖下面。

便在這時候，段玉已是披頭散髮，而水龍的雙鈎刀仍然不見亂了章法，他只是冷冷的發笑。

只不過當他發覺八怪一個也不在的時候，他氣餒了。

高峯幾人已往他圍上來了，這光景顯然要給他一個亂刀殺了。

水龍雙鈎刀七十二刀一口氣狂殺，生生逼得段玉暴退不迭，便在這時候，水龍猛古丁拔身而起四丈高，半空中他擰腰彈身往江中飛去。

他在赤壁下面藏着他的船，就是準備逃走的。

於是，段大姐尖聲叫：「別逃！」

水龍半空中哈哈笑，笑得狂妄。

然而高峯火大了，他也拔身起，宛似一頭大花豹直往空中的水龍撲擊過去。

於是半空中傳來半聲淒泣的吼叫……只有半聲，而且也是出自那顆巴斗般大的人頭血口之中，而高峯就抓着一具沒頭的屍體往下面的江中落去，他的身上至少有七處開了花，鮮血在飄洒，直到他與水龍的屍體一齊落入江中消失不見。

段大姐幾人見高峯在半空中取下水龍的人頭，當然十分高興。

段大姐奔至懸崖邊，她幾乎就要往下面跳了。

她大叫：「高峯！」

回答的只是「噗通」一聲水聲傳上來，二十多丈高的赤壁之上，幾個人都發出一聲浩嘆。

* * *

江面上的帆船都在散，有的往上游，有的往下游，對於這一場大戰，沒有人加以評論，江湖上的人都知道，該是誰的別人是拿不走的。

段大姐幾人往赤壁下面奔去，當他們走到一處絕壁後，發現那裡坐着五七十個年輕人，他們手中都拿着傢伙。

這些人不是段玉的人，當然是水龍暗中調來的，只不過年輕人最有正義感，他們不幹了。

* * *

段大姐走到江邊，她發現劉大夫與朱貴二人在暗處等候着。

「快找船救高峯。」

朱掌櫃道：「船在江邊停着，劉大夫等候爲各位治傷。」

一行人匆匆的上了船，就在江邊找高峯。

劉大夫在艙中爲傷者療傷，段大姐用燈照江面，她還不停的叫着高峯的名字。

只不過找到天亮也沒找到高峯，她只撈到一顆人頭，那顆人頭是她二十年來日夜所夢求的……水龍的人頭。

她如獲至寶的用布包起來，她要親自重振壩上的基業，更以這顆水龍的人頭去祭段家死難的老小了。

* * *

荒山中有個痛苦的人影在移動着，他的身上帶着傷，他的衣衫也破爛不堪，破處被血染得很髒。

他，就是高峯。

高峯沒有死，他漂在岸邊又爬上了岸，當天亮的時候，他發覺段大姐率人在江面上找他，他當然也聽到了段大姐的呼喊，但他只裝沒聽見。

他決心不再回到段大姐的身邊，

他覺得還是住在荒山上似神仙。

他覺得與牛羊爲伍比與人在一起快樂得多了，因爲那兒沒有仇殺，沒有爭權奪利，多溫馨美好呀！

他甚至後悔離開舅舅的家。

他緩緩的進入大山裡，也走到一處令他懷念的地方，那地方便是古姥姥住過的茅草房。

茅草房子被燒了，沒關係，高峯可以再搭蓋，往後的日子就在這兒種種菜打野味，他相信比在段大姐的身邊要自由自在多了。

* * *

高峯身上的傷並不重，因爲他在切下水龍人頭的時候，水龍本能的回殺，也是胡亂的出刀，所以他傷得不重。

他慢慢的在搭建着草屋，至少先把支架豎起來。

就在第三天正午，高峯累得在屋前的台上睡着了，却聞得一聲細語，道：「高峯！」

他驚得睜開眼睛來，以爲段大姐找來了。

段大姐沒來，仙子來了。

「妳……怎麼來了？」

「我爲什麼不來，這兒是我此生最懷念的地方呀！」

「這兒已是一片廢墟了。」

「我是因爲想念你才來的……他們說你已死在江中了。」她黯然神傷的樣子。

高峯道：「我要在這裡住下去。」

「我來陪你。」

「很苦。」

「我什麼苦也不怕，我能吃苦。」

「當妳吃到苦的時候，妳就會後悔了。」

「我總得試試吧！高峯。」

「何必呢？城裡不是很舒服嗎？」

「城裡沒有高峯，我只要高峯。」

高峯怔住了。

他還能再說什麼？

* * *

茅屋搭起來了，幾乎與古姥姥住的時候一樣，仙子爲高峯收拾着茅屋裡面的一切，她也回去城中一次，着人運來許多應用之物，她離開了「江陵大酒家」，眞的同高峯住在大山裡了。

高峯眞的快樂了，那不只是在木床上的歡樂，因爲一年之後，仙子爲他生了個兒子。

這眞是太意外了。

高峯也想到了星兒，星兒也是爲他懷了孕，如果星兒活着，他的孩子也兩歲了。

他怎麼會想到仙子眞的愛上他了？

他也沒有打算去愛一個酒家女的，然而造化弄人，仙子爲他生了兒子。

高峯滿足了，酒家女一樣會生子，而且生下來的孩子胖嘟嘟，白呼呼的眞可愛。

高峯也養了幾頭羊，他種菜，打野味，他更把仙子當成心肝寶貝一樣，使她忘了從前仙子幾乎要了他的命。

* * *

高峯本來是不會爽的，他怎麼會爽得起來？盡是切人頭，這工作實在叫他痛苦。

只不過現在他老弟爽極了。

當他抱着兒子，另一手摟着仙子望着西落的夕陽時候，他面上露出的笑容，就知道他打自心眼裡爽。

畢竟他只是個放羊的人，想想過去，比比現在，他應該滿足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三劍客來到破廟時金雷負傷已離去了，只見韋章加利和火龍女，仇人見面，說不上幾句就打起來，韋加利佔不到便宜便走了……金雷來到一處斷魂崖，不愼摔下去，被百毒門的人搜索，幸得金毛猴將他送到萬毒天尊之洞中，他是解毒能手，金雷的血手印毒傷，經過療治已痊癒。那羣搜山的百毒門高手已來到洞口，和那些大毛猴搏鬥……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攻破毒網魔音　再闖五龍大陣

這一拋一擲，看得那羣猴子一楞，登時呼嘯大叫，各搶目標。

這羣猴子覺得十分好玩，根本不再留意他們這幾個人，袁大炮一揮手勢，八個人瞬快的奔向洞口。

「吱！」洞口的大猴子一叫，立時撲向他們身上，袁大炮一掌打一個，低聲道：「不可傷牠們生命。」

鄭敖怒聲道：「老子要報仇！」

但見他大袖一揮，一股黃濛濛的霧氣隨風而展，那羣猴子猛然一翻，頓時倒地而死。

韋光一顫道：「鄭敖，你……」

鄭敖怒聲道：「老子受這羣畜牲的氣太大了，今日非殺他個痛快不可，否則……」

袁大炮怒聲道：「門主交代過，在這禁谷中嚴禁使用毒物，而你毀了門禁，連我這個小隊長都有責任，你……」

話聲未落，陡聞洞中傳來一聲怒吼道：「誰敢毒死我的守門猴子。」

韋光面色大變道：「他還沒死。」

袁大炮顫聲道：「咱們是奉門主之命來問候你老人家的。」

踢躂踢躂的一陣步履傳了過來，他們面若死灰的楞在地上，但見一道人影射了出來，袁大炮忖道：「不可能呀，他根本無法走出這洞中一步。」

那個人終於出現了，是個年輕英俊的青年人，他們膽氣不由一壯。鄭敖沉聲道：「你是誰？」

那青年寒着臉道：「金雷！」

金雷面上一片寒凝，雙目冷盯在袁大炮、鄭敖和韋光等人的身上，但見他衣袂迎風而飄，益發顯得高不可仰。

袁大炮暗中吐了口氣，那緊張的心神登時一鬆，他原以爲出來的定是那毒門老怪，誰想到竟會多出個人，此人善工心計，嘿嘿兩聲道：「閣下是怎麼混進這裡的？」

金雷冷冷的道：「誰毀了我乾爹的靈猿。」

鄭敖心中一哆嗦，挺身道：「是……」

袁大炮一聲沉笑，打斷他的話聲道：「金朋友，幾隻猴子並沒甚麼了不起，這種東西留在世上只有遺患無窮，我認爲咱們談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目前。」

金雷怒聲道：「我只問那個施毒的人。」

鄭敖怒吼道：「是我！你要怎樣？」

金雷冷笑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既然毀了這羣無辜的畜牲，那麼閣下沒別的，只有拿命來抵。」

鄭敖呸了一聲道：「憑你這句話，便能唬住人。」

金雷移身踏前一步，道：「憑我一句話，你的命便沒有了。」

「哼哼！」鄭熬哼哼兩聲道：「哼！老子不信。」

突然金雷身子朝前一晃，道：「不信也得信。」

他這隨意一移身形，當眞是絕天下身法之妙着，窮毒門這羣門下高手，居然無人看出他是施的甚麼身法。

鄭敖只覺胸口一緊，顫道：「你……」

他猝然遭受攻擊，心神不禁一慌，身子尚未站穩，已被對方抓住，慌亂之下，一拳照着金雷的小腹擂將過去。

金雷冷冷地道：「你還敢動手！」

他提着鄭敖的身子，略略一移，那一拳便落了空，鄭敖倒是頗爲識相，一拳落空立刻收手，伺機準備再次偷襲。

鄭敖怒吼道：「放下我！」

金雷冷笑道：「有那麼容易麼？」

袁大炮晃身奔了過來，冷冰的道：「朋友，這是毒門弟子，你最好少撒野。」

金雷不屑的道：「你不說出『毒門』二字，我還能饒了他，現在我想饒了他，都不可能了，因爲毒門中人都是該殺的東西。」

「嘿！」袁大炮怒笑道：「江湖上，誰不對我毒門敬畏三分，沒想到你倒敢輕視起本門來了，嘿嘿，朋友，我袁大炮領教領教。」

金雷冷冷地道：「在下奉陪！」

袁大炮雙掌斜舒胸前，手指間立時現出一股烏黑之氣，他雙目狠毒如狼，一聲大喝：「放下鄭敖，給他一個機會。」

金雷放下鄭敖，道：「機會難再，希望你能努力！」

鄭敖氣怒塡胸，一晃身形，大聲道：「姓袁的，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今日若不是我魯莽闖下大禍，斷然不會知道你的眞面目。」

袁大炮冷笑道：「我是你的隊長，你敢對我不禮貌！」

鄭敖呸了一聲道：「甚麼狗屁隊長，只不過是個見利忘義之徒！」

袁大炮道：「你以小犯上，可知五毒攻體之苦！」

鄭敖面上神色大變，顫聲道：「你要拿毒門大法處置我！」

袁大炮冷笑道：「只要給門主知道了，你受的痛苦……哼！」

鄭敖嚇得楞楞站立在地上，半個字亦說不出來。

洞中怪人突然哼了一聲道：「袁大炮，你敢拿話來唬住鄭敖！」

袁大炮變色道：「在晚說的都是實情！」

怪人冷冷地道：「這麼說，你自認可逃回毒門報告了？」

袁大炮一呆道：「這……」

怪人笑道：「怎麼，沒把握了？」

袁大炮心中一急，道：「前輩若要留下在晚，在晚天膽也不敢離開，只是以前輩在江湖上的威望，當不致於和幾個江湖末輩爲難，所以在晚相信前輩不會爲難我等！」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一着，拍得可謂正是節骨眼上，任何人聽了都會非常受用，可是今日聽進那怪人耳中，這馬上一拍，却未發生任何效用。

那怪人淡然一笑道：「這倒不見得喲！」

袁大炮心中一涼，道：「前輩難道……」

那怪人冷哼道：「我這人就是怪，愈想叫我饒命的人，我愈不放過！」

袁大炮駭然的道：「這麼說前輩是不饒在晚了！」

怪人嗯了一聲道：「可以這麼說，不過，給你一條生路，你跟那姓鄭的打一場我看看。」

袁大炮瞥了韋光一眼，道：「好吧，既然前輩不給我們活路的機會，我們只好一拚了，萬一我們失手而死，亦只怪我們學藝不精，不過百毒門知道這件事，定會有所昭告武林！」

怪人冷冷地道：「你不說百毒門，我還沒有氣，一說百毒門，我那個氣便大了！」

袁大炮怒沖沖的瞪了鄭敖一眼，道：「好吧，咱們雙方既然沒有甚麼話好說，姓鄭的，拿出你最好的絕招，不用客氣，盡量向我致命處招呼便是！」

鄭敖一拉架式，道：「相打無好拳，誰也不會客氣！」

兩人都是百毒門的弟子，起手式全是百毒門的架式，鄭敖晃身一搖，迅快的攻出一拳，接着欺身直進，妄想一招得手。

奈何袁大炮在百毒門中較鄭敖得寵，百毒門的武功他可說學了十之五六，一見鄭敖施出招式，立知他下一式出手的招式，是故他冷冷一笑，忽然挫身斜擰，一指斜舒，點將出去。

這一指，所指之處，正是手臂上血脈之處，若被點上，整個經血便會驟然阻滯，斯時，鄭敖的整條手臂便要報廢，袁大炮出手第一招，可謂狠到極點。

鄭敖嚇得急忙抽拳，忖道：「好厲害！」

一招失制，全盤皆輸，鄭敖一着失策，立刻由主動變成被動，袁大炮抓住機會，怎可放過，刹那間，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狠過一招，立時將鄭敖逼得連還招的機會都沒有。

袁大炮勝算在握，嘿嘿笑道：「姓鄭的，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

他幻化的劈過一掌，一掌拍向鄭敖的背心。

鄭敖變招不及，欲避已經爲時太晚。

一股無形的大力陡然撞過來，袁大炮全身一顫，面色蒼白，那微彎的身子登時被撞出老遠，張口噴出一口鮮血，憤怒的又站了起來。

他憤然的吼道：「你們……」

他本以為是金雷暗中偷襲，定眼一望只見金雷若無其事的站在那裡，根本不像偷襲的樣子。要知他在江湖上翻山倒江，跑過黑山白水，經驗是何等豐富，只要一點細微之處，都難以逃過他的眼睛。

金雷冷冷地道：「閣下功力頗深。」

鄭敖長喘一口氣，楞楞的立在地上，尚不知道自己在鬼門關已繞了一圈，至於袁大炮如何會中途撤招，倒地受傷的事，簡直是一無所知。

袁大炮恨聲道：「前輩，你這是甚麼意思？」

洞中怪人冷冷地道：「我只叫你們比武，可沒叫你殺他！」

袁大炮道：「兵家交手，傷亡自是難免！」

怪人哼了一聲道：「鄭敖傷我門人，這筆帳由我算，你若要殺他，還須先問問我才可以，否則……哼……」

袁大炮顫聲道：「假如他殺了我呢？」

怪人笑道：「只怪你學藝不精，死而無怨！」

這是甚麼話？明明是在强詞奪理，天下事就是這樣，各執一詞，誰是誰非，尚很難驟下論斷。

袁大炮揚聲道：「他殺我可以，我殺他不行？這道理恐怕說給任何人聽，都會很快的告訴你，誰對誰不對！」

怪人怒聲道：「那是因為你不欠我的債！」

袁大炮嘿地一聲，道：「好，承前輩這一句話，在晚要告辭了！」

怪人道：「回去告訴那姓夏的小子，我會去剝了他的皮！」

袁大炮怒聲道：「這個自然！」袁大炮一晃身形，道：「好，咱們後會有期！」

他身似一縷輕煙，溜得像頭受創的狐狸。

金雷走進洞中，只見怪人坐在那裡呆呆的出神，心中不禁一酸，他瞥了鄭敖一眼，說道：「義父！」

怪人道：「雷兒，我想托你件事！」

金雷道：「義父，甚麼事？」

怪人痛苦的道：「我在這裡呆了幾十年，自知今生今世出不去了，所以，我想把我們萬毒門的東西都傳給你，憑你目前的智慧和功夫，我相信你定可以替我重振萬毒門。」

金雷道：「義父，你不要着急，我相信一定可以。」

怪人苦笑道：「憑碧血劍都弄不斷，還有甚麼能解掉這……」

鄭敖突然道：「前輩，在下有一方法不知可不可以一試……」

金雷道：「甚麼方法？」

鄭敖道：「這方法不一定可行，不過在下有一夜，無意聽袁大炮說，天下有一種最堅靭的東西，不畏任何寶刃利刃，却只怕一樣……」

金雷道：「怕甚麼？」

鄭敖道：「怕火！」

金雷道：「我義父脚下的鎖鍊，可是那種東西？」

鄭敖道：「我聽說那種東西叫『蛟筋』！」

金雷道：「義父，你脚上……」

怪人道：「不錯，它正是『蛟筋』！」

金雷大喜道：「義父，你可以出去了。」

怪人長長嘆了一口氣，道：「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有許多事，往往使人失望！」

金雷道：「不管怎麼樣，咱們總可試試！」

怪人道：「試吧，我已沒存多大的希望了。」

一縷火光顫閃了起來，火苗子照得洞中通紅，金雷用火苗朝那鎖鍊一燒，那鎖鍊登時斷了開來。

怪人顫聲道：「眞的，眞的燒斷了！」

其快樂之情，眞非筆墨能叙，而多年的枷鎖終於斷了，他重新得了自由。

* * *

黃昏，歸鴉馱着已逝殘光，投向那密密的山林之中，濃濃的烏雲擁集向山的那一邊，黑壓壓的一團。

遠處，那山腰中已透着一絲微弱的燈光，遠望那盞風燈下，他們手握劍柄，目光冷厲的投落在山下。

而他們身影却斜斜的投落在地上。

突然，黑灰的空中冲起一縷紅光，照得這裡一片紅。

然後一個聲音道：「是他們麼？」

山脚下已響起一個沉重的聲音道：「是佟大爺麼？」

那位佟大爺站在半腰中一揮手道：「進來吧，柴師叔已等你多時了！」

但見數個漢子向山道上走來，當先一個正是那身受重傷的袁大炮，他滿面盡是頹唐之色，路上走得相當慢。

那姓佟的一展手勢，道：「怎麼？掛了彩？」

袁大炮喘聲道：「甭提了。」

佟姓漢子哼了一聲道：「眞有那麼嚴重？」

袁大炮道：「待會兒，你要是知道誰下的手，就不會這樣輕鬆了。」

佟姓漢子冷笑道：「你可是給嚇破了膽？」

袁大炮苦笑道：「這是甚麼話？」

佟姓漢子道：「那你為甚麼這樣狼狽？」

袁大炮苦澀的道：「佟爺，你是不曉得那個場面，否則，你也不會說這種話了，他們都是咱們百毒門最頭痛的人物。」

佟姓漢子一震道：「你是說他們……」

袁大炮道：「不錯，正是他們。」

佟姓漢子道：「進去吧，柴師叔還等你的報告呢。」

袁大炮道：「請佟爺帶路。」

姓佟的漢子亦不客氣，大步跨了出去。

山路上，他們轉了個彎，一大片瓦舍浮現出來。

瓦舍中，燈光隱隱透了出來。

佟姓漢子在一間屋前停下身子，只見那間較精緻的屋子四週，站滿了勁裝黑衫漢子，他們筆直而立，對來人視若無睹。

袁大炮回身道：「你們在這裡等我。」

那幾個隨他來的漢子應了一聲，各自散開，閃身一旁，佟姓漢子輕聲一笑，大步行了進去。

袁大炮隨在他身後，直朝這屋裡打量。

但見這屋子裡，擺設得簡簡單單，竹桌竹椅，全是南海綠竹精編而成，壁上掛着幾幅字畫，倒是相當雅緻。

佟姓漢子輕呵一聲道：「柴師叔。」

一個身穿大黃袍的清癯老人自裡面轉了出來，他長袍上繡着兩條百足大蜈蚣，栩栩如生，面上不怒而威，冷峻的目光，似乎沒有一絲人情味。

袁大炮急忙跪下道：「參見柴師叔。」

柴姓老人一揮手，道：「罷了。」

他坐在竹椅上，目光陰冷的注視在袁大炮臉上，袁大炮只覺心弦一顫，仿如觸電似的，面色刹那間變得蒼白。

柴姓老人嘿嘿地道：「你是負責甚麼工作？」

袁大炮道：「弟子負責巡察隊第一小隊。」

「嗯，」柴姓老人嗯了一聲道：「聽說你遇上……」

袁大炮喘了口氣道：「弟子因為看看那個老怪物，是否還關在洞中。」

柴姓老人冷冷地道：「當然關在洞中，世人誰不知『千年蛟筋』堅靭無比，寶刀利刃皆不能毀，那個老鬼雖然使我們毒門坐立不安，但他要脫出洞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袁大炮連忙道：「是，是……」

柴姓老人道：「你這一胡鬧不要緊，可將咱們百毒門的仇家，給引上門來了，金雷這個人崛起江湖，雖然僅有兩三年間，可是他給我們的壓力却不小。」

袁大炮苦笑道：「是！」

柴姓老人面上一冷，道：「那老怪物可曾向你交代過甚麼？」

袁大炮顫聲道：「他說要血洗毒門。」

「甚麼？」柴姓老人怒聲道：「他眞說過這種話？」

袁大炮嚇得不敢吭聲，只是道：「這……」

柴姓老人嘿嘿地道：「這幾年我們毒門雖然在江湖上名聲不太好，可是以咱們毒門的勢力，連唐門也不敢輕視咱們，不過……」

佟姓漢子道：「不過甚麼？」

柴姓老人繼續道：「那個老怪物如果一日不死，咱們便……」

袁大炮低聲道：「師叔，咱們何不乘那個老東西尚沒有反抗能力之前，將他先行幹掉，那時咱們後顧之憂便沒有了。」

柴姓老人哼了一聲道：「你能進得了那個洞裡麼？」

袁大炮一呆道：「這……」

柴姓老人道：「那老東西雖然被困在洞中，他的行動，並沒有完全不自由，憑他那一手高強本領，有誰是他對手。」

袁大炮急聲道：「那怎麼辦？」

柴姓老人道：「金雷眞和那老東西扯上關係了麼？」

袁大炮道：「他是那老東西的義子。」

柴姓老人咬牙切齒道：「設法將金雷毀掉！」

袁大炮低聲道：「師叔，咱們要幹就快……」

柴姓老人瞪了他一眼道：「憑你一句話便能成功了？」

袁大炮搖頭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此刻，屋中已點燃了油燈，縷縷焰光照得屋子裡通明，那柴姓老人目光倏地一冷，道：「你是甚麼意思？」

話語甫落，陡地一振手臂，只見一蓬寒光直朝那屋頂上射過去。

他身子隨着掠了起來，穿窗而去。

只聽他叫道：「何方朋友？」

屋外一片灰黯，僅有那稀稀疏疏的燈影將這一片地方照得稍微明亮，不過遠處的人影十分模糊。

毒門弟子已各自分開，圍着一個圓圈。

人圈中，一個混身白衣的青年斜着依靠在一棵小樹上，他神態瀟洒清逸，絲毫也不顯得驚慌。

柴姓老人怒目而視，沉穩的不露痕跡。

他停了一刻，嘿嘿地道：「朋友，今夜的天相當黑呀！」

那青年人彷彿沒有聽見，眼光飄向遠處。

柴姓老人怒聲道：「我說的話，你聽見沒有？」

那白衣青年一回頭道：「你說甚麼？」

袁大炮隨着奔了出來道：「我師叔問你，今夜的天相當黑。」

白衣青年淡淡一笑道：「不黑，你們尚能看見我。」

柴姓老人哼了一聲道：「朋友，你是那條道上的？」

白衣青年道：「我是從路上走來的。

佟姓漢子喝道：「朋友，何必在我們面前裝樣子，這裡是甚麼地方？我們是誰？你心裡自會明白，爲甚麼事？說甚麼話？何苦在那裡裝模作樣。」

白衣青年哈哈一笑道：「這話我可不懂了！」

佟姓漢子冷笑道：「你不懂，我懂，咱們的眼睛都揉不進沙子。」

白衣青年淡然的道：「你且說說看！」

佟姓漢子道：「報上你的名來。」

白衣青年道：「姓胡……」他雙目一掃道：「你呢？」

那漢子冷冷地道：「佟奇！」

白衣青年嗯了一聲，道：「江湖上好像聽過你這麼一號人物……」

佟奇怒聲道：「你敢輕視我！」

那胡姓青年道：「不敢，我只是說良心話而已！」

佟奇嘿嘿地道：「好，你說說看，來這裡有何指教……」

白衣青年道：「指教倒不敢，只想問問……」

柴姓老人冷冷地道：「問甚麼地方？」

白衣青年道：「這裡是那裡……」

他彷彿是突然了解甚麼，自言自語的又道：「哦，原來是毒門的朋友……」

柴姓老人道：「你現在說這話未免太晚了。」

白衣青年笑道：「不晚，咱們正好打個交道。」

柴姓老人道：「閣下到現在沒報上你的名呢！」

白衣青年笑聲道：「胡中玉……」

柴姓老人心神似乎震顫了一下，道：「原來是大鬧少林的胡朋友……」

胡中玉點頭笑道：「過奬！」

柴姓老人道：「胡朋友，今夜有何見教？」

胡中玉道：「個性散漫慣了，今夜還像少林一樣，想見識見識毒門的朋友，閣下大概不會使我失望吧？」

柴姓老人嘿嘿地笑道：「胡朋友和我們有過節？」

胡中玉哈哈大笑道：「談不上過節，不過，我有個朋友和你們倒是有點……」

柴姓老人面色一變道：「貴朋友是誰？」

胡中玉淡然的道：「說起這個人來，你毒門決不會太陌生，甚至於你們比我還要清楚，他是貴門極欲置於死地……」

柴姓老人怒聲道：「你說？到底是誰？」

胡中玉一瞪雙目道：「金雷，怎麼樣？我沒說錯吧！」

柴姓老人冷煞的道：「胡朋友，何必要强出頭，金雷和本門的事，決非三言兩語所能解決的，他不會饒過我們，我們亦不會放過他，雙方已水火不容，你又何苦來淌這個混水？」

胡中玉嗯了一聲道：「閣下知道爲朋友兩脅插刀，這點義氣……」

「呸！」柴姓老人道：「這叫義氣……」

胡中玉道：「天下只有貴門不講義氣、道義……」

柴姓老人冷冷地道：「那也不見得，我們毒門也有毒門的規矩。」

胡中玉冷笑道：「見利忘義，狐羣狗黨，這是那門子……」

「住嘴！」柴姓老人怒道：「你是存心找碴子了？」

胡中玉道：「不錯，今日是存心找碴子。」

柴姓老人冷哼道：「咱們毒門可也不好惹的。」

他目光一寒，朝旁邊一個漢子施了一下眼色，那漢子立時轉身奔進屋內去。

不多時，由裡面傳來一陣環珮叮咚之聲，隨着一陣輕吟，只見一個少女踽踽行來，她長得明眸瓊鼻，編貝皓齒，嘴角自始至終含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佟姓漢子和袁大炮一見這個少女行了出來，面上俱掛着一絲詭秘之色，悄悄的朝後面退去。

胡中玉望着那神秘少女，忖道：「她是誰？」

那少女朝胡中玉一笑道：「你便是胡中玉？」

胡中玉嗯了一聲道：「不錯，姑娘是……」

那少女淡淡地道：「媚娘！」

胡中玉自語道：「媚娘，媚娘，媚娘！」他低呼道：「魔女……媚娘！」

那少女輕笑道：「不錯呀，你還能知道我的名字！」

胡中玉冷冷地道：「咱們是河水不犯井水……」

媚娘搖頭道：「是呀，咱們應該是互不侵犯！」

胡中玉道：「那麼你……」

媚娘一瞪杏目，道：「你可知道這是誰的地方？」

胡中玉一楞道：「不是百毒門的分壇……」

媚娘冷哼一聲道：「這是我媚娘的秘密行宮，你也不打聽這是誰的地盤，就來撒野，顯然是沒將我魔女放在眼裡！」

胡中玉冷冷地道：「既是你的地方，怎會有毒門弟子？」

媚娘道：「這不同。」

胡中玉怒道：「有甚麼不同？」

媚娘橫了毒門高手一眼，道：「他們是我請來的。」

胡中玉哈哈大笑道：「想不到媚娘竟會和毒門勾結。」

柴姓老人怒吼道：「放肆！」

說着一揮掌，一股無形勁力，直推了過來。

胡中玉冷笑道：「你是自討沒趣！」

斜掌微微一拍，瞬快的揮勁迎上。

「砰！」

雙方掌勁在空中一碰，立時傳出一聲大響，那柴姓老人的長袍直抖，腳下已連着退出三步。

而胡中玉只不過是晃了晃，依然穩立當地。

這一較力，兩人心中已各有了數，柴姓老人雖然在毒門中地位甚高，但若論功力，他與胡中玉相較，實是尚差一大截。

魔女媚娘斜睨着那雙媚眼，笑道：「胡兄的功夫不錯呀！」

胡中玉淡淡的道：「誇奬，誇奬。」

媚娘微微的笑道：「胡兄有這麼好的功夫，若是願和我媚娘合作一番，我相信不但能榮華富貴，還能稱雄武林。」

胡中玉道：「合作甚麼？」

媚娘道：「創一番事業！」

胡中玉大笑道：「我雖有心和你合作一番，無奈妳媚娘在江湖上的名聲太臭了，誰不知道雌蜂魔女耿媚娘是個又毒又淫、又狠又貪的女魔頭，我若和你合作，哈哈，江湖上怕不當作笑話講……」

媚娘變色道：「你敢取笑我？」

胡中玉冷笑道：「我說的句句是實。」

媚娘一聲道：「好，你既然不識時務，亦休怪我出手無情，咱們出去，今夜我就要你毀在我手裡。」

胡中玉大步行去，道：「你有那個本事麼？」

媚娘冷冷地道：「待會兒你便知道了。」

滿空烏雲，冷風颯颯的吹在身上，多少有點寒意，胡中玉在那風中一站，一股殺機倏地佈滿在臉上，他長長的吸了口氣，冷然的望着那媚娘。

媚娘風騷的在那裡一停，道：「咱們是一個對一個。」

胡中玉道：「隨閣下高興，在下奉陪便是。」

媚娘道：「好，我要領教。」

佟奇一跨步，道：「我佟奇想先討教幾招。」

胡中玉淡淡的瞥了他一眼，道：「你夠看麼？」

佟奇怒吼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胡中玉輕視道：「我怕你走不過五招。」

「呸！」佟奇大吼道：「放屁！」

他是個脾氣暴躁而又衝動的人，被胡中玉拿話一激，頓時克制不了自己，揮掌衝了過去。

胡中玉冷冷地道：「憑你亦配！」

他觀準來勢身子一個旋轉，斜掌切了過去。

這一切之勢，當眞是快速，大出意料。招式之奇，更是所料不及。

胡中玉那瞬快的一招，簡直是無懈可擊，攻守俱佳，登時使佟奇陷於困厄之中，退守俱不由己。

佟奇心弦一顫，忖道：「他的功夫，竟出我的預料……」

這一剎那他忽然清醒了過來，但此刻他欲退已是不及，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大吼一聲，忽然挫腰一擰，朝圈外躍去。

「嘶——」

他退得雖然奇快無比，無奈胡中玉那雙手掌彷彿是魔手一樣，怪異的抓着他的衣衫，只聽嘶地一聲，佟奇身上衣衫整個撕破下來。

他呆了一呆，道：「呀！」

胡中玉淡然地道：「咱們還可再鬥鬥。」

佟奇顫聲道：「你好毒！」

他急忙將衣衫拉將起來，掩着身體，雖是這樣，也引起百毒門弟子低低竊笑，而那魔女媚娘更是笑得前仰後跌，好像從沒見過這種事一樣。

胡中玉道：「你也可以撕我衣服呀！」

佟奇吼道：「你當我不敢！」

他實在是氣急了，忘了剛才所受的侮辱，作勢便要撲了過來。

柴姓老人低喝道：「還不去換衣服！」

佟奇臉上通紅道：「換好衣服找姓胡的算帳！」

胡中玉道：「隨時奉陪！」

佟奇充耳不聞，急忙奔回房中。

媚娘一掩笑容道：「胡兄眞好功夫。」

胡中玉道：「獻醜獻醜。」

媚娘笑道：「我也想領教。」

胡中玉笑道：「這在我意料中。」

媚娘嗯了一聲道：「你倒頗爲聰明。」

胡中玉道：「那有姑娘那麼伶俐。」

媚娘笑道：「我發現你蠻可愛的。」

胡中玉搖手道：「我若可愛，那你還會放過我，江湖上，誰不知道魔女媚娘看上的人有誰能活過三天，所以我不希望你說我可愛，倒不如……」

媚娘淫聲道：「我有那麼可怕？」

胡中玉冷冷地道：「世人畏妳有如蛇蝎。」

媚娘怒聲道：「我那裡可怕？」

胡中玉道：「妳的心和妳的手段。」

媚娘道：「你好像並不怕我？」

胡中玉自傲的道：「因爲我沒將妳放在眼裡。」

媚娘叱道：「輕狂，居然連我都不放在眼裡！」

胡中玉大聲道：「有損閣下自尊心了？」

媚娘笑道：「不錯。」

胡中玉身子一移，道：「在下恭候閣下賜招。」

媚娘道：「我不希望傷了你。」

胡中玉道：「你並沒那個本事。」

媚娘冷笑道：「別太自信，我就傷給你看！」

她突然自懷中拿出一根白玉笛子，輕輕在空中一晃，一縷笛音，立時從那渾圓的笛孔透了出來。

胡中玉道：「這大概便是九天魔笛了。」

媚娘輕笑道：「不錯，這便是那根魔笛。」

胡中玉道：「在下能見識九天魔笛，亦不虛此生了。」

媚娘道：「動刀動掌在我輩看來，實是下下之策，文雅一點，在江湖上才能傳出佳話，胡兄，我以這根白玉小笛，向你討教了。」

胡中玉道：「好說。」

他長長吸了口氣，盤膝坐在地下，道：「姑娘請。」

媚娘道：「你注意了。」

她將九天魔笛輕輕撮在嘴邊，玉指輕輕壓在笛孔上，一縷笛音，彷彿欲震破白笛似的飄了出去。

「嗚嗚……」

那笛音彷若一泓柔柔的清流，如怨如訴的傳進各人的耳中，每個都有一種不同的感受。

胡中玉起先還沒覺得怎麼，漸漸的，那平靜的心神，被笛音擾亂得有些不寧，彷彿是相當紊亂。

他駭忖道：「果然厲害！」

他運起少林的內家正宗功夫，眼觀心，硬是將那奇異的笛音壓下去。

但是這只是短時間的壓制，時間一久，他又覺得不對勁，眼前開始浮現一段前塵往事。

他像是看見了死去的爹娘，那兩個老人含着慈祥的微笑，正朝他走來，雙方好像隔得並不遠。

這幻景如眞如幻，使人分不出是眞是幻。

一縷悲哀的情緒湧進胡中玉的心中，此刻他心中只一個念頭，忖道：「我好想哭一場……」

只聽耳邊傳來一聲輕呼道：「你要哭就哭個夠……」

他當眞說哭就哭，眼淚一顆顆掉了下來。

但見他哭得頗是傷心，一幕幕前塵往事，俱湧現在腦海之中，九天魔笛果然不凡，居然能使一個功力極高的人，都受不了其笛音感染。

媚娘目光一斜，魔笛在空中一劃，道：「柴老，你還等他甚麼？」

說完，又將短笛撮在嘴邊，輕輕吹了起來。

柴姓老人低聲道：「好！」

他身子一移，自懷中拿出一個烏金樣的小網，深沉的一笑，拿着那個網，一步一步的朝胡中玉行去。

袁大炮低聲道：「師叔，這是……」

柴姓老人道：「這是五毒網，只要乘他沒有反抗能力之時，用五毒網將他套住，那時他姓胡的有十個腦袋也活不了。」

袁大炮道：「咱們何不殺了他。」

柴姓老人道：「暫時先留下他的命，那姓金的如果知道胡中玉在咱們手中，我相信他定會心存顧忌。」

袁大炮詭秘的道：「師叔果然厲害！」

柴姓老人哈哈大笑，陡地一展大袖，那個金光閃閃的五毒網忽然張開，照着胡中玉套去。

胡中玉只是流淚，根本不知大禍已至。

眼見那個含有奇毒的網子便要落在他的頭上。

突然，半空中飄來一股劍光，照着柴姓老人的身上射了過去。

這道劍光又快又輕，大出每個人的意料。

柴姓老人低呼道：「誰？」

他退得雖然快速已極，那個五毒網仍被那顫閃的劍光絞得粉碎，僅差一點便傷了這個柴姓老人。

袁大炮揮掌吼道：「那裡來的野小子，敢管百毒門的事！」

定眼望去，只見一個青年冷煞的站在地上。

袁大炮心頭一涼，忖道：「慘了，他怎麼來了……」

笛聲倏地一斂，媚娘怒瞪着那個持劍的青年。

胡中玉精神一震，忖道：「我怎麼啦！」

他忽然發覺自己是被那九天魔笛所惑，心中立時湧起一股羞愧，知道若非是那笛音停了，此刻自己恐怕非血濺當場不可。

他恨恨的望了媚娘一眼道：「閣下的魔笛果然厲害！」

媚娘冷冷地道：「若不是他來搗蛋，我相信你早就完了。」

胡中玉朝那青年一望，道：「是金兄……」

那青年淡淡的道：「這全是那個笛音把我引來的，胡兄，咱們今夜又可攜手合作一番了，毒門的小醜可全在？」

媚娘冷冷地道：「有我媚娘在這裡，豈能容你們撒野？」

胡中玉冷笑道：「我還要領教！」

身形一閃，揮手一掌擊了過去。

媚娘一移身子道：「我會怕你！」

兩個人各展奇學，大動其手。

突然，遠處傳來一股怪異的聲音，草叢之中吱吱直響，但見一大羣黑蛇直朝這裡湧來。

那柴姓老人用長竿敲着地面猙獰的笑着。

那柴姓老人在夜色下持竿而行，在他兩側各跟着二個漢子，手中長竿

有節奏地敲着地面，發出一種怪異而又難聽的聲音。

「吱吱！」

那黑壓壓的草叢中，閃射着一縷縷青磷毫光，碧藍的星芒像一顆顆小星星，顯然這些蠕蠕而動的東西，使這裡驟然罩上一層寒氣。

「蛇！」

這個「蛇」字，自那微微喘息的媚娘口中發了出來，恁地有那樣高强的武功，當她突然發現柴姓老人指揮着一大羣毒蛇奔了過來之時，也不禁嚇得變了顏色。

胡中玉凜然忖道：「百毒門的大蛇陣？」

他怒聲道：「閣下這是甚麼意思？」

柴姓老人嘿嘿地道：「沒甚麼意思，老夫只想和你鬥鬥而已。」

媚娘道：「快將這些嘔心的東西弄走！」

柴姓老人嘿嘿地道：「老夫要擺下這五龍大陣，將那兩個小子困死其中！」

媚娘怒道：「你難道不知道我最討厭這種東西？」

柴姓老人道：「這個我自然知道，不過爲了毀掉這兩個小子，只有請妳委曲一下了，嘿嘿，我這五龍陣一發動，那姓胡的和姓金的便休想再活着出去。」

媚娘身子一飄，道：「我要先離開！」

此刻，那遍野全是綠光閃閃的毒蛇，毒門能在江湖上闖出毒門的名，而歷久不衰，不但有無數毒技，而且對控馭毒蛇上，更有獨特之功夫，只要一施馭虫之技，可立使那羣毒物自動出來，聽其擺佈，至死而後已。

胡中玉和媚娘動手過招，根本不知道自己身陷大蛇陣中，一旦發現情況有異之時，他們已陷於大蛇的重重圍困之中。

柴姓老人搖頭道：「我現在無法使你出來。」

媚娘道：「爲甚麼？」

柴姓老人道：「五龍大陣一發，便無人能夠破解。」

媚娘哼了一聲道：「你居然敢不顧我？」

柴姓老人道：「非我不顧你，實是因爲……」

媚娘聲道：「我不管你怎麼樣！總而言之，這種東西，我最討厭看見，你立刻將五龍大陣給我撤去！」

柴姓老人一楞道：「甚麼？你要我撤去五龍大陣？」

媚娘道：「不錯！」

柴姓老人搖頭道：「不行！」

媚娘道：「爲甚麼？」

柴姓老人道：「五龍大陣一經發動，非使陷於陣中的人受傷不可，如果我此刻貿然將這蛇陣撤去，那兩個小子……」

媚娘怒聲道：「你敢不依我？」

柴姓老人陰沉的道：「爲了毀掉金、胡兩人，老夫只有得罪了。」

媚娘氣得一顫，道：「好，好，你敢……」她玉手一指柴姓老人，道：「過了今夜，我非宰你不可！」

柴姓老人冷冷地道：「姑娘自信能活着逃出五龍大陣？」

媚娘心中一寒，咬牙道：「希望我能活着。」

胡中玉沉凝的看了一眼四下的環境，他突然發現這個蛇陣，擺在這黑夜裡，當眞是比千軍萬馬還要厲害。

牠們皆是難得一見苗疆花蛇，一滴毒汁可毒殺數百人之多，一個武功高强的人，雖然可在千軍萬馬中殺敵陷陣，但若與這些毒蛇相搏，那可眞是無異雞蛋碰石頭，不要說讓這些蛇咬上一口，就是讓那些毒蛇噴上一點毒汁，也非命喪黃泉不可。

他低聲道：「姑娘，可有方法退去蛇陣？」

媚娘苦笑道：「我不要說擊退牠們，就是看着牠們，我已全身發抖，老實說，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這玩意。」

胡中玉急聲道：「那怎麼辦？」

媚娘道：「你難道也沒辦法？」

胡中玉搖頭道：「目前這個大蛇陣尚未發動攻勢，尚不覺得可怕，如果牠們一展開攻勢，我相信咱們三個人不會支持太久，那時……」

媚娘急聲道：「那你怎麼辦？」

胡中玉道：「你那根笛子可否借給我一用？」

媚娘楞楞地道：「幹甚麼？」

胡中玉低聲道：「有一次我偷偷溜進少林寺藏經樓，無意中發現一本天竺馭蛇絕譜，那上面載明以笛馭蛇之法，我雖沒有研究，當時也看了一下。」

媚娘道：「你有把握？」

胡中玉搖頭道：「老實說，我根本沒有幾分把握，但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下，實在沒有甚麼好辦法可想，現在只有死馬當着活馬醫，暫時一試了。」

媚娘道：「好！」

她將那根短笛遞給了胡中玉。

胡中玉道：「還有一件需要你們的幫忙。」

媚娘道：「幫甚麼忙？」

胡中玉道：「當我吹笛退蛇之時，你們都要在我身邊守護，不論是甚麼東西靠近我的身邊，都得設法擊退牠……」

媚娘道：「現在你我生死與共，我們不這樣幹也不行了。」

胡中玉盤膝坐在地上道：「等那蛇陣一發動，我就吹笛。」

蛇圈外的柴姓老人一見他們在重重的羣蛇中低聲細語，不知談些甚麼，心中登時湧起一絲殺意。

（未完・廿二）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 1 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右列印章，以免受騙。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德利貿易公司

啓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淸"天安 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每瓶 500 毫升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 77 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高級滋補强壯劑

花旗參蜂乳精

選用美國野山花旗參、純正蜂乳
以最新科研成果精製而成膠囊劑。
男女老少均可常服，係保健强壯上佳妙品。

早晚一粒，精神奕奕！

花旗參蜂乳精　12粒裝
ROYAL JELLY & U.S.A. GINSENG CAPSULES
中國廣州醫藥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中國廣州醫藥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總經銷：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54032, 5-748413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U.S.A.
HILTON
Kings
U.S.A.
HILTON
Super Longs